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彝语简志

陈士林　边仕明　李秀清　编著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彝语简志

陈士林 边仕明 李秀清 编著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日森
封面设计　王　琮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彝　语　简　志
陈士林　边仕明　李秀清编著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3/4　字数：193千
1985 年 7 月第 1 版
198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1.00
书号：9049·46

出 版 说 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回族、满族已使用汉语，一些散居、杂居区的少数民族使用着汉语或其它少数民族语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民族语言也得到了丰富发展，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和民族文字的使用和发展都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三十年来，民族语文工作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介绍我国各民族语言情况，加强国内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共同学习，丰富人们对我国民族语言的知识，扩大人们的语言视野，更好地贯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决定出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收入本丛书的全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简志，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各有关省和自治区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机构、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同志五十年代以来陆续搜集的语言材料写成的。现在以两种版本即某某语言简志单行本和某某语族语言简志合订本的形式陆续出版。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辑组

目　录

3

概况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勤劳勇敢、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共有五百四十多万人。

“彝”是各地彝族统一使用的族称。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彝族，还有各种不同的自称，如：nɔ˧su˧（音译“诺苏”）、lo˨˩lo˧（音译“罗罗”）①、ɑ˨˩ɕi˥（音译“阿细”）、lo˨˩lo˧pho˨˩（音译“罗罗濮”）、la˨˩lo˧pa˨˩（音译“腊罗拔”）等等。有些自称又因方言土语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读音。例如 nɔ˧su˧ 这个自称，便有no˥su˥、ne˧su˧、ne̱˧su˥（pho˨˩）、nɤ˥su˧˥、nɤ˥-su˧（phu˥）、na̱˧su˥、na̱˧su˥（pho˨˩）、na˧su˧（pho˥）、na˧so˧（pho˥）、ɲe˧su˧（phu˥）等方言异读。考云、贵、川彝族古称 ni˨˩，今云南彝族支系还有自称 nɪ˨˩ 的（如撒尼）。ni˨˩ 和 nɪ˨˩ 显然是同一个词的方言变体。汉称彝可能与彝族的这个自称有关；上述舌尖音 l-、n- 系的其他自称和方言异读，也可能与自称 ni˨˩、nɪ˨˩ 有一定的语源关系。

解放以前，有些历史文献和地方志往往提到“夷”、“夷家”、“爨”等。这些名称有时用于广义，泛指某些古代民族（部落或部族）；有时用于狭义，专指彝族。彝族的“彝”字，用作某些古代民族（部落或部族）的泛称，由来已久，如《魏元丕碑》“𢑱戎宾服”。《隶释》云：“𢑱即彝”（见《金石文字辨异》卷一）。“彝”字用作彝族的专称，在解放前的汉文论著

① 在旧社会，作为彝族他称的“罗罗”，带轻蔑色彩。

4

和有关的外文书刊上，都可以见到。汉文论著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①，外文论著如塞缪尔·库灵《中国百科全书》②。

彝族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彝族约有三百三十多万人，分布在省内绝大多数县（自治县）、市。楚雄彝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彝族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约有彝族一百二十万人。四川彝族约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乐山地区、渡口市、雅安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宜宾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约有彝族一百三十多万人③。贵州彝族约有五十多万人，主要分布在毕节、兴仁和安顺三个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彝族约有一万人，主要分布在百色地区的隆林各族自治县、那坡县一带。

彝族各现代自称单位的人口数和分布情况，互不相同。据初步了解：自称 nɔ˧su˧ 和 ni˩ 的，约有四百几十万人④。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的大小凉山，云南的曲靖地区、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玉溪地区、昭通地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思茅地区和贵州的毕节、兴仁、安顺等地区。自称 lo̰˩lo˧pho˩ 的约有四十多万人⑤，分布在云南玉溪地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丽江地区、思茅地区、大理白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自称 la˩lo˧pa˩ 的，约有

---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585页。

② 见上海凯利、沃尔士书局，1917年版，第3页 Lo—lo 条下。

③ 西昌地区于1979年1月并归凉山州；渡口市包括米易、盐边二县；甘孜藏族自治州彝族主要分布于九龙、泸定二县；雅安地区彝族主要分布于石棉、汉源二县；宜宾地区彝族主要分布于古蔺、叙永、屏山三县。乐山地区包括马边、峨边二县及金口河工农区。

④ 此数包括自称 nɔ˧su˧ 及其方言异读的人口数在内。

⑤ 此数包括自称 lo̰˩lo˧pho˩、la˩lo˧、lo˩lo˧ 等的人口数在内。

二十万人①，分布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玉溪地区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此外，彝族其他各自称单位，或者只有十几万人，或者不到十万人，分布地区都不很广。

各地彝族语言使用情况不尽相同。四川大凉山和云南小凉山的彝族，以本民族语言为主要交际工具，绝大多数人只会说彝语，不大懂得汉语或其他民族的语言，只有大凉山边缘地带以及彝、汉、藏等族杂居的地方，如会理、会东、宁南、盐源、盐边、冕宁、木里、九龙、泸定等县（自治县）的彝族略懂汉语。

云南②、贵州彝族的语言使用情况与居住情况有一定关系。一般的说，聚居在山区和半山区的彝族，多以本民族语言为主要交际工具，老年人、小孩和妇女多数不懂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杂居在平坝地区的彝族，懂汉语的占多数，其中有些人已经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了（如：贵州大方县黄家坝的彝族，云南普洱城镇中自称 lo˩lo˧ 的彝族等）。散居在山区和河谷地带的彝族，一般会说本民族语言，并兼通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少数人只会说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散居在平坝地区的彝族，少数老年人和妇女会说本民族语言，并兼通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青壮年和少年都只会说汉语，个别的会说其他少数民族语言。

总的说来，云南、贵州、广西的彝族，由于懂汉语的较多，不同地区的人互相进行交际时，大都使用汉语。据初步估计，云、贵、川彝族使用彝语的约有四百多万人，略懂彝语和不懂彝语的约有一百多万人。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它和同语族同语支其他语

---

① 此数包括自称 mi˨sa˩pa˩ 的人口数在内。

② 云南小凉山彝区除外。

言的历史亲缘关系，主要反映在许多词和语法成分的相似和对应上。彝语与同语族不同语支若干语言的同源词，如：

	彝语	藏语	载瓦语①
肉	ʂɯ˧	ɕa˥˧	ʃo˩
虫	bu˧	pu˥˧	pau˩
桥	dzi˧	sam˥˧pa˥˧	tsam˥˩
毒	du˥	thuʔ˥˧	tuʔ˩
吃	dzɯ˧	sa˥˧	tso˩
擦、抹	sɿ˧	sup˥˧	sut˥
煮	tɕo˥	tsøʔ˥˧	tʃo̱˥
杀	si˥	sɛʔ˥˧	sat˥
新	a˧ʂɿ˥	sa˥pa˥˧	a˩sik˥
三	sɔ˧	sum˥	sum˩

彝语与同语支的哈尼语、傈僳语、拉祜语、纳西语的同源词，如：

	彝语	哈尼语	傈僳语	拉祜语	纳西语②
你	nɯ˧	no˥	nu˧	nɔ˩	nu˩
教	m̥a˥	me˩	ma˥	ma˩	me˥
写	bu̱˧	bu̱˩	bo̱˧	bu̱˩	pər˥
吹[乐器]	m̥o˩	mɯ˥	mu˧	mə̱˥˧	mu˩
吮吸	tɕɿ˥	tɕu̱˧	tʃhi̱˩	tshe̱˩	tɕhi˥

① 彝语根据四川喜德调查点的材料，藏语根据西藏拉萨调查点的材料，景颇族的载瓦语根据云南潞西调查点的材料。

② 哈尼语根据云南绿春大寨调查点材料；傈僳语根据云南碧江里吾底调查点材料；拉祜语根据云南澜沧糯福调查点材料；纳西语根据云南丽江一区长水调查点材料。

起	tɯ˩	thu˥	tu˧	tu˧	tɯ˧
塞[住]	tshɿ˩	tshy˩	tshɿ˩	tshɿ˦	tsɿ˥
上[树]	dɔ˧	da̱˧	dᴇ̱˧	ta̱˦	ndɔ˧
来	la˧	la˥	la˧	la˩	lu˧
黄	a˧ʂɿ˧	sɿ˥	ʃi˧	si˧	ʂɿ˩
老	mo˩	mo˩	mo˩	mɔ˦	mo˥
黑	(a˦)nɔ˧	na̱˧	nᴇ̱˧	na̱˦	na˩
酸	tɕi˧	tɕhe˥	tʃɯ˧	tsi˧	tɕi˩
还[好]	sɿ˧	si˩	se̱˩	si˩	sɿ˧

彝语跟哈尼语、傈僳语比较接近，跟同语支的其他语言，既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别（详见下文语音、词汇、语法各章的第一节）。

195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川康工作队，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在普查全国彝语并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以各地彝语语音、词汇的异同为主要依据，参照语法和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具体情况，将现代彝语划分为北部、东部、南部、西部、东南部、中部六个方言。各省（区）彝族自称的异同，不一定都和彝语方言的异同相应。如自称 la˩lo˧pa˩ 的同操一种方言（西部方言），但自称 nɔ˩su˧ 的却分别操三种不同的方言（北部方言、东部方言、南部方言）。

彝族原有一种音节文字，旧称爨文或韪书。这种文字，历史悠久，但一直分别结合当地彝语方言发展，基本字少，变体较多，使用范围不广。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根据彝族人民创制、改革文字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先后帮助彝族初步实验了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制订并推行了四川彝文规范方案。

鉴于北部方言人口最多，聚居区最大，当地彝族群众和干部

已有几十万人学习并初步掌握了规范彝文，为了配合目前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规范彝文推行工作，本《简志》的前几章首先概括叙述彝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全貌，然后以四川规范彝文标准音点喜德的材料为依据，具体介绍彝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最后的几章分别叙述各地彝语方言土语和彝族文字情况。①

① 为简便起见，本简志例证中往往只举下列十一个点的县名。这些县名所指的具体调查点是：喜德（四川喜德县红玛区李子乡），威宁（贵州威宁九区咸龙街公社），禄劝（云南禄劝撒营盘），峨山（云南峨山二区新建乡倪家村），石屏（云南石屏三区新寨），墨江（云南墨江景星人民公社瓦路河），巍山（云南巍山龙平乡），宜良（云南宜良红旗公社太平村），弥勒（云南弥勒西山区大平地村），大姚（云南大姚五区大村），姚安（云南姚安三区庄科乡）。

语　　音

一、语音的一般情况

（一）辅音清浊对立　各方言的塞音、塞擦音、擦音，都分清浊两套。北部、东部、东南部三个方言的部分地区，浊塞音、浊塞擦音还分纯浊音和鼻冠浊音两套，如北部方言喜德：b:mb，d:nd，g:ŋg，dz:ndz，dʐ:ɳdʐ，dʑ:ɲdʑ。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四个方言的边音也分清浊两套。个别方言（北部）的鼻音又分清浊两套。因此各方言音系中清声母和浊声母的数量比较接近，如东部方言威宁21:25，北部方言喜德21:22，中部方言姚安17:16，东南部方言弥勒20:16，西部方言巍山18:15，南部方言峨山15:13。

（二）舌尖后音、小舌音、喉音不发达　六个方言中仅东部、东南部、西部三个方言有舌尖后音与舌尖前音相对立，如东部方言威宁 ʈ:t，ʈh:th，ɖ:d，ɳɖ:nd，ɳ:n。东南部方言弥勒 ʈ:t，ʈh:th，ɖ:d。六个方言中仅东南部方言（撒尼）有小舌音 q，qh，χ[①]，南部、中部两个方言无喉擦音 h，东部和东南部两个方言的部分地区也无喉擦音 h。

（三）复辅音[②]很罕见　在同一音节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辅音结合在一起的，除东南部方言路南撒尼的 tɬ、dl，路南亩竹

---

① 东部方言寻甸（六区）的舌根声母与元音 ɒ 结合时，读为小舌音，但与舌根音不区别音位。

② 复辅音，指一般塞擦音以外的复合辅音。

箐的 tl、t'l、dl、ɳd'l 而外，只有北部方言的个别土语出现类似的这种辅音组合。如会东县拉马乡的 k、kh、g、ŋg、ŋ 与元音 ui、uᴇ、uᴀ 结合时，气流在双唇与舌根受阻，其实际读音为：kbr-、kbrh-、gbr-、ŋgbr-、ŋbr-①。又西部方言巍山爱国乡的 ʔm-、ʔn-、ʔɳ-、ʔv-、ʔl-，也是彝语各方言中罕见的辅音组合——复合辅音。

（四）特殊的音节性辅音颇多 各方言的鼻音、边音的除阻各有两类。一类是当它们跟非舌尖自然元音和非高元音相拼时，跟其他声母一样，在本音节尾除阻。另一类是当它们跟舌尖自然元音和某些高元音结合时，辅音腭化而不除阻。成阻时的闭塞，要在发下一音节的首音时才释放，形成一种特殊的带有该音节元音的唇形、舌位、松紧等特征的音节性辅音。如北部方言喜德的 m̥、m、n̥、n、ɬ、l 与元音 ɿ、ɿ̱、u、u̱ 相拼；南部方言新平的 m、n、ŋ 与 ɯ、ɯ̱ 相拼；东南部方言宜良（二区）的 n、ɬ、l、dl 与 ɿ 相拼，m、n 与 u 相拼；西部方言巍山的 m、ʔm 与 ɿ、ɿ̱、ʉ、ʉ̱ 相拼；中部方言大姚的 n 与 ɿ 相拼；东部方言寻甸（六区）的 ɳ、l 与 ɿ 相拼时，其实际读音都是特殊的带有各该音节元音的唇形、舌位、松紧等特征的音节性辅音。

（五）元音松紧对立 彝语紧元音是一种紧喉的收缩音。各方言的元音全部或大部分松紧对立。全部对立的如北部方言喜德、南部方言峨山、中部方言姚安。峨山元音对立情况：i:i̱，e:e̱，a:a̱，o:o̱，ɤ:ɤ̱，u:u̱，ɯ:ɯ̱，ɚ:ɚ̱。大部分元音对立的如东部方言禄劝（二区），东南部方言宜良（红旗公社），南部方言新平，西部方言巍山。巍山元音对立情况：ɿ:ɿ̱，i:i̱，y:y̱，ʉ:ʉ̱，ɯ:ɯ̱，e，a，ɑ，o，u。十五个元音中只有五个没有松紧配对。彝

---

① br，本应写作 ʙ，为双唇颤音，因缺字，本书排为br。

语各方言元音松紧与声调有一定的制约关系。如东部方言禄劝（二区）松紧元音主要是在高平调构成对立；寻甸（六区）的紧元音出现在降调（42调，31调）。北部方言喜德松紧元音只在中平调、次高平调构成对立。西部方言巍山松紧元音只在高平、中平、中降调构成对立。东南部方言弥勒松紧元音只在高平、中平、低平调构成对立。从某些方言点的情况看来，彝语紧元音有逐渐减少或归于消失的趋势：如东南部方言文山（普拉）只有个别元音区分松紧，东部方言贵州大部分地区元音已不分松紧。

（六）韵母多由单元音构成，没有塞辅音韵尾 少数方言中的复元音和带鼻音韵尾（或半鼻音）的元音，除东南部、中部两个方言外，大都出现频率小、数量少，或与相应的单元音不区分音位，或只用来拼写汉语新借词。如东部方言威宁（九区）虽有复元音韵母，但不发达，除 ie 的出现频率较大外，其余 iʌ、ui、ue、uʌ、ye 等五个复元音的出现频率都极小，其中 ye 与 e、ie 与 e 不区分音位。又如东部方言寻甸（六区）的复元音和半鼻音韵 uᴇ、uɪ、uɚ、iʌu、uʌ̃、ʊ̃、iʌ̃ 等，都只用于拼写汉语新借词。东南部方言宜良二区（撒尼）的复元音和半鼻音韵 uɑ、iɑu、uɑ̃ 等，也只用于拼写汉语新借词。

（七）声调 一般只有3—4个声调，少数方言点如东南部方言弥勒、西部方言姚安各有五个声调。一般调型简单，多平调和降调，没有曲折调。云、贵二省境内少数彝语方言点的低升调（如威宁的13调），多用作语法手段或拼写汉语新借词。

（八）音节结构的主要形式 辅音+元音+声调，元音+声调。此外，各方言都有由鼻音、边音声母跟舌尖自然元音或某些高元音构成的“无缓和音节”，如北部方言喜德的ɬ(ɿ)˧“四”，ɬ(u)˧“龙”，西部方言巍山的ɱ(u̩)˩“教”，ɱ(u̱)˩“孵”等。

二、音系举例①

(一) 元 音

喜德彝语有十个元音：ɿ、ɿ̠②、i、e、o、ɔ、u、u̠、ɯ、a。这些元音松紧对立。ɿ、i、o、u、ɯ 是松元音，ɿ̠、e、ɔ、u̠、a 是相应的紧元音。例词如下：

ɿ	sɿ˧	死	vɿ˧	买
ɿ̠	sɿ̠˧	柴	vɿ̠˧	抓
i	si˧	选择	vi˧(mo˨˩)	斧头
e	se˧	涂抹，擦	ve˧	开（花）
o	(a˧)so˧	灰[色]	vo˧	雪
ɔ	sɔ˧	三	vɔ˥pa˧	公猪
u	su˧	的（助词）	vu˧	肠
u̠	su̠˧	还[账]	vu̠˧	进入
ɯ	sɯ˧sɯ˧	香樟树	vɯ˦③	了（助词）
a	sa˧	舒适	va˧	鸡

下面是彝语舌面元音图：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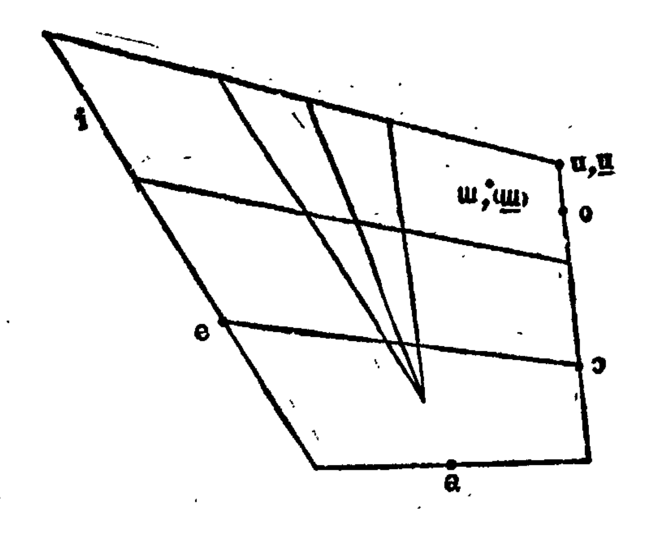
① 本书语音、词汇、语法等部分所举的例均以凉山喜德彝语为依据。

② 本书 ɿ̠、u̠下面的"—"表示"紧音"。e、ɔ、a、下面省去"—"符号。

③ 本书 ˧44调都标作 ˦，以免与˧33调混淆。

④ 彝语以单元音为韵母，所以元音图也就是韵母表。

彝语本有[ɯ̠]元音，只出现在个别词的后缀上，今并入[ɯ]。



元音说明：

1.上列元音图里 i、o、ɯ 的实际音值是〔ɪ〕、〔ʊ〕、〔ɯ̽〕，e、ɔ 的实际音值是〔ɛ̠〕、〔ɔ̠〕，a 的实际音值是〔A̠〕。

2.松紧元音的发音特点是：发松元音时，有关的发音器官自始至终保持着均衡的紧张。发紧元音时，舌部和发音器官的其他全部腔壁都比发松元音时更紧张一些，而且不是均衡地保持这种紧张；由于有关的发音器官的活动力逐渐增强，越往后越紧张（特别是喉头和声门），因此紧元音实际上是一种紧喉的收缩音。发松元音的气流较弱，发紧元音的气流较强。紧元音的舌位一般（除 ɿ̠、u̠ 外）比相当的松元音低得多（如 e 比 i 低，ɔ 比 o 低，a 比 ɯ 低），因而紧元音一般比相当的松元音听起来更加清楚、响亮。

松紧元音和舌位，声调都有一定的关系：舌尖元音和舌面高元音各有松紧（ɿ、ɿ̠，u、u̠）。舌面次高元音都是松元音（i、o、ɯ）。舌面次低元音和低元音都是紧元音（e、ɔ、a）。松紧元音主要在 ˧$_{33}$ 调和 ˦$_{44}$ 调的音节构成对立，˥$_{55}$ 调多出

现紧元音，˨˩ 调多出现松元音。松紧元音在 ˥˥ 调和 ˨˩ 调的音节构成对立的情况极少。

3.元音跟辅音结合时，往往产生一些变化。例如舌尖元音ɿ、ɿ̱，在舌尖后辅音之后卷舌化，实际音值为[ʅ]、[ʅ̱]，在舌面、混合舌叶、双唇辅音之后ʒ化，实际音值为[ʒ̩]、[ʒ̩̱]。又如舌面元音u、u̱，在双唇、舌尖塞音后引起双唇颤动；在唇齿、舌根辅音后齿化，实际音值为(u̪)、[u̪̱]；在舌尖塞擦音、擦音后舌尖化，实际音值接近[ɥ]、[ɥ̱]；在舌尖后辅音之后既齿化，又卷舌化，实际音值接近[ɥ̪]、[ɥ̪̱]；在舌面塞擦音后腭化，并引起双唇颤动。又如舌面紧元音e，出现在任何辅音之后都引起腭化，实际音值近似[jɛ]。

（二）辅 音

喜德彝语有四十三个辅音①。例词如下：

p	pa˧	交换	pu˧	〔花〕朵
ph	pha˧	羊毛布	phu˧	价值
b	ba˧	背〔小孩〕	bu˧	虫
mb	mba˧	遮蔽	mbu˧	〔黄牛〕叫
m̥	m̥a˧	马〔人姓〕	m̥(u)˧②	蕈子
m	ma˧	竹，个	m̥(u)˧③	马
f	(kha˧)fa˧	封〔口〕	fu˧	烧〔某物〕
v	va˧	鸡	vu˧	肠

① 另有舌面清鼻音ȵ̊，因为出现频率极小，只在ȵ̊i˨"使坐"这个词上与ȵ对立，北部方言其他土语的ȵ̊多并入ȵ，所以喜德辅音系统中不给ȵ̊以独立地位。

② 无缀和期音节的包孕元音，放在（ ）里。下同。

③ 为省略起见，本简志中的m̥(u)、m̥(ɿ)、n̥(ɿ)、l̥(u)、l̥(ɿ)、ɬ(u)可写为m(u)、m(ɿ)、n(ɿ)、l(u)、l(l)。

t	ta˧	存放	tu˧	扶起〔树苗〕
th	tha˧	坛	thu˧	朗读
d	da˧	能干	du˧	物，东西
nd	nda˧	蕨菜	ndu˧	挖出〔某物〕
n̥	n̥a˧	问	(a˧)n̥u˥	〔树洞〕深
n	na˧	病	(i˦)nu˧	软
ɬ	ɬa˧	奢华、炫耀	ɬ(u)˧	炒
l	la˧	来	l(u)˧	龙
ts	tsa˧	土	tsu˧	〔地、房〕租
tsh	tsha˧	热	tshu˧	肥
dz	dza˧	饭	dzu˧	逗引，戳
ndz	ndza˧	黑土染料	ndzu˨	一束〔麻〕
s	sa˧	舒适	su˧	的(助词)
z	(e˦)za˧	慢	(li˧)zu˧	扭转〔身〕
tʂ	tʂa˧	使吃	tʂu˧	夸奖
tʂh	tʂha˧	插	tʂhu˧	〔树〕刺
dʐ	(kha˧)dʐa˧	麻雀	dʐu˧(gu˧)	家具
ndʐ	ndʐa˧	量（动词）	(li˦)ndʐu˧	〔银质〕项饰，颈扣
ʂ	ʂa˧	小麦	ʂu˧	干〔活〕
ʐ	ʐa˧	闹	ʐu˧	预兆
tɕ	tɕi˧	条	tɕu˧	管理
tɕh	tɕhi˧	叶子	tɕhu˧	银子
dʑ	dʑi˧	知道	dʑu˧	燕麦
ndʑ	ndʑi˧	快	ndʑu˧	〔小孩〕爬行
ȵ	ȵi˧	坐	ȵu˧	牛，〔动物〕爬行
ɕ	ɕi˧	到达	ɕu˧	赶鸡声〔象声词〕

ʑ	ʑi˧	房子	ʑu˧	拿
k	ka˧	摇〔铃〕	ku˧	叫
kh	kha˧	要〔动词〕	khu˧	偷
g	ga˧	捞	gu˧	九
ŋg	ŋga˧	经过	ŋgu˧	爱
ŋ	ŋa˧	我	ŋɯ˧	五
x	xa˧	劝〔架〕	xɯ˧	好，优
ɣ	ɣa˧	后	ɣɯ˧	力量
h	ha˧	百	hɯ˧	鱼

附列彝语辅音表如下：①

发音方法 \ 辅音 \ 发音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后	舌面	舌根	喉
塞	清	不送气	p		t			k	
		送气	ph		th			kh	
	浊	纯	b		d			g	
		鼻冠	mb		nd			ŋg	
塞擦	清	不送气			ts	tʂ	tɕ		
		送气			tsh	tʂh	tɕh		
	浊	纯			dz	dʐ	dʑ		
		鼻冠			ndz	ndʐ	ndʑ		

① 本表的每一个辅音都是声母，因此这个辅音表也就是声母表。

鼻	清	m̥		n̥		(ɲ̥)		
	浊	m		n		ɲ	ŋ	
边	清			ɬ				
	浊			l				
擦	清		f	s	ʂ	ɕ	x	h
	浊		v	z	ʐ	ʑ	ɣ	

辅音说明：

1.喜德彝语辅音分塞音、塞擦音、鼻音、边音和擦音五类。这五类辅音又各分清、浊两个对立的小类。其中只有鼻音 ŋ 缺乏与它对立的清辅音 ŋ̊，擦音 h 缺乏与它对立的浊辅音 ɦ。

2.彝语浊辅音很丰富，从发音部位看，除小舌和喉部外，各个发音部位都有浊辅音分布。从发音方法看，彝语不但有浊鼻音（m，n，ɲ，ŋ），浊边音（l），浊擦音（v，z，ʐ，ʑ，ɣ），而且有浊塞音（b，d，g）和浊塞擦音（dz，dʐ，dʑ）；不但有纯浊音（b，d，g，dz，dʐ，dʑ），而且有鼻冠浊音（mb，nd，ŋg，ndz，ndʐ，ndʑ）。鼻冠浊音都是由一个鼻音和一个浊塞音或浊塞擦音结合而成。它们的结合有以下三个条件：（1）同在一个音节里；（2）发音部位相同，共有增强的紧张；（3）按一主（浊塞音或浊塞擦音）一辅（鼻音）的方式紧密结合。在这种结合里，浊塞音或浊塞擦音发音比较长重，有缓和期，鼻音发音比较轻短，只有紧张期和持续期而无缓和期。

（三）音　节

彝语的音节，多数由辅音和元音联合构成，少数由元音单独构成。每个音节都有一定的意义和固定的声调。有的音节还有表意重音或表情重音①。如果把一句彝语或一段彝语加以分析，那末，有多少元音、声调，就有多少音节。

彝语的元音，有些不能自成音节，必须在辅音的伴随下才能构成音节。能够自成音节的有 i，e，o，ɔ，a 五个元音，例如：

i	i˧ti˦	上衣	i˥	睡	i˥i˥	我亲自
e	e˦za˧	慢	e˧	鸭	ʑi˦e˧	野鸭
o	o˧ko˧	生命	o˧	肾	ha˦o˧	舌尖
ɔ	ɔ˧ku̠˧	野猫	ɔ˩	啊（助词）	tsa˧lɔ˦pa˧	土砖
a	a˦mo˧	妈妈	a˩	不	m̥o˥a˩bo˧	干爹

这五个元音自成音节时，出现在多音词第一音节的较多，出现在单音词的较少，出现在多音词第二、第三音节的极少。

彝语的辅音自成音节时，有一种特殊现象，即双唇鼻音、舌尖鼻音、边音和弱化的ɿ、ɿ̠、u、u̠ 结合时，辅音只有紧张期和持续期，没有缓和期。而且从开始紧张的时候起，元音即以其发音特点作用于对方，结果，辅音除本身原有的特点外，又附加了元音的若干特点（如舌位升降前后、唇形圆展和松紧等），所以听起来不象一般的辅音自成音节。现在列举几个这样发音的词如下②：

---

① 关于重音，详见下一节。

② 这种音节的元音都放在圆括孤（　）里，同时，除m̥、n̥外，在自成音节的辅音下面加“ˌ”。

	ɿ	ʅ	u	u̠
m̥	m̥(ɿ)˧(来得)及	m̥(ʅ)˧闭(眼睛)	m̥(u)˧ 草子	m̥(u̠)˧吹(胀)
m	a˩m(ɿ)˧女儿	m(ʅ)˥舔(初生子)	m(u)˧马	m(u̠)˥薅
n	a˩n(ɿ)˩昨		n(u)˧ 软	
ɬ	ɬ(ɿ)˧ 扬(谷)	ɬ(ʅ)˥ 起泡	ɬ(u)˧ 炒	ɬ(u̠)˥ 看望
l	l(ɿ)˧ 四	l(ʅ)˧ȵe˧ 动	l(u)˧ 龙	l(u̠)˧ 石

此外，ȵ 与 i 结合、ŋ 与 ɯ 结合的音节，也产生这种现象，例如 tshɿ˩ ȵi˩ "一天" 的 ȵi˩，在非全音格调的会话中，有时读作 ȵ̥(i)˩。ŋ(ɯ)˧kɯ˥ "全部" 的第一音节一般读作 ŋ̥(ɯ)˧。

下面是彝语的音节简表：（喜德李子乡无舒唇元音，不计声调和重音，共有351个音节。如果加上不同的声调，喜德李子乡彝语共有1102个音节）

音节 元音 / 辅音	ɿ	ʅ	i	e	o	ɔ	u	u̠	ɯ	a
p	+	+	+	+	+	+	+	+	+	+①
ph	+	+	+	+	+	+	+	+		+
b	+	+	+	+	+	+	+	+	+	+
mb	+	+	+	+	+		+	+		+
m̥	+	+	+	+	+	+	+	+		+

① "+" 号表示有某音节，空格表示没有某音节。

m	+	+	+	+	+	+	+	+	+	+
f	+	+	+		+		+	+		+
v	+	+	+	+	+	+	+	+	+	+
t			+	+	+	+	+	+	+	+
th			+	+	+	+	+	+	+	+
d			+	+	+	+	+	+	+	+
nd			+	+	+		+	+	+	+
ŋ̥			+	+	+	+	+		+	+
n			+	+	+	+	+	+	+	+
ɬ	+	+	+	+	+	+	+	+	+	+
l	+	+	+	+	+	+	+	+	+	+
ts	+	+	+	+	+	+	+	+	+	+
tsh	+	+	+	+	+	+	+	+	+	+
dz	+	+	+	+	+		+	+	+	+
ndz	+	+	+	+	+	+	+	+	+	+
s	+	+	+	+	+	+	+	+	+	+
z	+	+	+	+	+		+	+	+	+

tʂ	+	+			+	+	+	+	+	+
tʂh	+	+			+	+	+	+	+	+
dʐ	+	+			+	+	+	+	+	+
ndʐ	+	+			+		+	+	+	+
ʂ	+	+			+	+	+	+	+	+
ʐ	+	+			+	+	+	+	+	+
tɕ	+	+	+	+	+	+	+	+		①
tɕh	+	+	+	+	+	+	+	+		
dʑ	+		+	+	+	+	+	+		
ndʑ	+	+	+	+	+	+	+			
ȵ			+	+	+	+	+	+		
ɕ	+	+	+	+	+	+				
ʑ	+	+	+	+	+	+	+	+		
k			+	+	+	+	+	+	+	+
kh			+	+	+	+	+	+	+	+
g			+	+	+	+	+	+	+	+

① 在彝语固有词中，a 不能跟舌面辅音配合，但在一部分借词中能跟舌面辅音配合。

ŋg				+	+	+	+	+	+	+
ŋ				+	+	+			+	+
x			+	+	+	+			+	+
ɣ					+	+			+	+
h			+	+	+	+			+	+
○			+	+	+	+				+

上表显示：1.在音节构成上，元音方面，舌面元音 o、ɔ、u、u̠ 的使用频率最大，舌尖元音的使用频率最小；辅音方面，双唇音、边音、舌尖塞擦音的使用频率最大，舌根浊擦音 ɣ 和舌根鼻音 ŋ 的使用频率最小。在元音辅音的配合习惯上，舌尖元音不能跟舌尖前塞音和舌根音配合；前元音不能跟舌尖后音配合，ɯ 元音不能跟舌面辅音配合；2.彝语利用辅音元音构成音节的方式是：

（1）元音单独构成音节；

（2）辅音加元音构成音节。

元音是彝语任何音节所不能缺少的要素，是有缓和音节的中心之所在。语流中有缓和音节的分界线在前后两个元音或元音与辅音之间。凡出现在有缓和音节的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都属于后一个音节。

根据彝语的特点，音节可以按有无表意重音和辅音有无缓和期两个标准来分类。

按有无表意重音，音节可以分为下列二类：

（1）有表意重音音节：如 'sɿ˩mo˧ “明智”的'sɿ˩，'tshɿ˩-

tho˧ “粗鲁” 的 'tshɿ˩。

（2）无表意重音音节：sɿ˧mo˦ “以前”，tshɿ˩tho˧ “〔积食不化，感觉〕腹中沉重”。

按辅音有无缓和期，音节可以分为下列二类：

（1）有缓和音节：如 ma˧ “竹”，lɯ˧ “牛”。

（2）无缓和音节：如 m̥(u)˧ “马”，l̥(u)˧ “龙”。

（四）声调与重音

1.声调　喜德彝语有 ˥55、˦44、˧33、˩21 四个声调。例词如下：

˥55	zo˥	〔用酒肉〕款待	ɕi˥	咬	mo˥	兵
˦44	zo˦	必须	ɕi˦	什么	mo˦	……之前
˧33	zo˧	学习	ɕi˧	到达	mo˧	见
˩21	zo˩	〔打〕中	ɕi˩	这样	mo˩	〔公〕母

声调说明：

（1）在 ˧33 调和 ˦44 调的音节，全部松紧元音都出现。在 ˥55 调的音节，除松元音 i、o（以及少数地区的 i̤ɥ）以外，一般只出现紧元音（ɿ̱、u̱、a）。个别 ˥55 调的词如 thu˥ “家〔人〕”的元音虽然是松元音，但彝语无 thu̱˥，u、u̱ 仍然不在 ˥55 调对立。真正的例外是 su˥ “别人” 与 su̱˥ “献”。在 ˩21 调的音节，除紧元音 e、ɔ、a 以外，一般只出现松元音（ɿ、u、ɯ、i、o），有时松紧元音可以自由变读。

（2）彝语 ˦44 调是一个基本调类，但 ˧33 调和 ˩21 调的变调的调值与这个基本调类的调值相同（详见下一节）。

2.重音　彝语有些音节，除有声调而外，还带表意重音或表情重音①。这两种重音在发音上的特点是使用的气流较强、较长。

① 此外，彝语还有表示强调的“句重音（逻辑重音）”。

音节在这种重音的影响下，音高和音长都相应地有所增加。①

表意重音或表情重音的出现都不是任意的，也不是随说话的目的不同而变化的：它们与一定的词类或词组相结合，出现在词或词组的一定位置上。

表情重音附加给词一种相当强烈的感情，它们一般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出现：

（1）叹词和摹写自然声音的象声词，一般都带表情重音。叹词如：a˧ˈbɯ˧“（赞美声）”，a˧ˈtsi˧“哎哟（被火烫着时惊呼声）”，a˧ˈbɔ˧“呃（遇险时惊呼声）”。象声词如：ˈtʂɿ˥“吱（发射出的子弹与空气摩擦声）”，ˈsɿ˥“咝（子弹的咝咝声），ˈfu˩“呼（风声）”，ˈɣo˩ 砰（墙倒声），ˈto˩“咚（鼓声）”。

（2）带表情后加成分的双音节形容词出现在 m̩(u)˧dʑi˦“…的样子”之前时，后加成分一般都带表情重音。如 ȵe˦ˈtʂɿ˧ m̩(u)˧dʑi˦“红彤彤的样子”，ʂɿ˦ˈlo˧m̩(u)˧dʑi˦“黄生生的样子”。这种带表情重音的形容词，后加成分是单音节的，与相应的后加成分不带表情重音的形容词以及带重叠后加成分的形容词在词汇意义上不对立，但色彩有所不同。如：ȵe˦ˈtʂɿ˧ 与 ȵe˦tʂɿ˧du˧、ȵe˦tʂɿ˧tʂɿ˧“红彤彤”，ʂɿ˦ˈlo˧ 与 ʂɿ˦lo˧du˧、ʂɿ˦lo˧lo˧“黄生生”。

表意重音有区别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作用②。表意重音区别词汇意义的，如：

vi˩si˧ 主人 ˈvi˩si˧ 主人和客人的总称

① 带长重音的音节，严式标音宜写作ˈ□ː，本简志简化作ˈ□。

② 音位标音时，需要把这种重音表示出来，本简志用一般的重音符号“ˈ”表示。

ʂɿ˦nɔ˧	深黄，黄中透黑	ʼʂɿ˧nɔ˧	〔旧家庭妇女间〕嫉视，卑视
pi˧mo˦	巫师	ʼpi˧mo˦	〔巫师〕驱鬼祈福
tshɿ˩tho˧	〔不消化〕腹中沉重	ʼtshɿ˩tho˧	〔行为〕粗鲁，不礼貌
sɿ˩mo˧	〔宗教仪式中所用〕牺牲	ʼsɿ˩mo˧	明智
ko˦tshɿ˧	〔食物的〕养分养料	ʼko˦tshɿ˧	劝解
ŋga˧tshɿ˦	〔蜜蜂〕来往勤快	ʼŋga˧tshɿ˦	〔梨〕脆

表意重音区别语法意义的，如 bo˩tɕo˦ “前面”／ʼbo˩tɕo˦ “更前面一点儿”。这两个词的基本意义都是“前面”，但因带表意重音和不带表意重音，产生了近指和远指的区别。这种区别反映了语法上“方位”的对立。再举数例如下：

近指		远指	
ha˥ko˦	上边一点儿	ʼha˥ko˦	更上边一点儿
ha˥ko˩ko˦	那上边一点儿	ʼha˥ko˩ko˦	更往那上边一点儿
bo˩ʑɿ˧	往前去	ʼbo˩ʑɿ˧	更往前去一点儿①

有些表意重音伴随叹词 o˩ 而出现，例如：

a˧ko˧tho˥	〔视野之内的〕那上边
ʼo˩a˧ko˧tho˥	〔视野以内的〕更往那上边一点儿
a˧do˧tho˥	〔用手指着说的〕那上边
ʼo˩a˧do˧tho˥	〔用手指着说的〕更往那上边一点儿
a˧ko˧ha˥	〔视野内、外的〕那上边
ʼo˩a˧ko˧ha˥	〔视野内、外的〕更往那上边一点儿
a˧di˥bo˩	〔左右方位的〕那边

① 参考近指、远指的引申用法，如 phɿ˦tshi˧ “短暂地突然地痛一下”，ʼphɿ˦tshi˧ “较长久地痛”。

'o˨a˧di˥bo˩ 〔左右方位的〕更往那边一点儿

有些词和词组借助于表意重音而互相区别，如：

词组：	bu̠˧ dzi˦	（1）赛马；（2）写剩的〔纸〕
词：	'bu̠˧dzi˦	花花绿绿的，彩色的
词组：	gu˩ ga˧	雁道（雁鹅飞来的路线）
词：	'gu˩ga˧	道路
词：	bo˩li˧	葫芦
词组：	'bo˩ li˧	再往前（上）去
词：	bo˩ʑɿ˧	渠道
词组：	'bo˩ ʑɿ˧	再往前（下）去

这种情况，反映了彝语语法体系内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不过，也应该指出，彝语表意重音有不够稳定的现象，如'gu˦kho˧“坚固”，说成 gu˦kho˧ 也可以。

（五）音 变

彝语的元音、辅音、声调和音节在语流中都产生一定的变化。大致说来，用比较迅速、比较随便的格调说话时，语音的变化较大；用比较清楚、比较从容的格调说话时，语音的变化较小。

彝语的音变现象，有减音、弱化、增音、合音、清化、同化、变调等。其中同化和变调比较常见，减音、弱化、增音、合音、清化等比较罕见。

1.减音和弱化 有些由辅音和元音联合构成的音节，在说话轻快或漫不经心时，往往失去辅音或引起元音弱化，例如 tsho˧ɣo˦→tsho˧o˦“他们”。第二音节虽然失去辅音 ɣ，但该音节仍然存在。又如（dzɯ˧）kɔ˦ʂa˧→（dzɯ˧）ɔ˦ʂa˧“（吃）掉”，

第一音节虽然失去辅音 k，但该音节仍然存在。又如 ŋɯ 音节，说话越快，元音弱化程度越大，如 a˩ ŋɯ˧→a˩ ŋ(ɯ)˧ “不是”，ŋɯ˦ŋɯ˧→ŋ(ɯ)˦ŋ(ɯ)˧“是吗”，元音 ɯ 虽然弱化，但该音节仍然存在。又如 ˧₃₃ 调的 ȵi 音节，说话轻快时，元音 i 往往弱化，如 dzɯ˦ ȵ(i)˧ dzɯ˧ ndo˦ ȵ(i)˧ ndo˧ “又吃又喝”。˩₂₁ 调的 ȵi 音节，元音 i 有时也弱化，如量词 ȵi˩ “天”，在 tshi˧ “十”、ha˧ “百”、tu̠˧ “千”、va˥ “万” 后，仍读 ȵi˩，三天、四天连读时，第一个 “天” 仍然读 ȵi˩ (sɔ˧ ȵi˩ ɬ(ɿ)˧ȵ(i)˩ “三、四天”)，但 ȵi˩ 与其它数词组合时，则引起元音弱化，如 gu˧ ȵ(i)˩ “九天”。

2.增音　有些由元音单独构成的音节，在邻近的语音影响下，有时增加一个辅音。例如 o˥ “〔立体的〕下面”，tho˥ “〔立体的〕上面”，a˧ko˧tho˥ “〔立体的〕那上面”，但 a˧ko˧o˥→a˧ko˧ho˥ “〔立体的〕那下面”，第三音节增加了辅音 h。

3.合音　有些相邻的音节，说话轻快时会合并成一个音节，例如：tshɿ˩ m̥(u)˧ ŋɯ˧o˦ “是这样了”，a˩ dzɿ˩ m̥(u)˧ ŋɯ˧o˦ “是那样了”，句末的 ŋɯ˧o˦ 本是两个音节，但在说得比较轻快时一般都念作 ŋə̆ɔ˧，前后两个音节的元音合成一个后响复元音 ə̆ɔ (原来的 ɯ 变 ə̆，o 变 ɔ)，从而减少了一个音节。又如 a˩n̥(ɿ)˩ di˩hi˦ “昨天”，一般念合音 a˩ndi˩hi˦，减少了一个音节。这种现象在彝语东南部方言和西部方言里非常普遍，在喜德乃至整个北部方言则比较少见。

4.清化　元音和辅音在一定的语音条件下清化。元音方面，有些虚词的元音在弱化音节里往往清化，例如 ŋgo˧(抽)ʂu˧(助) la˧(来) “抽(出)来” 的ʂu˧ 本是读轻声的虚词，说得比较轻快时，则 ʂu˧→ʂu̥˧，元音 u 清化。辅音方面，浊鼻音、浊边音有时在邻近音节的紧元音影响下清化，如 m(u)˩pha˧→m̥(u)˩pha˧

"麻布"，pa˧la˥→pa˧ɬa˥ "白杨"，gu˥ɭ(ɿ)˩→gu˥ɬ(ɿ)˩ "角落"，le˦ka˧→ɬe˦ka˧ "〔容器中物因震动〕泼出一部分"。

5.同化　同化现象，以元音的后退同化为主。在双音词和四音格联绵词里，如果后一音节的元音为紧元音，则前一音节的松元音变为相当的紧元音。试比较：vu˧ "肠"／vu˧ɲi˧ "小肠"，u 在松元音 i 前不变；vu˧ "肠" ／vṳ˦nɔ˧ "大肠"，u 在紧元音 ɔ 前变为 ṳ。m̩(u)˧ "马" ／m̩(u)˧ʂɿ˧ "黄马"，u 在松元音 ɿ 前不变；m̩(u)˧ "马" ／m̩(ṳ)˧ve˧ "骏马"，m̩(ṳ)˧ɣa˥ "马鞍"，u 在紧元音 e、a 前变为 ṳ。再比较：四音格联绵词 m̩(u)˧n̥i˩m̩(u)˧ho˥ "日子" ／m(ṳ)˦ʂa˧va˥ndṳ˧ "崎岖险路"，u 在松元音 i、o 前不变，在紧元音 a 前变为 ṳ；m̩(ɿ)˩tʂhɿ˧zɯ˧ki˧ "孤儿寡妇" ／m̩(ṳ)˧vṳ˥m̩(u)˧khɯ˧ "天涯海角"，ɿ 在松元音 ɿ 前不变，ɯ 在松元音 i 前不变，u 在松元音 ɯ 前不变，在紧元音 ṳ 前变为ṳ。顺便指出，这种后退同化现象，虽然是一种有条件的音变现象，但它在多音词里往往有构词作用，因为它是与各构词成分紧密结合的反映。我们发现：在词组里，邻近各词的元音有时按这种音变规律变化，如 ŋɯ˧ "五" ／ŋa˧ tṳ˧ "五千"，ʑɿ˧ "水" ／ʑɿ̱˧ ndʐɿ̱˧ "喷水"，有时不按这种音变规律变化，如 ʂɯ˧ "虱子" ／ʂɯ˧ ga˧"篦虱子"，即在词组里，前置宾语的元音 ɯ 在紧元音 a 前不变，而名词 "篦子" 的实际读音为 ʂa˧ga˧，即 ɯ 在紧元音 a 前变为 a。①下面再举几个这样的例子：

ɿ→ɿ̱　　ʑɿ˧　水　／ʑɿ̱˦ka˧　　水沟
　　　　ndʐɿ˧　酒　／ndʐɿ̱˦pe˧　甜酒
i→e　　ʑi˧　　烟　／ʑe˧ka˧　　旱烟袋

---

① ʂa˧ ga˧ 里的 ʂa˧，为 ʂɯ˧ "虱" 的变音。

	ʑi˧ 房子	／ʑe˦ tshu̠˧	修房子
o→ɔ	o˧ 头	／ɔ˧n̠e˧	头发
		ɔ˧ŋe˧	点头
ɯ→a	ŋgɯ˧ 荞子	／ŋga˧va˥	〔煎〕荞饼
	ɬɯ˩ 月	／ɬa˩pha˧(ma˧)	半〔个〕月

6.变调　彝语各个声调都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变调，但以 ˩$_{21}$ 调和 ˧$_{33}$ 调的变化为最复杂。彝语多数词类的词，在互相组合时，往往产生一定的声调变化，但以数词和数词、数词和量词组合时的声调变化为最复杂。现在分述如下：

（1）˩$_{21}$调在连读中的变调情况为 ˧＋˩→˧＋˦，例如：

˩$_{21}$ 调单音词（以及现代彝语中不能自由运用的单音节构词成分）与 dʑ1˧ "互相"结合时，则 ˩$_{21}$ 调变 ˦$_{44}$调，如：ndu˩"打"／dʑ1˧ndu˩˦"打架"。

˩$_{21}$ 调单音能愿动词或单音形容词出现在 ˧$_{33}$ 调单音动词之后时，˩$_{21}$ 调变为 ˦$_{44}$ 调，如：to˩"能"／dzɯ˧ to˩˦"能吃"；mbo˩"好"／ho˧(养)mbo˩˦(好)"养得好"。

（2）˧$_{33}$ 调在连读中的变调情况为：˧＋˧→˦＋˧ 例如：

dʑ1˧"互相"与 ˧$_{33}$ 调单音动词结合时，则 dʑ1˧ 变 dʑ1˦，如 pe˧"踢"／dʑ1˧˦pe˧"互踢"。

˧$_{33}$ 调单音量词前面出现 ˧$_{33}$ 调单音词时，单音词的 ˧$_{33}$ 调变 ˦$_{44}$ 调，如：pu˧"豪猪"／pu˧˦（豪猪）ma˧（个）"一个豪猪"，pa˧"调换"／pa˧˦（调换）ma˧（个）ŋɯ˧（是）"是调换的一个"。

˧$_{33}$ 调单音动词出现在处所名词 dɯ˧ 或 khɯ˧ 之前时，˧$_{33}$ 调变 ˦$_{44}$ 调，如：fu˧"烧"／fu˧˦（烧）dɯ˧（处）"烧处"，ɕe˧"采"／ɕe˧˦（采）khɯ˧（处）"采处"。

˧$_{33}$ 调单音动词、形容词出现在时间名词 thɯ˧ 之前时，˧$_{33}$

调变 ˦$_{44}$ 调，如：bu̱˧ "写" ／ bu̱˧˦ （写） thɯ˧ （时） ko˧ "写的时候"，tsha˧ "热" ／ tsha˧˦ （热） thɯ˧ （时） ko˧ "热的时候"。

˧$_{33}$ 调单音动词、形容词出现在 ˧$_{33}$ 调副词和助词之前时，前一音节的 ˧$_{33}$ 调变 ˦$_{44}$ 调，如：

mbe˧ 弹 ／mbe˧˦ （弹） pu̱˧ （重、复） 重弹

xɯ˧ 好 ／xɯ˧˦ （好） sɿ˧ （又） o˧ （了） 又好了

mbi˧ 分 ／mbi˧˦（分）n̥i˧mu˧ta˧（助） 还在分（还没分完）

ku˧ 喊／ku˧˦ （喊） kɯ˧ （助） 正在喊

单音实词的 ˧$_{33}$ 调在 ˧$_{33}$ 调单音助词前变 ˦$_{44}$ 调，如：sa˧ "好" ／sa˧˦ （好） li˧ （助） sa˧ （好） o˦ （了） "〔他的病〕好呢好了"。

两个˧$_{33}$ 调单音动词连用时，前一动词的 ˧$_{33}$ 调变 ˦$_{44}$ 调，如 ɬ(u)˧ "炒" ／ɬ(u)˧˦dzɯ˧ "炒〔来〕吃"。

（3）数词与数词组合时的变调情况如下：

˨˩$_{21}$ 调基数词 tshɿ˨˩ "一"、n̥i˨˩ "二"、ʂɿ˨˩ "七" 出现在 tshi˧ （包括其变形 tsi˧） "十"、ha˧ "百"、tu̱˧ "千" 之后时，除 tshi˧˦tsɿ˧ "十一"的 tsɿ˧ （tshɿ˨˩ 的变形）变读 ˧$_{33}$ 调外，其余的 ˨˩$_{21}$ 调都变 ˦$_{44}$ 调，如：sɔ˧tshi˧ tshɿ˨˩˦ "三十一"，tshi˧ n̥i˨˩˦ "十二"，tshi˧ ʂɿ˨˩˦ "十七"，tshɿ˨˩ ha˧ ʂɿ˨˩˦ tshi˧ n̥i˨˩˦ "一百七十二"。

tshi˧ "十" 出现在 ˧$_{33}$ 调基数词之前时，tshi˧ 变 ˦$_{44}$ 调，如 tshi˧˦ gu˧ "十九"。

ha˧ "百"、tu̱˧ "千" 出现在 ˧$_{33}$ 调的数词之间时，ha˧、tu̱˧ 变 ˦$_{44}$ 调，如 gu˧ tu̱˧˦ sɔ˧ ha˧˦ ŋɯ˧ tshi˧˦ gu˧ ma˧ "九千三百五十九个"。

（4）数词与量词组合时的变调情况如下：

˥₅₅ 调单音量词（如 mo˥ “斗”）出现在 ˨˩₂₁ 调数词之后时，仍读 ˥₅₅ 调，如 ʂʅ˨˩（七）mo˥（斗）“七斗”；出现在 ˧₃₃ 调数词之后时，变读 ˧₃₃ 调（同时元音由松变紧），如 gṳ˧（九）mɔ˥˦（斗）“九斗”；出现在 ˥₅₅ 调和 ˦₄₄ 调数词之后时，变读 ˨˩₂₁ 调（同时元音由松变紧），如 fu˥（六）mɔ˥˩（斗）“六斗”，tshi˧（十）ȵi˨˩˦（二）mɔ˥˩（斗）“十二斗”。

另有少数 ˥₅₅ 调单音量词，出现在 ˧₃₃ 调数词之后时，仍读 ˥₅₅ 调，如 gu˧（九）khu˥（年）“九年”；出现在其余三个调的数词之后时变读 ˧₃₃ 调，如 fu˥（六）khṳ˥（年）“六年”，tshi˧（十）ȵi˨˩˦（二）khṳ˥˦（年）“十二年”，ʂʅ˨˩（七）khṳ˥˦（年）“七年”。

˨˩₂₁ 调单音量词，出现在由 tshʅ˨˩ “一” 至 gu˧ “九” 的数词之后时，仍读 ˨˩₂₁ 调，如 ȵi˨˩（二）phi˨˩（块）“两块〔板〕”；出现在 tshi˧ “十”、ȵ(i)˨˩ tsi˧ “二十”、sɔ˧ tshi˧ “三十”、ha˧ “百”、tṳ˧ “千”、va˥ “万” 之后时，变读 ˦₄₄ 调，如：tshi˧（十）phi˨˩˦（块）“十块〔板〕”，tshʅ˨˩（一）va˥（万）phi˨˩˦（块）“一万块〔板〕”。

词　　汇

一、词汇的一般情况

彝语词汇是词与词彼此对立、又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这个体系中又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分出若干个自成体系的词群。比方说，按照来源，可以分出彝语固有词和借词；按照使用范围，又可以分出全民词和方言词。

彝语固有词是彝族人民从远古时期继承下来或后世按彝语词汇发展的内部规律构造成的词。彝语固有词数量多，在彝语词汇体系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们决定着彝语词汇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反映着彝语词汇的民族特征。

彝语固有词源远流长。在固有词群中有些词可以从彝语支诸亲属语言中追溯到共同的来源，例如：

	彝语	哈尼语	傈僳语	拉祜语	纳西语
山羊	tʂhɿ˥	a˩tsi̱˩	a˥tʃhi̱˩	a˦tshe̱˩	tshɿ˥
吐(口水)	phɿ˥	pe̱˩	phe̱˩	phe̱˩	phy˥
黄	a˧ʂɿ˧	sɿ˥	ʃi˧	si˧	ʂɿ˩
三	sɔ˧	sɔ˥	sa˧	sᴇ˨˧	sɿ˩
站	hi˥	ɕo̱˩	he̱˩	xu˦	xy˥
滴	ʑɿ˧ndzɔ˧	dza̱˧	dzᴇ̱˧	dza̱˨˧	ndə˧
上（树）	dɔ˧	da̱˧	dᴇ̱˧	ta̱˨˧	ndɔ˧

在彝语固有词群中，还有些词甚至可以从藏缅语族若干亲属语言中追溯到更早的共同来源，例如：

	盐	甜	肉	吃	不	来
藏文	tshwa	mŋarmo	ɕa	za	ma	yoŋ
藏语	tsha˦˥	ŋa˥mo˦˥	ɕa˦˥	sa˩˧	ma˩˧	joŋ˩˧
缅文	tsha	khyui	sa	tsa	ma	la
缅语	s'a˦˥	tʃhu˩	a˩tθa˦˥	tsa˦˥	maʔ˥	la˩
彝	tshɯ˧	tɕhʅ˧	ʂɯ˧	dzu˧	a˨˩	la˧
傈僳	tsha̱˨˩bo˧	tʃhi˧	xua˨˩	dza˨˩	ma˨˩	la˧
哈尼	tsha˨˩də̱˨˩	tɕhu˥	sa˨˩	dza˨˩	ma˨˩	la˥
拉祜	a˦lᴇ˨˩	tsho˧	sa˩˨	tsa˦˥	ma˦˥	la˨˩
纳西	tshe˧	tɕhi˨˩	ʂʅ˧	ndzʅ˧	mə˧	lu˧

彝语各个方言里都有汉语借词，但借汉词的数量及其在各地彝语词汇体系中的作用和稳定的程度都有所不同。借汉词较多的，如中部方言大姚（五区）彝语，在用来比较的 2,100 多个词中，全借汉语和半借汉语的有220多个，约占总词数的10.4%。

全借汉语的词，如：

su˥	书	tʂʅ˥ʑe˨˩	支援
lĩ˨˩tɒ˥	领导	tsha˨˩	蚕

半借汉语的词，如：

ŋo˥tiɒ˥	钓鱼	tsu˧thɯ˨˩	出租
tʂhɒ˧va̱˨˩	抄写	tʂhuÃ˨˩gɤ˨˩	床

汉语借词适应言语交际需要通过广大彝族群众的口语自然而然地借入彝语后，一般都能适应彝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并在长期频繁的交际活动中，对彝语的丰富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从云、贵、川、广西的六个彝语方言看来，汉语借词的积极影响，表现在复元音的增加（如东部方言寻甸增加了七个复元音，

中部方言姚安增加了十二个复元音，西部方言巍山爱国乡增加了二十个复元音），˩˧调的出现（如东部方言威宁、西部方言巍山、东南部方言弥勒、西部方言姚安的13调）和某些句法规则的改变上。例如：东部方言寻甸（六区）与东南部方言宜良（二区）比较，宜良的副词 lɤ˧lɤ˧“正在”是固有词，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后；寻甸采用汉语借词 tʂə˥tsɛ˥“正在”，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又宜良的能愿动词 zo˧“应该”是固有词，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后；寻甸采用汉语借词 ʑi˥ke˧“应该”，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西部方言巍山（爱国乡）与北部方言喜德比较，喜德的副词 kɔ˧“太”是固有词，出现在形容词（中心词）之后；巍山采用汉语借词 mᴇ˩“蛮”，出现在形容词（中心词）之前。又如喜德的主从连词 dʑi˩n̥ɯ˦“因为”是固有词，出现在从句之末；巍山采用汉语借词 ʑɿ˧vᴇ˥“因为”，出现在从句之首。

按照彝语词的使用范围，可以分出全民词和方言词。全民词是彝语各个方言的超方言词，包括语音面貌相同和历史来源相同的词。据初步比较研究，彝语词汇中的全民词平均约占40%（详见方言部分）。方言词是彝语各方言所特有的词。例如北部方言喜德与东部方言贵州威宁（九区）初步比较，方言词约占56%。举例如下：

	北部方言	东部方言
剪刀	ȵe˧ta˧	tshᴇ˥
痰	xa˩ʑɿ˧	ti˥po˥
泥	pa˩ne˩	si˧tɤ˧
正	tse˧tse˧	ŋgᴇ˩
猎犬	ʂɯ˦khɯ˧	ze˥no˧tɕhi˧
大腿	bu̠˧le˧	ʈhu˧phᴀ˧
姐姐	vɿ˥mo˩	ᴀ˩˧nɤ˥

又如北部方言会理与东南部方言云南宜良初步比较，方言词约占62%。举例如下：

	北部方言	东南部方言
滑	ho˧	ji˧
字	bo˧ma˧	si˥
挤	le˦ȵe˧	dze˧
腥	dzy˧ni˧	tshi˩
赔	tse˧	phi˦

又如西部方言云南巍山与东部方言贵州威宁初步比较，方言词约占64%。举例如下：

	西部方言	东部方言
爬行	pɛ˧	ndɤ˧
家	tsa˧	thɤ˥
烂	hõ˨	gɛ˧
伴侣	zɿ˨nɛ˥	tʂho˥

从构词的角度看，彝语单音根词和词根占优势。在单音根词和词根基础上构成的复合词较多，复音的单纯词很少。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中，并列式四音格联绵词很丰富。① 有的方言（如北部方言）还有并列式双音格联绵词。这种联绵词，多数由同义、近义词素，少数由反义词素构成。如喜德 ʼgu˨ga˧ “道路”，m̩(1)˨ʐu̩˧ “夫妇”，前者由同义词素构成，后者由反义词素构成。“四音格”是双音格的扩展形式。它的形式特点是前后并立、对称。词义一般较构成它的词素的综合意义更为抽象概括。其结构一般分为4—5个类型。以东部方言禄劝的形容词为例，其“四

① 四音格，或称四字格。

音格”有如下五个类型：AABB，ABAC，ABCB，ABCC，ABCD。

在形容词中，由词根加词缀构成的派生词极为丰富。有的由词根加前缀构成（如喜德 a˧ʂo˧ “长”，i˥ʂo˧ “短”），有的由词根加后缀构成，而以后者的数量为最多。同一词根所带各种不同的后缀，有的用于反映不同的客观对象，有的用来代表不同的主观评价意义。以东部方言禄劝的派生词为例：

na˦ndʐa˧ndʐa˧　黑（指脸色、天色…等）
na˧dɯ˧dɯ˧　黑（指空间、人头…等）
na˦tʂi˥tʂi˧　黑（指牙、疮…等）
na˦pu˩pu˩　黑（指伤口、黑而壮健的人…等）
na˧lu˧lu˧　黑（指庄稼苗壮而黑…等）
na˦ko˦ko˦　黑（指植物结的果子…等）
na˦mu˧mu˧　黑（指水潭深黑…等）
na˦hɤ˩hɤ˩　黑（指低凹处黑…等）
na˦khɯ˥khɯ˧　黑（指饭、锅巴…等）
na˦ɣɯ˥ɣɯ˥　黑（指被捂黑的包谷、物品等）
na˦ʑɯ˦ʑɯ˦　黑（指蛇…等）

带评价后缀的派生形容词，如：

ʈhu˧pɤ˦pɤ˦　白（指小孩白胖可爱）
ʈhu˧pə˞˦pə˞˦　白（指白骨等讨厌的白）
ʈhu˧ɬu˩ɬu˩　白（指豆花、草莓、奶等白嫩可爱）
ʈhu˧si˧si˧　白（令人欣喜的白）
ʈhu˧lu˩lu˩　白（液体、动植物的可喜的白）

从词义的角度看，彝语有广义词，也有狭义词，而以后者为

较多①。以东部方言禄劝为例，包含词义“细”的便有下列诸狭义词：

mu˩	（面）细	tshə˧	（棍子）细
a˥va˧te̠˥	细（致）	ȵi˧mɣ̠˩	（皮肤）细

二、词汇举例

（一）现代彝语的基本词汇

彝语词汇，根据词与思维、词与全部词汇的关系，分为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

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在实质和功能上互不相同，因而在词汇体系中的地位也互不相同。基本词汇是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它的重要特征是具有普遍性、稳固性和多产性。

属于现代彝语基本词汇的词，是彝语各方言、操彝语的任何个人和集体（包括各个阶级、阶层和各行各业）都不可缺少的，它们代表的事物和概念是彝族生产和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它们长期在彝语中存在、使用，为彝族人民的交际需要服务。它们为彝语新词的构成提供基础，因而在彝语称谓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②。

一些有关自然现象的名称，如：

ɬo˩bo˩	月亮	ʑɿ˧	水
mo˧m̩(ɿ)˧	天	m̩(u)˦dɯ˧	地

一些有关体力活动、精神活动、劳动工具、劳动产品的名称，例如：

---

① 广义词和狭义词的对立，也就是共名和分名的对立。

② 称谓，代表实际存在的物体的词。

tsɿ˥　挖　tɕo˥　煮　ŋo˩　想
ndi˥　穿〔鞋〕　si˥　杀　du̠˧　出
sɿ˩　认识　ʑɿ˧　笑　ŋo˧　哭
dzɯ˧　吃　la˧　来　ʑɿ˧　去
ʑi˥　针　tsɿ˥mo˩　锄头　ŋgɯ˧　荞麦

一些有关家禽家畜的名称，如：

m̩(u)˧　马　lɯ˧　牛　vo˥　猪
khɯ˧　狗　e˧　鸭　va˧　鸡

一些有关鸟、兽、虫、鱼的名称，如：

ko˥pu˧　布谷鸟　gu˩　雁　la˥　虎
zɿ˥　豹　ɣo˧　熊　bu˧　虫
hɯ˧　鱼　ɔ˦pa˧　蛙

一些有关人和亲属关系的名称，如：

tsho˧　人　a˦ta˧　爸爸　a˦mo˧　妈妈
zɯ˧　儿子　a˦phu˧　祖父　a˧ma˥　祖母
sa˥vu˧　丈夫　ɕɿ˩mo˩　妻子　i˦ʑi˧　〔兄称〕弟弟

一些有关身体各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如：

n̥ɯ˩po˧　耳朵　n̥a˩bi˥　鼻子　dʐʅ˧　牙齿
dʑu˥　腰　lo˥　手　ɕɿ˧　脚
he˧ma˥　心　hi˥　胃　sɿ˧　血
o˧　头　vu˧　肠　vu˩du˧　骨头

一些有关饮食、衣饰的名称，如：

dza˧　饭　ndʐʅ˧　酒　ʂɯ˧　肉

tshʅ˧	动物油	tshɯ˧	盐	mbo˧	百褶裙
ɬa˥	裤子	ɕʅ˦ŋe˧	鞋	ɔ˧fa˧	〔女用〕头巾

一些有关房屋、建筑（包括房屋的组成部分）和家具的名称，如：

ʑi˧	房屋	tsa˧phu˦	土墙	i˩kho˧	门
zɯ˧bo˥	柱子	phi˩	木板	xɯ˦dʑʅ˧	锅
i˥tʂhʅ˩	木杓儿	tʂɯ˩	碗	dʐu˩	筷子
dzi˧	桥	ka˧	锅庄	ka˧di˧	灶

一些有关草、木的名称，如：

ʐʅ˧	〔作饲料的〕草	bu˥	〔庄稼地里的〕野草		
ve˧	花	sʅ˩vo˧	桃	sʅ˩nda˥	梨
sɿ˧	树，柴	ndʑi˩	根	tɕhi˦tɕhi˧	叶

一些有关事物、行为的性质、特征、数量的名称，如：

ndʐa˥	美	mbo˩	好	di˧	丑
ŋgo˧	冷	tsha˧	热	ʂa˧	穷
khɯ˧	苦	nɔ˧	黑	a˧ʂʅ˧	黄
tshʅ˩	一	ȵi˩	二	sɔ˧	三
ŋɯ˧	五	tshi˧	十	ha˧	百
tu̥˧	千	va˥	万	ma˧	个
tɕi˧	条	ku̥˧	架	gu˩	次

一些常用的代词、介词和助词，如：

ŋa˧	我	nɯ˧	你	tshʅ˧	他
tshʅ˦	这	a˧dzʅ˦	那	kha˥	哪儿
kha˦di˧	谁	ta˧	从	tɕo˦	对

su˧	的	m̩(u)˧	地（助词）	o˦	了

现代彝语基本词汇中不仅包括固有的彝语词，而且也包括一些借词，特别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吸收到彝语中并且在语音、语法上已经彝语化了的汉语借词，如：

ʑa˩ʑo˥	洋芋（土豆）	ka˧	钢
ka˧tʂha˩	赶场	tɕe˧ʂa˥	街上

有些汉语借词是不久前才进入彝语常用词汇的，如：

ko˧ʐɯ˩	工人	ʐɯ˩mi˩	人民
ko˩tʂha˧ta˧	共产党	ka˩pu˩	干部

彝语基本词汇保持了很长时期互相交际、交流思想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因此，在功能方面，它是彝语词汇的构词基础和词义基础。例如：

nɔ˧	黑、涂黑	tʂhɿ˥	山羊
tshɯ˧	盐	tsho˧	人

这些都是现代彝语基本词汇的成员，它们的构词功能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是现代彝语许多派生词或复合词的构词基础和词义基础。以 nɔ˧ 为基础加上前加成分或后加成分构成的新词，有下列几种类型：

a˦nɔ˧	黑
nɔ˧'o˩	〔人病后脸色〕黑
nɔ˧o˩(du˧)	〔人病后脸色〕黑貌
nɔ˧ti˧ti˧	〔人形竖立物〕黑而人立状的
nɔ˧bu̠˧	黑花色的
nɔ˧ʑɿ˧ŋa˧la˧	黑影晃来晃去

这几种类型又拥有数以百计的具体的新词。

tʂhʅ˥ 基本意义是"山羊"。tʂhʅ˥ 和其它词根结合构成的具有新义的新词也很多。例如：

tʂhʅ˥bu˧	公山羊
tʂhʅ˥mo˩	母山羊
tʂhʅ˥bu̠˧	〔画的、印的〕山羊图象
tʂhʅ˥dʑi˧	瘦山羊
tʂhʅ˥ʂʅ˥pa˥	〔一岁左右〕小公山羊
le˧tʂhʅ˥	一种大种山羊
ŋgo˥tʂhʅ˥	一种从远处买来的山羊

tshɯ˧ 基本意义是"盐"。tshɯ˧ 和其它词根结合构成的具有新义的新词也很多，例如：

tshɯ˧la˥	食盐
tshɯ˧ma˧	〔块状〕岩盐
tshɯ˧dʐɯ˥	碎盐
tshɯ˧khɯ˧	咸
tshɯ˩ɬo˧	〔木制喂羊的〕盐槽
tshɯ˩nɔ˩	〔四川出产的〕黑盐

tsho˧ 基本意义是"人"。tsho˧ 和其它词根结合构成的具有新义的新词也很多，例如：

vo˧tsho˧	人类	tsho˧ʂ(ʅ)˦	人道
tsho˦ko˧	俘虏	tsho˧phu˦tsho˧ti˧	糊涂人
tsho˧ko˦	歧视	tsho˦tɕo˧	懦夫
tshɔ˧da˧	富豪	tsho˦dzi˧	陌生人
tshɔ˧bu̠˧	人像	tsho˧ɕi˦	人姓

tsho˧ʂɿ˧	黄种人	tshɔ˦ʐɿ˧	人影
tshɔ˦tɕhɔ˧	人命，人命案	tsho˦se˧	影射（他人）

基本词汇区别于一般词汇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的范围比较窄狭，生命长久。包括在现代彝语基本词汇里的词，许多都是从过去各个历史时期传承下来的。有些还能从有关的历史文献考证它们存在和使用的年代。象上列例词中的 tshɯ˧“盐”和 tsho˧“人”，它们的前身见于《东观汉纪》（卷22）的《白狼王歌》①。汉明帝时翻译《白狼王歌》的犍为郡掾田恭用汉字“麤”注白狼语“盐”的音，用“敕”注白狼语“人”的音，这些音读和现代彝语以及藏缅语族其他许多语言里相当的词很接近②，可见现代彝语基本词汇中的 tshɯ˧ 和 tsho˧ 之类的词，远在公元一世纪或一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和使用着了。此外，有些属于现代彝语基本词汇的词，由于文献不足征，虽然很难查明它们存在和使用的具体年代，但是根据亲属语言之间有规律性的语音对应材料，还能大体上查明它们的历史来源。象bu˧“虫”、dzi˧“桥”、dzɯ˧“吃”、sɿ˧“擦，抹”、tɕo˥“煮”、si˥“杀”、a˧ʂɿ˥“新”、sɔ˧“三”等词，是彝语与同语族其他许多亲属语言所共有。这种情况表明，在藏缅语族语言分化为各亲属语支语言以前，这些词就存在和使用着了。又如 ɬ(u)˧“龙”、nɯ˧“你”、m̥a˥“教”、m̥o˩“吹〔乐器〕”，tɕɿ˥“吸”、tɯ˩“起”、tshɿ˩“塞”、(a˦)nɔ˧“黑”、tɕi˧“酸”、sɿ˧“还〔好〕”等词，是彝语与同语支其他许多亲属语言所共有。这种情况表明，在彝语支语言分化

---

① 《白狼王歌》，又见《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

② “盐”的注音与彝语、纳西语、傈僳语、景颇语、藏语等很接近，“人”的注音与彝语、纳西语、傈僳语等很接近。当然，这些词的语音，各具民族特点，但从语言发生学的观点看，它们是同源词。

为各亲属语言以前，这些词就存在和使用着了。这些历史悠久、构词能力很强、为古往今来的彝族人民的交际需要服务的根词，已经成为现代彝语基本词汇的核心。

彝语基本词汇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随着彝族社会的发展、变化，它也发生一些变化。象曾经是古代彝语基本词汇成员的 pi˧mo˦“巫师”、pi˧“念经”等，已经不是现代彝语常用词汇的成员了。相反地，另外一些与现代彝族社会的基本概念相适应的词却随着交际、交流思想的迫切需要而进入了现代彝语常用词汇，如 ko˧ʐɯ˩“工人”、ka˩pu˩“干部”等。

（二）现代彝语的一般词汇

彝语一般词汇虽然在彝语称谓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如基本词汇，但它具有巨大的可变性和活动性，对于生产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的一切变化，都反应得最为迅速和广泛，因此它比基本词汇广大得多。一般词汇中，包括大量的复合词，其中包括相当多的“双音格”、“四音格”和派生词，因此它比基本词汇的数量要多得多。

现代彝语一般词汇是彝语词汇的骨干，它的成员以通用的口语词汇为主，但也包括一部分有实用价值的文言、职业方言和外来词等。

文言词　它们的通用性不大，多数出现在成语、格言和历史文献里，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庄严的文体色彩。它们作为通用词的文体同义词而存在于一般词汇中，并为一般人所熟悉。现在对照举例如下：

文言词	词义	通用词
ʑe˧	鸡	va˧
gɯ˧	太阳	ho˧bu˧

la˥tʂhɯ˧	粮食	dza˩ma˧
ha˧nɔ˧	乌鸦	a˦dʑi˧
dzi˧ko˧	鼓	ko˧dzi˧
ka˦dzu̠˧	庄稼	dza˧bo˧
phu˩pho˧	父母，先人	pha˥mo˩

一部分新词和外来词　它们的长期性和稳固性还不很大，如，ʂu˩tɕo˧“树胶”，ʑe˦phe˧“鸦片”，zɿ˩tsɿ˧“胰子”等等。

职业性方言词语　它们都是单义词，例如畜牧业中计算牲畜年龄的词语（例见语法部分数词一节）。

修辞或抒情的词语　它们在词义色彩方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在任何语体中都可以使用的，如一些民间诗歌用语：ma˧ɕɿ˧“篁竹”，ndi˩ɣa˧“原野”……等。

神词隐语　口头文学中为了反映旧社会某些剥削阶级上层分子的精神面貌而采用的一些神词隐语，如：

lɯ˧tɕhɿ˧	鸦片	m̩(ɯ)˧ku˧tshɿ˥du˧	枪
dʑi˧bu˩di˧zɯ˧	子弹	ti˧n̥i˧zɯ˧	肉
tɕi˩li˩	月亮	dʑu˥gu̠˧	狗

还有反映天文、勘舆、星相、占卜、巫医、神鬼方面的一些词语，如：

mo˩	阴	pu˧	阳
ȵi˥mo˧	〔端公作法事时所用〕牺牲		
zɿ˩mo˧	〔诅咒时所用〕牺牲		
mo˧m̩a˥	念“教户”经咒		
tɕhu˧tshɿ˥	超度亡魂〔使不变鬼〕		
ʂa˩ȵe˩	七姊妹星（北斗）		

tɕɿ˫va˧pu˧ 〔鸡叫时〕晨星

如上所述，现代彝语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就其实质、功能和地位来说，显然是互不相同的。但是随着彝族社会历史、物质文明和思维的发展，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之间也经常发生互相影响、互相渗入的现象。

（三）词汇的分析

彝语词汇体系可以从语音，语义两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和分析。

1.词汇的语音分析　从词的音节组成来看，彝语词汇中既有单音词，又有多音词，其中多音词较占优势。在多音词中，又以双音词和四音联绵词较占优势。

单音词　如 la˧“来”，ʑo˧“绵羊”等。极少数的单音词，就其形成来说，是两个相邻音节的连读合音，成为合音词，如 ŋo˫“是了”，来自 ŋɯ˧“是”＋o˫“了”。

双音词　双音词中绝大多数的词前后两个音节语音不同，如 tsɿ˥mo˩“锄头”，a˧n̥i˧“红”等。但也有少数的词，就其构词手段来说，是同一音节（词根）的重叠，成为叠音词（这种叠音词在儿语中很常见）如：mo˩mo˩“炒面”（儿语），ve˫ve˧“花儿”（成人语）等。双音词在彝语原有词汇中数量最多，晚近的新词和借音词中双音词也不少。双音词代表着彝语词汇的发展趋向。有些早期的单音词后来发展为双音词，如 ve˥ga˧“衣服”（<vi˥）。有些早期的多音词后来缩减为双音形式，如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 o˩dʐo˧“西昌”（<la˥bu˧o˩dʐo˧），彝区地名 dʐɔ˧nɔ˧“冕宁”（<mi˥ʑi˩dʐɔ˧nɔ˧），tɕɔ˧dʑo˩“昭觉”（<li˩m̩(u)˧tɕɔ˧dʑo˩），mo˧gu˫“美姑”（<li˩m̩(u)˧mo˧gu˫），ho˩mo˩“红毛”（<mo˩nɯ˧ho˩mo˩），ʑɿ˧li˧“热

水” (<kɯ˥dʑi˧ʑɿ˧li˧)，又如器物名 di˧o˩ “一种彩色的马鞍” (<di˧o˩ɣa˥bu̱˧) 等。

四音词　常见的四音词以四音格联绵词为最多，如 vi˥˥(ɿ)˧-ve˥ga˧ “衣服”，dʐɯ˧mo˩la˥ma˧ “钱财” 等。这些四音格联绵词一般都分别有个双音词或双音格联绵词跟它相对当①。

从词与词之间的语音关系来看，彝语词汇以异音词为主，但也有不少同音词、近音词。

同音词　彝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但表意重音有时也区别词义，所以彝语同音词有其特殊的内容。凡声、韵、调和表意重音都相同而在语义上已经失去联系或联系不太明显的那些词才是同音词，如 ma˧ “竹” 与 ma˧ “个”，m̥(u)˧ “马” 与 m̥(u)˧ “做”，ȵi˧ “也” 与 ȵi˧ “坐” 等。

近音词　凡声、韵、调相同，表意重音相异而在语义上已经失去联系或尚保持一定关系的那些词是近音词，如 ko˦tshɿ˧ “〔食物的〕养分、养料” 与 'ko˦tshɿ˧ “劝解”，si˧va˧ 〔一种敏感的〕“夜鸡” 与 'si˦va˧ “放哨” 等。

2.词汇的语义分析　彝语的词可以根据词义派生和消逝的情况划分为单义词和多义词。音节多少与词义有一定的关系。一般的说，音节越少的词，特别是单音根词，词义越丰富，如单音词 thu̱˧ 便有如下八个词义：

①凿；②剁〔肉〕；③盖〔草房〕；④撑〔伞〕；

⑤套捕〔鸟雀〕；⑥取〔蜂蜜〕；⑦〔鸡〕啄；⑧〔蛇〕咬。

单义词　音节越多的词，往往词义越单纯，所以四音联绵词一般都是单义词：如 pho˩tʂhɯ˩lɯ˩ȵi˩ “残渣败叶”，bu˩ʑɿ˧si˩ʑɿ˧ “得意洋洋”。四个音节以上的专名和动植物名称也是单

---

① 联绵词，详见下一节构词法。

义词。如历史人名 dʑi˧tʂɿ˦ku˧a˦ɬ(u)˧“杰支格阿鲁”，昆虫名 a˦phu˧ʑo˧ɬ(u)˥mo˩“螳螂”，bu˧ɲi˩mo˩tɕɿ˩li˦zi˧“萤火虫”，植物名 tshɯ˩ɬo˧du˧go˧ndʑi˦“一种爬地草”等。

从词义的结构方式来看，有些单义词是同义词根的重叠，如 'gu˩ga˧“道路”，'ndʐa˥ve˧“美丽”；有些单义词是异义词根的结合，如 ŋgu˧ni˧“荞芽”、m̥(u)˧ʂɿ˥“新地”等；有些是反义词根的结合，但词义却偏于一个极端，成为所谓偏义词，如 'ɕɿ˧˦khɯ˧“〔味〕清淡”，ɕɿ˧ 的原义为“清淡”，khɯ˧ 的原义为“苦”，而 'ɕɿ˧˦khɯ˧ 的意义则偏于“清淡”这个极端。又如 'ŋo˦ʑɿ˧“哭泣”，ŋo˧ 的原义为“哭”，ʑɿ˧ 的原义为“笑”，而 'ŋo˧ʑɿ˧ 的意义则偏于“哭”这个极端。

多义词　彝语词汇的丰富，不但表现在词的数量多，而且也表现在拥有不少的多义词上面。常用的三义以上的多义词，如 mbe˧，有①弹〔琴〕；②射〔箭〕；③〔牛〕抵等意义。又如 mba˧ 有①遮、掩护；②切削（成薄片）；③免疫；④捆〔量词〕等意义。又如 mbo˧，有①裙子；②滚；③切〔洋芋等成薄片〕；④锯〔成大木料〕；⑤片〔量词〕等意义。

一般的说，彝语词汇中常用词的意义比较丰富，搭配能力也较强。词的多义性，是在彝语词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引申、派生逐渐形成的。如 m̥(ɿ)˥ 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意义为“〔母羊〕舔〔初生子〕”，也用作“品〔茗〕”，“试〔酒〕”等转义。这些转义便是后来通过隐喻的方式引申出来的。

同义词　从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来看，彝语词汇中有不少同义词，如：sɿ˧“死”，'sɿ˦na˧“死亡”，ndʑi˥phu˩“〔不久之前〕逝世”，go˥dzi˧“〔很久以前〕逝世”，ɲɔ˧m̥(ɿ)˧“瞑目”，sɔ˥ge˧“断气”等。这些同义词，在语音上完全不同或部分不同而在语义上则有相同的物质内容。换句话说，彝语同义词就是

一些表达同一概念而彼此有细微的语义差别或者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和文体色彩的异音词。彝语构成同义词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在中立词或中立词的词根的基础上添加带评价意义的后加成分和表情重音。例如 bo˩“亮”是中立词，在 bo˩ 的基础上添加后加成分 -lo˧lo˧ 或 ′-lo˧，便构成带感情色彩的同义词 bo˩lo˧lo˧“亮堂堂”（褒义词）、bo˩′lo˧“〔很〕亮堂”（褒义词）；tsha˧“热”是中立词，在 tsha˧ 的基础上添加后加成分 -ɬɔ˧ɬɔ˧ 或 ′-ɬɔ˧，便构成带感情色彩的同义词 tsha˦ɬɔ˧ɬɔ˧“暖和”（褒义词）、tsha˦′ɬɔ˧“〔很〕暖和”（褒义词）。又如 mi˩li˥“〔人〕翘嘴”是中立词，在 mi˩li˥ 的基础上添加后加成分 -du˧，便构成带感情色彩的同义词 mi˩li˥du˧“〔人〕翘嘴”（贬义词）。me˩nɔ˩“〔人〕黑嘴”是中立词，在 me˩nɔ˩ 的基础上添加后加成分 -du˧，便构成带感情色彩的同义词 me˩nɔ˩du˧“〔人〕黑嘴”（贬义词）。彝语构成同义词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在一级派生词的基础上利用词根重叠法构成二级派生词。这种二级派生词的词义在程度上比一级派生词有的强一些，有的弱一些。例如 a˧n̥i˧“红”（一级派生词）／a˧n̥i˧n̥i˧“红红儿的”（二级派生词，减弱式）；a˧ʂo˧“长”（一级派生词）／a˧ʂo˧ʂo˧“长长儿的”（二级派生词，减弱式）①。a˧ndzɿ˥“纯粹”（一级派生词）／a˧ndzɿ˥ndzɿ˩“纯粹”（二级派生词，强调式）；a˧vu˧“干的”（一级派生词）／a˧vu˧vu˧“干的”（二级派生词，强调式）。

异义词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在思维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上，人们认识事物现象、分析事物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对于同一概念的表达，出发点或侧重点也可以

① 一级派生词、二级派生词，参阅下一节构词法。

有所不同。在彝语词汇里，有些异义词侧重于表达客观事物的性质和状态，有些侧重于表达人们的主观感受和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有些异义词的内部形式，包含着表示客观事物的词根，而另一些异义词的内部形式则包含着表示有关的器官或人的主观感受和内心状况的词根，因而形成一些在语义上互有关联但又互不相同的两两对当的异义词。例如对于同样一个“辣”的概念，包含表示客观事物的词根的为 dze˥ndzɿ˧“〔辣椒本身〕辣”，包含表示器官的词根的则为 khɯ˧phɿ˧“〔口里感觉的〕辣”。有些词的内部形式虽然不包含表达事物概念的词根，但从语义的体系看，仍属 dze˥ndzɿ˧ 的类型；同样，有些词的内部形式虽然不包含表达器官概念和主观感受的词根，但从语义的体系看，仍属 khɯ˧phɿ˧ 的类型。举例如下：

类型 / 词义	dze˥ndzɿ˧ 类型的词	khɯ˧phɿ˧ 类型的词
〔开水〕烫	lo˧	khɯ˧lo˧ 口
〔从火里取出的土豆儿〕烫	zʅ˧	kha˧le˧ 口
〔花椒〕麻	zɿ˧	ha˧zɿ˧ 舌
〔土豆儿〕麻辣	vɿ˥	ha˧vɿ˥ 舌
〔土豆儿〕麻	ʑi˧	ha˧ʑi˧ 舌
〔柿子〕涩	sɔ˧	ha˧sɔ˧ 舌
咸	tshɯ˧khɯ˧ 盐	khɯ˧

彝语的异义词，有的同音，有的同形。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词是互不相同的。同音异义词，是一些在语义上已经失去联系或联系不明显的词；同形异义词，则是一些有各种不同的语义关系的词。由于词的词汇意义的变化往往可以引起语法意义的变化，同形异义词就是在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引申、假借的途径用转成法构成的。例如彝语 go˧，既用作一种耙田的农具的名称，又用作耙田的动作的名称。这种动名同形的现象，是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引申、假借的途径转成的。又如tɕi˩，既用作一种衡量物品的用具的名称，也用作衡量物品的动作的名称，又用作被衡量物品的重量的一种单位名称。这种动、名、量同形的现象，也是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引申、假借的途径转成的①。彝语用转成法构成的同形异义词之间，有各种不同的语义关系。分述如下：

（1）动名同形的异义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1)动词表示以产生名词所指的事物为结果所进行的特殊动作、行为，如动词 tɕhi˩“下蛋”，名词 tɕhi˩“蛋”。

2)动词表示以名词所指的事物为对象所进行的特殊动作、行为，如动词 ʂɯ˧“割肉，划肉”，名词 ʂɯ˧“肉”。

3)动词表示以名词所指的事物为工具所进行的特殊动作、行为，如动词 tɕi˩“〔用秤〕称”，名词 tɕi˩“秤”。

（2）动形同形的异义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动词表示使事物具有形容词所指的性质所进行的特殊动

① 同形异义词的现象，是许多民族语中所共有的现象，如果缺乏直接的语言历史材料，不能一般地说某类词先产生，某类词后产生，因为词汇和词义的发展受各该民族的历史和各该民族语的历史所制约，必须分别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且即令在同一民族语中，不同的词的跨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又各有其具体的历史，也必须分别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作、行为，如动词 nɔ˧“涂黑”，形容词 nɔ˧“黑”。

（3）动量同形的异义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1）动词表示利用与量词有关的事物作工具来进行的特殊动作、行为，量词表示该动作、行为的结果及其可计量的性质，如动词 ȵi˧“〔用甑〕蒸”，量词 ȵi˧“〔一〕甑”。

2）动词表示具有量词所指状态特征的动作、行为，量词表示该动作、行为的结果及其可计量的性质，如动词 thi˧“挑”，量词 thi˧“〔一〕挑”。

（4）名形同形的异义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名词表示具有形容词所指性质的人和事物，如名词 zɯ˧-kɯ˧“哑巴，傻子”，形容词 zɯ˧kɯ˧“傻笨，愚蠢”。

（5）名量同形的异义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名词表示的事物，具有量词显示的类别状态；量词表示该事物的可计量性，如名词 mbi˥“麦束”，量词 mbi˥“〔麦束一〕束”。

现在再举一些同形异义的例词如下：

动名同形异义词：

zɿ˧	（动）撒尿	（名）尿
tɕhɿ˧	（动）拉屎	（名）屎
tɕɿ˧	（动）涂漆	（名）漆
ndʑo˥	（动）结冰	（名）冰
l(ɿ)˩	（动）播种	（名）种籽

动量同形异义词：

tɕo˧	（动）旋转	（量）〔一〕转
tɔ˧	（动）抱	（量）〔一〕抱

pɿ˨˩	（动）背	（量）〔柴一〕背
tɕhe˧	（动）跳	（量）〔一〕跳
kɯ˨˩	（动）抓	（量）〔一〕抓
li˧	（动）向左右伸展两臂量物	
	（量）〔一〕庹（两臂向左右伸展的长度）	
the˧	（动）包	（量）〔一〕包

动、名、量同形异义词：

kho˨˩	（动）砌柴架	（名）柴架
	（量）〔一〕架〔柴〕	
xo˧	（动）堆砌草堆	（名）草堆
	（量）〔一〕堆〔草〕	
go˧	（动）〔把萝卜〕穿接成串	（名）成串的萝卜干儿
	（量）〔一〕串	

彝语异义词中，包括两类在语义上有一定关系的广义词和狭义词。这两类词，由于抽象概括的程度和所反映的事物的范围有大小之不同，因而词义的外延也有广狭的区别。广义词，对有关的狭义词而言，是它们的共名，就其所表达的概念来说，是上位概念，如 dʑi˧ 所表达的“飞”，ȵe˨˩vu̠˧ 所表达的“发抖”，都是上位概念，而 vo˧ 所表达的“盘旋地飞”，tɕɿ˨˩ 所表达的“俯冲地飞”，ȵe˨˩vu̠˧bɿ˨˩˦(ɿ)˨˩˦(ɿ)˨˩ 所表达的“较厉害的发抖”，ȵe˨˩vu̠˧tɕhi˧si˨˩si˨˩ 所表达的“最厉害的发抖”，tɕhi˧tɕhi˧ dzu˦dzu˨˩ 所表达的“〔内在的、尚未表现出来的〕发抖”等，则都是相对的下位概念。狭义词，如 khɔ˧ “骟〔马〕”，dʐʅ˧ “〔衣服自〕破”，vo˥ “〔狗、乌鸦〕叫”等，对有关的广义词（共名）而言，都是分名。彝语词汇体系中拥有不少这样的狭义词，这也是词汇丰富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广义词，往往有几个或许多狭义

词与它相对当。如广义词 la˥dʑi˩ "破裂"，便有下列一些兼表破裂的各种原因和各种情况的狭义词与它相对当：

狭义词	基本意义、原因、情况
du̠˧，bi˥	〔衣服未全破，但有的地方已〕破
dʐ̩˧	〔衣服自〕破
ʂ̩˧	〔使衣服〕破
dʑe˧ʂ̩˧	〔衣服因久穿而〕破
ndʑe˧	破〔而尚未分离、尚未脱落〕
khɯ˧bo˩	〔从原有裂缝处〕破裂
po˧	〔从原无裂缝处〕破裂

又如广义词 ku˧ "叫"，便有下列一些因发声的主体而异的狭义词与它相对当。

狭义词	基本意义、主体
e˧	〔狐狸、马、猪等〕叫
mo˧	〔母黄牛、水牛、绵羊、蟋蟀、蝉、布谷鸟等〕叫
vo˥	〔狗、乌鸦等〕叫
bu˧	〔豹子〕叫
mbu˧	〔公黄牛、公鸡等〕叫
ɬ(ɿ)˧	〔病人、蜜蜂等〕叫
ŋo˧	〔狼、狗等〕叫
ʂ̩˧	〔猫、鸭、鹅、蛙等〕叫

甚至同一个主体的叫，如"狗叫"，又因条件、方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分名，如：

狭义词	基本意义、条件、方式
vo˥	〔狗〕叫

ŋo˧	〔狗像狼嗥似的〕叫
dzi˩	〔猎犬与野兽相遇时的〕叫
dʑo˧	〔猎犬尾随野兽追逐时的〕叫
dzi˩vo˥tɕhi˩	〔猎犬同时发出遇野兽和追野兽时的两种〕叫
dzi˩ɕe˧tɕhi˦	〔野兽入室，猎犬〕边咬边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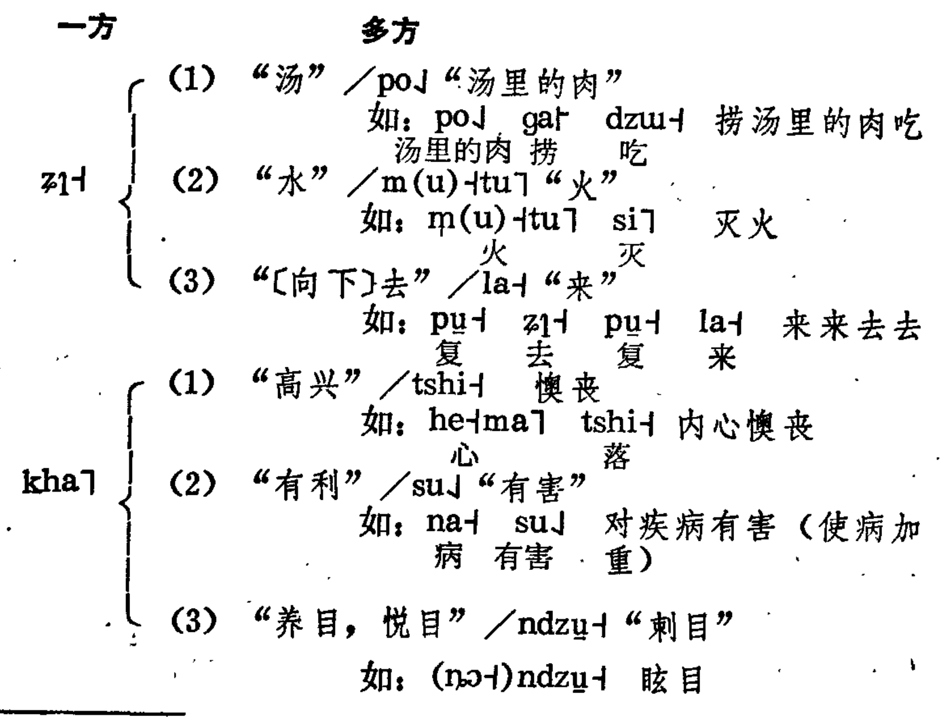
但是，并不是每一组狭义词都有跟它们相对当的广义词。有些狭义词往往跟有关的词组相对当。例如下列一些因阉割的对象而异的狭义词便是跟词组 ma˦lo˧ ku˩ 或 sɿ˦sɿ˧ pi˥ "阉" 相对当的。

狭义词	基本意义、对象
khɔ˧	阉〔马〕
ʂɯ˥	阉〔狗〕
ti˩	阉〔牛〕
gu˥	阉〔鸡〕
tɕi˩gu˥	阉〔母猪〕

彝语异义词中包括一部分反义词，如 o˥ "下"与 tho˥"上"，tshɿ˩tho˧ "粗俗" 与 phi˧ʑi˧ "文雅" 等。这些反义词的语义关系是，不仅在词义上（不一定在概念上）有差异，而且互相矛盾，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跟彝语同义词一样，受彝族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制约，带有一定的民族特点。如：m̥(u)˧tshu˧ "冬寒期半年" 与 m̥(u)˧n̥i˧ "夏热期半年" 为反义词。bo˩ʑo˧ "自家所有的绵羊"，与 ba˧ʑo˧"别人寄养的绵羊"，ɬ(u)˥ʑo˧ "别人委托或迫使放牧的绵羊" 为反义词。ko˩-dzi˩ "山岗"与 la˧da˧ "山涧" 为反义词。ndi˩tɕhu˧ "平地" 与 lo˦gu˧ "丘陵地带" 为反义词。khɯ˧ "苦" 与 tɕhɿ˧"甜"，

ɕɿ˧“清淡，鲜美”为反义词。a˧n̥a˥“加强”与e˦za˧“慢、弱”为反义词等。这些反义词的词义密切地联系着彝族的生活，因而民族特点比较显著。

在彝语反义词体系中，有一对一的反义词，如 m̥(u)˧n̥i˩“白天”与 m̥(u)˧ho˥“黑夜”，kha˥tshɿ˧“利”与 su˩tshɿ˧“害”等。也有一对多的反义词，如 di˧“坏”与 mbo˩、va˥、xɯ˧、zɿ˧“好”，pho˩“开启”与 go˥、xa˥、ndʐu̠˧、l(ɿ)˧、tshɿ˩“关闭”等。一对多的“多”方，有的是一组同义词，彼此在词义上既有相同的物质内容，又有细微的差别①；有的不一定是一组同义词，只是在一定的上下文里分别与“一”方的某一个意义构成反义关系，如：


一方　　**多方**

ʑɿ˧
(1) “汤”／po˩“汤里的肉”
　如：po˩ ga˦ dzɯ˧ 捞汤里的肉吃
　　汤里的肉 捞 吃
(2) “水”／m(u)˧tu˥“火”
　如：m̥(u)˧tu˥ si˥ 灭火
　　火 灭
(3) “〔向下〕去”／la˧“来”
　如：pu̠˧ ʑɿ˧ pu̠˧ la˧ 来来去去
　　复 去 复 来

kha˥
(1) “高兴”／tshi˧ 懊丧
　如：he˧ma˥ tshi˧ 内心懊丧
　　心 落
(2) “有利”／su˩“有害”
　如：na˧ su˩ 对疾病有害（使病加重）
　　病 有害
(3) “养目，悦目”／ndzu̠˧“刺目”
　如：(n̥ɔ˧)ndzu̠˧ 眩目

① 如 mbo˩、va˥、xɯ˧、zɿ˧“好”等是同义词，在意义上互有细微的差别。go˥、xa˥、ndʐu̠˧、l(ɿ)˧、tshɿ˩“关闭”等是同义词，在意义上互有细微的差别。

有些反义词在结构上的重要特点是构词方式相同或基本相同。比较突出的是有些反义词的词根相同，前加成分有 a／i 交替的语音规律，如：

前加成分a加词根甲		前加成分i加词根甲	
a˧dʐʅ˧	〔面积〕宽	i˦dʐʅ˧	〔面积〕窄
a˧m̥(u)˧	高、深	i˦m̥(u)˧	低、浅
a˧fu˧	粗	i˦fu˧	细
a˧fi˧	〔长条形物〕宽	i˦fi˧	〔长条形物〕窄
a˧ʂo˧	长	i˦ʂo˧	短
a˧ho˦	久	i˧ho˦	暂
a˦ȵi˧	多	i˦ȵi˧	少

有些反义词，它们的词根不相同，但前加成分也有 a/i 交替的语音规律，如：

前加成分 a 加词根甲		前加成分i加词根乙	
a˧tu˧	厚	i˦bo˧	薄
a˧fu˧	〔躯干〕粗	i˦tshi˧	〔躯干〕细
a˧kɔ˧	硬	i˦nu˧	软
a˧n̥u˥	〔树洞〕深	i˦di˧	〔树洞〕浅
a˦zʅ˧	大	e˥tsʅ˧	小①

在彝语里并不是每个实词都有它的反义词。彝语在需要使用反义词而从固有词汇中找不到适当的反义词时，往往借用汉语反义词。如借用 lo˩ʐɯ˩“闹热”作为 sɔ˧kho˧“清静”的反义词，借用 xo˩po˩“活泼”作为 kɯ˧˦(ʅ)˩zi˧“死板”的反义词等。在尚未借入适当的反义词的情况下，往往使用否定意义的词组来代

① i ＞e，是受后退同化作用影响的结果。

替，如“浓”和“淡”是对立的概念，但彝语使用 a˩ŋgu˧“不浓”来代替 ŋgu˧“浓”的反义词。“繁华”和“荒凉”、“冷落”是对立的概念，但彝语使用 a˩（不）ndzɿ˧（繁华）a˩（不）ɬɔ˧（繁华）“不繁华”来代替 ndzɿ˦ɬɔ˧“繁华”的反义词。“好看”和“难看”是对立的概念，但彝语使用 hɯ˩（看）a˩（不）sa˧（好）“不好看”来代替 hɯ˩sa˧“好看”的反义词。“多情”和“薄情”是对立的概念，但彝语使用 ŋgu˧（多情）a˩（不）su˥（多情）“不多情”来代替 ŋgu˧su˥“多情”的反义词。

（四）构 词 法

凉山彝语在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不断地产生新词。

彝语产生新词最主要的方法是以彝语已有的根词和词根作材料，以已有的词的结构为模式，构成新词。

1.单纯词与复合词　彝语的词，可以在词素分析的基础上划分为两类：（1）单纯词、复合词；（2）派生词。

单纯词　是只包含一个词素的词，如ŋgo˧“拉”，du̠˧“出”等。单纯词多数是单音节的，少数是多音节的。双音的单纯词，例如：

ko˥pu˧	布谷鸟
ŋo˧˦(ɿ)˩	猫头鹰
tɕo˩tɕɿ˧	（一种灰色小鸟名）
te˩le˩	（一种深灰色头有竖毛的小鸟名）
tɕɔ˩hɔ˥	（一种晚上叫的鸟名）
ko˧tʂhɿ˩	锅铲①
ko˥fa˥	翻译

① 这是一个汉语借词，是当作一个整体借入的。

vu˧li˥　　诬赖

三个音节以上的单纯词，例如：

va˧tu˥˧(u)˥ 豌豆　　　tʂɿ˧˩ka˥ndzɿ˧ 直戆、粗率

常见的多音单纯词，多数是借词和单纯四音格联绵词。四音格如：ȵu˩˧(u̱)˧ȵu˧˥(u̱)˧（虫）蠕动爬行。

复合词　彝语的复合词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就词素的分布情况而言，每个复合词至少包含两个词素，如 m̩(u)˩da˧“麻秆”，包含m̩(u)˩“麻”与 da˧“茎、秆”两个词素。ȵi˩mo˩“母牛”包含 ȵi˩“牛”与 mo˩“母”两个词素。有的复合词包含两个以上的词素，如 ȵi˥ȵ̍i˧ndi˥“性情暴躁”，包含 ȵi˥“颜面”，ȵ̍i˧“红”与 ndi˥“经常有”三个词素。m̩(u)˧dʑu˩ʑo˥ɣa˧“成绩”，“功绩”，包含 m(u)˧“作”、dʑu˩“痕迹”、ʑo˥“为”、ɣa“地、空间”四个词素。

第二，就词素的性质而言，复合词里的词素都是词根。现代彝语构词成分的体系中有两类词根：一类是在古代文献和格言成语中能够自由运用而在现代口语里不能自由运用的 —— 甲类词根。这种词根既可以作复合词的词根，也可以作派生词的词根。另一类是在现代口语里能够自由运用的——乙类词根。这种词根既可以作复合词的词根，也可以作派生词的词根。

在复合词里，词根与词根的结合形式有下列四种类型：

1.甲类词根＋甲类词根，如：

ʼm̩(1)˩ʑu̱˧ 妇　夫	夫妇	ʂɿ˧dzi˦ 黄 白花	〔牛毛色〕黄底白花
m(u)˧ʂɿ˥ 地　新	新地	o˧tɕhu˧ 头　白	〔头发〕白

2.乙类词根＋乙类词根，如：

'ʑɿ˧la˧　　来去　　pɔ˧ga˧　　裂缝
去　来　　　　　　裂路线

3. 甲类词根＋乙类词根，如：

dɯ˧tsho˧　侏儒　　ʂɯ˫ʑɿ˧　　铁水
矮　人　　　　　　铁　水

ʂɯ˫tɕhɿ˧　铁渣子　　he˧kha˥　　喜悦
铁　屎　　　　　　　心　悦

4. 乙类词根＋甲类词根，如：

bi˥ku̱˧　　蹄壳　　bo˫o˧　　山顶
蹄　壳　　　　　　山　头

ʂɯ˧n̥i˧　　鲜肉　　hi˧pu˧　　公羚牛
肉　红　　　　　　羚牛　公

第三，就词素与词素之间的意义关系而言，有联合、修饰和支配三种主要类型。下面分别列举一部分以甲类词根为词素的复合词、以乙类词根为词素的复合词和以甲乙两类词根为词素的复合词。

以甲类词根为词素的复合词：

1. 联合型　如：

o˧m̥(ɿ)˧　头尾、上下　　'vi˩si˧　　主人和客人
头　尾　　　　　　　　　客　主

ʂɿ˫nɔ˧　　〔动物毛色〕黄底黑花
黄　黑

ʂɿ˫bu̱˧　　〔动物毛色〕黄底白花
黄　杂花色

2. 修饰型　如：

n̥u˧ɬɯ˩　　〔阴历〕八月　　ha˧ndʑi˫　　舌根
牛　月　　　　　　　　　　舌　根

o˧tɕhu˧ 〔头发〕白　　　hi˧nu˧ 慈悲
头 白　　　　　　　　心 软

后二例的语义重心在 tɕhu˧“白”与 nu˧“软”，而 o˧“头”与hi˧“心”不过是限制性的词素。所以这两个复合词中词素的意义关系是修饰关系而非主谓关系。在彝语里，a˧tɕhu˧“白”与 i˦nu˧“软”为共名，o˧tɕhu˧“〔头发〕白”、li˧tɕhu˧“〔脖子〕白”与 hi˧nu˧“慈悲”、dʑu˥nu˧“〔腰〕软”之类，为与之相当的分名。

3.支配型　如：

dʑu˥va˧ 腰带　　　pho˧ʂʅ˧ 设计、筹策
腰 缠绕　　　　　计 图谋

以乙类词根为词素的复合词：

1.联合型：

(1) 二动联合的复合词，如：

ʑʅ˩gɯ˦ 开玩笑　　　pe˦tɕhe˧ 跳舞
笑 玩　　　　　　踢 跳

ʼtsʅ˧tɕhi˦ 栽种
栽 撒

二动联合的复合词里，包括许多二动并举型的复合词，如：

hi˩ʑʅ˧tɕhi˦ 又说又笑
说 笑 并举

i˥zʅ˧tɕhi˩ 〔小儿〕尿炕
睡尿 并举

dzɯ˧i˥tɕhi˦ 〔小儿〕边吃边睡
吃 睡 并举

pe˧mbi˥tɕhi˩ 拳打脚踢
踢 打 并举

tɔ˧m̥e˧tɕhi˫　　〔摔跤时〕抱身踢足
抱 踢绊 并举

（2）三动联合的复合词，如：

ʑɿ˥dzɿ˧tɕi˨　　收割
割 打场 收

（3）二形联合的复合词，如：

ʼmbo˨di˧　　好坏　　ʼtɕi˧tɕhɿ˧　　酸甜
好 坏　　酸 甜

ʼɕɿ˫khɯ˧　　〔味〕清淡
淡 苦

（4）二名联合的复合词，如：

ʼtɕhu˧ʂɿ˧　　金银　　ʼndʐɿ˫ʂɯ˧　　酒肉
银 金　　酒 肉

zɯ˧ɬ(ɿ)˧　　子孙后裔
子 孙

2. 修饰型：

（1）名＋名的复合词，如：

tshɯ˧tɕe˧　　盐驮子　　dzi˥m̩(u)˧　　辣椒地
盐 驮子　　辣椒 地

（2）名＋形的复合词，如：

ŋgɯ˨tɕhɿ˧　　甜荞　　lo˥nda˥　　〔手〕腻（厌烦）
荞 甜　　手 腻

末例 lo˥nda˥ 的语义重心在 nda˥“腻”，而 lo˥“手”不过是限制性的词素。在彝语里，nda˥“〔吃肉〕饱，腻”是共名，ɲɔ˧nda˥“〔眼〕饱腻（琳琅满目）”，ɕɿ˧（足）nda˥（腻）lɔ˥

（手）nda˥（腻）“〔手足〕饱腻”等，是与它相当的分名。

（3）名＋量的复合词，如：

sɿ˧kho˩ 柴架　　nu̠˧ma˧ 黄豆
柴 架　　黄豆 粒

dʐʅ˧ma˧ 牙齿　　sɿ˧bo˧ 树木
牙 个　　木 棵

（4）名＋动的复合词，如：

ʑɿ˦tshɿ˧〔水〕洗　　ʑɿ˦ɬo˧〔水〕漱
水 洗　　水 漱

ɣa˦tshi˧ 落后　　do˩ʂɯ˩ 控告
后 落　　话 找

ga˦ʂa˧ 送行　　ga˧dʑɔ˧〔路〕垮
路 送　　路 垮

这六个例词的语义重心都在动词素，它们前面的名词素不过是限制性的词素。所以除 ga˧dʑɔ˧ 这个不及物动词而外，其余的五个及物动词都可以带宾语，如：

ve˥ga˧ ʑɿ˦tshɿ˧　洗衣服
衣服 水 洗

kha˩phi˥ ʑɿ˦ɬo˧　漱口
口 水漱

su˥ ɣa˦tshi˧　落后于人
别人 后 落

ma˥he˧thu˥ do˩ tha˥ ʂɯ˩　别控告马赫家的〔人〕
马赫 家 话 别 找

ɕɿ˩mo˩ ga˦ʂa˧　送亲〔送别新媳妇〕
新妇 路送

（5）动＋名的复合词，如：

dzɿ˧m(u)˧　骑的马（对“驮马”而言）
骑　马

mo˧lɯ˧　耕牛
耕　牛

ho˧vo˥　供养之猪　　si˥lɯ˧　供宰杀之牛
养 猪　　杀　牛

vu˩ndʐɿ˧　出卖的酒　　ndo˧ndʐɿ˧　饮用的酒
卖　酒　　喝　酒

dzɯ˧tshɯ˧　食盐　　tɕi˧dza˧①　削头（好削的）
吃　盐　　削　头

ʑu˧dza˧　〔锄柄〕可削之处（好削的）
削　头

ʐo˧dza˧　省头（好省的）
节省　头

tʂɯ˩dza˧　扩展头（好扩展的）
扩展　头

（6）动＋量的复合词，如：

tɕɔ˥ma˧　酒糟　　dɔ˧tsi˩　楼梯
煮　粒　　上升　级

（7）动＋助＋动的复合词，如：

dʑo˧mo˧vu̠˧　〔在外逸乐〕流连忘返
在　（助）入

dzɯ˧mo˧vu̠˧　专嗜，沉迷〔于某种食物〕
吃　（助）入

（8）动＋助＋名的复合词②，如：

---

① 例如：“这支铅笔没有什么削头”。头”，指“……的价值和必要”。下三例仿此。

② 这种复合词，常与 a˩ ŋɯ˧“不是”连用。

ʑɿ˥mo˧dʐu˧　　该割的燕麦
割（助）燕麦

bo˩mo˧tsho˧　　该抚养的人
抚养（助）人

gu˩mo˧ʑɿ˧　　可涉的河水
涉（助）水

hi˧tsɿ˧mo˧tsho˧　　可靠的人
靠（助）人

ndo˧mo˧ʑi˧　　能抽的烟
喝（助）烟

（9）形＋名的复合词，如：

tshu˦ʂɯ˧　肥肉　　va˥dɯ˧　　好处，优点
肥　肉　　　　好　处

ʐɿ˦zɯ˧　　出生较早的儿子，前妻之子
早　子

ɭ(ɿ)˩zɯ˧　　〔秋儿〕晚子，后妻之子
晚　子

3.支配型　名＋动的复合词，如：

ŋgɯ˧fu˧　　荞粑　　ŋga˧va˥　　荞饼
荞　烧　　　　　荞　煎烤

ʂɯ˧fu˧　　烤肉　　ʂa˧dʐɔ˧　　坨子肉
肉　烧　　　　　肉　剁

ma˧ɳe˥　　篾片　　vo˩dzi˥　　萝卜丝儿
竹　破　　　　　萝卜菜　砍

以甲、乙两类词根为词素的复合词：

1.联合型，如：

ʼpi˧mo˦　念经作呗　　ɳi˦ku˧tɕhi˩　打瞌睡
念　调解　　　　　　坐　睡　并举

2.修饰型，如：

ʂɿ˧n̥i˧　　赤金
金赤

tɕhu˧˦(u)˥　　〔耳饰上的〕银珠、银泡儿
银　珠

ndʐɿ˫nɔ˧　〔皮〕黑　　hi˧ko˧　〔心〕关注
皮　黑　　　　　　心　劝导

m(u)˧ku˧　打雷　　he˧vu̠˧　〔心〕喜、〔心〕爱
天　叫　　　　　　心　搅翻

ndʐɿ˫nɔ˧ 以下四个例词的语义重心都在第二个词素，第一词素不过是限制性的词素，所以它们都是修饰型，而不是主谓型或支配型的复合词。

3.支配型，如：

o˧m̥(ɿ)˧ko˧　　到头，终极①
头 尾　止

n̥o˥tʂhɯ˧tɕe˧　　〔木桥〕架接两岸
那边 这边 接上

彝语词汇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联绵词很丰富。无论在单纯词或复合词里，都有许多联绵词。联绵词在语音、构词和语义上都有区别于一般的单纯词和复合词的特点。现在就名词、动词、形容词分述如下：

名词里的连绵词，分双音格和四音格两种。双音格在语音上的特点是第一音节带固定重音，如'bu˥˦(u̠)˧"野草"。这种固定重音可视为双音格的联绵标志。双音格在构词上的特点是前后两个词

---

① 这个词的用法，如：o˧ m̥(ɿ)˧ko˧thɯ˧ a˨ dʐo˧ "没有止境"
头　尾　止　　没　有

素平等并立、前后对称，如'gu˩ga˧"道路"中的 gu˩ 与 ga˧，既平等并立，又前后对称。双音格在语义上的特点是词义比构成它的词素的综合意义有所扩大，有所变化（包括侧重于某一词素意义的情况），而且一般更为抽象概括，如'ndʐๅ˦ʂɯ˧是由 ndʐๅ˧"酒"与 ʂɯ˧"肉"两个异义词素联合起来构成的双音格，但它的词义并不等于 ndʐๅ˧ 和 ʂɯ˧ 的意义的简单综合，而是有所扩大，即不但包括"酒肉"的基本意义，而且包括其他荤菜在内，甚至在有酒无肉而用其他菜肴代替肉的场合，也可以说'ndʐๅ˦-ʂɯ˧。又如'ŋgu˦ŋgɯ˧"器材"的两个词素 ŋgu˧ 与 ŋgɯ˧，原来都没有"器材"的意义，联合起来构成双音格以后，意义起了变化，产生了新的词义"器材"。又如'dza˧（粮）ʑๅ˧（水）"粮食"，'sๅ˧（柴）ʑๅ˧（水）"柴火"，'ȵi˧（家畜）hi˥（野兽）"野兽"也是分别由两个异义词素构成的双音格，但它们的词义并不等于作为构词基础的词素意义的简单综合，而是有所侧重，如'dza˧ʑๅ˧ 的词义侧重于第一词素的意义"粮"，'sๅ˧ʑๅ˧ 的词义侧重于第一词素的意义"柴"，'ȵi˧hi˥ 的词义侧重于第二词素的意义"野兽"。

名词里的四音格是双音格的扩展形式，其语音结构有如下四种主要类型：

1.AABB 型，如：

gu˩gu˩lɯ˩lɯ˩　　周围　　mo˩mo˩zɯ˧zɯ˧　老幼

2.ABCB 型，如：

dza˦phu˧ʑๅ˦phu˧　粮价　　m(u)˦dɯ˧ɣa˦dɯ˧　土地

3.ABAC 型，如：

vi˥˧(ๅ)˧ve˥ga˧①　衣服　　vu˩˧(u)˥vu˩ka˧　邻居

① ve˥ 是 vi˥ 的变形，二者是同一个词素。

4. ABCD 型，如：

sɿ˧dza˧˦(u̠)˧ma˧ 水果　pho˩tʂhɯ˩lɯ˩ȵi˩ 残渣败叶

ʑe˦sɿ˧pi˥ȵo˩ 垃圾

四音格内部的结构关系和双音格一样，作为构词基础的前两个音节和后两个音节平等并立，前后对称，如：mo˩mo˩zɯ˧zɯ˧“老幼”里的 mo˩mo˩为 mo˩“老”的重叠，zɯ˧zɯ˧ 为 zɯ˧“幼（子）”的重叠，前后两部分既平等并立，又互相对称；又如：vi˥˦(ɿ)˧ve˥ga˧“衣服”里的 vi˥˦(ɿ)˧ 与 ve˥ga˧，本是古今同义词，但前者在现代彝语里已不能自由运用，只在四音格里作为后者的陪衬成分使用，它们的结构关系，既是平等并立的，又是前后对称的。四音格的词义，也象双音格一样，有的比它的词素的意义有所扩大，有的有所变化（包括有所侧重），一般都比作为构词基础的词的意义更为抽象、概括。如：dʐɯ˧mo˩la˥ma˧ 里的 dʐɯ˧mo˩，原义为具体的“钱”，la˥ma˧ 为 dʐɯ˧mo˩ 的同义陪衬成分，而这个四音格的词义则是“钱财”，比dʐɯ˧mo˩ 的原义扩大了，而且抽象、概括得多了。又如 n̥i˩mo˩za˥mo˩“〔尊称〕妇女”，a˩bo˧m̥a˩tsɿ˥“〔女子称〕娘家长辈和平辈的男子”，前者的构词基础 n̥i˩mo˩，原义为“〔男子称〕同胞姊妹”，za˥mo˩ 原义为“外侄女，媳妇”，它们联合起来构成四音格以后，词义有所变化，产生了新义；后者的构词基础 a˩bo˧，原义为“父亲”，m̥a˩tsɿ˥ 原义为〔女子称〕同胞兄弟”，它们联合起来构成四音格以后，词义也有所变化，产生了新义。又如 ʑe˦sɿ˧pi˥ȵo˩ 里的 ʑe˦sɿ˧，原义为“扫帚”，pi˥ȵo˩的原义为“垃圾”，而这个四音格的词义则是“垃圾”，即侧重于后一构词成分的意义。

动词里的联绵词，在语音、构词和语义方面的特点与名词里

的联绵词相同。现在就双音格和四音格分别举例如下。

双音格，如：

'phu˧pi˥	分散
'ɬ(ɿ)˦ɬɔ˧	〔举动轻浮〕摇晃
'zɿ˧no˦	压制
'ndʑɿ˩ho˥	挣扎，滚动
'ʑɿ˦ha˧	笑
'bu̠˦tʂɔ˧	教练

四音格，按结构分以下五个基本类型：

dzɯ˦dzɯ˧ndo˦ndo˧	吃喝	AABB 型
mi˩mi˩ɕe˧ɕe˧	收敛持重	
do˩thi˧ha˧thi˧	问候，传达	ABCB 型
vi˧ʂɯ˦khɯ˧ʂɯ˩	惹事闯祸	
pu̠˧ʑɿ˧pu̠˧la˧	来回往复	ABAC 型
li˦tɕhɿ˧le˧ndʑe˧①	糟踏〔庄稼〕	
la˩hi˧la˦hi˧	东倒西歪	ABAB 型
ȵu˩ɬ(u)˧ȵu˦ɬ(u)˧	〔蛇虫〕爬行蠕动	
ȵo˩bo˩tsa˧ɕe˧	〔农业〕劳动	ABCD 型
ve˥du˥ga˥ȵo˥	补衣联裳	

形容词里的联绵词，在语音、构词和语义方面的特点，与名词、动词里的联绵词相同。现在就双音格、四音格分别举例如下。

双音格，如：

① le˧ 是 li˦ 的变形，二者是同一个词素。

′tɕhɿ˦ȵi˧	香甜	′tshu˦he˧	肥美
′tshɿ˩tho˧	粗鲁	′ŋga˧tshɿ˦	〔水果〕松脆
′ɕɿ˦khɯ˧	〔蔬菜〕味淡，鲜		

四音格，按结构分为五个基本类型：

kɯ˧kɯ˧bo˧bo˧	老成钝拙	AABB 型
ʂo˥ʂo˥tɕhɿ̠˧tɕhɿ̠˧	羞羞答答	
he˧kha˥ȵɔ˧kha˥	高高兴兴	ABCB 型
ʑɿ˧dzi˧pe˧dzi˧	〔雨过天晴〕积水干涸	
a˦ǂ(ɿ)˧a˦ʂa˧	疲疲沓沓	ABAC 型
sɿ˥bu˧sɿ˥ŋgɯ˩	气喘嘘嘘	
vo˩lɯ˧vo˦lɯ˧	犹豫不决	ABAB 型
vɿ˩ǂ(ɿ)˧vɿ˦ǂ(ɿ)˧	无精打彩	
khɯ˧bo˧ha˦kɯ˧	口呆舌笨	ABCD 型
phu˩ǂ(u)˩ʂo˧lo˧	语无伦次	

（2）派生词　彝语构成派生词的手段是在词根的前面或后面添加附加成分——前加成分和后加成分。这些附加成分都表示一定的附加意义。一般的说，后加成分的附加意义比较具体、实在，而前加成分的附加意义则比较一般、抽象——往往只反映一定的义类或意义范畴。前加成分和后加成分都是依附词根而存在的粘着成分，它们不能充当任何一个词的词根。根据附加成分依附词根的不同情况，彝语派生词的结构分为下列四种主要类型。

①前加成分＋甲类词根的派生词，如：

a˧vu˥	青、蓝	a˦mo˧	妈妈
a˧dʑɿ˧	宽	i˦dʑɿ˧	窄

li˧fu˦　〔战斗时双方迫近即将〕接触

le˧gu˧　钩连　dʑɿ˧bu˥　接吻

②前加成分+乙类词根的派生词，如：

a˦zɯ˧　儿子　li˧go˥　阻挡

le˦ȵe˧　夹、挤　le˧tɕɿ˥　鞭打

彝语常用的前加成分有 a-，i-，li-(le-)，ko˧……等。a-，i- 所表示的附加意义或义类比较复杂，但有表示事物、现象的“静的类别”的痕迹。其中 a- 的意义多倾向于积极方面(如 a˦ȵi˧“多”)，i- 的意义多倾向于消极方面（如 i˦ȵi˧“少”)。这种类型的派生词多见于名词、代词、形容词、量词、副词等词类。

名词，如：

a˧gu˥ 〔最大的〕簸箕　a˧ɬo˦　古代

a˦phu˧　祖父　i˦ʑi˧　〔兄所称〕弟弟

a˩ȵi˩　前几天　i˩ȵi˩　今天

代词，如：

a˧di˥　那里　a˧dzɿ˦　那　a˩tɕo˩　那边

形容词，如：

a˧tsha˧　热　a˧tu˧　厚　i˦bo˧　薄

a˧ho˦　久　i˧ho˦　暂

量词，如：

a˧tɕhɿ˦〔土布〕半匹，半件　a˦pha˧〔度量衡单位之〕半

副词，如：

a˧ŋ̊a˥ 越、更　a˩lo˩ 几乎　a˩mi˥si˩ 刚才
a˩ndʐʅ˧ 一定　a˦ti˧ 只

li-(le-)……表示的附加意义或义类也比较复杂，但主要是表示事物、现象的“动的类别”。这种类型的派生词多见于动词的类别。但li-（le-）兼表动作行为的单纯性或单方面性，所以带前加成分 li-（le-）的派生动词多表示具有单纯性或单方面性的动作行为。如 le˧ʂʅ˥“扭〔洗过的衣服〕”，① le˦ka˧“〔水、油〕倾倒，打泼”，le˦ge˧“〔绳索〕断”，le˦dʑɔ˧“砍〔成两截〕”，li˧tɕo˧“转〔过来〕”，li˧ɬ(u)˦“包办”，li˧ŋo˥“扳弯，钩取”等。

前加成分 ko˧ 表示存现和消失，如 ko˧tsi˦“正在”，ko˧ʂɯ˦“经常”，ko˦ʂa˧“掉”。

③甲类词根＋后加成分的派生词，如 vu˥′lo˧“〔天、草、衣等〕青幽”，vu˥lo˧（du˧）“〔天、草、衣等〕青幽幽”，vu˥lo˧lo˧“〔天、草、衣等〕青幽幽”。在凉山彝语词汇里，“甲类词根＋后加成分”型的派生词极其丰富(详见后面方言部分)，上列三例，不过代表这一类型中的三种基本结构而已。第一例在词形上是 A′B 式，即甲类词根加一个带表情重音的后加成分，在词义上比原来的甲类词根（A）所表示的意义程度深得多。第二例在词形上是 AB 式，即甲类词根加一个带评价意义的后加成分，在词义上中性或略带贬义。第三例在词形上是 ABB 式，即甲类词根加一个重叠的后加成分，在词义上不如 A′B 式那么

---

① 隐语中的 le˧ʂʅ˥“枪”是名词。这个名词是根据放枪须扭动机柄的征象在动词 le˧ʂʅ˥“扭”的基础上用转成法构成的。又彝语中有一些以 li˧（le˧）“脖颈、喉部”为词根构成的修饰型复合词，与此处所称派生词相近而性质不同。

强，但比词根（A）的原义略强一些。在句法上，AB 式的派生形容词作状语时常带助词 du˧，可以与 kɔ˧˦dʐu̠˧ “摆在某地”组合，并修饰 dʐu̠˧，而不能与 m̩(u)˧dʑi˦ “……的样子”组合。

④乙类词根＋后加成分的派生词，如 tsha˦'ɬɔ˧ “温暖”，tsha˦ɬɔ˧(du˧) “温暖”，tsha˦ɬɔ˧ɬɔ˧ “暖烘烘”等。这三个例词代表这一类型中三种基本结构（一、二两级派生词）。它们的特点与上述“甲类词根＋后加成分”的派生词相同，只是词根的性质互不相同而已。这种类型的派生词的词根，有的是名词，如 khɯ˧（口）ti˨ ti˨ “［发言］慢吞吞”，khɯ˧（口）hɯ˧ hɯ˧ “［目瞪］口呆”等；有的是形容词，如 tɕe˦（酸）m̩(u̠)˧ m̩(u̠)˧ “酸溜溜”，ɕɿ˦（鲜淡）tʂɿ˧ tʂɿ˧ “［味鲜］清淡”等；有的是动词，如 ʑɿ˦（笑）sɿ˧sɿ˧ “笑嘻嘻”，ɬ(ɿ)˧(动摇) tshɿ˧tshɿ˧ “［人］内心动摇”，tɕhi˧（抖）si˨si˨ “颤抖”等。

上述四种类型的派生词中，第 1、2 两种类型的派生词以及第 3、4 两种类型中的 vu˥'lo˧、tsha˦ɬɔ˧ 等派生词，用一级派生法构成，都是一级派生词；第 3、4 两种类型中非 vu˥'lo˧、tsha˦ɬɔ˧ 型的派生词，用二级派生法构成，都是二级派生词。在二级派生词中，包括一些词根重叠的派生词，即在“a-、i-＋词根”型的一级派生词的基础上用词根重叠法构成的二级派生词，如一级派生词 a˧tɕhu˧ “白”／二级派生词 a˧tɕhu˧tɕhu˧ “有点白，白白儿的”。这种二级派生词的词义一般都比一级派生词弱一些。下面再举一些例子：

一级派生词	词义
a˧n̥i˧	红
a˧ʂo˧	长
a˧dʑɿ˧	［面积］宽

a˧vu˧	干
二级词根重叠派生词	**词义**
a˧n̥i˧ni˧	有点红、红红儿的
a˧ʂo˧ʂo˧	有点长、长长儿的
a˧dʐʅ˧dʐʅ˧	[面积]有点宽、宽宽儿的
a˧vu˧vu˧	有点干、干干儿的

彝语词汇里，单纯词、复合词比派生词多。派生词里，一、二级的派生词较多。在言语活动中，一、二级派生词与单纯词、复合词连用时，可以表达比较复杂、精密的复合概念，而且结合得很紧凑，后者补充说明前者。举例如下。

单纯词与派生词连用的，如：

khɯ˧tɕʅ˥n̥e˧n̥e˧　　极苦
苦　苦胆似的苦

复合词与派生词连用的，如：

n̥i˥bo˧ba˧tʂʅ˧tʂʅ˧　　脸皮薄、害羞的
面薄　很薄

派生词与复合词连用的，如：

a˥ɬo˩ ɬo˩vu˥　　深绿
绿　绿中透蓝

a˦nɔ˧ nɔ˧dzi˩　　[牲畜毛]黑底白花
黑　黑底白花

a˧tɕhu˧ tɕhu˦bu̠˧　　[羊]白底黑花
白　白底黑花

a˦so˧ so˧tɕhu˧　　[绵羊]银灰，浅灰
灰　灰中透白

a˧ho˧ hɔ˦nɔ˧　　[鸡]深灰浅黑之间的颜色
深灰　浅黑

a˧dʑe˥ dʑe˥n̥i˧ 　　[马]红枣骝色
红　　枣骝透红

派生词与派生词连用的，如：

a˧ʂʅ˧ ʂʅ˦pa˧pa˧ 　　[可爱的] 黄
黄　　很黄

a˧tɕhu˧ tɕhu˦ndʑe˧ndʑe˧ 　　[可爱的] 白成一片
白　　很白

a˧n̥i˧ n̥i˦ko˧ko˧ 　　[可爱的] 红
红　　很红

a˦dzi˧ dzi˦tʂʅ˧tʂʅ˧ 　　[柴、草] 湿得淌水
湿　　很湿

a˧ŋgo˧ ŋgo˦ti˧ti˧ 　　[触觉的] 冷冰冰
冷　　很冷

a˦kɔ˧ ʐo˧du˧du˧ 　　[皮条、绳索等] 很硬
硬　　很硬

（五）扩充词汇的途径

彝族和汉族交错聚居，互相杂居，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亲密的联系和文化交流。

我们从彝语口语和彝文文献中都可以找到一些早期的汉语音译词，如 tɯ˩ndzʅ˧“戥子”，ʑa˩ʑo˥“洋芋”，po˦ku˧“包谷”，tu˥fu˩“豆腐”等。这种情况表明：在解放前的历史条件下，彝族和汉族的交际来往虽然不如解放后那么频繁、广泛，但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需要，彝族人民在利用彝语词汇材料和构词手段构造新词的同时，也不断地用音译方式从汉语吸收新词，以扩充彝语词汇。解放后，彝族和其他民族，特别是和汉族的联系、交往空前频繁、广泛。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和发展，彝族人民不但继续用音译的方式补充新词，而且以汉

语新词术语的内部形式为模式，用意译或音意合译的方式来大量创造新词。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1．音译　音译的汉语借词，如 tʂo˧ko˩“中国”，ʐɯ˩mi˩“人民”，po˩tʂɿ˧“报纸”……等，在彝族群众口语中很常见。不少音译的汉语借词通过一段时间交际应用，便逐渐巩固下来。巩固下来的标志是汉语成分逐渐适应了彝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就语音方面来说，汉语成分的适应性首先表现在可以部分改变其原来的声、韵、调，按彝语音系的要求进行必要的分化和合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是声调，其后是声、韵都逐渐与彝语融合。音译词声调分化、合并的主要情况是：阴平调的汉语词或词素借入彝语后，绝大多数读中平调 ˧，如 ko˧sɿ˧“公司”，tɕo˧tho˧“交通”，少数读次高平调 ˦，如 ko˦（mi˩）“公(民)”，ko˦(ndzɿ˧)“工（资）”。阳平调的读低降调 ˩，如（ko˧）ʑe˩“〔公〕园”，（ko˦）mi˩（公）民”。上声调的读中平调 ˧，如（ko˧）ni˧“〔公〕里”，（tha˩）tʂa˧“〔团〕长”。去声调绝大多数读低降调 ˩，如（ko˧）ko˩“（公）共”，（ko˧）po˩“〔公〕报”，少数读高平调 ˥，如（ko˧）sɿ˥“〔公〕事”，（tɕo˧）ti˥“〔交〕代。”

为了适应彝语音系，音译词除声、韵、调分化合并而外，还有下述一些语音现象：有的增加了固定重音，如'fa˩fa˩“犯法”。有的增加了音节，如 va˧tu˥(u)˥“豌豆”，ʂo˥ʑi˧ni˩“水利”、ʂo˥ʑi˧khu˩“水库”等。有的改变了音节结构，如 tɯ˩ndzɿ˧“戥子”（由于彝语没有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与汉语“戥”的韵母相对当，因此把汉语第一音节的鼻辅音韵尾改变成音译词第二音节的鼻冠）。有的把有缓和期的音节改变为没有缓和期的音节，如 ka˧（赶）l(ɿ)˧（礼）“赶礼（上门庆贺）”、ta˥(u)˩“大路”等。近年来，彝族学习汉语文的人数、使用汉语文的机

会，都大大增多，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汉语借词的读音。当前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相当多的人在音译词的读音上越来越接近汉语，如：

早期借词读音	近期借词读音	汉词
tɕɔ˧dʑo˩	tʂɔ˧tɕo˩	昭觉
me˧ni˩	me˦ni˩	冕宁
tʂhɯ˩tbru˧	tʂhɯ˩tu̱˧	成都

在早期的音译借词里，包括不少音译附注的借词，如 ʂa˦dʑi˧-ma˩（麻）tha˩（糖）“糖”，ɕo˩（学）sɯ˧（生）a˦ʑi˧“学生”等，系在音译的汉语借词的前面或后面，附加一个彝语的等义词、近义词或在词义上有一定关联的异义词，来作为注释或说明。有些早期的音译借词，如 pa˧（帮）ma˩(忙)pa˧de˧“帮忙”，tɕɿ˥（机）tɕhɿ˩（器）tɕɿ˥la˧“机器”，sɿ˥（事）pa˥(办)“办事”，te˩（电）fa˥（发）“发电”等等，在音译汉语词之后又按彝语语法处理，或者按彝语构词法另加陪衬音节，把音译的汉语词处理成四音格的联绵词。此外，在早期的音译借词里，还包括少数词组在内，如 to˦（多）ɕɿ˧（谢）ȵi˧（你），在彝语里一直当做单词来使用，而“多谢你”汉语是支配词组；又如 kho˦ ti˧ tʂhɿ˩，是汉语“吃一点亏”的音译，在彝语里也一直当做单词来使用，而“吃一点亏”汉语是支配词组。

2．意译　常见的意译词语，如 ɬ(u̱)˧tshɿ˧“石油”，ɬ(ɿ)˥-ku̱˧mo˥“工兵”，ʂɿ˦ndʐa˧ɬ(u̱)˧“试金石”，m̥i˧tshi˧o˧gi˥“身败名裂”等，系根据汉语词的词素结构或用词表达概念的方式，用相当的彝语材料和语法手段来对译。由于先有汉语词的内部形式做为模式和创新的依据，所以与一般的彝汉语文之间的翻译有所不同。意译法符合彝语补充新词的传统习惯，意译的借词群众

容易理解，便于使用，所以意译也就成为彝语创造新词的能产型。近年来，这种形式的新词术语（包括词组式的）以及因词义发展分化、等值翻译而使用的新词语，大量出现于彝文出版物中，满足了彝族社会日益发展的交际需要，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现在举例如下：

ŋga˦du̱˧ thɯ˧	过渡时期	tshɿ˥tʂho˩	规范
bi˩mbu˧	叫嚣	hɯ˩the˧	观点
sɿ˥m̥(u)˧bo˥	工作队	kɯ˥ɬ(u̱)˧sɿ˩mo˩	工程师
mo˥ŋ̊i˧	红军	ɣɯ˧ndʐa˧	较量
xo˩ma˥，phu˥mga˧	传播	fu˩ŋga˧	激化
phu˧thi˩	解放	ho˩m̥a˥	教导

在意译的词语里，还包括一部分音意合译和意译加注的词语。如 tsho˦（音译）dɯ˧（意译）“操场”，tʂha˥（音译）du˧（意译）“唱机（留声机）”等，是一种半借汉音，半用意译的混合形式，与单纯的音译或单纯的意译有所不同。在早期的借词里，音意合译词语不多，解放后用这种方式翻译的词语越来越少，而意译加注型的词语则越来越多，如 ʂa˦dʑi˧ma˩ta˩“糖食”。

总的说来，彝语中的音译借词和意译借词丰富了彝语词汇，增加了便于学习、理解的成分，从而扩大并提高了彝语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功能。但是，随着凉山规范彝文的试行，彝区翻译工作的发展，音译词语和意译词语的工作在前进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在意译词语方面，有的译得不够确切，在音译词语方面，由于借入词语的语音形式是根据分化、合并的汉语音系来拼写的，不可避免地引起一定的混淆。为了更好地发挥音译、意译词语的作用，并使之顺应彝语发展的内在规律以促进彝语的发

展，最近，凉山彝族自治州编译局编印的《彝汉对照词语》，实行分批分期地对早期和新近进入彝语的音译、意译词语进行科学整理和规范，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语　法

一、语法的一般情况

词序和助词是彝语语法的主要手段，词法屈折是彝语语法的辅助手段。二者往往配合使用，相辅而行。

彝语句子成分的基本词序是：主语——宾语——谓语①。这种词序是固定的。但在名词、代词充当主语和宾语时，主语和宾语都可以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为了明确指出施动和受动，有的方言点还配合主——宾——谓的词序使用主语助词（如威宁、大姚）或宾语助词（如大姚、弥勒、新平、峨山）。

名词和一部分代词作定语时，位于被修饰的中心词之前。有的方言点（如宜良、石屏、巍山）还配合这种词序使用表领属关系的定语助词。指示代词作定语时，一般位于所修饰的中心词之后，个别方言点（宜良撒尼）的指示代词位于所修饰的中心词之前。数量词和形容词作定语时，位于所修饰的中心词之后。

副词作状语时的位置，有三种情况：（一）一般情况是：多数副词位于中心词之前，少数副词位于中心词之后。（二）否定副词作状语时，其位置因中心词的音节数而异。否定副词修饰单音节中心词时，一般位于中心词之前；修饰多音节中心词时，有的方言点（如喜德、威宁）位于中心词之间，有的方言点（如巍山）以位于双音中心词之前为常，但也可以位于某些双音中心词之间。（三）有的方言点（如喜德、禄劝）的程度副词（“很”）

① 指一般的动词谓语句。

位于中心词的重叠式之间。

在介宾结构里，介词一般位于宾语之后，是所谓“后置词”，但有的方言点（如弥勒、禄劝）既有置于宾语之后的，也有置于宾语之前的。

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的位置有三种情况：（一）北部方言以不用并列连词为常，但也可以在被连接的词语之间用并列连词 si˧ni˩[1]；（二）东部方言寻甸的并列连词位于被连接的两个词语之后，如 ȵi˧（牛）mu˧（马）dɪ˥（和）“牛和马”；（三）东南部方言宜良的并列连词重复出现在被连接的每个词语之后，如 ŋu˩（牛）nɛ˧（和）mu˥（马）nɛ˧（和）“牛和马”。

动词、形容词肯定、否定相叠表示选择式疑问的情况有三：（一）有的方言点（如宜良、大姚）动词、形容词的肯定式和否定式直接相叠表示选择式的疑问；（二）有的方言点（如威宁）可以直接相叠，也可以在肯定、否定式之间加助词 no˧；（三）有的方言点需要在肯定、否定式之间加疑问语气助词（如喜德的 da˩[2]，禄劝的 la˧）。

能愿动词一般位于主要的谓语动词之后，但个别方言点（如南部方言新平）借汉的能愿动词（如 ʑĩ˧ ka˧“应该”）位于主要的谓语动词之前。

定语、状语、补语三种句子成分有些方言各用不同的结构助词作为标志。有些方言点还用不同的助词作为主语和宾语语法性质的标志——指明施动或受动。

彝语有时态范畴，其语法手段主要是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用各种不同的时态助词。

---

① 新平 nE˧“和”的用法与喜德的 si˧ni˩ 相同。

② 喜德的 da˩ 为疑问语气助词兼连词。喜德的动词、形容词在句法上可以肯定、否定直接相叠。但是，如果其间无 da˩，则不表示疑问。

彝语量词很丰富，除用作数量单位，显示名词所代表的事物的特征而外，有些方言点（如北部方言喜德、东部方言禄劝）量词还可以无须数词"一"的中介直接修饰名词和数量词组，起后置冠词的作用。如喜德量词直接修饰名词有不定冠词的作用，禄劝量词直接修饰名词有定冠词的作用。

彝语词法屈折手段往往配合词序或助词使用。如北部、南部、东南部三方言谓语动词、形容词词根或词缀重叠表示疑问，各方言重叠的方式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配合变调和助词使用。

彝语动词有使动范畴。一部分动词用辅音清浊交替的屈折手段或分析手段表示使动和自动的对立。如喜德、威宁、禄劝、弥勒、新平、巍山诸方言点用浊辅音动词表示自动，用相应的清辅音动词表示使动；巍山在动词后加 to˧，邱北在动词后加 mu˥或 ȵi˨ 表示使动。使动词的使用一般要求与一定的句式相配合。如东部方言禄劝使动词的使用，要求谓语的连续和延伸的句式与它相配合。

彝语除东部方言个别方言点（威宁）而外一般没有抽象的跟基数词相应的序数词。多数方言用各种不同的分析形式表示各种具体的序次，但贵州威宁彝语还保留着基数词跟序数词相对立的痕迹。威宁序数词与相应的基数词之间呈规律性的语音交替：

	序数	基数
部位交替：	ȵ-	n-
方法交替：	不吐气	吐气
音高交替：	˨˩	˨

人称代词用变调和重叠手段表示格范畴。如喜德、禄劝、弥勒的单音人称代词用变调手段表示主、宾格和领属格的区别。喜德在代词领属格形式基础上重叠，表示反身格。禄劝在人称代词重叠式中间加助词 bɤ˨"的"、弥勒在人称代词重叠式中间加助

词 dʑi˩“的”，表示反身格。喜德、禄劝、弥勒、巍山的疑问代词重叠表示强调（追问究竟）。

二、语法举例

（一）词 类

根据词的意义和语法特点，凉山彝语的词可以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十一类。

1.名词

名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经常用作主语和宾语。

名词的概括意义是广义的“事物”，不仅包括各种物体、现象，而且还包括一切当作“事物”理解的性质、状态、动作等。

名词里，包括一部分方位词，如 o˥（下），tho˥（上），me˩（前），ɣa˧（后），bu˦du̱˧（东），bu˧dʑi˧（西），ʑɿ˦vu˧（北），ʑɿ˦m̱(ɿ)˧(南)，la˦vɿ˧（左），la˦ʑi˧（右），ko˧（里），khu˧（内），hi˧（外）等，它们都是表示方向和关系位置的名称。

方位词的主要用途是：

（1）除单独运用外（如：dʑɿ（下）ɲi˧（坐）“下面坐”，ha˥（上）ɲi˧（坐）“请上坐”），还同别的词或词素合成表示处所或者时间的名词。如：

ma˥ɬo˩ khu˧ 午　内	上午	ma˥ɬo˩hi˧ 午　外	下午
ɭ(u̱)˧hi˧ 城　外	城外	o˥ tɕo˩ 下　边	下边
tho˥ tɕo˩ 上　边	上边	me˩ tɕo˦ 前　边	前边

ɣa˧ nɔ˧ tɕo˦ 后边
后 边

（2）方位词都带有或多或少的虚词性。方位词 ko˧ 是一种准虚词，它常附在其他词或者词组之后，合成表示处所或者时间的方位结构。如：

zo˦ dɯ˧ko˧ 学校里 i˧ tɕi˧ko˧ 头上
学校 头

va˧ pu˧ ku˧ thɯ˧ ko˧ 鸡叫头遍的时候
公鸡 叫 时

dʐa˦ dzɯ˧thɯ˧ ko˧ 吃早饭的时候
饭 吃 时

dʐɯ˧ go˧ thɯ˧ko˧ 放牲口的时候
牲口 放 时

ma˥ ɬo˩gɯ˦ tso˧tso˧ko˧ 正午的时候
午 正

（3）方位词可以跟介词组成介词结构。如：

me˩ tɕo˦ ta˧ la˧ 从前边来
前 边 从 来

o˥ ta˧ ɔ˧ŋgu˥ li˧ 从下面向上去
下 从 向上 去

方位词 ko˧，常用于动词后边起结构联系和导启下文的作用。如：

tshɿ˧ tsɿ˧ ko˧ tɕhɿ˦ ta˧。 他接来放着。
他 接 放置 着

a˦ mo˧ hi˩ ko˧： “i˧ a˩ bu̠˧ o˦” di˦。
妈 说 我 不 写 了 云云

妈妈说：“我不写了”。

名词在句中可作主语、宾语、定语、状语、谓语，在作谓语的名词后面可以用判断词 ŋɯ˧ “是”。如：

va˧ ŋɯ˧　是鸡　　　　　me˩ ŋɯ˧　是前面
鸡　是　　　　　　　　前面　是

在否定的判断句里，则在作谓语的名词后面用 a˩ ŋɯ˧ “不是”。如：

hɯ a˩ ŋɯ˧　不是鱼
鱼 不　是

名词可以受名词、形容词、量词、代词、副词修饰。

名词受其他名词修饰时，作修饰语的名词在前，作中心词的名词在后，修饰语和中心词之间不用什么结构助词①。如：

nɔ˧ su˧ ve˥ ga˧　彝装
彝　　衣服

he˧ŋga˥ m̩(u)˧ di˫　汉区
汉　　　地区

tshɯ˧ ʑɿ˧　盐水
盐　　水

当修饰语和中心词之间出现结构助词 su˧ 时，su˧ 与它前面的名词构成的“su˧ 字结构”修饰中心词。如：

gɯ˩ du˧ su˧ tsho˧ ma˧ a˩ ŋɯ˧。
简单东西（助）　人　个　不　是
［他］不是个简单的人

su˧ 还可以跟动词构成名词性的“su˧ 字结构”，用来修饰其他名词。如：

① 北部方言义诺土语在表领属关系的名词之后须用助词 ni˧ “的”。

dzɯ˧ su˧ tshɯ˧　食盐
吃 的　盐

名词受形容词修饰时，名词在前，形容词在后。如：

la˩bu˧ a˥dzi˩　花公黄牛　ve˦ve˧ a˧n̥i˧　红花
公黄牛　花　　　　　花　红

名词受量词修饰时，名词在前，量词在后。如：

ve˥ga˥ gu˧　一件衣服　va˧ gɯ˧　一些鸡
衣服　件　　　　　　鸡　些

ve˥ga˧ gu˧˦ su˧①　那件衣服　va˧ gɯ˧˦su˧　那些鸡
衣服　件　（助）　　　　　鸡　些（助）

上列例句中直接修饰名词的量词，既是计量单位，又包含“一”数。如 gu˧ 的意义是“一件”，gɯ˧ 的意义是“一些”。所以直接修饰中心词的量词，从意义方面讲，实际上都是“数量词”。从语法作用方面讲，实际上相当于后置的“不定冠词”；如果量词变调再添加助词 su˧，其语法作用相当于后置的“定冠词”。如 tso˧ ma˦ su˧ “（特定的）那个人”。②

现代彝语在着重计数、需要明确说出“一”数的场合，还可以在量词前面加 tshʅ “一”构成数量词组，修饰名词，但这样用法的量词没有“不定冠词”的作用。如：

vo˥ tshʅ˩ ma˧　一个猪　lɯ˧ tshʅ˩ gɯ˧　一些牛
猪　一　个　　　　牛　一　些

---

① 量词变次高平调˦同定指助词 su˧ 构成的“su˧字结构”，是“定指结构”，用来指示说者、听者都可以意会的特定的人或事物。详下文“量词”部分。

② 量词 ma˧ 不改读次高平调˦，则不构成定指结构，如 tsho˦ ma˧su˧ “每一个人”。

从彝族口传谚语和彝文文献看，在较古的时候，数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如 tsho˧（人）ɬ(ɿ)˧（四）“四人”，ʂa˧ ma˥（人姓）zɯ˧（子）ɲi˩（二）“沙马家二子”，但在现代彝语里已不习惯。现代彝语名词不能跟个位、十位数词直接组合，只能跟百位以上的数词直接组合。不过，这也只是一种成语性的用法。貌似名词与数词直接组合而实质上并不相同的，是在表示人的名词之后带“特指数量词” ɲi˦ “俩”和 ɣo˧ “们”。带 ɲi˦ 和 ɣo˧ 的名词只能做“呼语”，出现于独词句。ɲi˦ 的来源可能与数词 ɲi˩“二”有关，但它是“特指数量词”。用例如下：

a˦ʑi˧ ɲi˦ 小孩俩[1]　　su˧ɬi˥ ɲi˦ 男青年俩
小孩　俩　　　　　　　男青年　俩

ɲi˦ 也可以用于表示人的四音联绵词之后，如：

a˦phu˧ a˧ma˥ ɲi˦　祖父祖母俩
祖父　祖母　俩

m̥a˥mo˩ zo˦zɯ˧ ɲi˦　老师学生俩
老师　学生　俩

ɣo˧ 的词义“们”，可能来源于“群、伙”（ɣo˧）的引申，但 ɣo˧ “们”是“特指数量词”，表示名词的不确定的“多数”。例如：

a˦ ʑi˧ ɣo˧ 孩子们　　tɕho˩ po˩ ɣo˧ 朋友们
孩子　们　　　　　　　朋友　们

专有名词[2]、方位名词和一部分时间名词，都不能受量词修

---

① 汉语的“俩”音 liǎ，其后不能加任何量词，其意义为“两个”，但它不仅出现于独词句，也不限于做呼语，故与彝语的ɲi˦不同，今姑以“俩”译ɲi˦。

② 当专有名词带量词修饰成分时，它已经转化为普通名词。

饰。能够受量词修饰的只限于一部分表示可计量的人和事物的名词。

名词受代词修饰时，代词在前，名词在后，如：

ŋa˥ thɯ˩ʑɿ˧ 我的书 tshɿ˩ a˦mo˧ 他的妈妈
我的 书 他的 妈妈

名词受否定副词 a˩"不、无"修饰时，否定副词位于单音节的名词之前，双音节的名词之间，如：

ʑi˧ 烟 a˩ ʑi˧ 没烟
a˦ ʑi˧ 小孩 a˦ a˩ ʑi˧ 没有小孩

名词受程度副词 dʑɿ˧"很"修饰时，要求名词重叠，程度副词位于名词的重叠式之间，如：

e˧ 鸭 e˧ dʑɿ˧e˧ 鸭（强调确定的口气）
vo˥ 猪 vo˥dʑɿ˧vo˥ 猪（强调确定的口气）
sɿ˧ 柴 sɿ˧ dʑɿ˧sɿ˧ 柴（强调确定的口气）

2.动词

动词表示作为过程的动作、行为、发展、变化而又经常用作句子的谓语①。

动词能与能愿动词连用；能与程度副词 dʑɿ˧"很"、示禁副词 tha˥"莫，别"等组合，也能与其他副词组合，受副词的修饰；有态、时态、式等语法范畴。动词包括少数半虚词（辅助动词）。

（1）动词的态："态"是表示动作对主体、客体的关系的语法范畴。

彝语使动态与自动态根本对立。使动态表示动词所表达的动

① 过程意义是动词概括意义的本质，它使动词区别于形容词、名词等。

作、过程不仅与它的主语、宾语有关，而且可以使作为宾语的人和事物产生一定的结果〔如 a꜔ʑiꜗ（小孩）ni꜒（你的）ve꜒gaꜗ（衣服）tʂhɿꜗ（使破）o꜔（了）“小孩使你的衣服破了（小孩撕破了你的衣服）”〕。自动态表示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过程或者只与它的主语有关（如 ŋaꜗ（我）boꜗ（去）o꜔（了）“我去了”）或者既与主语有关、又与宾语有关（如 ŋaꜗ（我）sɿꜗ（柴）kheꜗ（砍）“我砍柴”）。反映这种对立的语法形式有两类：一类是内部屈折形式，一类是分析形式。

动词的内部屈折表现为使动词与自动词声母的清浊交替。下面是清浊交替的主要情况：

①使动词与自动词中，相应的辅音清浊交替而元音不变的，如 gɯꜗ“听见”／kɯꜗ“使听见”，dʑeꜗ“燃”／tɕeꜗ“使燃”等；相应的辅音清浊交替而元音改变的，如 dʑu꜕“〔捆人〕绳松散”／tɕo꜕“使〔捆人〕绳松散”。

②使动词与自动词中，相应的辅音次清与浊交替而元音不变的，如 buꜗ“松散”／phuꜗ“使松散”，dʑɔꜗ“垮”／tɕhɔꜗ“使垮”等。

③使动词与自动词中，鼻冠浊辅音与清辅音清浊交替而元音不变的，如 ndu꜒“〔火把〕燃，着”／tu꜒“使〔火把〕燃，着”，ndi꜒“戴”／ti꜒“使戴”等。

④使动词与自动词中，鼻冠浊辅音与清辅音（次清与浊）交替而元音不变的，如 ndʑɿ꜒“〔油漆〕脱落”／tɕhɿ꜒“使〔油漆〕脱落”。

⑤使动词与自动词中，相应的部位相近的辅音清浊交替而元音改变的，如 dzɯꜗ“吃”／tʂaꜗ“使吃”。

用分析形式或者兼用分析和屈折两种形式表示各种使动意义的，按其语法形式和意义，可分为下列五组。

甲组　语法形式：

辅助动词＋致使助词 ʂu꜔。

……＋bɿ꜔＋……ʂu꜔，
（辅动）　（助）

de꜓（ka꜓，tu꜓，ʂu꜓）……＋bɿ꜔＋……ʂu꜔，
（辅动）　（辅动）　（助）

ʐa꜒……bɿ꜔＋……ʂu꜔。
（辅动）（辅动）　（助）

利用甲组语法形式，不但可以用“自动词”表达“使动词”的基本意义〔如ko꜓（他）bɿ꜔（辅动）dzɯ꜓（吃）ʂu꜔（助）“使（他）吃”，表达的意义同 tʂa꜓“使吃”〕，而且可以超出使动词可能表达的基本意义的范围。即既可以使宾语具有某一及物动词的行为，如：

la꜖bu꜓ bɿ꜔ ʐɿ꜓ dzɯ꜓ ʂu꜔。　使牛吃草。
牛　（辅动）草　吃　（助）

nɯ꜓ bɿ꜔ te꜖ʑi꜓ hɯ꜖ bo꜓ ʂu꜔ mo꜓。　使你去看电影。
你（辅动）电影　看　去（助）（助）

也可以使宾语具有某一不及物动词的行为，如：

tshɿ꜓ bɿ꜔ pu̠꜓ la꜓ ʂu꜔。　使他转回来。
他　（辅动）转回　来　（助）

a꜔ʑi꜓ bɿ꜔ i꜒ȵi꜓ ku꜓ ʂu꜔。　使孩子睡觉。
孩子（辅动）睡觉　（助）

又可以使宾语具有某一形容词的性质，如：

tshɿ꜓ bɿ꜔ o꜓ bu꜓ ʂu꜔。　使他聪明。
他（辅动）聪明　（助）

上列各例句首第一个词是宾语。宾语后面的 bɿ꜔ 一般都可以省掉（只有宾语 ko꜓“他”后面的 bɿ꜔ 一般不能省）。如下列二例中的 bɿ꜔ 省掉之后，并不影响句子的意义。这种情况反映

了彝语表达使动态的句法结构特点：

tsho˧ɣo˦ (bɿ˦) bo˧ ʂu˦。 使他们去。
他们 (辅动) 去 (助)

a˦mo˧ (bɿ˦) dza˧ m̩(u)˧ ʂu˦。 使妈妈做饭。
妈妈 (辅动) 饭 做 (助)

当主要动词的宾语提到句首时，一般要用下列几种形式：

de˧……bɿ˦ + ……ʂu˦

ka˧……bɿ˦ + ……ʂu˦

tu˧……bɿ˦ + ……ʂu˦

ʐa˥……bɿ˦ + ……ʂu˦ 例如：

he˧tsɿ˧ de˧ tshɿ˧ bɿ˦ ndu˩ ʂu˦ 使他打鸟
鸟 (辅动) 他 (辅动) 打 (助)

乙组 语法形式：

辅助动词 ʂu˧(de˧) + 动词 + ʂu˦。

乙组语法形式所表达的意义是一种带处置性的使役。利用这种语法形式，就可以用不及物自动词表达使役的意义。这种使役的意义是各类使动词所不能表达的，如：

he˧tsɿ˧ tshɿ˦ ma˧ ʂu˧ ʂɿ˧ ʂu˦ ha˦。
鸟 这 只 (辅动) 叫 (助) (助)

〔把〕这只鸟弄叫①。

ko˧dzi˧ tshɿ˦ ma˧ de˧ mo˧ la˧ ʂu˦。
鼓 这 个 (辅动) 响 来 (助)

〔把〕这个鼓搞响。

丙组 语法形式：

①de˧ (ʂu˧、ka˧) + 宾语 + 使动词，

---

① 例句中的鸟是一种儿童玩具。

②de˧（ʂu˧、ka˧）+ko+使词动。

丙组兼用分析和屈折两种形式。第①式的意义着重在主要动词的行为使宾语产生相应的行为，如：

ni˥ thɯ˩ʑɿ˧ de˧ ŋa˧ po˦。
你的　书（辅动）我　使看
（把）你的书给我看看。

ɔ˩ ɭ(u̱)˧ de˧ ko˧ ti˥ ta˧。
帽子　（辅动）他　使戴　上
（把）帽子给他戴上。

i˧ ti˦ tshɿ˧ ka˧ ŋa˧ ka˥ o˧。
上衣　他（辅动）我　使穿　了
他（把）上衣给我穿了。

m̥(u)˩pa˥ ka˧ ko˧˦ tsɿ˧ lo˦ o˦。
马　（辅动）他　使骑（助）了
（拿）马给他骑了。

丙组第②式的意义着重在主要动词的行为促使客体在一定地点产生相应的行为，如：

de˧ ko˧ ti˥ ta˧①。　把（绳子）拴在某处。
（辅动）　使拴　上

sɿ˧ ʂu˧ ko˧˦ tɕe˧。　使柴在某处燃烧。
柴（辅动）　使燃

dʐɯ˧ tshɿ˧ ka˧ko˧˦ tɕɔ˧　ta˧　o˦
牲口　他（辅动）　使放牧　上　了
他把牲口放在某处了。

丁组　语法形式：

① 例句中的 ko˧，是表示特定处所的方位词。下同。

……+ ʂu˧ (de˧、m(u)˧) ……+dʑi˩,

或……+bʅ˦+……dʑi˩+ʂu˦,

或……+de˧+……m(u) ˧。

利用这种分析形式，可以表达使宾语所指的事物变为另一事物的意义，如：

tshʅ˧ bʅ˦ o˧ bu˧ ma˧ dʑi˩ ʂu˦。
他 (辅动) 聪明 个 成 (助)
使他成为一个聪明人。

i˧ti˦ tshʅ˦ gu˧ ho˩ a˧n̥i˧ m̩(u)˧dʑi˦ gu˧ dʑi˩ ʂu˦。
上衣 这 件 染 红 似的 件 成 (助)
(把) 这件上衣染成红红的。

戊组 语法形式：

……bʅ˦+宾语+使动词+ʂu˦。

彝语兼用分析和屈折两种形式的场合，如果是连锁致使句，所表达的就是双重使动的意义，例如：

tshʅ˧ bʅ˦ a˦ʑi˧ dza˦ tʂa˧ li˧ ʂu˦。
他 (辅动) 孩子 饭 使吃 去 (助)
使他去给孩子吃饭。

上例表示的意义是双重使动，首先由某人致使"他"，而"他"又致使"孩子"。

彝语动词的主动态和被动态对立。主动态动词表示由主体发出及于客体的动作，动作由及物动词表示①，动作客体由谓语部分位于及物动词之前的宾语表示。被动态动词表示客体承受主体发出的动作，动作由及物动词表示，动作客体占句首主语的位置。

① 及物动词是能带宾语的动词，详见本节下文。

主动态和被动态的选择往往取决于需要着重说明的对象。需要着重说明动作主体时，用主动态，如：

ŋa˧ i˨kho˧ go˥ ta˧ o˦。 我关着门了。
我 门 关（助）了

需要着重说明动作客体时，用被动态。彝语被动态的句法形式如下：

主语（客体）+谓语〔主（主体）+（辅动）谓（及物动词）〕，例如：

i˨ kho˧ ŋa˧ （kɯ˨） go˥ ta˧ o˦。 门被我给关上了。
门 我（辅动） 关（助）了

ɕɿ˧ ŋa˧ （kɯ˨） pɿ˨ sa˥ o˦。 肥料被我给背完了。
粪肥 我（辅动） 背 完 了

谓语部分的及物动词之前可以用辅助动词 kɯ˨ 或 si˨、ʂu˧ 等表示"处置"意义①，但也可以不用，句子的基本意义仍然相同。试比较：

a˦ɳe˧ khɯ˧ kɯ˨ ɕi˥ o˦。 猫被狗给咬了。
猫 狗（辅动） 咬 了

a˦ɳe˧ khɯ˧ ɕi˥ o˦。 猫被狗咬了。
猫 狗 咬 了

2.动词的时态：有将行态、进行态、已行态、未完成态和完成态等。其语法形式为动词+时态助词，所表达的意义为动作、变化的情貌。

（1）将行态表示动作、变化将要开始，其语法形式为：

---

① kɯ˨、si˨……等在用法上是跨类的，它们常用作介词，这里，它们用作辅助动词。

动词＋助词 mi˦(mi˦ta˧)，例如：

tshɿ˧ la˧ mi˦ o˦。 他要来了。
他　来（助）了

ma˧ ha˧ dʑi˩ la˧ mi˦ta˧ o˦。 就要下雨了。
雨　下　来　（助）　了

用 mi˦ ta˧，表示距离动作开始的时间已经很近，其意义是"即将"，"就要"。用 mi˦，表示距离动作开始时间较远或较近还不一定。

（2）进行态表示动作、变化正在进行，其语法形式为：

动词＋助词 ta˧"着"(kɯ˧ ta˧)，ko˧＋动词＋ta˧"着"，例如：

ma˧ ha˧ dʑi˩ ta˧。 下着雨。
雨　下　（助）

ŋa˧ thɯ˩ ʐɿ˧ hɯ˩ kɯ˧ta˧。 我正看着书。
我　书　看　（助）

ŋa˧ tshɿ˩ m̩(u)˧ ko˦ ȵi˧ ta˧。 我这样坐着。
我　这样　坐　（助）

（3）已行态表示动作、变化已成过去。因说话人不在或离开动作、变化的现场，或因事过境迁，说话人并不确知动作、变化的结果，只知道动作、变化确已进行。其语法形式为：

动词＋助词 lo˦"了"，动词＋助词 o˦"了"，例如：

ŋa˧ tshɿ˩ m̩(u)˧ hi˩ lo˦ la˧。 我已经这样说了才来。
我　这　么　说（助）来

m̩(u)˩pa˥ ma˦ su˧ ʐu˧ ta˧ lo˦ o˦。那匹马已经逮着了。
马　那匹　逮　着（助）了

i˥ o˦ su˧。 已经睡了的。 dzɯ˧ o˦ da˩？ 已经吃了吗？
睡（助）的　吃（助）吗

（4）未完成态表示动作、变化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说话人的语意重点在“未完成”上。其语法形式为：

动词＋助词 ȵi˧〔m̩(u)˧ta˧〕，例如：

ve˥ga˧ gu˥ ȵi˧〔m̩(u)˧ ta˧〕。 衣服还没有缝完。
衣服 缝 （助）

tsho˧ɣo˦ ŋgɯ˧ ʑɿ˥ ȵi˧〔m̩(u)˧ta˧〕。
他们 荞子 割 （助）
他们还没有割完荞子。

（5）完成态表示动作、变化肯定已经完成，并表示说话人确知动作、变化的结果。其语法形式为：

动词＋助词 ta˧（助词 ta˧ 是个多义词，表进行态时，其前能加 kɯ˧，表完成态时，其后能加 o˦），例如：

ŋa˧ hi˩ ta˧ o˦。 我说（过）了。
我 说（助）了

3.动词的式：“式”指说话人说话的方式或动作、过程进行的方式，包括疑问、处置、是否及物等等。动词可以肯定、否定叠用，但这种方式并不表示疑问。例如：

tshɿ˧ la˧ a˩ la˧ a˩ dʑi˧。 不知他来不来。
他 来 不 来 不 知

nɯ˧ bo˧ a˩ bo˧ a˩ dʑi˧。 不知你去不去。
你 去 不 去 不 知

要表示疑问，必须在动词后面用疑问语气助词，或者在动词肯定和否定叠用式的中间用疑问语气助词，如：

nɯ˧ a˩ bo˧ da˩？ 你不去啊？
你 不 去（助）

nɯ˧ bo˧ da˩ a˩ bo˧? 你去不去啊?
你 去（助）不 去

i˩ n̥i˩ ŋgɯ˧ dzɿ˧ da˩ a˩ dzɿ˧? 今天打不打荞子啊?
今天 荞子 打（助）不 打

彝语表达疑问式的最常见的手段是谓语动词本身屈折。

谓语动词疑问式的屈折手段是词或词的最后一个音节重叠并转换声调。如 la˧“来”（陈述式）／la˧˦ la˧“来吗”（疑问式），lɔ˥po˩“帮助”（陈述式）／lɔ˥po˩po˩˦“帮助吗”（疑问式）。转换声调的规则是：˥55调、˦44调、˩21 调的音节重叠时，重叠式的第一音节读本调，第二音节转为 ˧33 调；˧33 调的音节重叠时，重叠式的第二音节读本调，第一音节转为 ˦44调。

动词的处置式，是在叙述的同时，表示这行为是一种处置或支配。表达处置式的语法手段是：

de˧(di˧) + 及物动词，si˩ + 及物动词。试比较：

ɔ˩ l̩(u̱)˧ ndi˥ ta˧ 戴上帽子（非处置式）
帽子 戴 上

ɔ˩ l̩(u̱)˧ de˧ ndi˥ ta˧ 把帽子戴上（处置式）
帽子 把 戴 上

m̥(u)˩ pa˥ dzɿ˧ 骑马（非处置式）
马 骑

m̥(u)˩ pa˥ di˧ dzɿ˧ ʑa˧ 把马骑走（处置式）
马 把 骑 走

tshɿ˧ vo˥ mo˩ ma˧ si˥ dzɯ˧ o˦
他 母猪 个 杀 吃 了
他杀一个母猪吃了（非处置式）

tshɿ˧ vo˥mo˩ ma˧ si˩ si˥ dzɯ˧ o˦
他 母猪 个 把 杀 吃 了
他把一个母猪杀来吃了（处置式）

辅助动词 de˧、di˧ 的意义和语法作用相同，但他们在和及物动词的搭配上各有一定的习惯。辅助动词 de˧ (di˧) 与 si˩ 的语法作用相同，但在意义上有细微差别。de˧ (di˧) 的意义是“把、拿”，“把〔去〕、拿〔去〕”，si˩ 的意义是“拿〔来〕”，“把〔来〕”。试比较：

tshʅ˧ de˧ (di˧) pɿ˦ bo˧ o˦。　他把〔某物〕背走了。
他　　　　　　　背　去　了

tshʅ˧ si˩ dzɯ˧ o˦。　他拿〔某物〕来吃了。
他　　　吃　了

动词，按是否能带宾语分为及物和不及物两类。作宾语的主要是名词和代词，少数当作“事物”理解的动作动词，也可以作宾语。

及物动词，如：

ɔʅ(u̠)˧ ti˥ （使）戴帽子　bu̠˧ ma˧ bu̠˧ 写字
帽子　使戴　　　字　写

m(u)˧ dzɿ˧ 骑马　i˥ n̠i˧ ku˧ ʂo˧ m̠(u)˧ 假装睡觉
马　骑　　　睡觉　　假装

ɕi˦ ʂɯ˩ 找什么　tshʅ˧ to˦ 给他喝
什么　找　　　他　使喝

不及物动词，如：

tɯ˩ 起　sɿ˧ 死　sɿ˥ （水）消

低降调 (˩₂₁) 单音及物动词跟相应的次高平调(˦₄₄) 动词利用声调交替表示被动态和主动态的区别，句型要根据单音节谓语动词的语法形式来辨认，如：

被动　ŋa˧ tshʅ˧ ndu˩ (a˧ di˥ ta˧) 我被他打……
　　　我　他　打　那里　搁

	tshɿ˧ ŋa˧ ndu˩(a˧ di˥ ta˧) 他 我 打 那里 搁	他被我打……①
主动	tshɿ˧ nɯ˧ ndu˦(a˧ di˥ ta˧) 他 你 打 那里 搁	他打你……
	nɯ˧ tshɿ˧ ndu˦(a˧ di˥ ta˧) 你 他 打 那里 搁	你打他……

动词可以受动词（包括能愿动词、趋向动词）、形容词补充，如 ndu˩ dʑi˧“打倒”。有些动词经常用来补充说明动词中心词，表示各种情态意义：补充“存在”意义的，如 dʐu˧“摆在〔某处〕”，ta˧“搁在〔某处〕”，ȵi˧“坐在〔某处〕”、dʑo˧“住在〔某处〕”等。补充“消失”意义的，如 kɔ˦ ʂa˧“掉”（如 dzɯ˧（吃） kɔ˦ ʂa˧（掉） “吃掉”）、ɬi˦ ndo˧“掉”（如 a˩（不）ʂu˥（记）ɬi˦ndo˧（掉） “忘掉”）等。补充“活动”意义的，如 ndʑɔ˧“行动”（如 ko˦（某处）tɕo˧（转）ndʑɔ˧（行动）“在某处来回散步，在某处不停地转动”）。补充“停住、固定、落实”意义的，如 ndo˩(ndo˦)“住”（如 ʑu˧（捉） ndo˦（住）o˦“捉住了”）。趋向动词可以用来补充说明动词中心词所涉及的人或事物的趋向②，如：ka˧（摇）ʂu˧（助） la˧（来）“〔把树上的果子〕摇下来”，ʑu˧（拿）si˦（助）la˧（来）“〔把衣服〕拿来”，khu˥（赶）ŋo˩（助）bo˧（去）“〔把

---

① a˧di˥ ta˧，是打倒在地，“搁在那里”的意思。

② 趋向动词还可以单独表述主语（如a˦mo˧（妈妈）la˧（来）o˦(了）“妈妈来了”）或与其他动词共同表述主语，作合成谓语的一个成员。试比较：ŋa˥（我的）ve˥ga˧（衣服）gu˧（件）ʑu˧（拿）si˦（助）la˧（来）“你把我的一件衣服拿来”（趋向动词作补语），ŋa˥（我的）ve˥ga˧（衣服）gu˧（件）ʑu˧（拿）la˧（来）“〔你〕来拿我的一件衣服”（趋向动词作合成谓语的一个成员）。

牛〕赶了去”等。能愿动词也可以用来作其他动词的补语，如：

m̩(u)˧ to˦ 能够做 m̩(u)˧ hi˥ 可以做
做 能够 做 可以

m̩(u)˧ tɕo˦ dʑi˩ 也许要做 m̩(u)˧ tha˥ ɕi˧ 应当做
做 也许要 做 应当

m̩(u)˧ zo˦(zo˩) 必须做① m̩(u) tɕhi˧ 愿意做
做 必须 做 愿

m̩(u)˧ ndzo˦(ndzo˩) 做过②
做 过

动词受形容词补充的，如：

i˥ sa˧ 睡〔得〕好 tɯ˩ ʐɿ˧ 起〔得〕早
睡 好 起 早

动词可以受副词、形容词、一部分名词和代词修饰。动词受副词修饰时，其位置因副词而异。动词受否定副词 a˩ “不”、tha˥ “莫”修饰时，否定副词位于单音节的动词之前，双音节的动词之间，如 ʑɿ˧ “去” ／ a˩ (不) ʑɿ˧ (去) “不去”，tha˥ (别) ʑɿ˧ (去) “别去”。gi˥ tshɿ˧“消灭”／gi˥a˩ tshɿ˧ “不消灭”，gi˥ tha˥ tshɿ˧ “别消灭”。动词受程度副词 dʑɿ˧ “很”修饰时，要求动词重叠，副词 dʑɿ˧ 位于动词的重叠式之间，如 po˥ “跑” ／po˥ dʑɿ˧ po˥ “跑(强调确定的口气)”。动词受范围副词 kha˧“凡、所〔有〕”修饰时，范围副词 kha˧ 位于单音节的动词之前、双音节的动词之间，如 dʑo˧ “有”/ kha˧ dʑo˧ “所有”，de˦ pu̱˧ “改造” ／de˦ kha˧˦ pu̱˧ “凡(所)改造”。动词受其它副词修饰时，其位置或在副词之前，或在副词之后。

①② zo˧˩ (zo˦)、ndzo˧˩ (ndo˦) 经常用于句末动词之后，能重叠，表示主观认定和经历，都是凉山彝语的能愿动词。

动词位于副词之前的，如：

nɯ˧ thɯ˩ʑɿ˧ tshɔ˩lɔ˧ pi˧˦ sɿ˧。 你再念一下书。
你 书 一下 念 再

ma˧ha˧ dʑi˩ la˧ ʑi˩ sɿ˧。 还要下雨。
雨 下 来 还

tshɿ˧ thi˥ la˧ ko˧ʂɯ˦。 他经常来这儿。
他 这儿 来 经常

动词位于副词之后的，如：

tshɿ˧ dɯ˧dɯ˧ m̩(u)˧ ȵo˩do˩。 他常常劳动。
他 常常 （助） 劳动

ŋ(ɯ)˧kɯ˥ m̩(u)˧ bo˧ o˦。 都走了。
都 （助） 走 了

动词受形容词修饰时，形容词在前，动词中心词在后。如：

vu˧ dʑi˧ m(u)˧ la˧ o˦。 真来了。
真 （助） 来 了

a˦ȵi˧ m(u)˧ ta˧ hi˩。 多多地说。
多 （助） 说

动词受名词、代词修饰时，名词、代词在前，动词中心词在后。如：

ha˥ ȵi˧ 上边坐　　o˥ ȵi˧ 下边坐
上边 坐　　下 边坐

dʑɿ˩ hi˥ 下面站　　thi˥ gɯ˩ 这儿玩
下面 站　　这儿 玩

a˧ di˥ ʑɿ˧ 那儿去
那儿 去

动词和“定指助词”su˧ 构成一种名词性的“定指结构”。这种“定指结构”，多用于指称特定的“能施动的人”，很少用

于指称“受动的物”，如：dzɯ˧（吃）su˧（助），多用于指称特定的“吃〔饭〕的人”，gu˥（穿）su˧（助），多用于指称特定的“穿〔衣服〕的人”。只有在 dzɯ˧（吃）su˧（的）tshɯ˧(盐)“吃的盐”、ga˥（穿）su˧（的）m̥(ɿ)˧sɿ˧（布）“穿的布”之类的复指结构里，才指称“吃的东西”和“穿的东西”。

3.形容词

形容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形状、性质，或动作、行为、发展、变化的状态。它所概括的意义是事物特征。

形容词除经常用作定语外，还有两个特点：

（1）形容词可以和副词 kɔ˧“太”组合，如a˦ʑɿ˧ kɔ˧“太大”；又可以和副词 m̥(u)˧dʑi˦“有点……的样子”组合；如：a˦ʑɿ˧m̥(u)˧ dʑi˦“有点大的样子”。

（2）有些性质形容词有主观评价形式——在形容词词干上加特殊的重叠后缀构成，用以表示特征的加强和说话者的各种爱憎褒贬态度。如 ɬ(ɿ)˩ti˩ ti˩“重甸甸”，ʑo˦so˧so˧“轻飘飘”。有些反义形容词在结构上受一定的语音规律的支配：

①前加成分 a:i 交替，词根相同：

a˧ ʂo˧	长	i˧ ʂo˧	短
a˧m̥(u)˧	高	i˧ m̥(u)˧	矮
a˦ ȵi˧	多	i˦ ȵi˧	少

②前加成分 a:i 交替，词根不同：

a˧fu˧ （身）粗	i˦tshi˧ 细
a˧kɔ˧ 硬	i˦nu˧ 软
a˧n̥u˥ （犁沟）深	i˦di˧ 浅

a˧z̩˧ 大　　　　　　　　e˥tsɿ˧① 小

③前加成分语音相同而词根不同：

a˧xɯ˧ （粉、面）粗　　　　a˧sɿ˥ 细
a˧vu˧ 干　　　　　　　　　a˧dzi˧ 湿

④双声：

tɕɿ˧ 紧　　　　　　　　　tɕo˩ 松

形容词有三种时态：将行态，始行态和已行态。其语法形式为：形容词＋时态助词或趋向动词。

将行态的具体语法形式为：形容词＋助词 mi˧，例如：

tsha˧ mi˧ o˧。 快要热了。
热 （助）了

始行态的具体语法形式为：形容词＋趋向动词 la˧，li˧，例如：

ndʐa˥ la˧ o˧。 （猪、牛等）肥美起来了。
美 起来 了

dzi˥ a˧ n̥i˧ la˩ o˧。 辣椒红起来了。
辣椒 红 起来 了

ʐɿ˧ a˧vu˥ li˧ o˧。 草绿开了。
草 青绿 去 了

已行态的具体语法形式为：形容词＋助词 lo˧，例如：

a˧mo˧ m̥(u)˧ka˥ ɕi˩ ma˧ me˩ le˧ xɯ˧dz̩˧
　　　木呷 这样 一个 从前 很强
xɯ˧ lo˧，ɣa˧nɯ˧ ko˧a˩ da˧ o˧。
（助） 后来 不 行

木呷这个人先前很强，后来不行了。

① e˥ < i˥，这是后退同化作用的结果。

形容词有“式”范畴。

谓语形容词的疑问式和陈述式对立。表达陈述式用形容词的基本形式。表达疑问式的语法手段是形容词的基本形式或基本形式的最后一个音节重叠并转换声调。如 mbo˨˩“好”（陈述式）／mbo˨˩ mbo˧“好吗”（疑问式），a˧vu˥“蓝”（陈述式）／a˧vu˥vu̱˧“蓝吗”（疑问式）。形容词疑问式转换声调的规则与动词疑问式相同。

形容词表达疑问式的分析手段是：形容词肯定否定相叠并在中间加疑问语气助词 da˨˩“呢，吗”。例如：

tsha˧ da˨˩ a˨˩ tsha˧？　热不热？
热　（助）不　热

ndʐa˥ da˨˩ a˨˩ ndʐa˥？　美不美？
美　（助）不　美

形容词没有“级”范畴，但在词义上有“原级”和“绝对最高级”的区别。原级是构成绝对最高级的基础形式，但它只是一般地限定某事物的特征，并无比较的含义。绝对最高级只是强调特征的程度，也并无比较的含义。形容词的原级，如：

va˥　好　　　a˧n̥i˧　红

形容词的绝对最高级，在原级的重叠式中间＋副词 dʑɿ˧“很”构成，如：

va˥ dʑɿ˧ va˥　顶好
好　很　好

a˧ n̥i˧ dʑɿ˧ a˧n̥i˧　顶红
红　很　红

至于比较不同事物在某个特征上的差别，或者比较同一事物的某个特征在不同时间、条件和环境中的差别，则用程度副词修

饰原级形容词，如：

a˧n̥a˥ m̩(u)˧ a˧n̥i˧　更红（加强式）
　更　　　　红

a˧n̥i˧　m̩(u)˧dʑi˦　　比较红（减弱式）①
　红　有点……的样子

此外，用表示"转折"的语气副词 ta˦"倒、却"修饰原级形容词，也可以表示性质、特征在量上的差异，如 vo˥pa˧（猪）a˧dzɿ˦（那）ma˧（个）ta˦（倒）tshɯ˧（肥）"那个猪倒肥"。

形容词可以和名词、动词、量词、副词组合。

形容词和名词组合时，名词在前，形容词在后，构成修饰关系的词组。如：

tsɿ˥mo˨ a˧ʂɿ˥　新锄头　　m̩(ɿ)˧sɿ˧ a˦bu̱˧　　花布
锄头　　新　　　　　　　　布　　　花

形容词和动词组合时，动词在前，形容词在后，构成补充关系的词组（例见动词部分）。如果形容词带结构助词 m̩ (u)˧或 m̩(u)˧ta˧（状语标志），则形容词在前，动词在后，构成修饰关系的词组。

kɯ˦tʂɿ˧ m̩(u)˧ la˧ o˦。　真来了。
　真　　（助）　来　了

a˦n̥i˧ m̩(u)˧ta˧ hi˨。　　多多地说。
　多　　（助）　　说

形容词和量词组合时，形容词在前，量词在后，构成修饰关

---

① 用 a˧n̥a˥ 和 m(u)˧dʑi˦ 修饰性质形容词原级，表示性质在量上的差异。晚近汉语"比较×"与语法上的"比较级形容词"（如英语形容词比较级）表示的程度有很大差异。"比较x"表示比原级减弱，而"比较级"则表示加强。

系的词组①。如：

a˧tɕhu˧ ma˧ 白的一个
白 个

a˧tɕhu˧ ma˦su˧ 白的那个
白 那个

a˧vu˥ gɯ˧ 青的一些
青 些

a˧vu˥ gɯ˦su˧ 青的那些
青 那些

形容词和副词组合时，构成修饰关系的词组，其位置因副词而异。形容词受否定副词 a˩ "不" 修饰时，否定副词位于单音节的形容词之前，双音节的形容词之间，如 xɯ˧ "能干" ／a˩ xɯ˧ "不能干"，a˧ tɕhu˧ "白" ／a˧a˩ tɕhu˧ "不白"。形容词受程度副词 dʑɿ˧ "很" 修饰时，要求形容词重叠，副词 dʑɿ˧ 位于形容词的重叠式之间，如 a˧n̥i˧ "红" ／a˧n̥i˧ dʑɿ˧ a˧ n̥i˧ "很红"。形容词受范围副词 kha˧ "凡、所〔有〕" 修饰时，范围副词 kha˧ 位于双音节形容词的两个音节之间，如：a˧n̥i˧ (红) (su˧) "红〔的〕" ／a˧ kha˧ n̥i˧ (su˧) "所有红〔的〕"。如果形容词是单音节的，则要求形容词重叠，副词 kha˧ 位于形容词的重叠式之前，如 mbo˩ (su˧) "好〔的〕" ／kha˧ mbo˩mbo˩ (su˧) "所有好〔的〕"。形容词受其它副词修饰时，其位置或在副词之前，或在副词之后。形容词在副词之前的。如：

tsha˧˦ kɔ˧ 太热　　　　a˦n̥i˧ kɔ˧ 太多
热 太　　　　　　　　多 太

① "形＋量"的词组里，形容词修饰量词。在这种场合，量词实际上起名词的作用。

形容词在副词之后的，如：

ŋa˧˥ ȵi˧ ndʑi˧。 我也快。
我 也 快 .

tshɿ˩vi˧ ȵi˧ a˥ȵi˧。 他的也多。
他的 也 多

两个以上并列的复音形容词(如 a˧ʂɿ˧ “黄”，a˥ȵi˧ “多”)受互相呼应的副词 ȵi˧……ȵi˧ “又……又”修饰时，要求形容词改变成“形容词词根＋形容词”的形式，副词嵌入这“形容词词根＋形容词”的形式之间。如：

ʂɿ˧˥ ȵi˧ a˧ʂɿ˧ ȵi˧˥ ȵi˧ a˥ ȵi˧ 又黄又多
黄 又 黄 多 又 多

上列例句中的复音形容词如果同时又受互相呼应的副词 a˩……a˩“不……不”的修饰，则其组合形式如下：

ʂɿ˧˥ ȵi˧ a˧ a˩ ʂɿ˧ ȵi˧˥ ȵi˧ a˧ a˩ ȵi˧
黄 又 不 黄 多 又 不 多
既不黄又不多

形容词和定指助词 su˧ 可以构成名词性的“定指结构”，如：

mbo˩ su˧ 好的 za˧hɔ˧ su˧ 勤快的
好的 勤快 的

4.数词

数词是表示抽象数量和事物顺序的词。分述如下：

基数词，如：

tshɿ˩ 一 ȵi˩ 二 sɔ˧ 三
ɬ(ɿ)˧ 四 ŋɯ˧ 五 fu˥ 六

ʂɿ˧˩	七	hi˥	八	gu˧	九
tshi˧	十	ha˧	百	tu̱˧	千
va˥	万	va˥va˥	亿		

上列这些基本的数词组合起来，可以表示任何整数。数词的组合规律是：

（1）个位数在十位数后是相加的关系——tshi˧（十）hi˥（八）=10＋8

（2）个位数在十位、百位、千位、万位……等前是相乘的关系—— hi˥（八）tshi˧（十）= 8 ×10

（3）两位以上的数末尾有空位，不管空几位，都略去不说——hi˥（八）va˥（万）“八万”。

（4）三位以上的数中间有空位，不管空几位，只说一个“零”，但个位数要带量词。——tshɿ˩（一）tu̱˧（千） si˧ni˩（零）fu˥（六）ma˧（个）“一千零六”。

（5）tshi˧“十”，ha˧“百”，tu̱˧“千”，va˥“万”，va˥va˥“亿”，只有 tshi˧ 单说或打头的时候前边可以不带一——九数目字，其他前边都要带一——九数目字，如：tshi˧“十”，tshi˧ hi˥“十八”，l(ɿ)˧tshi˧“四十”，tshɿ˩ha˧“一百”，tshɿ˩tu̱˧“一千”，tshɿ˩va˥“一万”，tshɿ˩ va˥va˥“一亿”。

彝语没有个位基数词“零”。三位以上的数中间填空位的si˧ni˩，虽然可以汉译为“零”，但这是连词 si˧ni˩ 的活用。

彝语基数词“十一”，“二十”有特殊的音变现象。①“十”为 tshi˧，“一”为 tshɿ˩，按上述数词组合规律，“十一”应作tshi˧ tshɿ˩，但实际上却念作 tshi˦ tsɿ˧；“二”为 ȵi˩，“十”

① 马学良：《彝语“二十、七十”的音变》，《民族语文》1980年第一期。

为 tshi˧，"二十"应作 ȵi˩tshi˧，但实际上却念作 ȵ(i)˩tsi˧，即彝语"十一"用隐加法构成，"二十"用隐乘法构成。①这种现象，不只限于凉山彝语，其他方言，如云南的彝语方言，不但"十一"，"二十"有特殊音变，有的连"七十"也有特殊音变。例如云南弥勒阿细彝语，"十"为 tshi˧，"一"为 thi˩，但"十一"实际上念作 tshi˧ ti˥。"二"为 ni˩，②"十"为 tshi˧，但"二十"实际上念作 ni˩tsi˧。"七"为 ʂi˩，"十"为 tshi˧，但"七十"有两种说法：既可念作 ʂi˩tshi˧，也可以念作 ʂi˩tsi˧。又如云南宜良撒尼彝语③："十"为 tshɿ˧，"一"为 thɿ˩，但"十一"实际上念作 tshɿ˧ tɿ˩。"二"为 ȵ(i)˩，"十"为 tshɿ˧，但"二十"实际上念作 ni˩tsɿ˧。"七"为 ɕi˩ 或 ʂi˩，"十"为 tshɿ˧，但"七十"实际上念作 ʂi˩tsɿ˧。彝语的这种音变，不能从音位的语音环境、语音位置来说明，可能是历史音变、形变的遗迹④。

gu̠˦pha˧"半"，是个特殊的数词。它不同别的数词连用（除了 tshɿ˩ gu̠˦pha˧"一半"，ȵi˩ gu̠˦pha˧"两半"）。它出现在量词的前、后和数量词组之后时，有三种不同的词形。单说或出现在单音量词之前时为 gu̠˦pha˧；出现在单音量词之后时为 pha˧(pha˩)；出现在数量词组之后时为 a˦pha˧。列表举例如下：

gu̠˦pha˧：

～ 半 ～ma˧ 半个

m̥(u)˧ȵi˩ ～ ma˧ 半日

① 详下文方言中的有关语法部分。

② 阿细 ni˩ 的实际读音为 ȵi˩。

③ 宜良红旗公社太平村。

④ 云南盈江自称 ta ʔaŋ 的崩龙话的数词"一"为 u，"十"为 "kɯl，但"十一"念作 kɯl ɬiɛh。

pha˧(pha˩):

z̩˧~(˧)　　半世　　ɬɯ˩~(˧)　　半月

khu˥~(˩)　半年

a˦pha˧:

sɔ˧ ma˧ ~ 三个半　tshi˧ kho˥~ 十筐半

tshe˧fu˥ ku̱˧ ~ 十六岁半

数词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现代彝语里，数词一般不单独用在名词后面修饰名词。

(2)数词和量词之间有极其密切的句法联系。

(3)没有与基数词相应的表示次序的抽象序数词和序数体系。

在表示数量的词的体系中，包括一部分具有事物意义的数量词，如表示马、羊一——十岁的年龄词，都是包含一定事物意义在内的表示数量的形容词。①

	马	羊
不足一岁	m̩(u)˩zɯ˧	ʑo˦zɯ˧
1　岁	ȵi˦ndʐo˧	ʂʅ˥
1—2岁	m̩(u)˩di˩	ȵi˧ŋgo˥
2—3岁	ndʑi˥	tʂhu̱˧ndʐa˧
3—4岁	m̩(u)˩ɬ(ʅ)˩	ndʐɯ˩ʂʅ˧
4—5岁	tshʅ˩vu̱˧	pu˥vu̱˧
5—6岁	tshʅ˩tshʅ˩	tshʅ˩pu˥
7　岁	ȵi˩tshʅ˩	ȵi˩pu˥
8　岁	sɔ˧tshʅ˩	sɔ˧pu˥
9　岁	ɬ(ʅ)˧tshʅ˩	ɬ(ʅ)˧pu˥
10　岁	ŋɯ˧tshʅ˩	ŋɯ˧pu˥

① 这些表示数量的形容词后面，可以带助词 su˧ 或 o˦ 等形容词的标志。

表示分数的方式是在表示分母的数量词组和表示分子的数量词组之间加 tshɿ˥“分去，提取”，如 ŋɯ˧（五）bo˧（份）tshɿ˥(分去)ɬ(ɿ)˧（四）bo˧（份）“五分之四”，tshɿ˩（一）ha˧（百）bo˧（份）tshɿ˥（分去）sɔ˧（三）tshi˧（十）bo˧（份）“百分之三十”。

表示倍数的方式是“基数词＋（bo˧ 或 gɯ˧）”。如：

ŋɯ˧ bo˧ 五 倍	五倍
ɬ(ɿ)˧ bo˧ a˦pha˧ 四 倍 半	四倍半
fu˥ bo˧ tho˥ bo˦ dʐɯ˧ 六 倍 上 增加	增加六倍
kɯ˩ ŋo˦ ŋɯ˧ bo˧ dʑi˩ 加 （助） 五 倍 成	加到五倍
ŋɯ˧ bo˧ a˩ ɕi˧ 五 倍 不 到	不到五倍
ŋɯ˧ bo˧ ndʐa˧（或 a˩ tshɿ˧） 五 倍 多 不 止	五倍多

表示两数相乘的方式是以一定的数量结构＋定指助词 su˧ 为被乘数，以一定的倍数为乘数。如：

ʂɿ˩ ma˧ su˧ gu˧ gɯ˧ 七 个 （助） 九 倍	7×9
tshɿ˩ va˥ ma˧ su˧ hi˥ gɯ˧ 一 万 个 （助） 八 倍	10,000×8

邻近的两个个位数除 ɬ(ɿ)˧“四”、ŋɯ˧“五”可以直接连用外，一般不能直接连用以表示约数。表示约数时，连用的数词后面必须分别加量词。如：

ŋɯ˧ ma˧、fu˥ ma˧　五、六个
五　个　六　个

邻近的两个十位数、百位数、千位数、万位数等，可以直接连用以表示约数。如：

sɔ˧tshi˧、ɬ(ɿ)˧tshi˧　三、四十
三　十　四　十

tshɿ˩ha˧、ȵi˩ ha˧　一、二百
一　百　二　百

ʂɿ˩tu̠˧、hi˥tu̠˧　七、八千
七 千　八千

ȵi˩va˥、sɔ˧va˥　两、三万
二　万　三 万

彝语固有词中没有与基数词相应的序数词。表示序数的方式是"基数词+量词+量词的定指结构"①。如：

ŋɯ˧ tɕi˧ tɕi˦ su˧　第五条〔牛〕
五　条　那条

ʂɿ˩ tshi˧ ma˧ ma˦ su˧ 第七十四〔马〕
七　十　匹　那匹

hi˥ tu̠˧ ma˧ ma˦ su˧ 第八千匹〔马〕
八　千　匹　那　匹

此外，彝语还有各种具体方式表示序数。表示人或事物的顺序时，有时因对象不同而分别使用特殊的顺序词(多数是名词)。如表示年、月、日、夜的顺序时，利用十二属相(生肖)的名称与时间词相结合构成合成名词，以表示连续的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十二夜。十二属相的名称和顺序是：m̥(u)˧"马"、ʑo˧"(绵)羊"、ȵu˥"猴"、va˧"鸡"、khɯ˧"狗"、vo˥

① 量词的定指结构，详下文量词部分。

"猪"、he˧"鼠"、ȵu˧"牛"、la˥"虎"、thɯ˩lɯ˩"兔"、ɬ(u)˧"龙"、ʂʅ˧"蛇"。如果要表示十二以上的年、月、日、夜，就重复地使用这种生肖体系来表示。又如计算一个月之内的日次时，按阴历把一个月分为两个"半月"。上半月称为 m(u)˧dɔ˧。称呼上半月的日次的公式是 dɔ˧（上半月）+1—15+ȵi˩（日），如"〔阴历〕初一"为 dɔ˧tshʅ˩ȵi˩，"〔阴历〕十五"为 dɔ˧ tshi˧˦ ŋɯ˧ȵi˩或 dɔ˧（上半月）go˧（完）"上半月完结"）。下半月称为 m̥(u)˧ʑʅ˧。称呼下半月的日次的公式是：ʑʅ˧+1—15+ȵi˩，如"〔阴历〕十六"为 ʑʅ˧ tshʅ˩ ȵi˩，即"下半月第一天"，"〔阴历〕二十九"为 ʑʅ˧ tshi˧˦ ɬ(ʅ)˧ ȵi˩，即"下半月第十四天"，"〔阴历〕三十"一般称为 ʑʅ˧ go˧"下半月完结"，不能说 ʑʅ˧ tshi˧˦ ŋɯ˧ ȵi˩。

数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单独作主语、谓语和宾语。①数词在被动句中作主语的例子。如：

ȵ(i)˩tsi˧ ŋa˧ si˩…… 二十我拿……
二十 我 拿

数词按十二地支顺序计年时作谓语例：

m̥(u)˧ 马	tshʅ˩ 一	马第一	ʑo˧ 羊	ȵi˩ 二	羊第二
ȵu˥ 猴	sɔ˧ 三	猴第三	va˧ 鸡	ɬ(ʅ)˧ 四	鸡第四
khɯ˧ 狗	ŋɯ˧ 五	狗第五	vo˥ 猪	fu˥ 六	猪第六
he˧ 鼠	ʂʅ˩ 七	鼠第七	ȵu˧ 牛	hi˥ 八	牛第八

① 数词单独作定语的例，为古彝语遗迹，如 ma˥he˧ zɯ˧ ȵi˩"马嘿家二子"。

la˥ gu˧ 虎第九 thɯ˨lɯ˨ tshi˧ 兔第十
虎 九 兔 十

ɬ(u)˧ tshi˦ tsɿ˧ 龙第十一
龙 十 一

ʂɿ˧ tshi˧ ȵi˦ 蛇第十二①
蛇 十二

在回答问题"多少"时，数词脱离量词而单独作宾语。如：

ɬ(ɿ)˧ tshi˧ dʑo˧ ʑi˨! 有四十呢！
四 十 有 （助）

sɔ˧ ha˧ a˨ dʑo˧ o˨。 没有三百啊。
三 百 没 有 （助）

数词经常和数词、量词组合。数词和其他数词的组合规律已见上文。

数词与量词组合时，数词在前，量词在后，构成数量词组。②例如：

ʂɿ˨ ma˧ 七个 hi˥ gu˨ 八回
七 个 八 回

5.量词

量词是表示事物和动作的单位的词，其中包括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种。

量词的作用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1）名量词能单独修饰名词（作定语）；动量词能单独修饰动词（作状语）。

---

① 彝语利用生肖表示次序时，如果次序超过十二，就又从"马"数起，如m(u)˧tshe˧˦sɔ˧"马第十三"，……

② 彝语有特殊的"数量词"（出现在作呼语的名词之后的ȵi˦，ɣo˧）等，所以管数词和量词的组合，称为"数量词组"。

（2）量词（如果量词是 ˧ 调，则 ˧ 变 ˦）加定指助词 su˧，构成量词的“定指结构”。

（3）量词与数词组合，构成数量词组。

名量词：名量词表示人和事物的单位，按它们所指称的人和事物的量的差异，分为三类：

①指称单一个体的计量单位词。如：

ma˧	（石头、马、鸡等一）个①	bo˧	（树一）棵
ku̱˧	（梯一）架	dzɿ˧	（枪一）枝
tɕi˧	（牛、绳、鱼等一）条	tsi˨˩	（楼一）层
dzi˥	（书一）本	pho˥	（脚一）只
tɕhi˥	（刀一）把	pu˧	（花一）朵
bu˥	（文书一）张	tho˥	（水一）滴
gu˧	（衣、裤等一）件	ɣo˧	（肉一）坨

②指称包含两个个体的小集体的计量单位词。

dzi˨˩，表示对称的或成双成对的事物。如：

dʐu˨˩ dzi˨˩ 筷子一双 　　ɕɿ˦n̥e˧ dzi˨˩ 鞋一双
筷子 双 　　　　　　　　鞋 双

lɔ˥gu̱˧ dzi˨˩ 手镯一对
手镯 对

mo˨˩nu˧ a˧ʂɿ˧ dzi˨˩ 黄蜜蜡珠一对
蜜蜡珠 黄 对

dzi˧，表示成双成对的、大小基本相等的动物，或生长在人或动物身上的对称的部分。如：

---

① 彝语量词可以单独修饰名词或动词。个体量词单独使用时，包括“一数”在内；dzi˨˩，dz˧ 等指称成双成对的事物的量词单独使用时，则包含“双数”在内。

zɯ˩ho˧ dzi˧ 胎儿一双（双胎）
胎儿 双

ʑo˧ fu˥ tshi˧ dzi˧ 绵羊六十对
绵羊 六 十 对

ŋɔ˧dzɿ˩ dzi˧ 眼睛一双
眼睛 双

o˧ fu˧ dzi˧ 角一对
角 对

dzi˧ 一般不用来作人的计量单位词，但在办丧事按吊客人数分肉时可以用 dzi˧；俗语指称"夫妇"时可以用 dzi˧。如：

bo˦dzɯ˧ m̩(ɿ)˩ni˧ dzi˧ 夫妇一对
夫 妇 对

tsh˧，表示大小不相等（年龄、行辈、个子等）的、成双成对的动物。如：

ȵi˩mo˩ tsi˧ 母牛、牛犊共一对
母牛 对

ʑo˩mo˩ tsi˧ 母绵羊、羊羔共一对
母绵羊 对

tʂhɿ˥mo˩ sɔ˧ tsi˧ 母山羊、羊羔共三对
母山羊 三 对

从以上各例可以看出，用 tsi˧ 表示动物"娘儿俩"时，它前面虽然只出现母畜字样，而实际上包括子畜在内。如果要把母畜、子畜都说出来，那就要改用关系量词。如：

mo˩ zɯ˧ sɔ˧ mo˦ （动物）母子三个
母 子 三 个

m̩(u)˩mo˩ m̩(u)˩zɯ˧ sɔ˧ mo˦ 母马、马驹共三个①

① 这两个例句中"母子三个"的实际内容都是一母二子。sɔ˧ 因受其后音节松元音的影响（后退同化作用）实际上读 so˧。

表示人类父母子女的量词，基本上与此相同，即用 po˥ (po˧，pɔ˩) 和 mo˩ (mo˦) "个"。子女与父亲一起计量时，用 po˥ (po˧，pɔ˩)；子女与母亲一起计量时，用 mo˩ (mo˦)。例如：

a˩bo˧ a˦zɯ˧ ŋɯ˧ po˥ 父子五人
父 子 五 个

a˩bo˧ a˩m̩(ʅ)˧fu˥ pɔ˩ 父女六人
父 女 六 个

a˩mo˩ a˦zɯ˧ so˧ mo˦ 母子三人
母 子 三 个

a˩mo˩ a˩m̩(ʅ)˧ fu˥ mo˩ 母女六人
母 女 六 个

③指称包含三个以上或泛指包含大量个体的计量单位词。如：

ɣo˧ (牛羊一) 群　bo˥ (人一) 伙
tshu˩ (竹一) 丛　bo˧ (粪土一) 堆
bu̠˧ (猪崽一) 窝　khɯ˧ (鸟一) 窝

在名量词里，还包括一部分法定的或彝族社会习用的度量衡单位词。如：

tʂh(ʅ)˩ 尺　tshɯ˩ 寸
ho˧ (一) 小拃①　tɕhu̠˧ (一) 大拃
bʅ˩ku˩② (一) 大半拃　khu˩③ (一) 挂

① 拃，音 zhǎ，汉语指张开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相当于 tɕhu̠˧；彝语 ho˧ 指张开大拇指和食指两端的距离。

② bʅ˩ku˩ 指伸张大拇指和弯曲食指两端的距离。

③ khu˩，按下臂的长度绕线一圈，叫做一"挂"。

li˧　（一）庹①　ʂɿ˧　升　mo˥　斗　ʑi˧　石
tɕi˩　斤　　　ʑo˩　两　ɕɿ˧　钱　zɿ˥　分

彝语名量词，与同语系、同语族、同语支其他民族语的量词比较，固然自具民族特色，就是彝语内部各方言互相比较，也异同互见：

ɬ(u̠)˧tʂɯ˩　tɕi˧　　一个碗
碗　　　条

ȵi˥tshɿ˧pha˧　ma˧　一条毛巾
毛巾　　　　个

lɯ˧bɿ˥　tɕi˧　一个牛胎盘
牛胎盘　条

ɬa˥　gu˧　　一条裤子②
裤　件

彝语名量词在使用上也带民族特色。如表示人的计量单位词，一、二人用 ma˧“个”，三人以上用 ʑo˧（ʑo˥，ʑo˩），例如：

tsho˦　ma˧　　一个人　　tsho˧　ȵi˩　ma˧　　两个人
人　　个　　　　　　　　人　　两　　个

tsho˧　so˧　ʑo˧　三个人　tsho˧　ɬ(ɿ)˧　ʑo˧　四个人
人　　三　　个　　　　　人　　四　　个

不同的动物有共用同一个量词的，如：vo˥“猪”，va˧“鸡”，tʂhɿ˥“山羊”，ʑo˧“绵羊”等共用同一的量词 ma˧“个”。也有本来分用不同的量词而临时共用同一量词的，如：

① 庹，音 tuǒ。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约五尺），汉语西南官话叫“一排”。

② 在动量词方面，如：zɿ˧“笑”的动量词用 ko˧“句”，在名量词方面，如“碗”用“条”，“毛巾”用“个”，“裤子”用“件”……等，都是比较特殊的。

m̩(u)˧“马”的量词为 ma˧“匹”，lɯ˧“牛”的量词为 tɕi˧“条”。当牛马同群需要混合计算时，则在原用的 ma˧ tɕi˧ 之外临时另用一个量词——khɔ˧。如：

m̩(u)˧　lɯ˧　sɔ˧　khɔ˧　　三个牛马
马　　牛　　三　　个

m(u)˩pa˥ la˩bu˧ dʑɿ˧kɯ˦ ŋɯ˧① khɔ˧ 牛马共五个
(马)　　牛　　共　　五　　个

在名量词的后边加定指助词 su˧，构成量词的“定指结构”。如果量词是单音节 ˧$_{33}$ 调的，还要把 ˧$_{33}$ 调转换成 ˦$_{44}$ 调。试比较下列各例：如 ma˧“个”／ma˦ su˧“那个”，gu˧“件”／gu˦ su˧“〔衣〕那件”，ku̠˧“架”／ku̠˦ su˧“那架”，dzi˩“双”／dzi˩ su˧“〔鞋〕那双”，ɣo˧“群”／ɣo˦ su˧“〔牛、羊〕那群”，tshu˩“丛”／tshu˩ su˧“〔竹〕那丛”。tsho˦ ma˧ su˧“每个人”／tsho˧ ma˦ su˧“那个人”。②

名量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上述第一类名量词修饰名词时，表示名词所指的人或事物属于可计量的事物类别，同时指明它是同类（或某一类）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如：

m̩(u)˩pa˥　ma˧　一匹马（指马类中任何个体的马）

上述第一类名量词的定指结构修饰名词时，表示名词所指的人或事物是以上的话（或上文）已经提到或说者和听者双方可以意会的特定的一个个体。如：

m̩(u)˩pa˥　ma˦su˧　那匹马
马　　　　那　匹

---

① ŋɯ˦ 因受其后音节紧元音 ɔ 的影响（后退同化作用）实际上读 ŋa˧。

② 构成“定指结构”时 ˧ 调转换成 ˦ 调，是一种语法手段。

ɬa˥ gɯ˦ su˧ 那条裤子
裤子 那 件

ʑʅ˩mo˩ m̥o˦ su˧ 那条河
河 那 条

总的说来，彝语量词直接修饰名词表示泛指意义（不定指意义）的用法以及 ma˦ su˧、gɯ˦ su˧ 等修饰名词表示定指意义的用法，说明量词兼有“不定冠词”和“定冠词”的作用。

彝语的动量词不如名量词那么发达。有些动量词跟动词的语音形式相同或相近。如：

tshʅ˩ ti˧ ti˧ 叠一叠
一 动量 叠

tshʅ˩ tɕhi˥ tɕhe˧ 跳一跳
一 动量 跳

tshʅ˩ thi˥ the˧ 包一包
一 动量 包

tshʅ˩ pi˥ pe˩ 〔跛子〕蹩一下
一 动量 蹩

有些动量词跟动词的语音形式不同。如：

tshʅ˩ vi˥ bu̠˧ 写一遍
一 动量 写

tshʅ˩ ko˧ ʑʅ˧ 笑一下
一 动量 笑

sɔ˧ gu˩ hɯ˩ 看三回
三 动量 看

fu˥ lɔ˧ ndu˩ 打六下
六 动量 打

tshʅ˩ tɕo˧ khu˥ 〔牲口〕赶一趟（来回）
一 动量 赶

名量词除与名词组合外，还可以与数词、形容词、代词、动词等组合，并受它们修饰。如：

ȵi˩ ma˧ 两个〔人〕
二 个

ko˩ ma˧ 很能跑的一匹〔宝马〕
很能跑的 匹

'tshɿ˩ dzi˩ 〔属于〕他的一双〔筷子〕
他的 双

ni˥ ma˦ su˧ 你的那个
你的 那 个

vu˩ tɕi˧ 卖的一条〔牛〕
卖 条

动量词常与数词组合，并与数词一起修饰动词。如 tshɿ˧（他）m̥(u)˩pa˥（马）ŋɯ˧（五）tɕo˧（转）khu˥（赶）o˦（了）“他赶了五趟（五个来回）马”。动量词也可以不与任何数词一起而单独修饰动词，表示动词所指的动作、过程属于可计量的类别和“一数”。如：

tsɿ˧ m̥(u)˩pa˥ tɕo˧ khu˥ o˦。 他赶了一趟马。
他 马 转 赶 了

ŋa˧ thɯ˩ʑɿ˧ vi˥ zo˧ lo˦。 我读了一遍书(以后)。
我 书 遍 读 了

e˩tɕhɿ˥ ba˧ɬo˩ ndo˧。 喝一口水。
水 口 喝

m̥(u)˧ha˧ ki˥ dʑi˩ o˦。 下了一阵雨。
雨 阵 下 了

动量词还可以与形容词、指示代词组合，并受它们修饰。例如：

a꜔ʑɿ˧ bo˧ 一大阵（下雪）
大 阵

mbo꜔ dʑi˧ 精美的一顿（饭）
精美 顿

tshɿ꜔ tɕo˧ 这趟 a˧dzɿ꜔ gu˩ 那回
这 转 那 回

量词与数词构成的数量词组，可以作句子的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和状语。在被动句中，数量词组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后，并与后边的动词组成当补语用的词组。如：

ŋa˧ khɯ˧ ɕi˥ tshɿ˩ lɔ˧ bɿ꜔ o꜔。
我 狗 咬 一 下 给 了
我被狗咬了一口。

彝语有既不同于量词，又不同于数量词组的数量词 ɲi꜔“俩”，ɣo˧“们”，但它们只出现于呼语独词句。如 a꜔ʑi˧ ɲi꜔“孩子俩！”，tɕho˩po˩ ɣo˧“朋友们”！

6.代词

代词是一种概括的指称词，它表示一定的事物、特征、数量、状况等。代词可分为三类：

（1）人称代词，如 ŋa˧“我”，nɯ˧“你”，tshɿ˧“他”。

（2）疑问代词，如 ɕi꜔“什么”，kha˥“哪里”，kho˩-m̩(u)˧“怎么”。

（3）指示代词，如 thi˥“这里”，a˧di˥“那里”，tshɿ꜔“这”，a˧dzɿ꜔“那”。

三类代词的共同特点是：其概括意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只起指示代替作用，而不称名；不受量词（定指结构）以外的其他词类修饰。

人称代词有表示“数”、“格”、“人称”等范畴的屈折变

化，列表如下：

人称＼格＼数		单数			双数 二人		多数 三人以上	
		主、宾	领属	反身	主、宾	反身	主、宾	反身
第一人称	直接	ŋa˧ 我	ŋa˥ 我的	ŋa˥ŋa˥ 我自己	ŋa˩ȵi˥ 我俩	ŋa˩ ȵi˥ ŋa˩ ȵi˥ 我俩自己	ŋo˩- ɣo˦① 我们	ŋo˩ ŋo˦ 我们自己
	间接	i˧ 我	i˥ 我的	i˥ i˥ 我自己	i˩ȵi˥ 我俩	i˩ ȵi˥ i˩ ȵi˥ 我俩自己	o˩ 我们	o˩ o˦ 我们自己
第二人称		nɯ˧② 你	ni˥ 你的	ni˥ni˥ 你自己	nɯ˩ ȵi˥ 你俩	nɯ˩ ȵi˥ nɯ˩ ȵi˥ 你俩自己	no˩ ɣo˦③ 你们	no˩ no˦ 你们自己
第三人称		tshʅ˧ 他	tshʅ˧˩˥ 他的	tshʅ˩ tshʅ˦ 他自己	tshʅ˩ ȵi˥ 他俩	tshʅ˩ ȵi˥ tshʅ˩ ȵi˥ 他俩自己	tsho˧ ɣo˦④ 他们	tsho˩ tsho˦ 他们自己

人称代词的数范畴，包括单数、双数、多数三个互相对立的

① ŋo˧˩ɣo˦ 圣乍土语又说 ŋo˧˩。

② nɯ˧，北部方言圣乍土语又说 ni˧。

③ no˧˩ɣo˦ 圣乍土语又说 no˧˩。

④ tsho˧˩ɣo˦ 圣乍土语又说 tsho˧˩。

具体范畴。单数表示个体；双数表示由两个个体构成的整体；多数表示由三个以上个体构成的整体。反映单数、双数、多数对立的语法手段是人称代词零形态与人称代词带一定后加成分的对立（单数人称代词为基本形式，在单数人称代词的基础上添加-ɲi˥、-ɣo˦ 便构成双数、多数人称代词）。从意义上看，人称代词的数与三类名量词的意义有一定的相应关系。人称代词表示双数、多数的后加成分 -ɲi˥、-ɣo˦，在来源上与特殊的"数量词" ɲi˦"两个"、ɣo˧"们①"有密切关系。

单数人称代词有格范畴。单数主格与单数宾格的词形相同（如 ŋa˧（我）bo˧（去）o˦ 了"我去了"／ŋa˧（我）pɿ˦（背）"背我"）。在单数主、宾格形式的基础上转换声调，便构成单数领格形式（如 ŋa˧"我"／ŋa˥"我的"，tshɿ˧"他"／tshɿ˩"他的"）。单数人称代词的领格形式，可能是一种残存的形式。双数、多数人称代词已经没有领格形式了。

人称代词因人称不同而互不相同，如第一人称单数主、宾格为 ŋa˧"我"，第二人称单数主、宾格为 nɯ˧"你"，第三人称单数主、宾格为 tshɿ˧"他"。它们的相互对立，既表现在意义上，也表现在词法变化体系上。在第一人称代词里，还有直接人称和间接人称的对立。直接人称代词使用在直接语中，如 ŋa˧"我"、ŋa˥"我的"、ŋa˩ɲi˥"我俩"、ŋo˩ɣo˦"我们"。间接人称代词使用在间接引述的原说话人的直接语中，如i˧"〔带引号的〕我"、i˥"〔带引号的〕我的"、i˩ɲi˥"〔带引号的〕我俩"、o˩"〔带引号的〕我们"。换句话说，间接第一人称代词就是在语法意义上排除当前的、现场的说话人一方，而指称过去的、非

① 汉语"们"为名词后加成分。彝语的 ɣo˧ 有两个意义，其中一个意义与"们"基本相同，但彝语 ɣo˧ 的语法地位却与"们"不同。

现场的原说话人一方的代词。试比较：

（1）ŋa˧ a˩ la˧ o˦。 我不来了。
我 不 来 了

（2）"i˧ a˩ la˧ o˦" di˦。 "我不来了"云云。
我 不 来 了 云

假设上列两个例句都是张三说的话，例（1）是张三在现场说的直接语，例句中的 ŋa˧"我"指称张三本人。例（2）是张三引述的间接语，例句中的 i˧"〔带引号的〕我"所指称的并不是张三，而是另一个人。

双数、多数人称代词，又因数的具体内容不同而互不相同。指称二人的整体时，用带 -ȵi˥"俩"的代词，指称三人以上的整体时，用带 -ɣo˦ 的代词（但间接人称使用 o˩，"咱们"用 ni˥ ŋo˩。）①在双数、多数人称代词中，还有排除式、包括式、示敬式的区别。列表如下：（以1、2、3代表第一、二、三人称的个体）

代词	本代词包括的人称成分	本代词排除的人称成分	汉义
ŋa˩ȵi˥	1＋1	2＋3	我俩(排除式)
ni˥ŋa˩ȵi˥	1＋2（敬称）	3	咱俩（包括式，示敬式）
tshɿ˧ŋa˩ȵi˥②	1＋3（敬称）	2	我俩（排除式，示敬式）
nɯ˩ȵi˥	2＋2	1＋3	你俩
tshɿ˩ȵi˥	3＋3	1＋2	他俩

① 汉语指称两个人的场合，既可以用"我俩、你俩、他俩"，也可以用"我们、你们、他们"，彝语不能这样。

② tshɿ˧……，一作 tshɿ˩……。

ŋo˩ɣo˦	1 + 1 + 1 + ……	2 + 3	我们(排除式)
ni˥ŋo˩	2 (敬称) + 1 + 1 + 1 + ……	3	咱们(包括式、示敬式)
no˩ɣo˦	2 + 2 + 2 + ……	1 + 3	你们
tsho˧ɣo˦	3 + 3 + 3 + ……	1 + 2	他们

单数人称代词的示敬式，有 su˥ "别人(敬称)"。它与第三人称单数、领格代词 su˥ 的词形相同。双数、多数人称代词的示敬式，有 ni˥ŋa˩ȵi˥ "咱俩"、ni˥ŋo˩ "咱们"等。

人称代词中包括一些反身代词。第一人称反身代词，有 ŋa˥ ʑi˩dɯ˧，ŋa˥ tsɿ˥tɕe˧ "我自己"，ŋo˩ tsɿ˥tɕe˧ "我们自己"等。第二人称反身代词，有 ni˥ ʑi˩dɯ˧，ni˥ tsɿ˥tɕe˧ "你自己"，no˩ tsɿ˧tɕe˧ "你们自己"等。第三人称反身代词，有 tshɿ˩ ʑi˩ dɯ˧、tshɿ˩ tsɿ˥tɕe˧ "他自己"，tsho˧ɣo˦ tsɿ˥tɕe˧ "他们自己"。此外，还有表示泛人称的反身代词 mi˩ʑi˥ ʑi˩dɯ˧、mi˩ʑi˥ tsɿ˥ tɕe˧ "各人自己"。但是，当说话人强调动作主体时，则使用代词的"反身强调格"。从构词的角度来看，单数反身代词的强调格就是单数、领格代词的重叠，如 ŋa˥ŋa˥ "我自己亲自〔做〕"，ni˥ni˥ "你自己亲自〔做〕"；tshɿ˩tshɿ˦ "他自己亲自〔做〕"，i˥i˥ "〔间接反身格即带引号的〕我自己亲自〔做〕"。双数、多数反身代词的强调式，就是双数、多数代词的重叠，如 ŋa˩ȵi˥ ŋa˩ȵi˥ "我俩自己亲自〔做〕"，nɯ˩ȵi˥ nɯ˩ȵi˥ "你俩自己亲自〔做〕"，tshɿ˩ȵi˥ tshɿ˩ȵi˥ "他俩自己亲自〔做〕"，i˩ȵi˥ i˩ȵi˥ "〔间接反身格即带引号的〕我俩自己亲自〔做〕"，ŋo˩ɣo˦ŋo˩ɣo˦ "我们自己亲自〔做〕"，no˩ɣo˦ no˩ɣo˦ "你们自己亲自〔做〕"，tsho˧ɣo˦ tsho˧ɣo˦ "他们自己亲自〔做〕"，o˩o˦ "〔间接反身格即带引号的〕我们自己亲自〔做〕"。

人称代词单数主、宾格可以受名量词定指结构 ma˦ su˧ 修饰，如 tsh̩˧ ma˦ su˧ kha˥ bo˧ a˩ dʑi˧ o˦“不知道他
他 那个 哪儿 去 不 知道 了
哪儿去了”。例句中的“他”是上文已经提到过或为说者听者双方可以意会的某个第三者。

第三人称代词里，包括两个定指代词：vi˧ 和 ko˧。vi˧ 代替被领属的特定的某人或某事物的名称，如 ŋa˥ vi˧“我的某人或某物”，ŋo˩ sɔ˧ ʑɔ˧ vi˧“我们三个人的某人或某物”。vi˧ 所代替的“某人或某物”的名称都是上文（或以上的话）已经提到过或者是说者或听者双方可以意会的。定指代词 ko˧ 代替做宾语或状语的特定的人、事物和地点的名称，与非定指代词 tsh̩˧“他（她、它）”不同。其用例如下：

ni˥ thɯ˩ʑ̩˧ de˧ ko˧ b̩˦ b̩˧ o˦？
你的 书 （辅动）（代） 给 了
你的书给他了没有？（代替特定的人）

m̩(u)˧ka˥ b̩˦ ko˧˦ ʑu˧ li˧ ʂu˦ lɔ˩。
木呷 （辅动）（代） 拿 去 （助）（助）
叫木呷去拿它吧。（代替特定的事物）

ko˧ a˩ dʑo˧ o˦。
（代） 不 在 了
不在那里（这里）了。（代替特定的地点）

上列三例中的 ko˧ 所代替的人、事物和地点的名称都是上文（或以上的话）已经提到过或者是说者和听者双方可以意会的。

疑问代词包括：问人或事物的代词，如 kha˦di˧“谁”，ɕi˦“什么”，khɯ˩ɕi˩“哪样”等；问处所的代词，如 kha˥“哪里”ɕi˦“什么”；问时间的代词，如 khɯ˩“何〔时〕，几

〔时〕，khɯ˩ho˦ “多会儿，多久”等；问性质、状态、方式和行动的代词，如 kho˩m(u)˧ “怎么”；问数量和程度的代词，如 khɯ˩ȵi˦ “多少”，khɯ˩ʂo˦ “多长”，khɯ˩m̩(u)˦ “多高”等。

疑问代词重叠有表示“全体、到处”和加强语势的作用。例如：

kha˦di˧kha˦di˧ ko˧ a˩ la˧ sɿ˧? 都有谁还没有来?
谁 不 来 还

kha˥kha˥ ŋɯ˧? 都在哪里?
哪里 是

kho˩m̩(u)˧kho˩m̩(u)˧ ʂu˧? 怎么办?
怎么 办

tsho˧ khɯ˩ȵi˦khɯ˩ȵi˦ la˧ a˩ dʑi˧。
人 多少 来 不 知道
不知道都有多少人来。

指示代词包括指人或事物的代词，如 tshɿ˦ “这”，a˧dzɿ˦ “那”等；指处所的代词，如 thi˥ “这儿”，a˧di˥ “那儿”，tshɿ˩tɕo˩ “这边”，a˩tɕo˩ “那边”等；指时间的代词，如 tshɿ˦lɔ˧(ko˧) “这会儿”，a˧dzɿ˦lɔ˧(ko˧) “那会儿”等；指性质、方式、状态、行动和程度的代词，如 ɕi˩ “这样”，a˩dzɿ˩ɕi˩ “那样”等。

指处所的代词有方位范畴。远指代词的第一音节带表意重音，或者在第一音节前面添加带表意重音的助词 'o˩，可以表示不同距离的方位。

a˧di˥ko˧ 那里[1]

'a˧di˥ko˧ 那里[2]（比“那里[1]”更远）

'o˩a˧di˥ko˧ 那里[3]（比“那里[2]”更远）

ˈo˩ˈa˧di˥ko˧　　那里⁴（比“那里³”更远）

代词一般只能作主语、宾语和谓语。代词作主语、宾语的例子很常见。代词作谓语的例子如下：

m̩(u)˧ dzɿ˧ ʑɿ˧ gu˦ la˧ gɯ˦su˧ li˧ ŋo˩
马 骑 水 涉 来 那些 （助） 我们
a˩ma˩。 骑马过河的（是）我们。
（助）

n(ɯ)˧ kha˦di˧ ŋɯ˧？ 你是谁？
你 谁 是

tsho˧ɣo˦ dza˦ dzɯ˧ dɯ˧ a˧di˥ ŋɯ˧。
他们 饭 吃 处 那儿 是
他们吃饭的地方是那里。

人称代词和疑问代词，还可以作定语，疑问代词、指示代词和定指代词 ko˧ 还可以作状语。代词作状语时，除 ko˧ 以外，一般需要在后边用结构助词 m̩(u)˧。例如：

ŋa˥ i˧ti˦ 我的上衣
我的 上衣

ɕi˦ thɯ˩ʑɿ˧ tɕhi˧ ŋɯ˧？ 是一页什么纸？
什么 纸 页 是

kho˩ m̩(u)˧ ʂu˧？ 怎么干？
怎 （助） 干

tsho˧ tshɿ˩ m̩(u)˧ hi˩ sa˥。 人们都这么说。
人 这 （助） 说 完

ko˧ a˩ ȵi˧ o˦。 不在那里（这里）坐了。
不 坐 （助）

7. 副词

副词表示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程度、范围、时间等等。

副词的概括意义是动作、状态的特征，特征的特征。①

副词的特点是：不能单独回答问题，经常用作状语，能修饰动词和形容词，也能修饰名词和其他副词。

常用的副词包括：表示时间、频率的副词，如：

a˧m̩(ɿ)˥si˩	刚才	dɯ˧nɯ˩	（先）就
kɯ˦nɯ˩	（早）就	tshɿ˦lɔ˧m̩(u)˧	忽然
hi˥dʑo˧	马上	dɯ˧dɯ˧	常常

表示程度的副词，如：

a˧ ŋa˥	越	ga˧ga˧	更	dʑɿ˧	很
kɔ˧	太	tshɔ˩ lɔ˧	稍微		

表示范围的副词，如：

dʑɿ˧kɯ˦	一起	ʑi˩xa˥xa˩	总共
ŋ(ɯ)˧kɯ˥	全	kha˧	所〔有的〕
a˦ti˧	只		

表示重复、连续的副词，如：

tha˥˦(ɿ)˩	仍然	sɿ˧	还
hi˧ʑi˩	再	ɲi˧	也

表示语气的副词，如：

ta˦	却、倒	ʑi˩su˧	务希
mo˦	竟	li˧hi˧	偏
ki˧m̩(u)˧	偏偏		

表示肯定、否定和可能的副词，如：

① 所谓“特征的特征”，指副词可以修饰另一副词或形容词。

ɱ(u)˩dɯ˧nɯ˩ 硬是 a˩ 不
tha˥ 莫、别 zi˧a˩da˧ 不一定，有可能。

副词与其他词类组合时，其相对位置一般在被修饰的中心词之前（如 tha˥˦(ɿ)˩“仍然”），或者在中心词之后（如 kɔ˧“太”）。但是，有些副词的位置不限于中心词的前、后，它们还可以出现在双音中心词之间，或者多音中心词的最后两个音节之间。例如：

a˩“不、没”，位于单音中心词之前，多音中心词之间：

a˩ hɯ˩ 不看
不 看

a˩ ɱ(u)˧ 没（有）马
没 马

a˩ tɕhɿ˧ 不甜
不 甜

ɱ(u)˩ a˩ pa˥ 没（有）公马
公马 没 公马

le˧ a˧ ge˧ 不断
断 不 断

a˧ a˩ ȵi˧ 不红
红 不 红

vo˧lɯ˧ a˩ tshɿ˩ 不圆
圆 不 圆

dʑɿ˧“很”，位于中心词的重叠式之间：

m(u)˧ dʑɿ˧ m(u)˧ (ma˧) 真（是一匹）马
马 很 马 一匹

hɯ˩ dʑɿ˧ hɯ˩ 一定看
看 很 看

ʐo˦tɕɿ˧ dʑɿ˧ ʐo˦tɕɿ˧ m(a˧) 很节省（的一个人）
节省 很 节省 一个

ndʐa˥ dʑʅ˧ ndʐa˥　　很美丽
美　很　美

ȵi˧ "也"，位于中心词之前、之间，或位于中心词的重叠式、中心词前缀的重叠式之间：

ʑa˩ʑo˥ ȵi˧ dzɯ˧　　洋芋也吃
洋芋　也　吃

dzɯ˦ ȵi˧ dzɯ˧　　吃也吃
吃　也　吃

tɕi˦ ȵi˧ tɕi˧　　酸也酸……
酸　也　酸

ku̠˦ ȵi˧ ku̠˧tɕʅ˧　　滑也滑脱
滑脱　也　滑脱

vo˧lɯ˧ ȵi˧ tshʅ˩[①] 或 vo˦ ȵi˧ lɯ˧tshʅ˩　圆也圆
圆　也　圆　圆　也　圆

kha˧ "所有……（的）"，位于单音动词之前，单音形容词的重叠式之前，多音形容词之间：

kha˧ dzɯ˧ su˧　　所有吃的（人）
所有　吃　的

thi˥ kha˧ la˧ su˧　　所有来这里的（人）
这里　所有　来　的

kha˧ mbo˩ mbo˩ su˧　　所有好的（物）
所有　好　好　的

a˧ kha˧ vu˥ su˧　　所有蓝的（物）
蓝　所有　蓝　的

vo˧lɯ˧ kha˧ tshʅ˩ su˧　　所有圆的（物）
圆　所有　圆　的

如果 ȵi˧ 与 a˩ 同时修饰一个双音中心词，则 ȵi˧ 与 a˩

① ȵi˧ 修饰三音节中心词时，也可以出现在中心词的第一、二音节之间。

同时出现在中心词的两个音节之间，n̥i˧ 在前，a˩ 在后，如：

a˦ n̥i˧ a˩ ʑɿ˧ e˥ n̥i˧ a˩ tsɿ˧ 不大也不小
大 也 不 大 小 也 不 小

有些副词可以与其他副词组合。如：

a˧n̥a˥ dʑɿ˧ a˧n̥a˥ m̥(u)˧ la˧ 更加多来
越 很 越 （助） 来

有些副词不但有修饰作用，而且还有关联作用。同一副词前后自相呼应，或者副词和连词互相呼应，可以把动词、形容词、词组、分句等组合起来。同一副词前后自相呼应的，如：

tshi˧˦ n̥i˧ i˦tshi˧ ʂo˧˦ n̥i˧ a˧ʂo˧ 又细又长
细 又 细 长 又 长

tʂhɯ˧˦ n̥i˧ tsɿ˧ n̥e˩ka˧ n̥i˧ tsɿ˧
稻 又 种 瓜 又 种

又种稻子又种瓜

a˧n̥a˥ hɯ˩ a˧na˥ hɯ˩ sa˧ 越看越好看
越 看 越 看 好

m̥(u)˧du˧ a˧n̥a˥ a˦n̥i˧, tshɿ˧ a˧n̥a˥ kha˥.
工作 越 多 他 越 高兴

工作越多他越高兴。

副词和连词互相呼应的，如：

ŋ̊(ɯ)˧kɯ˥ŋ̊(ɯ)˧a˩kɯ˥ ha˦ndʐɿ˧ ɬo˩bo˩ fu˦
纵使 大雨 手臂 粗

su˧ dʑi˩ ʑi˩ʑi˦ n̥i˧ ŋo˩ ko˧ a˩ tɕe˧
的 下 纵使 也 我们 它 不 怕

即使雨下得手臂那么粗，我们也不怕。

副词的作用，是在句中作状语。副词作状语时，一般不要求

伴用什么结构助词。个别副词后面，可用可不用结构助词 m̩(u)˧，例如：

a˧n̥a˥ ndo˧ a˧n̥a˥ s˥˥
越 喝 越 渴

a˧n̥a˥ m̩(u)˧ ndo˧ a˧n̥a˥ m̩(u)˧s˥˥
越 （助） 喝 越 （助） 渴

} 越喝越渴

少数副词后面，要求用结构助词 m(u)˧。如：

no˩ ŋ̊(ɯ)˧kɯ˥ m̩(u)˧ la˧ 你们一齐来。
你们 一齐 （助） 来

8.介词

介词用来表示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在语法上对另一个词的从属联系。介词表示的语法联系反映事物与动作、特征或另一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

凉山彝语的介词都是后置词，出现在名词、代词后边，与它们构成介词结构，用作表示各种关系意义的状语。

根据介词结构表示的关系，介词可以分为以下八类：

（1）表示处所、方向的，如：

tshɿ˧ o˩dʐo˧ ta˧ la˧。 他从西昌来。
他 西昌 从 来

a˦mo˧ i˦ko˧ ta˧ dza˧ m̩(u)˧。
妈 家 在 饭 做

妈妈在家里做饭。

he˧tsɿ˧ ma˧ dʑi˧ mo˧m̩(ɿ)˧ tɕo˦ li˧。
鸟 只 飞 天 往 去

一只鸟往天上飞去。

（2）表示时间的，如：

ŋa˧ i˩n̠i˩ ndi˥ tsha˧pho˥n̠i˩ ɕi˧ su˧ nɯ˧ ŋ̊e˩
我 今天 自 后天 到 (助) (助) 南瓜

ka˧ a˦ti˧ tsɿ˧ mo˧di˦。
只 栽 (助)

我从今天到后天只栽南瓜。

(3) 表示状态、方式的，如：

do˦m̩(ɿ)˧ si˩ sɿ˧ dzi˥ 用刀砍柴
刀 以 柴 砍

ʑɿ˦pu˧ si˩ ʑɿ˧ tsi˩ 用水桶装水
水桶 以 水 装

(4) 表示原因的，如：

a˩li˥ ta˧ bu̥˧ a˩ dzi˧
不空 由于 写 不 好

由于匆忙写得不工整

ɕi˩ ŋ̊ɯ˦ m̩(u)˧ a˩ sa˥ 因此没有做完
此 因 做 不 完

(5) 表示目的的，如：

ʐɯ˩mi˩ dʑi˩ŋ̊ɯ˦ sɿ˥m̩(u) 为人民服务
人民 为 服务

(6) 表示对象、关联的，如：

tshɿ˧ a˦mo˧ tɕo˦ hi˩。 他对妈妈说。
他 妈 对 说

tshɿ˧ ʂa˧ mi˦ nɯ˧ a˩ sɿ˩。
他 小麦 连 (助) 不 识

他连小麦都不认识。

(7) 表示比较的，差比用介词 tɕo˦＋否定副词 a˩tshɿ˧(不只)“胜于，比……更……”，平比用介词 a˦tɕo˧“同于”，

如：

kha꜔di˧ȵi˧ ŋa˥ tɕo꜔ a˩tshɿ˧ m̩(u)˧ o˧bu˧。
大家 我 比 不只 (助) 聪明

大家都比我聪明。

tshɿ˧ tshɿ˩ vɿ˥mo˩ a꜔tɕo˧ tɕɿ˩tɕɿ˩。
她 她的 姐姐 同 积极

她同她的姐姐一样积极。

彝语除了用介词 tɕo꜔（a˩tshɿ˧），a꜔tɕo˧ 等表示比较外，还可以用下列各种方式表示差比和平比。表示差比的方式，主要有下列三种。

用副词 ta꜔“倒，却”①；

用 ȵi˩“多如”、ʑɿ˩“大如”……等＋a˩tshɿ˧“不只”；

用a˩“不”＋ȵi˩“多如”、ʑɿ˩“大如”……等。例如：

vo˥pa˧ a˧dzɿ꜔ ma˧ ta꜔ tshu˧。
猪 那 只 倒 肥

那只猪倒更肥。

tshɿ꜔ ma˧ a˧dzɿ꜔ ma˧ ʑɿ˩ a˩tshɿ˧②。
这 个 那 只 大如 不只

这个比那个大。

dza˧ ʂu˧khu˥ ta꜔ a˩he˥de˧khu˥ ȵi˩ a˩ tshɿ˧
粮食 今年 倒 去年 多如 不 只

---

① a꜔kɯ˧ ta꜔nɯ˧ tɯ꜔ a˧ʑi˧ m̩a˥，ɬ(ɿ)˧ʑi˧ ta꜔ nɯ˧a꜔phu˧
愚 倒 起 智 教 孙子 倒 祖父
m̩a˥。 愚者倒教智者，孙子倒教祖父。
教

② ʑɿ˩a˩tshɿ˩“大于”，ȵi˩a˩tshɿ˧“多于”。

ɱ(u)˧ ɣɯ˩。
（助） 收获

今年比去年多收粮食。

tshʅ˦ ma˧ a˧dzʅ˦ ma˧ a˩ ʑʅ˩。
这 个 那 个 不 大如

这个不如那个大。

tshʅ˦ gɯ˧ a˧dzʅ˦ gɯ˧ a˩ ȵi˩。
这 些 那 些 不 多如

这些不如那些多。

表示平比的方式，除用介词 a˦tɕo˧ 外，还用下列二式：
dʑʅ˧"互相"＋ʑʅ˦"大如"，ȵi˦"多如"……等；
dʑʅ˧"互相"＋su˦"似"。例如：

tshʅ˦ ȵi˩ ma˧ dʑʅ˧ ʑʅ˦。这两个一样大。
这 两 个 互相 大如

tshʅ˦ ma˧ si˧ni˩ a˧dzʅ˦ ma˧ dʑʅ˧ su˦。
这 个 和 那 个 互相 似

这个跟那个相似。

（8）表示排除的，如：

vʅ˥vu˧ hi˦ ta˧ gu˩dʑu˦ nɯ˧，kha˦di˧ ȵi˧ thi˧
哥哥 除 （助）以外 （助） 谁 都 挑

a˩ to˩。
不 能

除了哥哥谁都挑不起。

从语源上看，有些介词来自动词虚用，如介词 hɯ˩"按照、朝"，来自动词 hɯ˩"看"；介词 ta˧"自、从"来自动词 ta˧"搁置"；介词 si˩"以"，来自动词 si˩"牵、携带"。

有的介词，与其他虚词同形，而语法作用各不相同。如介词

ta˧ "自、从" 与连词 ta˧、助词 ta˧ 同形；介词 si˧ni˩ "关连"，与连词 si˧ni˩、结构助词 si˧ni˩ 同形。在句子里，可以根据它们的句法形式和语法作用区分词性。例如：

vo˥ si˧ni˩ kho˩m̩(u)˧ mi˦?
猪 (介词) 怎么 (助)
把猪之类的东西怎么办？

tshɿ˩ ɣɯ˧ a˩he˥de˧khu˥ si˧ni˩ dʑɿ˦ a˩ su˩ o˦.
他的 力 去年 (介词) 互相 不 同 了
他的力量跟去年不同了。

9.连词

连词是连接两个词、两个句子成分或复合句中两个分句的虚词。它只有连接作用，它同它所连接的成分没有修饰关系或者补充关系。

按照句法功能，连词分为并列连词和主从连词两类。

（1）并列连词 按意义又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并列及层进连词，如 si˧ni˩ "和"，di˦a˩ bo˧ "不但……而且"，ɣa˥a˩zo˩ "而且、并且" 等。

vɿ˥vu˧ si˧ni˩ i˦ʑi˧ n̥i˧˦ dʑɿ˧kɯ˦ sɿ˧ ʐɯ˩
哥哥 和 弟弟 也 一起 柴 打
bo˧ o˦.
去 了
哥哥和弟弟都打柴去了。

i˩n̥i˩ ve˥ga˧ a˩ tshɿ˧ di˦a˩bo˧, a˦n̥i˧ a˦n̥i˧
今天 衣 不 洗 不仅 多 多
gɯ˧ tshɿ˧ o˦.
些 洗 了
今天不但洗了衣服，而且洗了很多。

②选择连词，如 da˧mo˧……da˧mo˧“或者……或者”，a˦xo˩……a˦xo˩“或……或”，a˩……i˦nɯ˧“如非……如非……就是”等。

a˦ʑi˧ tshɿ˦ ma˧ dza˦ dzɯ˧ da˧mo˧ ve˥ga˧
孩子 这 个 饭 吃 或者 衣服

ga˥ da˧mo˧ a˦mo˧ bɿ˦ po˩ʂɯ˩ ʂu˦ ʑi˩ sɿ˧.
穿 或者 妈妈 （辅动） 照料 （助）（助） 还

这孩子吃饭或者穿衣还要妈妈照料。

nɯ˧ a˩ ʑɿ˧ i˦nɯ˧ tshɿ˧ ʑɿ˧, tshɿ˧ a˩ ʑɿ˧
你 不 去 的话 他 去 他 不 去

i˦nɯ˧ nɯ˧ ʑɿ˧.
的话 你 去

如非你去就是他去，如非他去就是你去。

③承接连词，如 thi˥ta˧“于是”，i˦ni˩“之后……才”等。

a˦mo˧ di˩ ko˧ mo˧m̩(1)˧ ga˧ŋgo˩ di˦ lo˦,
妈妈 说 （助） 天气 冷 云云 了

thi˥ta˧ tshɿ˧ ɔ˩˧(u̠)˧ ndi˥ bo˧ o˦.
于是 他 帽子 戴 去 了

妈妈说天气冷，于是他就戴帽子去了。

zo˧ gu˩dʑu˦ i˦ni˩ tsɿ˥tɕe˧ a˩˧(u̠)˥ su˧ tsɿ˥tɕe˧
学 之后 才 自己 不足 （助） 自己

dɯ˧dʑi˧. 学然后知不足。
知道

（2）主从连词 按意义又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转折连词，如 tshɿ˦nɯ˧“但是”，thi˥nɯ˧“然而”等。

kha˦di˧ȵi˧ ko˧ tɕo˦ ȵe˩ka˧ tsɿ˧ di˦, tshɿ˦nɯ˧
大家 他 对 南瓜 种 云 但是

tshɿ˧ hi˦hi˧ m̩(u)˧ va˩ka˧ tsɿ˧.
他 故意 (助) 油菜 种

大家劝他种南瓜，但是他却种油菜。

tsho˧ kha˦di˧n̥i˧ ko˧ tɕo˦ ʑɿ˧ ŋgo˧ tha˥ ndo˧
人 大家 他 对 水 冷 别 喝

di˦, thi˥nɯ˧ tshɿ˧ tshɿ˦ a˩ n̥a˧.
云云 然而 他 它 不 听

人人劝他别喝生水，然而他总是不听。

②假设和条件连词，如 a˩di˧di˦……ko˧nɯ˧ “如果”，ko˧nɯ˧ “假如……的话”，n̥ɯ˦ŋɯ˧ “除非”，a˩dʑo˧“不管，不在乎”等。

a˩di˧di˦ m̩(u)˩ʂɿ˧tɯ˦ mo˧m̩(ɿ)˧ dʑi˩ ko˧nɯ˧,
如果 明天 天 下雨 的话

ŋo˩ tɕho˩ ndu˩ a˩ bo˧.
我们 球 打 不 去

如果明天下雨，我们就不去打球。

mo˧m̩(ɿ)˧ dʑi˩ a˩ dʑi˩ a˩dʑo˧, ŋo˩ tshɿ˩
天 下 不 下 不管 我们 一

khu̠˧ dzi˦a˩dzi˧ dza˧ ɣɯ˦.
年 每 粮食 收获

不管天下雨不下雨，我们年年丰收。

③因果连词，如 ɕi˩n̥ɯ˦ “因此”，m̩(u)˧ta˧ “因为……所以”，ta˧ “因……（以致）”等。

ɬo˩bo˩ du̠˧ la˧ o˦, ɕi˩n̥ɯ˦ m̩(u)˦dɯ˧ ko˧
月 出 来 了 因此 地 下

tsho˧ bu̠˧ʑɿ̠˧ dʑi˩ o˦.
人 影 有 了

月亮出来了，因此地下有了人影。

tsh˧˧ hi˨˩ ndʑi˧ kɔ˧ ta˧, kha˦di˧ɳi˧ tsh˧˦ gɯ˧
他 说 快 太 因 大家 他 听

a˨˩ tshe˧。
不 清

因为他说得太快了，大家都听不清楚。

④让步连词，如 ŋa˦a˨˩du˧ "虽然"，ʑi˨˩ko˧ "虽然……但是"，ʑi˨˩ʑi˦ɳi˧ "即使……也要" 等。

bo˧ a˧m̥(u)˧ ŋa˦a˨˩du˧, ʑ˧˧ ŋo˨˩ ŋgo˧ si˦ bo˧
山 高 虽然 水 我们 引 （助） 山

i˧tɕhi˦ li˧ o˦。
顶 去 了

山虽然高，我们还是把水引上山顶去了。

tsh˧˧ po˥ li˧ po˥ to˦ ʑi˨˩ko˧ tɕhe˧ li˧ tɕhe˧
他 跑 （助） 跑 能 虽然 跳 （助） 跳

a˨˩ to˨˩。 他虽然跑得快，但是跳不高。
不 能

⑤审决连词，如 ɳe˥li˧……ga˧bo˧dʑo˧ "与其……宁可"。

m̥(u)˧tɕhu˧ ŋɯ˧ ɳi˨˩ fi˧tɕ˧˧ la˧hɯ˦ ɳe˥li˧, i˨˩ɳi˨˩
日期 五天 飞机 等候 与其 今天

kɯ˦nɯ˧ tɕh˧˨˩tʂhɯ˧ ɳi˧ bo˧ ko˧ ta˦ ga˧bo˧dʑo˧。
就 汽车 坐 走（助） 倒 宁可

与其花五天时间等候飞机，宁可今天就坐汽车走。

连词的位置因被连接的对象而异：连接词和词组的连词，一般位于被连接的词和词组之间；连接主从分句的连词，一般位于从句之末，如：

v˧˥vu˧ si˧ni˨˩ i˦ʑi˧ 哥哥和弟弟
哥哥 和 弟弟

dza˧ dzɯ˧ ko˧ si˧ni˩ ve˥ga˧ ga˥ ko˧ ȵi˧
饭 吃 （助） 和 衣 穿（助） 都

a˧mo˧ po˩ʂɯ˩ de˧a˩du˧ o˧。
妈妈 照料 不必 了

吃饭和穿衣都不必妈妈照料了。

mo˧m̩(ɿ)˧ a˩ tsha˧ m̩(u)˧ta˧, ʑi˧ tshɿ˩ tʂa˧
天 不 晴 因为 烟 一 点

vu˥dʑi˩ o˧。
霉 了

因为天气不好，所以烟有点发霉了。

成套的连词（如 da˧mo˧……da˧mo˧）可以叠用在被连接的词或词组的中间和末尾，互相呼应。连词与连词互相呼应的，如：

nɯ˧ tsɿ˥ da˧mo˧ a˩ tsɿ˥ da˧mo˧ nɯ˧˦ ndzɿ˧。
你 挖 或 不 挖 或 你 作主

你挖不挖，由你作主。

连词和助词、副词互相呼应的，如：

tshɿ˧ khu˥thi˧ e˥tsɿ˧ ʑi˩ko˧, to˩du˧ li˧ dʑo˧ o˧。
他 年纪 小 虽然 本领（助） 有 了

他虽然年纪小，却有本领了。

a˩di˧di˧ tshɿ˧ te˩ʑi˧ hɯ˩ a˩ ʑɿ˧ i˧nɯ˧,
如果 他 电影 看 不 去 的话

nɯ˧ ȵi˧ ko˧ hɯ˩ ʑɿ˧ si˧a˩zo˩。
你 也 它 看 去 不必

如果他不去看电影的话，你也不必去。

10.助词

助词是附着在词、词组和句子后边起某种语法作用，或赋予词、词组和句子以附加色彩的虚词。

助词分结构助词、时态助词、语气助词三类。

（1）结构助词　是在句中表示结构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虚词。例如，si˩（si˦）、ʂu˧、ŋo˩ 是动词带目的、趋向补语的标志：

pho˥　si˩　ɕi˦　m̩(u)˧？　　派〔他〕干什么？
派　（助）什么　干

ʐu˧　si˦　la˧。　　拿〔过〕来。
拿　（助）来

ŋgo˧　ʂu˧　la˧。　　〔把刀子〕抽出来。
抽　（助）　来

m̩(u)˩pa˥　ma˧　tshɿ˧　khu˥　ŋo˩　a˩tɕo˩　ʑɿ˧　o˦。
马　匹　他　赶　（助）　那边　去　了
马被他赶到那边去了。

la˩bu˧　tɕi˧　ŋa˧　khu˥　ŋo˩　i˧ko˧　la˧　o˦。
牛　条　我　赶　（助）　家　来　了
牛被我赶到家里来了。

si˧ni˩ 是动词带结果补语的标志：

m̩(u)˦m̩(u)˧　si˧ni˩　lo˥　go˥　o˦。
做　做　（助）　手　疼　了
〔做了很久〕做得手疼了。

hi˥hi˧　si˧ni˩　ɕɿ˧li˧　dʑe˧　o˦。
站站　（助）　脚杆　酸　了
〔站了很久〕站得腿酸了。

hɯ˩hɯ˧　si˧ni˩　ŋɔ˧tɕi˩　ge˧　o˦。
看　看　（助）　视线　断　了
〔看了很久〕看得视线模糊了。

从词源看，上列三例中 si˧ni˩ 的用法是连词 si˧ni˩ 用法的引申。这种引申应用的带结果补语的 si˧ni˩，在一定的语言环境

可以省略。

但是，上述作为动词带目的、趋向补语的标志的助词，则不能省略。句中有无这样的助词，句子的结构和表达的意义很不相同。例如，当句中有助词 ŋo˩，它后边又有趋向动词 la˧“来”或 ʑɿ˧、bo˧“去”时，趋向动词的句法作用在补充说明谓语动词的趋向或过程。如果句中没有助词 ŋo˩，只有趋向动词 la˧ 或 ʑɿ˧、bo˧ 时，则趋向动词与谓语部分的主要动词共同构成合成谓语，其句法作用在于说明主语。例如：

lɯ˧ khu˥ la˧ 来赶牛（牛在眼前，我叫人来赶牛）
牛 赶 来

lɯ˧ khu˥ bo˧
牛 赶 去

去赶牛（已知牛在某地，现在叫人从这里到某地去赶牛）

lɯ˧ khu˥ ŋo˩ bo˧ o˦
牛 赶 （助） 走 了
牛赶起走了（从这里把牛赶起走了）

si˩(si˦)是形容词带程度补语的标志：

tshɿ˧ he˧ma˥ kha˥ si˩ m̩(u)˧du˧ ʂɯ˦ a˩
他 心 高兴 （助） 办法 找 不
ɣɯ˩ o˦。 他心里高兴得找不出办法来了。①
得 了

tshu˧khɯ˧ si˦ dzɯ˧ a˩ hi˥ o˦。
咸 （助） 吃 不 能 了
咸得不能吃了。

① 即“高兴得不得了”的意思。

a˧ n̡i˧ si˧ so˥ a˩ hi˥ o˧。
多 （助）数 不 能 了

多得数不清了。

m̩(u)˧、m̩(u)˧ta˧ 是形容词和一部分副词作情态状语和范围、程度状语的标志：

a˧ n̡i˧ m̩(u)˧ tsɿ˧ 多栽
多 （助） 栽

a˧ zɿ˧ m̩(u)˧ pɿ˩ 大捆地背〔柴〕
大 （助） 背

a˧ ŋ̊a˥ m̩(u)˧ hi˩ 大声地、使劲地说
更使劲 （助） 说

ŋ(ɯ)˧ kɯ˥ m̩(u)˧ la˧ 都来
都 （助） 来

上列各例中的助词 m̩(u)˧，根据语言节律的需要，都可以换用 m̩(u)˧ta˧，如 a˧ n̡i˧ m̩(u)˧ta˧ tsɿ˧ “多栽”。

ta˧ 是动词、动宾词组作情态状语的标志，如：

ɣɯ˧ ka˧ ta˧ zo˧ 努力地学
力 竭 （助） 学

di˧ 用于引述直接语，也是象声词作情态状语的标志，如：

ndzɿ˩ di˧ ɕi˩ lo˧ ko˧ khɯ˧ dʑi˧ a˩ ma˩。
“嗞” （助）这样 一下 在某地 响 呀

“嗞”地响了这样一下。

su˧ 是以形容词或动词为主体构成定指的名词性结构的标志。这种名词性结构貌似汉语的名物化结构，而实质上互不相同①。例如：

---

① 不同之处在彝语是“定指的”。彝语还有一个 vi˧，它可以与名词、代词结合构成以领属关系为基础的定指的名词性结构。它是代替名词的。如 ŋa˧ vi˧ “我的”，a˧ ʑi˧ vi˧ “孩子的”。

ŋa˧ a˧n̥i˧ su˧ he˧vu̱˧。我喜欢红的。
我 红 的 喜欢

nɯ˧ a˦ʑɿ˧ su˧ kha˧ da˩ e˥tsɿ˧ su˧ kha˧。
你 大 的 要 呢 小 的 要
你要大的还是要小的。

thi˥ ŋga˧ bo˧ su˧ sa˥ m̩(u)˧ sa˥ a˩ hi˥。
这儿 经过 走 的 完 (助) 完 不 能
走这儿过去的不计其数。

经常伴随名词出现的修饰语，有定量的和定性的两种。当名词后边不出现定量的修饰语时，往往出现带 su˧ 的、指明区别性特征的定语，在这种情况下，su˧ 又兼有定语标志的作用。如：

ve˦ve˧ a˧n̥i˧ su˧ si˩ ŋa˧ bɿ˦ la˧。
花 红 的 拿 我 给 来
拿红花来给我。

（2）时态助词　是附着在动词后边辅助动词表示动作或过程的情貌的虚词。例如：

mi˦（mi˦ta˧），o˦：表示将行态。

ta˧（kɯ˧ta˧），ko˧……ta˧：表示进行态。

lo˩（lo˦），o˦：表示已行态。

n̥i˧〔n̥i˧m̩(u)˧ta˧〕：表示未完成态。

ta˧（ta˧o˦）：表示完成态。

它们的用例，已见上文动词部分。

（3）语气助词　有限定作用，它给整个句子或者句中的个别词以各种不同的附加色彩。

彝语的语气助词极为丰富。它们出现的位置主要有五：句末，

从句之末，需要突出的句子成分之后，被强调的词的重叠式之间，被强调的词或词组之前。

语气助词出现在句子末尾的，如：

m̩(u)˧ka˥ thi˥ ŋga˧ bo˧ o˦. 木呷走这里过去了。
木呷 这里 经过 走 了

nɯ˧ dza˧ a˩ dzɯ˧ sɿ˧ pa˥? 你还没有吃饭吧？
你 饭 没 吃 还 吧

nɯ˧ tshɔ˩ lɔ˧ hi˩ ŋa˦ kɯ˧ lɔ˩!
你 一 下 说 我 使听 嘛

你说给我听一下嘛！

语气助词出现在从句末尾的，如：

dza˧ a˩ m̩i˩ ʑi˩ sɿ˧ a˩lo˩, ŋo˩ hi˧ʑi˩ i˧ho˦
饭 没 熟 (助) 还 呢 我们 再 一

zɯ˧tʂa˧ zo˦ sɿ˧.
会 儿 学 还

饭还没有熟呢，我们再学习一会儿。

语气助词出现在需要突出的句子成分之后的，如：

a˦ʑi˧ tshɿ˦ ma˧ a˩he˥de˧khu˥ li˧ a˩ xɯ˧
孩子 这 个 去年 (助) 不 好

ma˧ ŋɔ˦, a˩m̩(ɿ)˧ʂu̠˧khu˥ nɯ˧ xɯ˧ dʑɿ˧ xɯ˧ o˦.
个 是 今年 (助) 好 很 好 了

去年呢，这孩子不好，今年嚜，很好了。

用了语气助词 li˧、nɯ˧ 的句子，还可以用判断动词 ŋɯ˧，如：

va˧ma˥ li˧ va˧tɕhi˩ tɕhi˩ su˧ (ŋɯ˧), va˧pu˧
母鸡 (助) 鸡蛋 生 的 是 公鸡

li˧ ku˧ su˧ (ŋɯ˧) .
(助) 叫 的 是

母鸡（是）生蛋的，公鸡(是)叫的。

语气助词出现在被强调的词后面或被强调的词的重叠式之间的①，如：

m̩(u)˦dɯ˧ m̩(u)˧ 遍地
地 (助)

hi˨ m̩(u)˧ hi˨ sa˥ a˨ hi˥ 说都说不完
说 (助) 说 完 不 能

语气助词出现在被强调的词或词组之前的，如：

dza˧ ko˧ a˨ m̩i˨. 饭都没熟。
饭 (助) 没 熟

ko˧ tʂɯ˥ tʂɯ˧? (都）对吗？
(助) 对 吗

ko˧ a˨ tʂɯ˥. (硬是）不对。
(助) 不 对

语气助词有的表示单纯的语气，有的表示综合的语气。现在按意义分别举例如下。

o˦，表示陈述语气，如：

ŋa˧ a˨ ʑɿ˧ o˦. 我不去了。
我 不 去 (助)

mo˧，表示主观意图，通知别人并征求意见的语气，如：

ŋa˧ ʑɿ˧ŋgɯ˧ thi˨ bo˧ mo˧.
我 开水 打 去 (助)

我去打开水啊。

① 助词的这种用法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是“全量”。

da˩,表示一般的询问或明知故问的语气，如：

nɯ˧ thi˥ dʐo˧ da˩？　　你在这儿啊？
你　这儿　在　（助）

pa˥,表示怀疑兼测度、商量兼祈使的语气，如：

no˩ tɕe˥ dzɿ˧mɔ˧ pa˥？！　　你们家平安吧？！
你们　家　平安　（助）

ʐe˧！ i˦ko˧ bo˧ pa˥？！　　走！到家里去吧？！
走　家　去　（助）

ŋo˩ tshɔ˩lɔ˧ dʐɿ˦˧(ɿ)˧ la˧ pa˥？！
我们　一下　商量　来　（助）
我们来商量一下吧？！

ma˩，表示请求的语气，如：

nɯ˧ ŋa˧ lɔ˥pɔ˩ la˧ ma˩！
你　我　帮助　来　（助）
你来帮助我嘛！

ma˥，表示叮嘱、提醒、警告以防发生意外的语气，如：

a˦ʐi˧！ va˥dʐi˩ ma˥！　　孩子！当心跌倒呀！
孩子　跌倒　（助）

a˦ʐi˧ va˥dʐi˩ ma˥！　　当心孩子跌倒呀！
孩子　跌倒　（助）

11.叹词

叹词是用来抒发情感、表达意愿的词。

叹词一般出现在句子的前边，不与句中其他的词发生组合关系（叹词活用时例外）。

有时候单独一个叹词就可以成为一个句子，例如：

ha˧ʐi˩！　　（表得胜、满意）

a˧ba˧！　　（表惊奇）

a˧mɯ˧! (表惊恐)

o˩di˧ɔ˦! (表同意)

a˧ku̠˧! (表怜惜、失望)

a˩di˩! (表鄙视)

a˧tsɿ˧ki˧! (表受到突然刺激的痛苦)

常用的叹词按意义可分为以下各类。

表示喜悦的叹词，如：

a˧ʑi˩! ŋa˧ he˧tsɿ˧ khɯ˧ ɣɯ˩ o˦。
噫 我 鸟 窝 得 了

噫！我得了一窝鸟。

ha˧ʑi˩! pho˧bo˧ ŋo˩ ʂu˧ ndo˦ o˦。
哈 旗子 我们 干 着 了

哈！我们得着旗子了。

表示悲伤或痛楚的叹词，如：

a˧ma˧! i˩mo˩ go˥。 唉呀！肚子疼。
唉呀 肚子 疼

a˧tsi˧! ŋa˥ lo˥ m̩(u)˩tu˥ zɿ˧ o˦。
哎哟 我的 手 火 烫 了

哎哟！我的手给火烫着了。

a˧tsɿ˧ki˧! ŋa˧ tʂhu˧ ŋgu˥ o˦。
唉哟 我 刺 戳 了

唉哟！我给刺戳着了。

表示愤怒或鄙视的叹词，如：

a˧kɯ˧! bo˧ a˩ ʂo˧ su˧ tha˥ gɯ˩。
嗨 干净 不 干净 的 别 搞

嗨！别搞不干净的东西。

a˧mo˧! nɯ˧ ɕi˩ tʂa˧ si˩ ɕi˫ m̩(u)˧ mi˫!
唉 你 这么 点儿 拿 什么 做 (助)

唉！你拿这么一点儿做什么呢！

表示惊讶或赞叹的叹词，如：

a˧bɯ˧! bu˧ʂɿ˧! 啊呀！蛇！
啊呀 蛇

a˧mɯ˧! ŋa˥ ɔ˩ɭ(u̠)˧ ɬi˫ndo˧ o˫。
哟 我的 帽子 遗失 了

哟！我的帽子丢了。

a˧a˧a˧! le˧pa˧ o˫! 啊啊！错了！
啊啊 错了 了

a˧bo˧! no˩ vo˥ tshɿ˩ȵi˫ȵi˩ ho˧ ta˧ o˫。
啊 你们 猪 这么多 养 上 了

啊！你们养这么多的猪。

表示交给和祈使的叹词，如：

tʂhɔ˩! ʂu˧ nɯ˧ bɿ˫! 喂！给你！
喂 (辅动) 你 给

khɔ˩! ŋa˧ po˫ la˧ ha˫! 喂！给我看一下！
喂拿来吧 我 使看 来 (助)

ʑe˧! bo˧ zo˫! 走吧！该走了！
走吧 走 该

表示呼唤的叹词（包括"发语词"），如：

tʂha˫ʑi˩! nɯ˧ kha˥ bo˧? 喂！你哪儿去？
喂 你 哪儿 去

ha˫ʑi˩! nɯ˧ m̩(u)˧ka˥ ŋ̍(ɯ)˫ŋ̍(ɯ)˧?
喂 你 木呷 是吗

喂！你是木呷吗？

tho˧m̩(u)˧! a˩m̩(ɿ)˥tsi˩ nɯ˧ hi˩ gɯ˦su˧ li˧
（发语词） 刚才 你 说 那些 （助）

ŋa˧ he˧vu̠˧ sa˥。
我 同意 完

这个（发语词）！刚才你说的那些，我完全同意。

表示答应的叹词，如：

m̩(ɿ)˩! ŋa˧ he˧vu̠˧ ʑi˩ lɔ˧! 唔！我同意！
唔 我 同意 （助）（助）

ɔ˩! ŋa˧ ʂu˥ la˧ o˦! 哦！我记起来了！
哦！ 我 记 起来 了

在表示强调的时候，有些叹词可以连说两次，有些可以重叠最后一个音节。连说两次的，如 ʑe˧! ʑe˧! "走吧，走吧！"重叠最后一个音节的，如：a˧ʑa˧ʑa˧ʑa˧! "哎呀呀呀！（表示强烈的痛楚）"，a˧ma˧ma˧ma˧! "唉呀呀呀！（表示强烈的疼痛）"，a˧tsi˧tsi˧tsi˧! "哎哟哟哟！"，a˧tsi˧ki˧ki˧ki˧! "唉唷唷唷！"等。彝语句首可以连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叹词，如：

a˧kɯ˧! a˥zɿ˧! ① tʂhɿ˩ni˧! 嗨！球！臭得很！
嗨 球 臭

叹词的全民性和民族特点极为显著。某些其他词类的词或者词组，按照民族习惯可以用于抒发情感、表达意愿。例如 ho˧ bu˧ 是名词，其义为"太阳"，但当人们失意的时候可用 ho˧ bu˧"天呀！"抒发呼天抢地之情。tshɿ˩（他的）zɯ˧（儿子）mo˧（尸）tɕhɿ˧（抬）是词组，其义为"绝种断根"，当人们诅咒或口角时，常用以抒发怒愤之情。

① a˥zɿ˧"球"，西昌、凉山一带骂人的话，相当于旧小说中的"鸟(屌)"。

叹词一般出现在句子前边，但是某些叹词可以借作其他词类用为句子的情态状语，这时候，叹词也可以出现在句中谓语动词的前边。例如：

a˦ʑi˧ ma˧ a˦mo˧ a˦mo˧ m̩(u)˧ ko˦ ʂɿ˧.
小孩 个 阿嘆 阿嘆 地 某处 叫
一个小孩在那里"阿嘆、阿嘆"地叫。

tshɔ˧ na˧ ma˧ a˧ʑe˧ a˧ʑe˧ m̩(u)˧kɔ˦ ʂɿ˧.
人 病 个 阿唷 阿唷 地 某处 叫
一个病人在那里"阿唷、阿唷"地叫。

象声词，根据意义和语法特点，一律归入叹词。象声词可以在句子里作状语，其后带结构助词 m̩(u)˧ 或 di˦。例如：

m̩(u)˧ɬ(ɿ)˧ xo˩ m̩(u)˧ phu˧.
风 呼呼 （助） 吹
风呼呼地吹。

ke˧ di˦ ŋa˧ ndu˩ o˧fu˧ ko˧ ti˥.
格 （助）我 打 角 上 着
格的一声被我打在角上。

凡单纯描述自然界的音响印象的其后带 m̩(u)˧，凡侧重于音响的人为因素的其后带 di˦，但是，有时候用 m̩(u)˧、用 di˦ 都可以。如：

pu̠˧ m(u)˧ ŋa˧ khe˧ ʂu˧ la˧.
咘咘（助） 我 砍 下 来
咘的一声（响）被我砍了下来。

pu̠˧ di˦ ŋa˧ khe˧ ʂu˧ la˧.
咘 （助） 我 砍 下 来
咘的一声被我砍了下来。

（二）句　法

1.词组和结构

（1）词组　彝语的实词通过主从联系组合起来，表示一个完整的又可以分解的复合概念，称为词组。

彝语词组不同于一般的词的组合。实词与虚词按一定方式组合，由于一方是虚词，固然不是词组，就是实词与实词按一定方式组合，如：vɿ˥vu˧ i˫ʑi˧（哥哥 弟弟）"哥哥弟弟"，m̥a˩ts1˥ n̥i˩mo˩（兄弟 姊妹）"兄弟姊妹"，bu̱˫ n̥i˧ bu̱˧ pi˫ n̥i˧ pi˧（写 也 写 念 也 念）"又写又读"等等，由于它们表示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两个概念，也不是词组。词组内部实词和实词之间的意义关系，有修饰、补充、支配三种。构成修饰、补充二种词组的主要方式是词序和助词，构成支配词组的主要方式是词序。在句子里，词组的主方和从方，一般分别担任不同的句子成分。但在特定的句子里，主方和从方也可以共同担任一个句子成分。

①修饰词组　以名词为中心词的修饰词组，修饰中心词的形容词、量词在中心词之后。如：

bu̱˧ma˧ a˧ʂɿ˥（字 新）　新文字

ve˫ve˧ pu˧（花 朵）　一朵花

修饰中心词的代词和名词在中心词之前，如：

ŋa˥ thɯ˩ʑɿ˧（我的 书）　我的书

m̥(u)˧ phu˩ʂu˧（马 尾）　马尾

以量词为中心词的修饰词组，修饰中心词的形容词、数词、代词在中心词之前，如：

a˦ʑɿ˧	pu˧	一大朵	ɬ(ɿ)˧	tɕi˧	四条
大	朵		四	条	
tshɿ˦	gɯ˧	这些	a˧dzɿ˦	gu˩	那回
这	些		那	回	

以动词为中心词的修饰词组，修饰中心词的形容词、动词在中心词之前。如：

a˦n̥i˧	m̩(u)˧	tsɿ˧	多多地栽
多	（助）	栽	
ɣɯ˧ka˧	ta˧	n̥o˩bo˩	努力地劳动
努力	地	劳动	

②补充词组　以动词为中心词的补充词组，补充中心词的形容词、动词等在中心词之后。如：

dzɯ˧	sa˥	吃完	ka˧	ʂu˧	la˧	摇(掉)下来
吃	完		摇	（助）	来	

③支配词组　在支配词组里，宾语位于动词之前。如：

tʂɯ˩tʂɿ˩	zo˧	学习政治
政治	学	

彝语里有不少词的固定组合。它们的本质特征具体表现在结构定型和意义统一两个方面。

词的固定组合，词序固定不变，组成固定组合的词不能任意替换。它的意义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解的整体。它内部的各个词，或多或少地，甚至完全地失掉了自已的独立意义。这样的语言单位自然不同于现代彝语一般的词组。例如：

si˧tɕhɿ˦li˩thi˧thi˧　　深更半夜

lo˥m̩(u)˧lo˥di˩tɕhi˩　　自贻伊戚

pe˧le˧se˧dʑo˩ho˩　　分崩离析

a˩kɯ˥li˩si˧si˧　　稀奇古怪

ʂɿ˥mo˧ɬ(ɿ)˦pe˧du˧　　除旧更新

（2）结构　彝语的实词和实词，或者实词和虚词，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组合成各种"结构"。"结构"所表达的不是一个概念。多数"结构"都由实词和虚词组合而成。"结构"一般只能担任一个句子成分（如"定指结构"只相当于一个名词的功能，"介词结构"只相当于一个副词的功能）。"结构"作句子成分时，则一般不要求用结构助词。

彝语的"结构"，主要有下述几种：

①联合结构　在联合结构里，并列的词的语法地位是平等的，它们表示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两个概念，它们有的靠连词或副词来联系，有的则不需要。如：

zo˦dɯ˧　si˧ni˩　ko˧tʂha˧
学校　和　工厂

学校和工厂（用连词来联系）

khɯ˧˦　ȵi˧　khɯ˧　ndzɿ˧˦　ȵi˧　ndzɿ˧
苦　又　苦　辣　又　辣

又苦又辣（用副词来联系）

m̩a˩tsɿ˥（　）n̥i˩mo˩
兄　妹

兄妹（不用连词或副词来联系）

②主谓结构　主谓结构不是表示概念的称名手段，而是一种句子形式的语言单位。构成主谓结构的方式是词序，即被表述的词在前，表述的词在后。如：

tshɿ˧ i˧tɕhi˧ ɔ˧zu˥ ma˧。
他 头 (头)花白 个
他是个头发花白的人。（主谓结构作定语）

ŋo˦ ŋo˧ si˧ni˩ ɲɔ˧bu˩ ŋgu˧ o˦。
哭 哭 (助) 眼眶 肿 了
哭得眼眶都肿了。（主谓结构作补语）

主谓结构经常用作主动句或被动句的谓语，如：

ŋa˧ i˩mo˩ go˥。 我肚子疼。
我 肚子 疼

tshɿ˧ lo˥ ndʑi˧。 他（做事）手快。
他 手 快

i˩kho˧ ŋa˧ (kɯ˧) go˥ ta˧ o˦。
门 我 给 关 (助) 了
门被我（给）关上了。（被动句）

a˦ɲe˧ khɯ˧ (kɯ˩) ɕi˥ o˦。
猫 狗 给 咬 了
猫被狗（给）咬了。（被动句）

（3）定指结构 定指助词 su˧“的”可以和量词、动词、形容词等组成名词性的定指结构。例如：

ŋa˥ ma˦su˧ 我的那个 a˧ ʂɿ˥ su˧ 新的
我的 那个 新 的

sɿ˧ pɿ˩ su˧ 背柴的 a˧li˧ su˧ 旧的
柴 背 的 旧 的

（4）方位结构 方位词附着在其他词或者词组后边，组成表示处所或者时间的方位结构。如：

dza˦ dzɯ˧ gu˨ dʑu˦　　吃饭之后
饭　吃　之后

zo˦ dɯ˧ khu˧ tɕo˦　　学校里边
学校　里边

i˨ȵi˨ lo˦ hi˧　　今天以后
今天　以后

（5）介词结构　名词、代词可以和介词组成介词结构，如：

i˦ko˧ ta˧ la˧　　从家里来
家　从　来

tsho˧ɣo˦ mi˦ kɔ˧　a˨ la˧ sɿ˧
他们　连　某地　没　来　还
连他们都还没有来

（6）数词结构　基数词按一定的规律组成表示任何整数的数词结构①，如：

tshɿ˨ ha˧ sɔ˧ tshi˧ ȵi˦　　一百三十二
一　百　三　十　二

ɬ(ɿ)˧ va˥ ŋa˧ tu̠˧　　四万五千
四　万　五　千

2.句子成分

句子成分是分解句子而得出的最小意义结构单位。作句子成分的通常都是实词。虚词是句法联系或各种附加意义的表达手段。

句子成分按句法作用分为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两类。主要成分是句子的结构中心，次要成分在语法上直接或间接从属于主要

① 数词组合规律见上文数词部分。

成分。

主要成分有主语和谓语两种。次要成分有定语、状语、宾语、补语四种。主要成分是非扩展成分，次要成分是句中实词所带的扩展性成分。

（1）主语　主语是句子主语部分的结构中心和非扩展成分，是谓语表述的对象。能在句中充当主语的词类主要是名词和代词。举例如下。

m̥a˥mo˩ la˧ o˦。　老师来了。
老师　来　了

ŋo˩ i˩n̥i˩ tʂhɯ˧ tsɿ˧ bo˧。
我们　今天　谷子　栽　去
我们今天栽秧去。

（2）谓语　谓语是句子谓语部分的结构中心和非扩展成分，是对主语加以表述的。能在句中充当谓语的词类主要是动词、形容词、代词和名词。例如：

ŋa˧ bo˧ o˦。　我走（去）了。
我　走，去　了

tsho˧ tshɿ˦ ma˧ xɯ˦ xɯ˧？
人　这　个　能干吗
这个人能干吗？

no˩ dza˧ m̥(u)˧ su˧ kha˦di˧ (ŋɯ˧)？
你们　饭　做　的　谁　是
你们的炊事员是谁？

名词作谓语，一般要求在作谓语的名词后面用判断动词 ŋɯ˧ “是”，作谓语的名词和 ŋɯ˧ 构成合成谓语。如：

ŋo˩ ma˥si˧ li˧ m̩(u)ka˥ ŋɯ˧。
我们 导师 （助） 木呷 是
我们的导师是木呷。

在陈述语气较弱的句子里，可以不用判断动词，如：

a˩m̩(ɿ)˧ʂu̱˧khu˥ li˧ m̩(u)˧khu˥。
今年 （助） 马年
今年马年（今年属马）。

（3）定语　定语主要是作句子成分的名词、代词、量词等所带的扩展性连带成分①。用作定语的词类主要是形容词、代词、名词和量词。例如：

ve˦ve˧ a˧n̩i˧ gɯ˧ ve˧ o˦。　一些红花开了。
花 红 些 开 了
tsho˧ a˧dzɿ˦ ma˧ a˩ xɯ˧。　那个人不行。
人 那 个 不 行
ʂa˧mo˦ ko˧tʂha˧ li˧ a˦n̩i˧ m̩(u)˧ pa˥ ta˧ o˦。
面粉 工厂 （助） 多 （助） 办 起 了
办了许多面粉厂了。
m̩(u)˩pa˥ ma˧ la˧ o˦。　一匹马来了②。
马 匹 来 了

（4）状语　状语是作句子主要成分的动词、形容词等所带的扩展性连带成分。用作状语的词类主要是副词、形容词、动

① 这种扩展性连带成分，可能是词，也可能是结构和词组。如果是词组，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层级分析。下文状语、宾语、补语等同此。

② 在现代彝语里，数词不能单独修饰名词；而在较古彝语文献和格言谚语里，数词可以单独作定语修饰名词，如：ʑo˧（绵羊）tu̱˧（千）“一千只绵羊”，lɯ˧（牛）ha˧（百）“一百条牛”。

词、代词和名词。例如：

ŋo˨ ʑi˨xa˥xa˨ bo˧ sa˥，nɯ˧ a˦ti˧ o˦。
我们 完全 走 完 你 只 了
我们全走光，只有你了。

a˦ȵi˧ m̩(u)˧ hi˨。 多说。
多 地 说

tɕo˥ ta˧ dzɯ˧。 煮着吃。
煮 着 吃

tshɿ˧ kho˨m̩(u)˧ ɬ(ɿ)˧ bo˧ su˧ ŋɯ˧？
他 怎么 逃 走 的 是
他是怎么逃走的？

nɯ˧ tshɿ˨m̩(u)˧ tha˥ hi˨。 你别这样说。
你 这样 别 说

o˥ ȵi˧！ 下面坐！
下面 坐

（5）宾语 宾语是作句子成分的动词所带的扩展性引导成分①。用作宾语的词类主要是名词和代词。例如：

ŋa˧ bu˧ma˧ bu˧。 我写字。
我 字 写

kha˦ di˧ ma˧ nɯ˧˦ ku˧？ 谁喊你？
谁 个 你 喊

单音节的代词和它后面的单音动词组合出现在谓语部分时，如果代词由 ˧ 变 ˦，或者动词由 ˨ 变 ˦，则表明代词是宾语，如：

---

① 动词和所带的扩展性引导成分构成引导关系。

tshɿ˧˦ ŋgu˧ 想念他　　　no˩ bɿ˩˦ 给你们
他　想念　　　　　　　你们　给

试比较：

ŋa˧ tshɿ˧ ndu˩ (a˧di˥ ta˧)。
我　他　打　那里　摆起

我被他打倒在那里。

tshɿ˧ ŋa˧ ndu˩ (a˧di˥ ta˧)。
他　我　打　那里　摆起

他被我打倒在那里。

如果在被动句的谓语部分插入趋向动词 li˧、la˧、ʑɿ˧ 等，则被动句转化为主动句。这时候，趋向动词成为指示宾语的标志。如：

ŋa˧ tshɿ˧ tsɿ˥ o˦。　　我被他骂了。
我　他　骂　了

ŋa˧ tshɿ˧ tsɿ˥ li˧ o˦。　我去骂他了。
我　他　骂　去　了

在强调动作所及的客体时，代表客体的词必须出现在句子的主语部分，同时句子谓语部分的主谓结构里往往出现辅助动词 kɯ˩，构成表示"处置"的句式。在这样的句子里，语法上的宾语并不存在。如：

i˩kho˧ a˦mo˧ kɯ˩ go˥ ta˧ o˦。
门　妈妈　(辅助)　关　上　了

门被妈妈关上了。

试比较：

ŋa˧ tshɿ˧ (kɯ˩) ndu˩ (thi˥ ta˧)。
我　他　　打　这里　摆起

我被他打倒在这里。

tshɿ˧ ŋa˧(kɯ˩) ndu˩ (a˧di˥ ta˧)。
他 我 打 那里 摆起
他被我打倒在那里。

有的及物动词可以带双宾语。双宾语各有两个位置：有时直接宾语（指事物的）在间接宾语（指人的）之前，如：

tshɿ˧ thɯ˩ʑɿ˧ dzi˥ tu˧ ŋa˦ ɬ(ɿ)˧。
他 书 一本 (辅动) 我 赠给
他赠给我一本书。

kha˦di˧ ma˧ nɔ˧ ho˩ de˧ nɯ˧ m̥a˥。
谁 个 彝话 (辅动) 你 教
谁教你彝话。

这时候间接宾语之前需要用辅助动词 tu˧ 或 ʂu˧，de˧ 等。它们与间接宾语后面的主要动词构成复式动词结构。

有时间接宾语（指人）在直接宾语之前，如：

ŋa˧ a˦ʑi˧ dza˦ tʂa˧。 我给孩子饭吃。
我 孩子 饭 使吃

（6）补语 补语主要是作句子成分的动词、形容词等所带的扩展性补充成分。用作补语的词类主要是形容词和动词。带补语的中心词和补语之间有的用结构助词（如 si˦、si˧ni˩、ŋ̊o˩、ʂu˧ 等），有的不用。例如：

tshɿ˧ po˥ ndʑi˧。 他跑得快。
他 跑 快

ʂɯ˨ ɣɯ˦ o˦ 找着了。
找 得 了

ŋgo˧ ʂu˧ la˧ 抽出来。
抽 (助) 来

上述六种句子成分中，主语、谓语、宾语、补语等的语序是固定的：即主语在谓语之前，谓语在主语之后。宾语在动词中心词之前。补语在动词、形容词中心词之后。定语、状语的语序往往因充当定语、状语的词类不同而有所不同。它们的基本语序是：名词、代词作定语时位于中心词之前，形容词、量词作定语时位于名词中心词之后；状语一般位于动词、形容词中心词之前或者中心词的重叠式之间，一部分副词状语位于动词、形容词中心词之后。（例证已见上文）

句中实词，除充当上述一般的六种句子成分而外，还有些特殊的用途，如充当呼语、插入语等。

特殊用途的词语中，包括一部分独立性词语①，例如，表示答应、感叹的词语：

aʲtʂɯ˥！ tshɿ˧ ko˦ he˧ a˩ vu̠˧。
不对 他 （它）赞 不 成

不对！他不赞成。

呼语，如：

bo˦ dzɯ˧！nɯ˧ me˩ hi˩！ 哥儿们！你先说！
哥儿们 你 先 说

按注性词语，如：

ŋa˧ tha˩ ko˧，vo˥ tshɿ˦ ma˧ ɲi˩ ha˧ tɕi˩
我 估计（助） 猪 这 只 二 百 斤

dʑo˧ o˦。
有 了

据我估计，这只猪有两百斤了。

① 句中词与词之间的句法联系有许多种类型，独立性词语表 它和句子的其余部分既无并列联系，又无主从联系。

引述性词语，如：

ŋa˧ (ɣɯ˩) gɯ˧ ko˧ li˧, ɕi˩ m̩(u)˧ ʑi˩ di˦.
我 得 听 (助) (助) 这样 做 (助) 云云

我听说，是这样做的！

ŋa˧ di˩ ko˧, i˩n̥i˩ ma˧ dzi˥ bo˧ di˦ su˧
我 说 (助) 今天 竹 砍 去 云 的

a˩ma˩. 依我说，(人家) 是说今天去砍竹子嘛。
嘛

3.句子

句子是语言交际的基本形式，它由词按一定的语法规则构成，是形成并表达相对完整思想的最小交际单位。

（1）单句 根据结构的不同，彝语的句子可分为单句和复句两大类。单句只有一个组织中心，复句至少有两个组织中心。

单句可以按“句部”分为双部句和单部句两类。双部句由两个主要成分或两个主要成分加从属于它的次要成分构成；单部句由一个主要成分或一个主要成分加从属于它的次要成分构成。

一般双部句的基本结构主要有如下十四种格式：

①“主语——谓语”格式，如：

tshɿ˧ la˧ o˦. 他来了。
他 来 了

i˩kho˧ a˦mo˧ kɯ˩ go˥ ta˧ o˦.
门 妈妈 给 关 上 了

门被妈妈给关上了。

②“主语——合成谓语(谓语部分有能愿动词或判断动词的)”格式，如：

tshɿ˧ tɕhe˧ ŋga˧ to˦ ʑi˩. 他能跳过去。
他 跳 过 能 (助)

③“主语——宾语——谓语”格式，如：

ŋa˧ sɿ˧ ʐɯ˩ bo˧。　我打柴去。
我　柴　打　去

④“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谓语”格式，如：

tshɿ˧ thɯ˩ ʐɿ˧ gɯ˧ ŋa˧ bɿ˦ o˦。
他　书　些　我　给　了
他给了我一些书。

⑤“主语——间接宾语——直接宾语——谓语”格式，如：

ŋa˧ a˦ʑi˧ dza˦ tʂa˧。　我给孩子饭吃。
我　孩子　饭　使吃

⑥“主语——谓语——补语”格式，如：

ve˥ga˧ ɬi˥ vu˧ o˦。　衣服晒乾了。
衣服　晒　乾　了

⑦“主语——宾语——谓语——补语”格式，如：

ŋo˩ tʂhɯ˧ tsɿ˧ sa˥ o˦。　我们栽完稻子了。
我们　稻　栽　完　了

⑧“定语——主语——谓语”格式，如：

nɔ˧su˧ a˦ʑi˧ la˧ o˦。　彝族小孩来了。
彝族　小孩　来　了

⑨“主语——定语——谓语”格式，如：

a˦ʑi˧ sa˩pi˥ ma˦su˧ bo˧ o˦。
孩子　淘气　那个　走　了
那个淘气的孩子走了。

⑩“主语——宾语——定语——谓语”格式，如：

ŋa˧ thɯ˩ʑɿ˧ n̠i˩ dʑi˥ vɿ˧ ta˧ o˦.
我 书 两 本 买 （助） 了

我买了两本书。

nɔ˧su˧ ka˩pu˩ bu̠˧ma˧ tshɿ˦ gɯ˧ zo˧ tɕhi˧
彝族 干部 文 这 些 学 想

dʑɿ˧ zo˧ tɕhi˧.
很 学 想

彝族干部很想学习这些文字。

⑪“主语——状语——谓语”格式，如：

mo˧m̩(ɿ)˧ bo˩lo˧ m̩(u)˧ dʑi˦ o˦.
天 亮堂 （助） 成 了

天空亮堂堂的了。

⑫“主语——谓语——补语——状语”格式，如：

nɯ˧ bo˧ n̠e˥ kɔ˧ o˦.
你 走 迟 太 了

你走得太迟了。

⑬“主语——状语——谓语——补语——状语”格式，如：

tshɿ˧ kɯ˦ tʂɿ˧ m(u)˧ la˧ n̠e˥ kɔ˧ o˦.
他 当真 （助） 来 迟 太 了

他当真来得太迟了。

⑭“状语——主语——状语——谓语”格式，如：

a˩n̠i˩ɣa˧ nɯ˧ mo˧m̩(ɿ)˧ tshɔ˩lɔ˧ tsha˧
近来 （助） 天气 有点 热

la˧ o˦. 近来天气有点热起来了。
起来 了

单部句主要有无主句和独词句两种。

无主句常用于表示一般的要求和禁戒。表示一般的要求的，如：

ndʐa˥ ndʐa˩ m̩(u)˧ ɳo˩ bo˩。
好好 (助) 劳动

好好地劳动。

表示一般的禁戒的，如：

dza˧ bo˧ ʑɿ˧ bo˧ tha˥ tu̱˥。
庄稼 别 践踏

不要践踏庄稼。

单部句常见于格言、谚语和某些警句式的固定词组里，如：

khɯ˥ tʂho˩ lɯ˧ gu˧ tɕi˧　晚餐（宰）九条牛
晚 餐 牛 九 条

ʂa˧ su˧ hɯ˩ tha˥ di˧　不要轻视穷苦人
穷苦 的 看 别 坏

m̩(u)˥ su˧ hɯ˩ tha˥ di˧　不要轻视愚笨人
傻 的 看 别 坏

ndzɿ˧mi˥ hɯ˩ tha˥ ʑɿ˧　不要看重土司
土司 看 别 大

ɬ(u̱)˧dʑi˧ hɯ˩ tha˥ di˧　不要轻视奴隶
奴隶 看 别 坏

彝语的实词和叹词，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构成独词句。

单句还可以按照说话的目的和语气的不同分为下列四类：

①陈述句　表示陈述语气的单句，句末可以用表示陈述语气的助词，也可以不用。如：

tshɿ˧ i˩ɳi˩ mo˩ŋgɯ˩ bo˧ o˦。
他 今天 开会 去 了

他今天开会去了。

ŋo˩ kha˦di˧ ȵi˧ m̩(u)˧ka˥ mo˧ ndzo˦。
我们 谁 都 木呷 见 过
我们大家都见过木呷。

②疑问句 构成疑问句的主要方式有下列四种：

1）谓语部分的中心词或中心词后面的助词、连带成分、复合成分重叠，如：

tsh˧ i˩ȵi˩ ȵo˩ bo˩ bo˧?
他 今天 劳动吗
他今天劳动吗？

tsh˧ i˩ȵi˩ ȵo˩bo˩ to˦to˧?
他 今天 劳动 能吗
他今天能够劳动吗？

2）用疑问代词，如：

o˩dʐo˧ bo˧ su˧ ga˩mo˩ kha˥ ŋga˧?
西昌 去 （助） 路 哪里 过
去西昌走哪条路？

3）用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如：

nɯ˧ a˩ bo˧ da˩[①]? 你不去啊？
你 不 去 （助）

4）在表示选择的联合结构中间用 da˩[②]，如：

tsh˧ m̩(u)˦ mo˧ bo˧ da˩ tʂhɯ˧ ts˧ bo˧?
他 地 耕 去 呢 秧 栽 去
他去耕地还是去栽秧？

①② da˩ 是语气词兼连词。

nɯ˧ ko˦ʐɯ˩ ŋɯ˧ da˩ a˩ ŋɯ˧?
你 工人 是 呢 不 是

你是不是工人？

③祈使句 构成祈使句的主要方式有下列三种：

1）表示禁止的祈使句里，有的只用副词 tha˥，有的除用 tha˥ 外，还用语气助词 m̩(u)˧ta˧，如：

bo˦dzɯ˧ ɣo˧，no˩ ʑi˧ tha˥ ndo˧。
哥儿 们 你们 烟 别 吸

哥儿们，你们别抽烟！

tha˥ ʐa˧ m̩(u)˧ta˧！ 别闹啊！
别 闹 （助）

2）表示请求的祈使句，一般在句末用语气助词 ha˦，如：

tɕho˩po˩，nɯ˧ tshɔ˩ lɔ˧ hi˩ ha˦！
朋友 你 一下 说 （助）

朋友，你说一下看！

3）表示命令的祈使句，一般语势很强，如：

tu˩ ko˧ hi˥ ta˧！ 就地起立！
起 某地 立 着

a˧di˥ ko˧ kha˦ di˧ ȵi˧ bo˧ a˩ hi˥！
那里 谁 都 去 不 能

那里谁都不能去！

④感叹句 构成感叹句的主要方式是在句首用叹词，或在句末用一定的语气助词，如：

a˧bɯ˧！ l̥(u)˥ dʑɿ˧ l̥(u)˥ o˥！
啊呀 够 很 够 了

啊呀！很够了！

a˧bɯ˧! ni˥ ve˥ga˧ tsh˩˦ gu˧ ɕi˦m̩(u)˧ tsh˩˩m̩(u)˧
啊呀 你的 衣服 这 件 为什么 这样

ndʐa˥!
漂亮

啊呀！你的这件衣服怎么这样漂亮！

a˧mɯ˧! m̩(u)˧du˧ ʂɯ˦ a˩ ɣɯ˩ o˦!
哎 办法 找 不 得 了

哎！找不出办法来了！

tsho˧ tsh˩˦ ma˧ kho˩m̩(u)˧ta˧ za˧hɔ˧ ma˧!
人 这 个 多么 聪明能干 个

这个人是多么的聪明能干啊！

（2）复句　复句在语法结构上和单句相区别。作为复句组成部分的分句，其功能与一般的单句截然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语言交际单位。

复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句组成，用来表示相对完整的思想。复句的组织中心多，因而有可能更充分、更细致地表达思想。

根据分句和分句的意义关系，复句可以分为联合复句和主从复句两种。

①联合复句　联合复句中各分句的平等地位和并列关系，有的要用连词或起关联作用的副词、助词等来表示，有的不用。举例如下。

1）并列复句，如：

ŋo˩ ɕ˩˧ p˩˩ bo˧, no˩ m̩(u)˩ m̩(u)˥ bo˧。
我们 粪 背 去 你们 麻 薅 去

我们背粪去，你们薅麻去。

me˩le˧ nɯ˧ ʑa˩ʑo˥ pi˥, ɣa˦ nɯ˧ ʑa˩ ʑo˥ tsh˩˧,
先 （助） 洋芋 挖 后 （助） 洋芋 洗

tsh˧˩gu˩dʑu˦ nɯ˧ m̩(u)˩tu̱˥ tɕe˧ ta˧ dza˧ m̩(u)˧.
然后 (助) 火 烧 起 饭 做

先挖洋芋，后洗洋芋，然后才烧火做饭。

2）选择复句，如：

m̩(u)˧ka˥ bo˧ a˦xo˩, m̩(u)˧tɕɿ˧ bo˧ a˦ xo˩,
木呷 去 或 木基 去 或

nɯ˦ ndzɿ˧.
你 作主

或者木呷去，或者木基去，请你作主①。

3）转折复句，如：

ŋa˧ ko˧ hɯ˦ li˧ lo˦, tshɿ˧ ko˧ a˩ dʑo˧.
我 某地 看 去 (助) 他 某地 不 在

我去看过了，而他不在。

4）层进复句，如：

ŋa˧ a˦ti˧ he˧ vu̱˧ su˧ a˩ ŋɯ˧, su˧˦ ȵi˧
我 只 同意 (助) 不 是 别人 也

he˧vu̱˧ su˧ ŋɯ˧.
同意 (助) 是

不但是我同意，别人也同意。

nɯ˧ m̩(u)˧ di˦a˩bo˧, ŋa˧ m̩(u)˧mi˦ a˩ ɬ(u)˥.
你 做 何况 我 做 连 不 够

〔待做的工作不多〕连我做都不够，何况你呢。

nɯ˧ pɿ˩ di˦a˩bo˧, ŋa˧ pɿ˩ mi˦ a˩ ɬ(u)˥.
你 背 何况 我 背 连 不 够

〔垃圾太轻〕连我背都不够，何况你背。

---

① 木呷、木基，为彝族人名。

②主从复句　主从复句各分句之间的语法地位不平等，它们的主从联系一般要用连词或起关联作用的词语来表示。举例如下：

1）因果或推论复句，如：

tshʅ˧ ȵo˨bo˨ ko˧ tɕʅ˨tɕʅ˨ dʑʅ˧ tɕʅ˨tɕʅ˨ m̩(u)˧ta˧，
他　劳动　积极　很　积极　因为

su˥tsho˧ tshʅ˧˦ si˧ si˧˦ mo˨fa˨ de˧ ta˧ o˦。
别人　他　选　（助）　模范　当　上　了

因为他劳动积极，大家选他当模范。

tshʅ˧ sɿ˧ pʅ˨ bo˧ o˦ko˧，i˨ȵi˨ m̩(u)˦ mo˧
他　柴　背　去　既然　今天　地　耕

su˧ a˨ ɣɯ˨ o˦。
（助）　不　得　了

既然他背柴去了，今天没人耕地了。

2）假设复句，如：

ma˧ha˧ a˨ dʑi˨ ko˧nɯ˧，ŋa˧ a˨ndʐʅ˧ m̩(u)˧
雨　不　下　假如　我　一定　（助）

bo˧。　假如不下雨的话，我一定去。
去

3）条件复句，如：

tsha˧pho˥ȵi˨ mo˧m̩(ʅ)˧ tsha˧ i˦nɯ˧，ŋo˨ ŋgɯ˧
后天　天　晴　的话　我们　荞子

ɬi˥ mo˧。
晒　（助）

后天天晴的话，我们就晒荞子。

4）让步复句，如：

tsh˧˦ ko˩po˦ e˥ts˦ ʑi˩ko˦, tsho˦ tsh˦ ku˩
他 身体 小 虽然 人 他 摔

ko˦ thi˥ sa˥ ma˦ ŋɯ˦。
某地 着地 完 个 是

他个子虽然小，别人都被他摔倒了。

tsh˦ bo˦ ʑi˧ȵi˦, ŋo˩ s˦ li˦ p˩ sa˥
他 去 纵然 我们的 柴 (助) 背 完

a˩ to˩
不 能

纵然他去，我们的柴也背不完。

a˧ʑi˦ ma˧ su˦ ŋa˦ a˩ la˦ ʑi˧ȵi˦, nɯ˦ ko˦
孩子 定指结构 我 不 来 纵然 你 某地

i˥ a˩ na˦。
睡 (助)

孩子！纵然我不回来，你去睡就是了。

方　言

彝语的地理分布很广，方言土语较多。根据解放以后的彝语调查材料和研究成果，以语音、词汇特点为主要依据，并参考语法特点，联系彝族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况，初步将彝语划分为六个方言。现在分别介绍如下。

一、北部方言

（一）北部方言的地理分布

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其次分布在云南。其四界是：东至云南永善、巧家与东部方言区接界；南至云南禄劝、永仁、剑川分别与东部方言区、中部方言区、西部方言区接界；西至四川木里；北至四川汉源、泸定。其具体分布地区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十八市、县（自治县）①；雅安地区的汉源县、石棉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县、泸定县；乐山地区的马边县、峨边县、金口河工农区；宜宾地区的屏山县、古蔺县、叙永县；渡口市及所辖米易、盐边二县。云南丽江地区的华坪、永胜二县和宁蒗、丽江两个自治县；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兰坪县；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剑川县；昭通地区的巧家县及永善县的部分地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永仁县，元谋县及禄劝县的部分地区。操北部方言的彝族，自称 nɔ˧su˧（音译“诺苏”，包

① 凉山彝族自治州辖有：西昌市、昭觉、美姑、金阳、普格、布拖、甘洛、雷波，喜德、越西、西昌、德昌、冕宁、会东、宁南、会理、盐源等市、县和木里藏族自治县。

括 nɔ˧su̱˧、ne˧su˧ 等异读），约有一百六十多万人。

北部方言分北部、南部两个次方言。操北部次方言的约有一百二十多万人，操南部次方言的约有四十多万人。北部次方言包括圣乍、义诺、田坝三个土语（即凉山彝族习称的圣乍话、义诺话和田坝话）圣乍土语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喜德县、越西县（包括原普雄县境），昭觉县、甘洛县、金阳县及普格县的部分地区，雷波县（原瓦岗）、西昌县、德昌县、冕宁县、盐源县、盐边县、木里藏族自治县、石棉县、九龙县、泸定县，其次分布在云南的华坪县、永胜县、宁蒗彝族自治县、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中甸县、兰坪县、剑川县，永善县及巧家县的部分地区。说这种土语的约有八十多万人。义诺土语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美姑县、马边县，雷波县、峨边县及甘洛县的部分地区，其次分布在越西县、昭觉县及金阳县的部分地区。说这种土语的约有三十多万人。田坝土语主要分布在甘洛县，越西县及峨边县的部分地区，其次分布在汉源县。说这种土语的约有八万多人。南部次方言包括布拖、会理两个土语（即凉山彝族习称的“所地话”）。布拖土语主要分布在布拖县，其次分布在普格县、宁南县、会东县、会理县（部分地区）。说这种土语的约有二十多万人。会理土语主要分布在会理县、德昌县、米易县，其次分布在普格县（部分地区）。说这种土语的约有十七万人。

（二）北部方言的主要特点

1.语音方面：

（1）北部方言内部北部次方言大多数地区的塞音、塞擦音、鼻音、边音、擦音，基本上都分清浊两套。但田坝土语的鼻音和边音，有的地点不区分清浊。如峨边没有 m̥、n̥、ɬ。甘洛、越西有 m̥、n̥，没有 ɬ。南部次方言区的会理有 ɬ，没有 m̥、n̥、ŋ̊。

（2）一般都有鼻冠音 mb、nd、ŋg、ndz、ndʐ、ndʑ 等，但田坝土语没有鼻冠音，为例外。

（3）北部方言的塞擦音，一般都出现在舌尖前、舌尖后和舌面三个部位，擦音都是单辅音成分的。但布拖土语的 k、kh、g、ŋg、与 ʒ、ʒ̱（属 ʅ、ʅ̱ 音位）结合时，出现 kʃ-、khʃ-、gʒ-、ŋgʒ- 等塞音和擦音组成的合音。它们都只起一个音位的作用，是一种舌根部位的塞擦音。当 x、ɣ 与 ʅ、ʅ̱ 结合时，出现 xs-、ɣz- 等两个擦音组成的合音，是一种舌根部位的复合擦音。

（4）北部方言没有塞音和边音构成的复辅音，但有塞音和颤音构成的复辅音。如会理（二区）的 k，kh，g，ŋg，ŋ 与 ui、ue、ua 结合时，气流在舌根与双唇同时受阻，出现 kbr、khbr、gbr、ŋgbr、ŋbr 等塞颤复辅音。

（5）北部次方言的全部元音都分松紧两套，但只在 ˧、˦ 两调构成对立。南部次方言只有一部分元音分松紧两套（如会理、布拖都只有 ʅ：ʅ̱ 与 u：u̱ 两套，只在 ˥ 调构成对立）。

（6）北部方言大多数地区都有 ʅ̑、ʅ̱̑、ɨ̑、ɯ̑、ɯ̱̑ 五个舒唇元音①。这种元音为其他五个方言所无。就发音部位来说，ʅ̑、ʅ̱̑ 是舌尖自然元音，ɨ̑ 是央元音，ɯ̑、ɯ̱̑ 也是央元音。就唇形来说，它们是一种特殊的“次圆唇元音”。发这种次圆唇元音时，唇吻肌肉比较松弛，双唇既向前伸（唇形略似发 ʂɿ˧“干”音而不齿化），又分别向上下舒展，呼出的气流较强。试比较下列各例：

sɿ˧	死	zɿ˧	尿
sʅ̑˧	血	zʅ̑˧	〔火〕烫

① 元音下面的“⌒”，表示舒唇，“⌒̱”表示舒唇紧元音。

{sɿ̱˧　柴　　zɿ˧　好
{sɿ̯˧　扫　　zɿ̯˥　揉〔荞粑〕

{si˧　选择　　zi˧　〔光〕亮
{si̯˧　感觉　　zi̯˧　用〔动词〕

{xɯ˧　好，能干　　ɣɯ˧　力
{xɯ̯˧　〔牲畜〕圈　　ɣɯ̯˧　切〔菜〕

{ko˧　烤〔火〕
{kɯ̯˧　句

{xɔ˧　汉人
{xɯ̯̱˧　泼〔水〕　　ɣɯ̯̱˧　拔〔竹笋〕

从凉山彝族习称的圣乍话、义诺话、所地话元音对应的情况看，所地的圆唇元音，在义诺多数念舒唇元音，在圣乍多数念展唇元音，少数仍念圆唇元音（其基本条例是：舌尖元音，前元音变读展唇；后元音仍读圆唇）。显然，义诺和其他地区的舒唇元音是语音发展中的一种过渡现象。列会理、义诺、圣乍三土语对照表如下：

例词 词义 ＼ 土语	会理（二区圆唇元音）	义诺（马边舒唇元音）	圣乍（喜德展唇、圆唇元音）
坏	dy˧	di̯˧	di˧
血	su˧	sɿ̯˧	sɿ˧
扫	su̱˧	sɿ̯̱˧	sɿ˧

赠送	ɬ(u)˥	ɬ(ɿ̠)˧	ɬ(ɿ)˧
脱（衣）	ɬ(u̠)˥	ɬ(ɿ̠)˧˦	ɬ(ɿ̠)˥
需要	kho˨˩	khɯ̠˦	kho˨˩
汗	ku˨˩	kɯ̠˦	ku˨˩
反刍	ŋgu̠˥	ŋgɯ̠˧˦	ŋgu̠˥

舒唇元音是义诺土语语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在义诺土语里，用舒唇元音区别词义的基本词汇不多，而且各地互有分歧：即甲地念舒唇的词，乙地不一定念舒唇，反之亦然。1956—1958年，彝语工作队到四川、云南北部方言区二十多县（自治县）调查了舒唇元音的分布情况和特点，发现圣乍土语区的老年人多数有舒唇元音，中年人少数有舒唇元音，但不太稳定。有些地方的中年人只有舌根辅音后面出现舒唇元音，在舌尖与舌尖后、塞擦音后面不出现舒唇元音。青少年一般没有舒唇元音。这些现象表明：舒唇元音将来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与相当的展唇、圆唇元音合并。

（7）北部方言一般没有复元音。南部次方言会理有 yi、ye、ya，布拖有 ui、ue、ua。它们多数是相当的单元音的条件变体。

（8）鼻音、边音自成音节时，其实际读音都是特殊的带有各该音节元音的唇形、舌位、松紧等特征的音节性辅音（例已见上文语音部分）。

（9）北部方言一般有四个声调，但义诺、田坝二土语只有三个声调。

（10）有表意、表情重音（例已见上文构词法部分）。

2.词汇方面

北部方言各地词汇大同小异，以凉山彝族习称的圣乍、义诺、所地进行初步比较，结果表明：圣乍（喜德）与义诺（马边五区）比较，相同与有对应的词约占90%；圣乍与所地（会理二区）比较，相同与有对应的词约占73%；义诺与所地比较，相同与有对应的词约占71%。现在列举三个地区不同的例词如下。

	圣 乍	义 诺
门	i˨˩kho˧	va˦xa˧
上衣	i˧ti˦	mbo˦o˨
子弹	ʂa˦thu̱˧	tʂho˧˥ɭ̣(ɿ̱)˧˥
披毡	tɕe˥ʂɿ˧	ʂɿ˦ɭ̣(ɿ̱)˨
旗子	pho˧bo˧	mo˧˥sa˧˥
双数	o˧tso˧	dzi̯˨
瘦肉	ʂɯ˨˩sɿ˨˩	nɯ˨pu˧˥
白杨	pa˧ɬa˥	ʑɿ˨ho˨

	圣 乍	所 地①
火把	ma˧ko˨˩	to˥tsy˧
母鸡	va˧ma˥	ʑe˧mo˨˩
门	i˨˩kho˧	ŋgi˩li˧
推磨	vu˥	tɕhi˧
园子	xo˧gu˦	ɣo˨˩m̩(ɿ̱)˨˩
拴	phu˨˩	ȵi˥
口弦(琴)	xo˨˩xo˧	li˥ŋgo˧

① 凉山彝族习称的所地话，就是南部次方言，本表所举所地例词，实际上是会理土语的词。

	义诺	所地
掷	kɯ̠˨˩	fi˧
汉人	ha˧ga˧˦	ʂe˧
拴	phu˧˦	ȵi˥
饿	mɯ̠˨˩	o˥ŋge˧
菜汤	ʑʅ˧tɕo˨˩	ɣo˨˩ʑʅ˧
好(东西)	mbɯ˧˦	ndʐa˥
披毡	ʂʅ˧˦l̩(ʅ̩)˧	xɔ˨˩do˥

词汇是划分彝语方言的主要依据之一。1956—1958年，我们拿各地彝语词汇进行初步比较，结果表明：彝语六个方言之间虽然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包括相同的词和有语音对应的词），但相互间不同的词占大多数。加以各方言中的借词数量和情况也互不相同，从而扩大了词汇差异。以北部方言而论，它与其他各方言相同的词和有语音对应的词所占百分比如下：

喜德（北部）：威宁（东部）约占42%
：禄劝（东部）约占39%
：新平（南部）约占36%
：邱北（南部）约占20%
：宜良（东南部）约占39%
：文山（东南部）约占33%
：巍山（西部）约占31%
：大姚（中部）约占35%

3.语法方面

彝语各方言的语法结构是全民彝语语法的地域变体。它们各具特点，自成体系，是划分彝语方言的重要参考。

北部方言的语法情况和特点，已详上文语法部分，兹不赘言。

二、东部方言

（一）东部方言的地理分布

东部方言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云南省，其次分布在四川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大体说来，这个方言区的四界是：东至贵州黔西、关岭、广西隆林；南至云南师宗，与东南部方言区接界；西至云南安宁、元谋，分别与南部方言区、中部方言区接界；北至云南永善、巧家、昭通，与北部方言区接界。其具体分布地区为贵州毕节地区的毕节、大方、金沙、黔西、织金、纳雍、水城、赫章等县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安顺地区的镇宁县、兴仁县、兴义县、盘县、关岭县。云南昭通地区的昭通县、大关县、盐津县、镇雄县，彝良县、会泽县，永善县及巧家县的部分地区；曲靖地区的曲靖、富源、陆良、寻甸、宣威、罗平、宜良、马龙、师宗、嵩明等县；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县、禄劝县（部分地区）、禄丰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弥勒县（部分地区）；昆明市的富民县、安宁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地区的隆林各族自治县、那坡县。四川宜宾地区的古蔺县。操东部方言的彝族，自称 no˥ su˥（或读 nɤ˥ su˩）、na˧ su˧ pho˥（包括 na˧ so˧ pho˥、nɣ˥ su˧ phu˥、ni˥ su˧ phu˥ 等异读）、nɒ˥ pho˥、ko˧ pho˥ 等，约有八十多万人①

东部方言分滇黔、盘县、滇东北三个次方言。滇黔次方言包括水西，乌撒、芒部、乌蒙四个土语。水西土语主要分布在贵州毕节、黔西、金沙、大方、织金、纳雍、清镇和云南镇雄一带。乌撒土语主要分布在贵州威宁、水城、赫章、纳雍和云南彝良、

① 杂居区彝族中有一部分人不会彝语，本简志所述操云贵川六个方言的人口数，只包括会彝语的人，不包括略懂彝语和不会彝语的。

会泽、宣威一带。芒部土语主要分布在云南镇雄、威信和贵州赫章一带。乌蒙土语主要分布在云南昭通（包括原鲁甸县境①）和永善的部分地区。盘县次方言主要分布在贵州盘县的盘南（兴仁、普安）与盘北（晴隆、水城）以及云南富源、罗平一带。滇东北次方言包括武禄、巧武、武定、寻甸、昆安五个土语。武禄土语主要分布在云南武定、禄劝、元谋、寻甸、禄丰（原罗次县境）、会泽一带。巧武土语主要分布在云南巧家、武定、禄劝、元谋、会泽一带。武定土语主要分布在云南武定、永仁、禄丰一带。寻甸土语主要分部在云南寻甸、禄劝、会泽、嵩明、泸西、师宗、罗平、弥勒一带。昆安土语主要分布在云南昆明市的安宁县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禄丰县一带。

（二）东部方言的主要特点

1.语音方面

（1）辅音、元音的数量很悬殊。以威宁为例，辅音和元音的比例为46:9。

（2）辅音清浊对立。浊辅音的数量为各方言之冠。如威宁清浊的比例为21:25。

（3）有舌尖后音 ʈ，ʈh，ɖ，ɳɖ，ɳ。

（4）东部方言内部云贵的语音差异很明显，如：

贵州威宁鼻冠浊音不吐气，云南禄劝、寻甸的鼻冠浊音都吐气。

喉门擦音威宁作 h，禄劝作 ɦh，寻甸作 ɦh。

威宁和贵州其他各调查点没有紧元音，禄劝元音松紧对立。

威宁／y／、／u／二音位对立，禄劝、寻甸没有这种对立

---

① 原鲁甸县的行政区域1960年并入昭通县。

音位。

威宁没有 ɿ、ɚ，禄劝有 ɿ、ɚ、ɛ̰，寻甸有 ɚ。

威宁有 ˩˧ 调，禄劝、寻甸没有 ˩˧ 调。

威宁有四个声调，寻甸有五个声调。

（5）东部方言在汉语借词的读音上出现鼻化元音，但不稳定。复元音不发达，如威宁虽然有 ie、ia、io、ui、ue、ua、ye、yo 等复元音，但出现频率小，与单元音 i、e、a、o、y 等基本上不对立。出现这些复元音的汉语借词，读音还不统一、不够稳定。如"公社"的"公"，或读 kõ˥，或读 kũ˥或读ko˥；"社"，也有三种读音：ʂai˩˧、ʂɛ˩˧、ʂe˩˧。

（6） m 与 u 结合、n 与 i 结合时，一般读作"无缀和音节"。如贵州大方 m̩(u)˥"老"，m̩(u)˧"马"，m̩(u)˨˩"做"。n 与 i 结合的音节，在全音格调的语流里，其实际发音为 ni 或 ȵi；在轻快或含糊的会话格调的语流里，则为带元音特点的 n 构成的无缀和音节：n̩(i)˥"二"，n̩(i)˧"牛"，n̩(i)˨˩"二（十）"。

现举东部方言代表点之一——威宁的音系如下：

辅音46个：

p	ph	b	mb	m	f	v
t	th	d	nd	n	ɬ	l
ts	tsh	dz	ndz		s	z
ʈ	ʈh	ɖ	ɳɖ	ɳ		
tʂ	tʂh	dʐ	ndʐ		ʂ	ʐ
tɕ	tɕh	dʑ	ndʑ	ȵ	ɕ	ʑ
k	kh	g	ŋg	ŋ	x	ɣ
					h	

元音9个：i y ɪ e ɛ a o ɤ ɯ

声调4个：˥55 ˧33 ˨˩21 ˩˧13

2.词汇方面

东部方言各地词汇大同小异，以威宁、禄劝、寻甸三个代表点的词汇进行初步比较，结果表明：威宁（九区）与禄劝(二区）比较，相同与有对应的词约占57%；威宁与寻甸（六区）比较，相同与有对应的词约占55%；禄劝与寻甸比较，相同与有对应的词约占50.6%。现在列举三地不同的例词如下：

	威 宁	禄 劝
千	tu˩˧	ɣɯ˨˩
（鼠）咬（衣）	the˧	ndzhɤ˥
张（纸）	ʈu˧	bo˨˩̌①
思考	ndy˥	ŋɒ˨˩̌
捆（人）	ndɤ˧	ni̱˥
勤快	ɬu˩˧	lᴀ˨˩̌
脱落	ɖɪ˩˧	bə˨˩̌
兄（对称）	ᴀ˥ko˧	ᴀ˥mu˧

	威 宁	寻 甸
痛	dɤ˧	pə˩
抓	vɪ˧	si˩
桥	dzᴇ˨˩	thi˧˨
烧	tʂhɤ˧	tə˧˨
泼	ʈhᴇ˧	ɳi˥
塞	tshy˥	dzᴀ˧˨
漏	ʑy˨˩	ɦhə˩

① 声调符号上的“v”表示紧音短调。

灰尘	khᴇ˥phᴇ˥	tshɒ˩tʰɒ˩
	禄劝	寻甸
千	ɣɯ˨	to˦
思考	ŋɒ˧˥	ndhɯ˥
做	pe˧	tsɿ˦
使坐	ni˧	ʌ˥də˦
斜视	ndʐhʌ˧˥	nʌ˨ʂɿ˦
衣胞	bi˥	tʂhʊ˥
跨	ndʐhi˥	gɒ˨

东部方言与其他五个方言比较，互相不同的词占大多数，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包括相同的词和有语音对应的词）。现在列举同源词的百分比如下：

威宁（东部）：喜德（北部）约占42%

：新平（南部）约占41%

：宜良（东南部）约占32%

：弥勒（东南部）约占45%

：巍山（西部）约占33%

禄劝（东部）：大姚（中部）约占41%

3.语法方面

（1）单音单数人称代词修饰名词表示领属关系时，声调有变化，如禄劝：

ŋo˧　　　　我

ŋo˨ mbhe˧　　我的衣
我的　衣

na˧　　　　你

na˨ ɬo˥　　你的裤子
你的　裤子

{thi˧ 他
thi˨ tɕhe̱˥ne̱˧ 他的鞋
他的 鞋

其他人称代词修饰名词表示领属关系的形式（“物主代词”第一式），靠词序构成，即人称代词在前，被修饰的中心词在后。而代替名词的“物主代词”第二式，则须在上述的物主代词之后加 bɤ˨（威宁加 be˨）。如：

lo˥tɕhe˧ ŋo˨ bɤ˨. 茶叶是我的。
茶 我 的

ŋo˨ bɤ˨ lo˥tɕhe˧. 我的是茶叶。
我 的 茶

贵州大方的代词后面加 bɯ˧“的”构成修饰名词的物主代词第一式。

（2）东部方言的人称代词有双数的形式，如威宁：ŋu˨ȵi˥“我俩”，ʑo˨ȵi˥“我俩（用于被引述的直接语中）”，a˨ȵi˥“咱俩”，na˨ȵi˥“你俩”，ȵi˨ȵi˥“您俩”，thi˨ȵi˥“他俩”。

（3）东部方言的人称代词有通称、谦称、尊称的区别。如威宁：

通称		尊称	
na˨	你	ȵi˨	您
na˨ȵi˥	你俩	ȵi˨ȵi˥	您俩
na˨ɣo˧	你们	ȵi˨ɣo˧	您（三人以上）

又如贵州大方：

通称		谦称		尊称	
ŋʊ˨	我	ʊ˧	我		
nʌ˨	你			nʌ˥	您

（4）东部方言有用于引述原话（另一个第一人称的直接语）的人称代词和引述句式。如威宁：

	我	我俩	我们
引述式	ʑo˨˩	ʑo˨˩n̥i˥	ʑo˨˩ɣo˧
非引述式	ŋu˨˩	ŋu˨˩n̥i˥	ŋu˨˩ɣo˧

东部方言的引述句式，如禄劝引述直接语的句式为：

原说话人＋thi˧，……＋di˨˩de˥。
　　　　　他　　　　　的说

而转述间接语的句式为：

thi˧　de˥……de˥。
他　　说　　说

（5）威宁序数词与相应的基数词之间呈规律性的语音交替（见上文语法部分）。

（6）东部方言贵州地区（如威宁、盘县）量词不能单独直接修饰名词。量词修饰名词表示不定单数时，必须在前面加数词"一"（威宁 tha˩）。

东部方言云南地区（如禄劝）名量词可以单独直接加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之后表示"定指"或"特指"意义，起后置"定冠词"的作用。如果名量词后面加 so˧，则语气比较委婉一些。如禄劝：

la˥pha˧　pa˥˧　　这（那）只手
手　　　只

vi̠˥˧lo̠˥˧o˧　bɤ˧①　　这（那）朵花
花　　　朵

① "⌒"表示快速连读。下同。

vɒ˧tshɒ˧ lɤ˧ 这（那）个人
人 个

a˩tʂa˥ xə˩tʂhə˧ 这（那）锅稀饭
稀饭 锅

（7）东部方言（威宁）谓语动词、形容词重叠表示疑问时，一、单音动词、形容词的重叠式之后还须用语气助词 ɿ˦· 或 e˦·（重叠式的最后一个音节的元音为高元音或次高元音 ɤ 时，后面用 ɿ˩，① 为低元音或 ə 以外的其他次高元音时，后面用 e˩），如：lɤ˩“去”／lɤ˩lɤ˩ɿ˦·“去吗”？ ɖo˧“喜爱”／do˧ ɖo˧e˦·“喜爱吗”？二、多音节的动词、形容词一般重叠最后一个音节，但重叠式之后还须用语气助词 ɿ˦· 或 e˦·，如：nɪ˧khɛ˧“记忆”／nɪ˧khɛ˧khɛ˧e˦·“记得吗”？nɪ˧ da˧“脏”／nɪ˧da˧ da˧ e˦·“脏吗”？三、当谓语部分出现两个动词时，说话人强调哪个动作便重叠哪个动词，但被强调的动词必须置于另一动词之后，如na˩（你）lɤ˧（去）go˩（玩）go˩（玩）e˦·（助）“你去玩吗？”／na˩（你）go˩（玩）lɤ˩(去) lɤ˩(去) ɿ˦·（助）“你玩儿去吗？”go˩（玩）na˩（你）lɤ˩lɤ˩（去吗）ɿ˦·（助）“玩儿你去吗？”

（8）趋向动词“来、去”的位置，东部方言云南地区（如禄劝、寻甸）与贵州地区（如威宁）有分歧。禄劝、寻甸的趋向动词位于谓语主要动词之后，威宁的趋向动词位于谓语主要动词之前。② 如：

禄劝 ŋʊ˧ thi˩ ʂʊ˧ li˩。 我找他去。
我 他 找 去

① zɿ˩ 和 e˩ 实际上都念轻声。

② 禄劝，寻甸的趋向动词用作主要动词的补语，威宁的趋向动词与主要动词构成复杂谓语。

寻甸 ŋu˧ ti˨ ʂu˧ ʑi˧。　我找他去。
　　我　他　找　去

威宁 ŋu˨ li˧˥ ʌ˨bʌ˧ ʌ˨mʌ˧ ʂo˧˥。
　　我　来　爸　妈　找

我来找爸爸妈妈。

li˧˥ dzʌ˨ dzu˧　来吃饭。
来　饭　吃

（9）东部方言威宁动词、形容词可以肯定、否定相叠表示选择式的疑问。肯定、否定式之间可以加助词 no˧，也可以不加，加 no˧ 以后语气比较温和一些，如：

ly˧˥ ma˨ ly˧˥？　　要不要？
要　不　要

ly˧˥ no˧ ma˨ ly˧˥？　　要不要呢？
要　（助）不　要

tsu˥ ma˨ tsu˥？　　好不好？
好　不　好

tsu˥ no˧ ma˨ tsu˥？　　好不好呢？
好　助　不　好

禄劝的动词、形容词也可以肯定、否定直接相叠，还可以在肯定、否定式之间加 ɒ˧、lɒ˧ “或”。多音词肯定、否定相叠时，有两种形式：

xo˨ dʑi˧ xo˨ ma˨dʑi˧？　　好不好？
好　　不

xo˨ dʑi˧ ma˨ dʑi˧？　　好不好？
好　　不

（10）东部方言一部分动词用辅音清浊交替的屈折手段表示自动态和使动态的区别，如：

威宁：{gu˥ 穿　　　{dzu˧ 吃
　　　{ku˩ 使穿　　{tʂu˧ 使吃

禄劝：{gʊ˥ 穿　　　{dzʊ˧ 吃
　　　{kʊ˥ 使穿　　{tʂʊ˧ 使吃

（11）东部方言有的方言点既有前置介词，又有后置介词。如威宁既有后置介词 lo˧“被”，又有前置介词 kɛ˧“给”：

thi˨ lo˧ hi˥。　被他说。
他　被　说

thi˨ kɛ˧ mi˧ho˩ ɪ˥ tɪ˧ ʑi˨ʈa˧ xo˨dɤ˨。
他　给　雨　（助）淋　湿　掉
他给雨淋湿了。

又如禄劝，既有在被动句里引进主动者的后置介词 tɕha˧，ʑa˧，a˧，ʑu˧“被，让”等，又有前置介词 tʂhɒ˨“自”，tɒ˨“从”，ko̠˦˨“把”，mɒ˥“着”……等：

po̠˦˨ tʂhɒ˨ le˨ de˧ ki˧ti˧ku˨。
寄　自　来　地　昆明
寄自昆明

tɕhi˧ ko̠˦˨ va˥ lɒ˥ tɕhɤ̠˥　狗把猪来咬
狗　把　猪　来　咬

va˥ mɒ˥ tɕhi˧ ʑa˧ tɕhɤ̠˥　猪被狗咬
猪　着　狗　让　咬

（12）东部方言威宁的副词 ɣo˨dʐo˧“狠狠〔地〕”位于中心词之前；副词 pi˨e˧“太，极”位于中心词之后；副词 ma˨“不”位于中心词之间（如 ʂa˧to˩“害羞”／ʂa˧ ma˨ to˩“不害羞”；副词 dʐi˧“很”位于中心词的重叠式之间（如 ka˧tɕɛ˧“硬扎，得力”／kha˧tɕɛ˧ dʐi˧ kha˧tɕɛ˧“很硬扎，很得力”。

（13）并列连词的位置，或在被连接的两个词语之间，或在

被连接的两个词语之后，或者分见于被连结的两个 词 语 之 后。如：

牛和马都来了。

禄劝：mu˧ di˧ ȵi˧ nɤ˦˨nɤ˨ lo˧。
马 和 牛 都 来了

寻甸：ȵi˧ di˥ mu˧ di˥ dʋ˩lɪ˧ ɒ˧。
牛 和 马 和 来 了

ȵi˧ mu˧ di˥ ɖʋ˧lɪ˧ ɒ˧。
牛 马 和 来 了

三、南部方言

（一）南部方言的地理分布

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大体说来，这个方言区的四界是：东至开远、蒙自，与东南部方言区接界；南至江城、金平；西至双柏、普洱，分别与中部方言区、西部方言区接界；北至昆明市，与东部方言区接界。其具体分布地区为玉溪地区的玉溪、华宁、通海、新平、澄江、元江、易门、江川等县和峨山彝族自治县；昆明市的晋宁县；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双柏县；思茅地区的普洱县、墨江县、景谷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个旧市、金平县、元阳县、石屏县、蒙自县、红河县、建水县、开远县、河口瑶族苗族自治县。操南部方言的彝族，自称 na̱˧su˥、na̱˧su˥pho˨（或读 ne̱˧su˥pho˨）等，接近八十万人。

南部方言分石建、元金、峨新三个土语。石建土语主要分布在石屏、建水、通海、个旧、开远、蒙自、河口瑶族苗族自治县一带。元金土语主要分布在元阳、金平、墨江、元江、普洱、江城、红河一带。峨新土语主要分布在峨山、新平、江川、玉溪、

易门、昆明一带。

（二）南部方言的主要特点

1.语音方面

南部方言，有下述几个语音特点：

（1）除个别地点外（如墨江），一般都有卷舌元音 ɚ，或 ɚ、ɚ̱。如石屏 pɚ˥ "包〔小孩〕"，phɚ˨˩ "抢"；峨山 mɚ˧ "尾巴"，vɚ˥ "歪"，pɚ̱˧ "〔刀口〕卷"，thɚ̱˨˩ "〔蛇〕脱皮"。

（2）有复元音，但读音不稳定。常见的情况是：在单念某些汉语借词时，出现相当多的复元音和鼻化元音，但把汉语借词掺杂在彝语里一起说时，则鼻化元音改变为相当的口元音，复元音改变为本民族原有的单元音。如峨山单念汉语借词时，除使用峨山彝语原有的大部分元音而外，还使用下列三十四个单元音、鼻化单元音和复元音：ĩ i̱ ẽ ẽ̱ ɛ ɛ̱ ã ã̱ ɔ ɔ̱ o õ̱ ɤ̃ ie ie̱ iẽ iẽ̱ ia ia̱ iã iã̱ iɔ iɔ̱ io io̱ iõ ue uẽ uẽ̱ uɛ ua ua̱ uã uã̱。

（3）有的方言点全部元音分松紧两套，有的方言点只有一部分元音分松紧两套。如峨山16个元音，分为松紧两套；新平16个元音中，只有12个元音分松紧两套，ɪ æ ɑ ɚ 四个元音不分松紧。分松紧的元音只在 ˧ 调构成对立。

（4）有的方言点有舌面塞擦音和擦音声母，而没有卷舌组声母（如峨山）；有的方言点，如新平，有卷舌组声母，而无舌面组声母。新平 tʃ 组声母是卷舌组声母与前元音、央元音 ɚ 结合时的条件变体。

（5）舌尖自然元音（ɿ ɿ̱ ʅ ʅ̱）不构成独立音位（都并入/i/、/i̱/）。

（6）没有喉擦音 h。

（7）没有低升调。有的地点，如峨山，单念汉语借词（特

别是去声字）时，出现低升调 ˩˧13，但这个低升调与 ˨22 调可以自由变读。当这些读 ˩˧13 或 ˨22 调的借词掺杂在峨山彝语里一起说出的时候，则一律改读 ˥55 调。这种情况表明：峨山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 ˩˧13 调，很不稳定。举例如下：

借词单念时	借词进入彝语体系时
tso˩˧（或 ˨）	"坐" →tso˥
li˩˧（或 ˨）	"令" →li˥
me˩˧（或 ˨）	"闷" →me˥
no˩˧（或 ˨）	"糯" →no˥
tshɤ˩˧（或 ˨）	"凑" →tshɤ˥

（8）语流中的联读合音较多。

现举南部方言代表点之一——峨山的音系如下：

辅音28个：

p	ph	b	m	f	v
t	th	d	n	ɬ	l
ts	tsh	dz		s	z
tɕ	tɕh	dʑ		ɕ	ʑ
k	kh	g	ŋ	x	ɣ

元音16个：

i i̠ e e̠ a a̠ o o̠

ɤ ɤ̠ u u̠ ɯ ɯ̠ ɚ ɚ̠

声调 3 个：˥55 ˧33 ˨˩21

2. 词汇方面

南部方言内部词汇相当一致，与其他五个方言比较，除个别方言外，互相不同的词占大多数。同源词（包括相同的词和有语

音对应的词）较少。现在列举同源词的百分比如下。

新平（南部）：喜德（北部）约占36%
：会理（北部）约占35%
：威宁（东部）约占41%
：寻甸（东部）约占38%
：宜良（东南部）约占35%
：巍山（西部）约占48%
：大姚（中部）约占52%

3.语法方面

（1）南部方言（如新平）的量词，不能单独直接修饰名词。表示名词的不定单数时，须在量词前面加 thi˨“一”。

（2）代词修饰名词表示领属关系时，代词后面不用结构助词。如新平：

nɑ˨	ni˧	你的牛	kɯ˥	ni˧	他的牛
你	牛		他	牛	

（3）南部方言（峨山）单音动词、形容词重叠表示疑问，如：ni˨“坐”／ni˨ni˨“坐吗”？la˨“轻”／la˨la˨“轻吗”？单音动词、形容词的重叠式之后还可以用疑问语气助词 no˧，如 da˨“喝”／da˨da˨ no˧“喝吗”？多音节的动词、形容词重叠第一音节表示疑问，如 no˥ni˥“听”、dzɤ˨dʑe˧“商量”／no˥no˥ni˥“听吗”？dzɤ˨dzɤ˨dʑe˧“商量吗”？

新平、邱北二代表点动词、形容词重叠起来表示疑问的方式与峨山相同。

谓语部分两个动词连用，表示疑问时只能重叠前一动词。如新平动词与动词连用，只能重叠前面的主要动词，不能重叠能愿动词：

tsha˥ ka˧˥˧. 会喝。
喝 会

tsha˥ tsha˥ ka˧˥˧? 会喝吗?
喝 吗 会

（4）南部方言的动词、形容词能够用肯定、否定直接相叠的方式表示选择式的疑问，如峨山：

xa˨˩ ma˨˩ xa˨˩? 染不染?
染 不 染

lə˞˥go˨˩ ma˨˩ lə˞˥go˨˩? 玩不玩?
玩 不 玩

ga̠˧ ma˨˩ ga̠˧? 美不美?
美 不 美

tshi̠˧ ma˨˩ tshi̠˧? 热不热?
热 不 热

（5）在引述原说话人的间接语时，在间接语的前后分别用不同的“说”互相呼应，如新平用 pᴇ˧（说）……di˧（云）；峨山用ba̠˧（de˧）（说）……dzɤ˧（云）。

（6）南部方言峨山，能愿动词位于作谓语的主要动词之后，趋向动词也位于主要动词之后：

mo˨˩ kɯ̠˨˩. 会做 pi˧ ba̠˧ le˨˩. 跳上来。
做 会 跳 上 来

（7）一部分动词用辅音清浊交替的屈折手段表示自动态和使动态的对立。如峨山、新平都用浊辅音声母表示自动态，用相当的清辅音声母表示使动态：

	峨山自动	峨山使动
吃	dzo˧	tso˧
戴	dɤ̠˨˩	tɤ̠˨˩

穿	vi̠˨˩	fi̠˨˩
披	go˨˩	ko˨˩
骑	dzɚ˧	tsɚ˧
喝	da˨˩	ta˨˩
盖	dzɿ˨˩	tsɿ˨˩

此外，南部方言各地还兼用分析手段表示自动和使动。如邱北的分析手段是在动词后面加助词 mu˥，ɳi˨˩ 表示使动。

（8）否定副词位于单音、多音的中心词之前，如峨山：

ma˨˩ le˨˩ 不来　　ta˨˩ zɤ˨˩ 莫去
不 来　　莫 去

ma˨˩ ni˥ lo˧ 没看
没有 看

ma˨˩ tɕho̠˨˩sɿ˨˩ 不确实
不 确实

（9）南部方言有施动主语助词和宾语助词。如峨山用 tɕa˧ 表示施动主语，用 a˧ 或 la˥（la˧）表示受事或宾语：

na˧ tɕa˧ ŋo˨˩ a˧ te̠˨˩。 你打我。
你 （助） 我 （助） 打

ʑi̠˨˩ tɕa˧ mo˧ la˧ tshɤ̠˨˩。 豹子咬马。
豹子 （助） 马 （助） 咬

四、西部方言

（一）西部方言的地理分布

西部方言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大体说来，这个方言区的四界是：东至弥渡、景东、与中部方言区接界；南至景谷、澜沧，与南部方言区接界；西至腾冲、龙陵，北至永胜、鹤庆，与北部方

言区接界。其具体分布地区主要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下关市、大理、漾濞、永平、鹤庆、祥云、云龙、剑川、弥渡、宾川、洱源等县和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涧彝族自治县；临沧地区的临沧、双江、凤庆、云县、镇康等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其次是思茅地区的景东县、景谷县（部分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保山县、昌宁县；丽江地区的永胜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兰坪县（部分地区）。操西部方言的彝族，自称 la˩lo˧pa˩、mi˧˩sa˩pa˩ 等，约有三十万人。

西部方言分东山、西山两个土语。东山、西山的分界线是巍山坝子。东山土语主要分布在巍山坝子以东（巍宝区、大仓区）、大理、弥渡（大甲板、小甲板等地）、永平、保山一带。西山土语主要分布在巍山坝子以西（原四、五、六、七区，马鞍区）大理、云县、昌宁、临沧、双江、弥渡、景东、景谷一带。

（二）西部方言的主要特点

1.语音方面

（1）a、ɑ，u、y，u、ʉ 都是互相对立的音位。如巍山七区爱国乡：

a、ɑ 对立例：　ba˧ 射，bɑ˧ 亮。
u、y 对立例：　phy˨˩ 放，phu˨˩ 疮。
u、ʉ 对立例：　thu˨˩ 稠，thʉ˨˩ 树。

（2）松元音较多，紧元音较少，因此有些元音松紧成对，有些松元音没有跟它们相对当的紧元音。如巍山七区爱国乡十三个元音中只有八个元音松紧成对：

松元音：ɿ(i) y e a ɑ o u ʉ ɯ
紧元音：ɿ̱(i̱) y̱　　　　ʉ̱ ɯ̱

（3）某些汉语借词在单念时，有鼻辅音韵尾 -ŋ，但发音

不稳定（一般青年、干部、知识分子，发音比较稳定，而一般老年人、妇女，则很不稳定），如巍山 paŋ˧“搬”，puŋ˧“绷〔带〕”，tɕhiaŋ˧“枪”，tuaŋ˥“锻”。在联读合音里，有鼻辅音韵尾 -n，如巍山 ɑn˥˩（<ɑ˥ n̩(ɿ)˨˩）“牛”。有鼻化元音。这种元音一般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出现：一、任何元音与喉部清擦音 h 结合时都鼻化，如巍山 ha˧“破”、hu˨˩“烂”、hɑ˥“庄稼”等的实际读音为 hã˧、hũ˨˩、hɑ̃˥ 等；二、e、a、ɑ 三个元音自成音节时，除鼻化而外，并带先喉塞音，如巍山 e˥“〔酒〕辣”、a˧“〔乌鸦〕叫”、ɑ˨˩“鱼”等的实际读音为 ʔẽ˥、ʔã˧、ʔɑ̃˨˩ 等；三、某些汉语借词单念时出现鼻化元音，但发音不稳定，如巍山 fẽĩ˧“〔工〕分，mĩ˨˩“〔人〕民”，tshuẽĩ˧“村”，tɕyĩ˧“军”。有 ɑi、ɑo、ei、eu、eĩ、iɑ、ie、iɑo、ieu、uɑ、ue、uei、uɑi、uẽĩ、yĩ、yu、yo、ye 等复元音，它们大都在单念汉语借词的情况下出现。其中发音比较稳定的是 ɑo、ɑi 两个复元音，但使用频率很小，如巍山pɑo˥“报”，tsai˧“灾”。此外，有些复元音是语流中的联读合音，如巍山 ɑe˧（<ɑ˥e˧）“鸭”。

（4）m 与 u̩、u̥ 结合，n、l 与 ɿ 结合的音节，有变读为辅音自成音节的现象。这种现象，有的出现在单音词或复音词（包括数量词）的第一个音节，有的出现在复音词（包括数量词）的第二、第三个音节。当它们出现在单音词或复音词的第一个音节时，其前带喉塞音 ʔ-，出现在复音词的第二、第三个音节时，其前不带喉塞音 ʔ。如巍山五区松林乡乐五具村：

ʔm̩(u̩)˥	高	ʔm̩(u̩)˧ ma˧	心
ʔm̩(u̩)˨˩	教	ʔm̩(u̥)˧	吹〔火〕
ʔn̩(ɿ)˥	你	ʔn̩(ɿ)˨˩ n̩(ɿ)˧	两天

ha˥m̩(ʯ)˧ 面 (…)m̩(ʯ)˥(…) 死尸

tʂhʅ˩n̩(ʅ)˧ 一天 a˥n̩(ʅ)˩ 牛

（5）有的地区（如西山土语区）有先喉塞复辅音 ʔm、ʔv、ʔn、ʔl、ʔȵ，等，如巍山七区 ʔmi˥ "名字" ／mi˥ "地"，ʔve˩ "左" ／ve˩ "瓦"，ʔna˥ "听" ／na˥ "病"，ʔly˧ "卷" ／ly˧ "钝"，ʔȵy˩ "短" ／ȵy˩ "嗅"

（6）喉擦音 h 鼻化，读作 ɦ，如 ɦi˩ "八"。

（7）联读合音很多，如巍山 aem˩pa˧ "公鸡" <ae˧ m̩(ʯ)˩ pa˧<a˥e˧m̩(ʯ)˩pa˧。在联读合音里，出现复元音韵母，带辅音韵尾的韵母。

（8）有˩˧ 调。在联读合音里出现变调：˥˩˧˩˩˧˥˩˩。（˥+˩>˥˩，˥+˧>˥˧，˩˧+˥>˩˧˥，˧+˩>˧˩）

现举西部方言代表点之一——巍山七区音系如下：

辅音38个：

p	ph	b	m	ʔm	f	v	ʔv
t	th	d	n	ʔn		l	ʔl
ts	tsh	dz			s	z	
tʂ	tʂh	dʐ			ʂ	ʐ	
tʃ	tʃh	dʒ			ʃ	ʒ	
			ȵ	ʔȵ			
k	kh	g			x	ɣ	
					ɦ		

元音13个

ɿ(i)	ɿ̱(i̱)	y	y̱	ᴇ	a	ɑ	o
u	ʯ	ʯ̱	ɯ	ɯ̱			

声调4：˥55 ˧33 ˩˧13 ˨˩21

2.词汇方面

西部方言内部词汇相当一致，与其他五个方言比较，除个别方言外，互相不同的词占大多数，同源词（包括相同的词和有语音对应的词）较少。现举同源词的百分比如下：

巍山（西部）：喜德（北部）约占31%
：会理（北部）约占26%
：威宁（东部）约占33%
：宜良（东南部）约占40%
：新平（南部）约占48%
：姚安（中部）约占57%

西部方言词汇体系中，狭义词（分名）和汉语借词都很多。现在列举巍山七区一部分狭义词如下：

kṳ˥ 〔马、人、猫、青蛙、羊、郭公、熊、雁鹅、鹦鹉、蜜蜂、箐鸡、狼等〕叫。
vi˥ 〔鸡、牛、鸟……等〕叫。
ʔlṳ˧ 〔狗〕叫。
ʔã˧ 〔乌鸦〕叫。
ʐa˩ 〔喜鹊〕叫。
ʔm̩(ʅ)˥ 叫〔听见叫或作响〕。
tsʅ˧ba˥ 烧〔烧火使燃〕。
ba˥ 烧〔山、房屋、物件等自烧〕。
ty˩ 烧〔人烧山、房屋、物件等〕。
khṳ˥ 烧〔人烧鸡、猪、死尸等〕。

3.语法方面

（1）名词作定语修饰其他名词表示领属关系时，作定语的名词在前，被修饰的中心词在后。有时在作定语的名词之后可以

加助词 de˥。

人称代词表示领属关系时，须用结构助词。如巍山七区爱国乡用结构助词 ɣɯ˨、de˥、ɣɯ˨ de˥ 等：

n̩(ɿ)˧ de˥ thi˨u˨ 你的书
你 的 书

u˧ ɣɯ˨ pi˩ ma˨ ŋa˥. 不是他的笔
他 的 笔 不 是

u˧tsa˧ ɣɯ˨de˥ a˥vi˨. 他们的猪
他们 的 猪

（2）量词不能单独直接修饰名词，也不能直接受指代词修饰。量词修饰名词表示不定单数或接受指代词修饰时，它前面必须加数词 tʂhi˩ "一"。如：

ʔa˥n̩(ɿ)˨ na˥ tʂhi˩ khɯ˥ 那条牛
牛 那 一 条

（3）西部方言巍山表示动物或一部分其他事物的个体名量词，常因事物不同或者连用的数词不同而有差异。如表示人的个体名量词用 ma˥，表示猪羊等的个体时，在数词一、二后面用 ma˥，在三、四后面可以用 ma˥，也可以用 ly˨，在五、六以后又用 ma˥。但总的说来，在计算猪、山羊、绵羊的日常生活用语里，以 ly˨ 的使用频率为最大。如：tʂhɿ˨ ma˥"一个"，n̩(ɿ)˨ ma˥ "两个"，sa˥ ly˨ "三个"，li˥ ly˨ "四 个"，ŋ̍(ʉ)˨ ma˥ "五个"，kho˨ ma˥ "六个"。

（4）西部方言的动词、形容词不能用重叠的方式表示疑问。表示疑问时须用疑问语气助词或者用肯定、否定直接相叠的方式来表示。但最常见的是在肯定、否定之间用助词 a˨li˨，如 ʑi˥（去）ma˨（不）ʑi˥（去）"去不去"。ʑi˥（去）a˨li˨

(助) ma˩ (不) ʑi˥a˩① (去) "去不去呢"？，tʂhɿ˥ (甜) ma˩ (不) tʂhɿ˥ (甜) "甜不甜"？tʂhɿ˥ (甜) a˩li˩ (助) ma˩ (不) tʂhɿ˥ (甜) "甜不甜呢"？西部方言(巍山)多音节的动词、形容词一般不能用肯定、否定相叠的方式表示疑问，要表示疑问时只能在它们后面用疑问语气助词 a˩li˩，如：ʂa˥kho˧ "道歉" ／ʂa˥kho˧ a˩li˩ "道歉吗"？dʐu˥di̠˩ "快乐" ／dʐu˥di̠˩ a˩li˩ "快乐吗"？ɕe˥ny˥ "香" ／ɕe˥ny˥ a˩li˩ "香吗"？

（5）西部方言（如巍山）没有引述原说话人的直接语的语法形式，只有转述间接语的分析形式，即在间接语的前、后加 bi̠˧a˩ "说"，如：

u˧ bi̠˧a˩ u˧ ma˩ la˥ bi̠˧a˩。
他 说 他 不 来 说
他说他不来了。

（6）西部方言巍山的副词 me˨ "很" 位于双音节的中心词之前。副词 ma˩ "不" 的位置常因中心词不同而有变动。它可以位于双音节的中心词之间，如 dʐu˥di̠˩ "快乐"／dʐu˥ ma˩ di̠˩ "不快乐"，ʂa˩di̠˩ "勤劳" ／ʂa˩ ma˩ di̠˩ "不勤劳"。也可以位于双音节的中心词之前，如 ma˩ ʑe˥ʂa˩ "不困难"。但总的说来，ma˩ "不" 一般多位于中心词之前。

（7）动词表示使动态的分析形式是在动词后面加 to˧。如：

dza˩	吃	du˥	喝
dza˩ to˧	使吃	du˥ to˧	使喝

---

① ʑi˥a˩ 是两个音节，但实际读音结合得很紧密，弧线⌒表示这种紧密结合。

{n̥y˩ 闻　　{vi˥ 叫
{n̥y˩ to˧ 使闻　　{vi˥ 使叫

sɿ˧ a˧ ka˧ ʔʋ˧ di˩ dze˩ to˧.
牵　　　他（助）骑　使

牵来给他骑。

（8）西部方言（如巍山）不但有定语助词、（后置）状语助词，而且有受动主语和宾语助词 di˩。如：

ŋa˥ di˩ ʔa˥khɯ˩ kho˩ tʂo˨ la˩.
我（助）狗　咬　着　了

我被狗咬着了。（di˩ 用作受动主语助词）

ʔa˥khɯ˩ ŋa˥ di˩ kho˩.
狗　我（助）咬

狗咬我。（di˩ 用作宾语助词）

（9）在双宾语句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如：

ʔu˧ ŋa˥ di˩ ɣa˩pu˥ tʂhi˩ ma˥ gu˩.
他　我（助）荞粑　一　个　给

他给我一个荞粑。

（10）西部方言南涧（中华人民公社五具村）有表示双数的后缀 ni͡˩ɑo˧，如 o˩ ni͡˩ɑo˧"我俩"，n̥(ɿ)˥ ni͡˩ɑo˧"你俩"，u˧ni͡˩ɑo˧"他俩"。

五、东南部方言

（一）东南部方言的地理分布

东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云南东南部。大体说来，这个方言区的四界是：东至广南、富宁，南至马关、麻栗坡，西至弥勒、开远、蒙自，与南部方言区接界；北至师宗、昆明，与东部方言区

接界。其具体分布地区主要是曲靖地区的宜良县、陆良县、师宗县、路南彝族自治县；昆明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弥勒县、泸西县、开远县、蒙自县、河口瑶族苗族自治县；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文山、丘北、富宁、广南、砚山、西畴、马关、麻栗坡等县。其次是玉溪地区的华宁县。操东南部方言的彝族，自称 nɪ˨、ɑ˨ɕi˥（或称 a˨ ɕi˥ pho˨）、a˩ dʐɛ˨、a˧tʂa˨、phɑ˨、pho˨ wa˧、pho˥ lɔ˥、dzɔ˨ khɔ͡˧ɑ˧ 等，约有二十四万人。

东南部方言分宜良、弥勒、华弥、文西四个土语。宜良土语分布在宜良（包括原路南彝族自治县境）①丘北、泸西、弥勒、陆良一带。弥勒土语分布在弥勒、华宁、昆明、泸西、宜良一带。华弥土语分布在弥勒、华宁、建水一带。文西土语分布在文山、西畴、砚山、麻栗坡、马关、富宁、广南、丘北一带。这个土语的内部差异较大。

（二）东南部方言的主要特点

1．语音方面　东南部方言内部宜良（撒尼）、弥勒（阿细）二土语的语音差异主要表现在辅音上。如宜良（二区狗街）有 tɬ、dl，无 ʈ、ʈh、ɖ，弥勒（西山一区）无 tɬ、dl，有 ʈ、ʈh、ɖ；宜良有 q、qh、χ，弥勒无 q、qh、χ；宜良有 ɲ、h，弥勒无 ɲ、h。

东南部方言，主要有下述几个语音特点：

（1）辅音、元音的数量比较接近（以弥勒为例，辅音和元音的比例为36：31）②。

（2）部分地区有鼻冠浊音，如云南砚山盘龙区明德公社六莫非大队 mbe˦ "衣服"，ndɤ˧ "红"，ndze˧ "酒"，n-

① 原路南彝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划，1960年并归宜良县。

② 元音数量，包括出现在汉语借词里的复元音和半鼻音。

dʐe˩ “搬运”，ndʑe˩ “皮”，ŋgo˨˩ “荞麦”。而另一部分地区则只在一定条件下出现鼻冠浊音，如弥勒出现在词首的浊塞音 b d ɖ g 和浊塞擦音 dz、dʐ、dʑ 等，慢读时显然各带同部位的鼻冠音，但它们发音轻短，快读时一律消失。例如：

bo˧ “亮”，慢读时实际读音为（m）bo˧。（近似 mbo˧）
dɤ˩ “挖”，慢读时实际读音为（n）dɤ˩。（近似 ndɤ˩）
ɖi˩ “断”，慢读时实际读音为（ɳ）ɖi˩。（近似 ɳɖi˩）
go˩ “荞麦”，慢读时实际读音为（ŋ）go˩。（近似 ŋgo˩）
dzo˩ “吃”，慢读时实际读音为（n）dzo˩。（近似 ndzo˩）
dʐo˩ “骂”，慢读时实际读音为(ɳ)dʐo˩。（近似ɳdʐo˩）
dʑi˩ “繁殖（牲畜）”，慢读时实际读音为(ȵ)dʑi˩。（近似 ȵdʑi˩）

（3）有的地区有舌尖后塞音 ʈ ʈh、ɖ，如弥勒 ʈi˧ “飞”，ʈhi˩ “屎”，ɖi˩ “断”。有的地区没有 ʈ、ʈh、ɖ，但有特殊的舌尖前塞擦音 tɬ、dl，如宜良 tɬɯ˧ “飞”，dli˩ “断”，tɬe̱˧ “扁”，dle̱˧ “坏”。一般没有舌面鼻音 ȵ 和喉部清擦音 h（个别地点有例外，如宜良：ȵe̱˧ “压”，ȵa˥ “小”，he̱˧ “鼠”，hɒ˧ “百”）。

（4）有的地区有小舌音 q、qh，χ，如宜良 qɯ˥ “壳”、qo̱˧ “[蛇]脱皮” ／（比较：khɯ˥ “九”、ko̱˧ “烤”），qhɯ˧ “堆（动词）”，qɯ˩ “哄” ／比较：khɯ˧ “(牛)角”、khɯ˩ “偷”）、χɒ˥ “好”、χɒ˧ “愚笨” ／(比较：χɒ̱˧ “送”、χɒ˩ “肉”）。这种小舌音为各地彝语所仅见①。

（5）某些辅音和元音结合时，有辅音挟带元音特点而自成音节的现象。如弥勒，辅音 m 与元音 u、u̱ 结合时，产生

① 巍山七区爱国乡的K，Kh，g，x，有音位变体q，qh，G，χ。

辅音挟带元音特点而自成音节的现象，如m̩（u）˥“教”，m̩（u̠）˥“木瓢”。又如宜良，辅音m、ŋ与元音u、u̠结合以及辅音n、ɬ、l、tɬ、dl与元音i、i̠结合时，产生辅音挟带元音特点自成音节的现象。举例如下：

辅音/元音	u	u̠	i	i̠
m	m̩(u)˧做	m̩(u̠)˧吹		
ŋ	ŋ̍(u)˩牛	ŋ̍(u̠)˥哭		
n			n̩(i)˧坐	n̩(i̠)˧心
ɬ			ɬ̩(i)˩屎	ɬ̩(i̠)˩剥皮
l			l̩(i)˧城	l̩(i̠)˧磨（名词）
tɬ				tɬ̩(i̠)˧缠绕
dl			dl̩(i)˩断	dl̩(i̠)˩褪色

（6）元音æ、ɑ或æ、a是不同的音位。æ/ɑ对立例：如云南弥勒西山一区pæ˥“盖”/pɑ˥“碰”。mæ˧“名字”/mɑ˧“空间”。æ/a对立例：如宜良pæ˧“掉”/pa˧“疤”，tæ˥“绊”/ta˥“伯父”。

（7）有的土语鼻化元音和复元音的读音比较稳定。如弥勒的ĩ、æ̃、ɑ̃、õ、ɤ̃、ie、iẽ、iɑ、iɑ̠、iɑ̃、iu、iu̠、iũ，ui、ui̠、uĩ uɑ、uɑ̠、uɑ̃等鼻化元音和复元音，虽然多出现在汉语借词中，但读音比较稳定，使用频率也较大（宜良虽然有i、i̠、ẽ、ẽ̠、iẽ、iẽ̠、ia、ia̠、iɒ、iɒ̠、ieu、ie̠u、ui、ui̠、ue、ue̠、uæ、uæ̠、ua、ua̠等鼻化元音和复元音，但一般出现在单念某些汉语借词时，读音不稳定，使用频率小）。个别地点在读某些汉语借词时出现鼻辅音韵尾-ŋ，但发音不稳定，使用频率也小，如宜良paŋ˧tʂaŋ˧“班长”，koŋ˧tʂhaŋ˧“工厂”，liaŋ˥“量”，liaŋ˩“粮”。

（8）部分地区高元音 i、i̠ 与舌尖前辅音结合时，元音的实际读音为 ɿ、ɿ̠，但有时可以自由变读为 i、i̠，如弥勒tsi˧“指使”实际读音为 tsɿ˧ 或 tsi˧，tsi̠˧“断线”实际读音为 tsɿ̠˧ 或tsi̠˧。高元音 i、i̠ 与舌尖后辅音结合时，元音的实际读音为 ʅ、ʅ̠，不能自由变读为 i、i̠，如弥勒 tʂhi̠˧“甜”、tʂhi̠˧“街”，实际读音为 tʂhʅ˧ tʂhʅ̠˧，不能自由变读为 tʂhi˧、tʂhi̠˧。

（9）一般只有三个声调，但有的地区有五个声调。如弥勒原有三个声调（˥$_{55}$ ˧$_{33}$、˩$_{11}$），但在汉语新借词中又出现了两个声调（˧˩$_{31}$、˩˧$_{13}$）；汉语上声字多念成 ˧˩$_{31}$ 调，如 ku˧˩“古” mɑ˧˩“马”；汉语去声字多念成 ˩˧$_{13}$ 调，如lõ˩˧“弄”、pæ̃˩˧“笨”。本方言凡 ˩$_{11}$ 调的音节读音都很低、很轻，有的地方竟低微到近似耳语，因而给辅音、元音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如弥勒鼻化紧元音出现在 ˩$_{11}$ 调的音节时，一律变为相当的口元音（如 no̠˩“农”、ʐæ̠˩“人”，不读为nõ̠˩、ʐæ̠̃˩）；辅音 s 在˩$_{11}$ 调变读为吐气音［sh］（如si˩“血”、sæ˩“还”，实际读音为 shi˩、shæ˩）。

（10）语流中的联读合音极多。

现在列举东南部方言代表点之一——弥勒（西山一区）的音系如下：

辅音36个：

p	ph	b	m	f	v
t	th	d	n	ɬ	l
ts	tsh	dz		s	z
ȶ	ȶh	ȡ			
tʂ	tʂh	dʐ		ʂ	ʐ
tɕ	tɕh	dʑ		ɕ	ʑ

k　kh　g　ŋ　x　ɣ

元音31个：

i　i̠　ĩ　æ　æ̠　æ̃　ɑ　ɑ̠　ɑ̃
o　o̠　õ　ɤ　ɤ̠　ɤ̃　u　u̠
ie　iẽ　iɑ　iɑ̠　iɑ̃　iu　iu̠　iũ
ui　ui̠　uĩ　uɑ　uɑ̠　uɑ̃

声调5个：

˥55　˧33　˩11　˧˩31　˩˧13

2．词汇方面　东南部方言内部词汇大同小异，以宜良（二区狗街）、弥勒（西山一区）两个代表点的词汇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两地相同和有语音对应的同源词约占57%。现在列举两地不同的例词如下：

	宜良	弥勒
女婿	sɔ˥ɣɯ˦	ɑ˩mɛ˩sɿ˥
生（小孩）	ɕe˧	bu˧
裂开（木板）	tʂhɔ˧	ʈhɑ˩
聪明	tɕhɛ˩	ʑi˧
了	lɔ˥	xuɑ˧
角（牛角）	khɯ˧	tʂhɿ˧
地（助词）	m̩(1)˧	zʊ˧

东南部方言与其他五个方言比较，除个别方言外，互相不同的词占大多数，同源词（包括相同的词和有语音对应的词）较少。现在列举同源词的百分比如下：

宜良（东南）：喜德（北部）约占39%

：会理（北部）约占36%

：禄劝（东部）约占42%
：新平（南部）约占35%
：巍山（西部）约占40%
：姚安（中部）约占53%

3．语法方面　（1）弥勒土语的名词、代词修饰名词表示领属关系时，一般不带结构助词，但个别地点（竹园公社）的代词修饰名词表示领属关系时，可以用结构助词 dʑi˩。

宜良土语的人称代词带结构助词 ŋo˦，既可以用于修饰名词，也可以用作名词。

（2）东南部方言（如宜良、弥勒、文山）的量词不能单独直接修饰名词，表示名词的不定单数时，须在量词前面加数词“一”（宜良 t'i˩）。

（3）宜良（撒尼）人称代词第一人称复数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

ŋɒ˩	我们（排除式）
a˩si˥	咱们（包括式）

（4）东南部方言宜良（撒尼彝话）的指示代词可以位于名词中心词之前，如：

ɪ˧ tsho˧ thi˩ mɒ˧ 这 人 一 个	这一个人
khɪ˧ tsho˧ thi˩ mɒ˧ 那 人 一 个	那一个人
ɪ˧ tsho˧ dzɤ˩ 这 人 些个	这些个人
khɪ˧ tsho˧ dzɤ˩ 那 人 些个	那些个人

如果人或事物的数量是三个或三个以上，则表示人或事物的

中心词可以在指示代词之前，也可以在指示代词之后，如：

ɪ˧ tsho˧ khø̠˩ ʐø̠˧　　这六个人
这　人　六　个

tsho˧ ɪ˧ khø̠˩ ʐø̠˧　　这六个人
人　这　六　个

khɪ̠˧ tsho˧ khø̠˩ ʐø̠˧　　那六个人
那　人　六　个

tsho˧ khɪ̠˧ khø̠˩ ʐø̠˧　　那六个人
人　那　六　个

其他五个方言的指示代词则固定在名词中心词之后、量词或数量词之前，与宜良撒尼彝话不同。①

（5）东南部方言的弥勒土语，一、用单音动词、形容词重叠表示疑问，如：tu˧"喝"／tu˧tu˧"喝吗"？ʂɑ˧"黄"／ʂɑ˧ ʂɑ˥"黄吗"？二、多音节的动词，重叠最后一个音节表示疑问，如：go˧nɑ̠˥"遗失"／go˧nɑ̠˥nɑ̠˥"遗失了吗"？谓语部分两个动词连用时，重叠后面的动词表示疑问，如：tʂha˧（拿给）tʂo˥（吃）"给吃"／tʂha˧（拿给）tʂo˥tʂo˥（吃吗）"给吃吗"？但多音节的趋向动词则重叠第一个音节表示疑问，如：du̠˧du˩"出去"／du̠˧du̠˧du˩"出去吗"？gu̠˩læ˧"过来"／gu̠˩gu̠˩læ˧"过来吗"？三、多音节的形容词用重叠手段表示疑问时，不但重叠最后一个音节，还要重叠它后面的助词 ʑie˧，如 ni˧gɤ˩"红通通"／ni˧gɤ˩gɤ˥ʑie˧ʑie˧"红通通的吗"？ʂɑ˧do˩"黄爽爽"／ʂɑ˧do˩do˥ʑie˧ʑie˧"黄爽爽的吗"？

宜良多音节词表示疑问时，一般重叠最前一个音节，有时重叠前一音节或后一音节都可以，视说话人强调的重点而异。重叠最后一个音节的，如：

---

① 东南部方言其他代表点的情况也与宜良撒尼彝话不同。

niꜧ kɔꜧ ʐʅꜧʐʅꜧ?　　　你玩去吗？
你　玩　　去

宜良谓语部分两个动词连用或者主要动词与能愿动词连用，表示疑问时，则重叠前一动词或主要动词。文山动词重叠表示疑问的方式与宜良相同。

（6）东南部方言（如宜良、弥勒）的动词、形容词可以用肯定、否定直接相叠的方式表示选择式的疑问。

（7）东南部方言弥勒的副词 ɑ˩“不”修饰双音节的中心词时，位于中心词的两个音节之间，如：li̠˥ɖɤ˩“折断”／li̠˥ ɑ˩ ɖɤ˩“不折断”，phu˩tʂu˧“［价］贵”／phu˩ ɑ˩ tʂu˧“［价］不贵”。但 ɑ˩ 修饰双音节趋向动词时，则位于中心词之前，如：gɤ˩læ˧“进来，回来”／ɑ˩ gɤ˩læ˧“不进来，不回来”。弥勒副词 tɑ̠˥“很”修饰双音节的中心词时，一般位于中心词之前，如：phu˩tʂu˧“［价］贵”／tɑ̠˥ phu˩tʂu˧“［价］很贵”，但老年人常常把 tɑ̠˥ 放在双音节的中心词之间，如：phu˩ tɑ̠˥ tʂu-“［价］很贵”。

（8）弥勒土语的一部分名词和代词（既能受动又能施动的）做宾语时，常带宾语助词 lɛ˧。如：

ŋo˧ ni˧ lɛ˧ be˧。　　　我说你。
我　你（助）说

kɤ˧ ŋo˧ lɛ˧ xɑ˧。　　　他骂我。
他　我（助）骂

mo˩ ni˧ lɛ˧ du̠˧。　　　马踢牛。
马　牛（助）踢

tɕhi˩ ve̠˩ lɛ˧ tʂho̠˩。　　　狗咬猪。
狗　猪（助）咬

（9）东南部方言文山在动词后加 ȵɑ˥，构成表示被动语态

的分析形式。如：

ŋa˨ tɕhi˧ khɔ˧ ȵa˥ ka˨。　　我被狗咬了。
　我　狗　咬　被　了

ŋa˨ ku˦ py˧ ȵa˥ kɔ˧ lɛ˧ lu˥。　　我被他背回来了。
　我　他　背　被　回　来　了

(10) 东南部方言的并列连词成套地、重复地出现在被连接的事物名词和人称代词之后，如宜良：

ŋu˨ nɛ˧ mu˥ nɛ˧ do˦li˧ lo˥。　　牛和马都来了。
　牛　和　马　和　来　了

试与寻甸比较：

ȵi˨ mu˧ dɪ˥ du˩li˧ ɒ˧。　　牛和马都过来了。
　牛　马　和　过　来　了

东南部方言的从属连词一般出现在从句的末尾，但借自汉语的从属连词，如宜良 ɕi˧ʐaŋ"虽然"，thɒ˧xo˧"倘或"，kua˨"任凭（管）"等，则出现在从句的开头，例如：

khɪ˧ mɒ˩ do˧lɪ˧ khɒ˧ ŋɛ˧，ŋɒ˧ tʂo˥ mɒ˩ ʐi˧ a˧。
　他　不　来　若　是　我　就　不　去　了
倘若他不来，我就不去了。

(11) 东南部方言弥勒既有前置介词，又有后置介词。一般的介宾结构是宾语在前，介词 mɛ˥"从"，ɡɛ˧"被"等在后，但另有前置介词 va˧"把"，出现在宾语前面，如：

va˧ kɤ˧ so˥ po˧ ʐo˧ du˧ lɛ˧。　把他的书拿来。
　把　他　书　拿　来

va˧ ni˩ thɤ˥ thɛ˩ lɛ˧。　　把牛放出来。
　把　牛　放　出　来

六、中 部 方 言

（一）中部方言的地理分布

中部方言主要分布在云南中部。大体说来，这个方言区的四界是：东至元谋、禄丰，与东部方言区接界；南至双柏、镇沅，与南部方言区接界；西至祥云、巍山，与西部方言区接界；北至永仁、宾川，与北部方言区接界。其具体分布地区主要是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大姚县、姚安县、楚雄县、南华县、永仁县、牟定县、禄丰县、元谋县（部分地区）、双柏县。其次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弥渡县，思茅地区的景东县、景谷县、镇沅县。操中部方言的彝族，自称 lo̠˩ lo˧ pho˩、lo̠˩lu̠˧ 等，约有四十六万人。

中部方言分南华、大姚两个土语。南华土语主要分布在南华、祥云、巍山、景东、楚雄、双柏、禄丰、姚安、牟定一带。大姚土语主要分布在大姚、永仁一带。

（二）中部方言的主要特点

1．语音方面　（1）辅音最少，如大姚五区大村只有27个辅音（无舌尖后音 ʈ、ʈh、ɖ、ɳ，无鼻冠浊辅音，无 tɕ、tɕh、dʑ、ɲ、ɕ、ʑ，无 ɬ，无 h）。

（2）17个元音中，有六对区分松紧（ɿ、ɿ̠，i、i̠，e、e̠，ʊ、ʊ̠，ɤ、ɤ̠，ɯ、ɯ̠）。

（3）个别地点有卷舌元音 ɚ、ɚ̠，如姚安 thɚ˥“［刀］缺”，dɚ̠˦“裁［衣］”。

（4）有复元音。如姚安有：

ia　ia̠　iu　iu̠　iɚ　iɚ̠

uɛ　uɛ̠　ua　ua̠　uɚ　uɚ̠

（5）声调较多，如大姚、姚安都有 ˥55、˦44、˧33、˨˩21、˩˧13

五个声调，其中˩˧13调，只出现于汉语借词。

现在列举中部方言代表点之一——大姚（五区大村）的音系如下：

辅音27个：

p　ph　b　m　f　v

t　th　d　n　　l

ts　tsh　dz　　s　z

tʂ　tʂh　dʐ　　ʂ　ʐ

k　kh　g　ŋ　x　ɣ

元音17个：

ɿ ɿ̱ i i̱ e e̱ ɛ(æ) a(ᴀ) ɒ ʊ ʊ̱

u ɤ ɤ̱ ɯ ɯ̱ ã(ᴀ̃)

声调5个：

˥55　˦44　˧33　˨˩21　˩˧13

2．词汇方面　中部方言内部词汇相当一致，与北部、东部两个方言比较，同源词较少；与西部、南部、东南部三个方言比较，彼此相同的词和有语音对应的词占多数。现在列举大姚（中部方言代表点）与其他五个方言对比的结果如下：

大姚：喜德（北部），同源词约占35%

：会理（北部），同源词约占28%

：禄劝（东部），同源词约占41%

：新平（南部），同源词约占52%

：巍山（西部），同源词约占57%

：宜良（东南部），同源词约占50%

3．语法方面　（1）名词作定语修饰其他名词时，作定语

的名词在前，名词中心词在后，中间不用结构助词。如大姚：

ŋɯ˩ khɯ˩　　牛的角
牛　　角

中部方言大姚没有“代词＋助词”构成的用于修饰名词的物主代词第一式，但有“代词＋助词”构成的用于代替名词的物主代词第二式。如：

ŋɯ˩ khu˦ thi˩ phɛ˧ ŋi˧ bɛ˧。　那条牛是你的。
牛　　那　　一　　条　　你　　的

中部方言姚安的人称代词修饰名词中心词表示领属关系时，名词中心词须转换声调。如：

ȵo˩　　牛　　　nɪ˧ ȵo˩˧　　你的牛
　　　　　　　　你　　牛

pha˧　　上衣　　ŋo˧ pha˩˧　　我的上衣
　　　　　　　　我　　上衣

（2）中部方言（如大姚）的量词，不能单独直接修饰名词。表示名词的不定单数时，须在量词前面加 thi˩“一”。

中部方言（姚安）计算人的个体的名量词用 ʑo˩“个”，计算动物或一部分其它事物的个体时用 mo˧、nɤ˥、lɤ˩“个”。这三个名量词分别使用在一定的基数词后面：基数词“一”（包括以“一”煞尾的一切数词结构如十一、二十一、一百零一……）后面用 mo˧，基数词“二”（包括以“二”煞尾的一切数词结构如十二、二十二、一百零二、……）后面用 nɤ˥，基数词“三”以上（包括以“三”以上数词煞尾的一切数词结构如十三、十四、十五、一百零三、一万三千一百二十六……）后面用 lɤ˩，如

tʂhɤ˩ mo˧　一个　　　　n̩(u)˩ nɤ˥　两个
一　　个　　　　　　　二　　个

tshi˧ tɕho˥ lɤ˩ 十六个
十 六 个

（3）中部方言姚安单音动词、形容词重叠表示疑问。如：

pɪ˧ 做　　pɪ˧pɪ˧ 做吗？
ɳɪ˧ 红　　ɳɪ˧ɳɪ˧ 红吗？

多音节的动词一般重叠第一音节表示疑问，但有时也可以重叠最后一个音节。如：

dzɪ˧bɤ˧ 商量
dzɪ˧dzɪ˧bɤ˧ 或 dzɪ˧bɤ˧bɤ˧ 商量吗？

di˩tʂha˩ 想
di˩di˩tʂha˩ 或 di˩tʂha˩tʂha˩ 想吗？

有的双音动词只能重叠第一个音节。如：

ku˩ʂu˧ 准备
ku˩ku˩ʂu˧ 准备吗？

多音节的形容词重叠第一个音节表示疑问。如：

bɤ˧lɤ˧ 亮　　ka̱˧tsi̱˧ 清洁
bɤ˧bɤ˧lɤ˧ 亮吗？　　ka̱˧ka̱˧tsi̱˧ 清洁吗？

姚安的动词、形容词不能用肯定、否定直接相叠的方式表示选择式的疑问，必须在肯定、否定之间加助词（兼连词）mi˧。

大姚与姚安相反，动词、形容词不能用重叠的方式表示疑问，表示疑问的方式是肯定、否定相叠，或者用疑问语气助词ɛ˩ɛ˧。如：

lɒ˧ 来　　lɒ˧ ŋ̍(ɿ)˩ lɒ˧？ 来不来？
来 不 来

muɹ 多 　　muɹ ɛɹɛ˧? 　　多吗？
　　　　　多 （助）

（4）大姚在动词后面加 nu˥ 构成表示使动态的分析形式。如：

ve˧ ŋu˧ xɒ˧ nu˥。 　　拿给我看。
拿 我 看 （助）

si˧ ʐɒɹ dzɛɹ nu˥。 　　牵给他骑。
牵 他 骑 （助）

（5）大姚有的趋向动词位于主要的谓语动词之前，如：

lɒ˧ dzu˧ dzuɹ。① 　　来吃饭。
来 饭 吃

（6）大姚否定副词位于单音或多音的动词之前，如：

ŋ̩(ɿ)ɹ 不 　　ŋ̩(ɿ)ɹ lɒ˧。 　　不来
　　　　　不 来

dʐu˧leɹ 帮助

ŋ̩(ɿ)ɹ dʐu˧leɹ 　　不帮助
不 帮助

thɒɹ dʐu˧ leɹ 　　莫帮助
莫 帮助

又姚安程度副词 ʂiɹmi˥ "很"也位于多音的中心词之前，与北部方言不同。

（7）中部方言不但有状语助词，而且有受动主语和宾语助词，如大姚：

ŋu˧ theɹ ʐɒɹ bɯɹ khuɹ lɒ˧ gɤɹ。
我 （助） 他 背 回 来 给
我被他背回来了。 　　（theɹ 表受动主语）

① 趋向动词与主要的谓语动词构成表示连动的复杂谓语。

ŋʊ˧ ʐɒ˩ the̠˩ phu˩ sɒ˧ lɤ˩ khʊ̠˩.
我 他（助） 银 三 个 还

我还他三个银子。 （the̠˩ 表间接宾语）

（8）在双宾语句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

文　字

一、彝　文

彝族原有文字，文献上称为“彝文”，“爨文”（“爨字”），“罗罗文”或“韪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字，在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方言区比较通行。①

关于彝文的起源和历史沿革，由于文献不足徵，现在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比较通行的看法，如清《一统志》卷四八四说，彝文为唐纳诟“夷”之后阿畸（呵）所创。彝族民间则说彝文是伯博耿（云南）、宓阿叠（贵州）、阿使拉责（四川）等所创。这许多创制者的名字说明：彝文起源于民间，是彝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共同创造的。

至于创制彝文的确切时代，根据史志记载、考古发掘和家谱材料等综合研究，我们确信彝文可能创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元末明初。

彝文属于音节文字的类型。现存彝文中的大多数书写符号，就其主导的性质来说，既不是表达彝语中可以分解出来的词或词素的表意符号，也不是表达彝语中一个个音素的音素符号，而是表达彝语中一个个音节的音节符号。

彝文字汇，主要由祖传的固有字和以汉字为模式的仿制字组

---

① 解放前，云、贵彝区的个别地点曾经用《注音字母》式字母和“柏格理式字母”拼写当地彝语，译印过基督教圣经，但只有少数信教的人接触过它。

成①。在固有字中，虽然杂有少数后起的象形、表意的重文别体，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们已经演变为单纯表达彝语音节的符号了。至于以汉字为模式的仿制字，不管它们在制造上符合“六书”的什么条例，在脱离汉语之后，也一律用作表达彝语音节的特殊的符号了。

彝文常用基本字的笔划，有以下二十种：

ı（· ‥ ∴ ∵ ∷ ⁞）

—（¬ ∼）

丨（） ㇏）

ɹ（ŀ ʟ ɹ ȷ ）

ɾ（1 ˥ Γ）

ʃ（S Z ㄣ）

ɹ'（ɹ' ʒ ʒ）

コ（ㄈ ʟ ʊ）

ʔ（ϛ ɕ ʖ ᴅ ɕ）

∪（∩ ⊃ ⋞ ɛ 3 ω⌒ m ⋈ ẋ）

∧（∨ > < ⋉）

O（0 ∘）

Ω（8 ɒ）

△（X ▽ K ⋊ X ⋊⋈）

ɗ（ɗ' ɗ）

ɚ（ɚ ɚ ɜ ʅ ɹ）

ɵ（ɵ·）

Ψ（木 ⊰ ∈ ∪ ∩）

X（十 丰 卌 X ⋈）

ⵡ（ᗜ）

① 彝文字汇中还包括少数音近、义同的借汉字在内，详下文。

四川和贵州彝字，包括基本字及其重文别体在内，大约各有八、九千字。云南彝字的字数较少。这些彝字都用上述的基本笔划按一定的造字法原则构成。彝文造字法的民族特点很突出，其基本方法之一是以部首为主导（形体结构的躯干和重心），以其他笔划或造型部件为陪衬，有时附加装饰性符号，借以区别同部的字。例如贵州从 [le˥] 的彝字： [xʊ˥]“理［乱线］”，在造字法上，部首 是主导，其中的 是陪衬；有时还在右侧的框廓之外附加装饰性符号 ，或 ，或 。彝文的造字方法之二是以某一部首或笔划为出发点进行结构变化或笔形变化。结构变化例：凉山 [i˧]“我（引述式）”与 [dɔ˧]“上升”。笔形变化例： [lo˧]“山谷”与 [i˧]“红”。常见的笔形变化有横、竖、撇、反、侧折、正折、倒、一再折、方、圆（一丨丿乀ㄱ∧∨ㄇ口〇）等。

每个彝字都归属于一定的部首，而部首并不代表什么抽象的意义范畴。部首和部首之间也没有什么纵的或横的关系。例如：凉山《彝文检字法》第23部 [tshi˩]，据古汉文 （五）仿制，从 的常用字有12个，它们的字义是：教育，怀（里），（心）疼，截断，平整（土地），碍手碍脚，缝补，信任，切片（肉），指责，结冰，元根萝卜。在字义方面概括不出什么义类来。其他各部的字在字义方面也是这种情况。又如贵州《彝文字典》第102部是 [mʊ˧]，从 的常用字有14个。它们各自的意义是：簸箕，水怪，勇士，想（爱），剖劈，喊，力，亮，牵（藤），连贯，鸟巢，凹，屁，眼泪盈眶。在字义方面概括不出什么共同的东西来。其他各部的字在字义方面也是这种情况。查考这个部首字的来历，原是据汉语古货币文字“中”仿制，用来表达贵州彝语的音节，并不代表什么抽象的意义范畴或义类。

今见贵州彝文，共分119部，详见贵州《彝文字典》卷首。四川规范彝文，共分26部，列举如下：

部首	译名
ı	变部
ɺ (L)	去部
Γ	二部
ʖ	一部
ꟼ	部用
ɲ	空部
ɲ (ɲ)	加部
N	八部
S (ɟ)	动部
ʔ (ɕ ɕ)	母部
((ɔ)	滑部
ᴗ (∧ v)	摇部
U (ʊ ʊ)	出部
ɷ	业部
O	读部
0	个部
∘ (Δ)	腰部
ɗ (ɗ ɗ ɗ)	匹部
ɛ (3 ɛ)	蛇部
ω (ɯ ʊ ψ ɤ)	转部
ɡ (ɮ ɡ ɡ)	熊部
X (ɤ)	他部
⧗ (⋈)	齐部

ꀉ（ꀉ ꀉ ꀉ）　　捆部

T（T）　　椒部

〃　　犬部

古往今来，有关的民族语之间互相吸收借词或者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是国际、国内常见的事，在我国各民族间，特别是借用汉字、改造汉字以适应本民族语言的书写需要的，更是数见不鲜。

彝语借用汉字有三种情况：（一）从表达彝语音节的需要出发，借用汉字形体，作为仿制彝字的模式；（二）从彝语语音出发，借用音同、音近的汉字而略加改造（同音假借）；（三）从彝语词义出发，借用义同、义近的汉字形体而略加改造（同义假借）。

今见彝文字汇中，除本民族祖传固有字外，还包括不少类似六国系古汉文在内（特别是承袭东土文字特点、比秦篆简单得多的货币文字、兵器文字）。这些古汉文可能有如下几个来源：它们来自行世的钱币、印章及其他金石器物，或者来自宋以来各家辑录的金石文字汇集。彝文中的仿制字，如 3 [pho˨˩]“开”，其汉文模式 3（乃）见盂鼎、《西清古鉴》（十五卷）；ㄨ [tshi˨˩]“使齐”，其汉文模式 ㄨ（五），见伯仲父簋；井 [ʐo˧]“交叉”，其汉文模式 井（井），见《古泉汇》（亨集）；生 [de˦]“制作”，其汉文模式 生（生），见《古泉汇》（亨集）；朿 [hɯ˨˩]“看”，其汉文模式 朿（朿），见《说文解字》。

以上是彝语根据表达音节的需要而采用汉字的一部分例子。在少数情况下，彝语也通过语音原则（音同、音近）或语义原则（义同、义近）来借用汉字。

通过语音原则借用同音、近音汉字的例子，如凉山彝文 ⊙，

音˧(u̠)˧，其义为“石”，这是采用汉文近音字“日”而略加变化的例子。古汉文“日”作 ⊙ ，见古器物（如师虎簋）铭刻，古文字汇集如《古泉汇》（亨1.7）也有著录。又如凉山彝文 ꒉ ，音 fo˩，其义为“危及”，这是采用汉文近音字匚而略加变化的例子。古汉文匚作匚，府良切，见《说文解字》。又如凉山彝文 ꋍ ，音 kɯ˩，其义为“加”这是采用汉文近音字“甲”而略加变化的例子。古汉文“甲”作“十”，见古器物（如“甲寅角”）铭刻。

彝语通过语义原则借用汉文同义、近义字的例子不少。彝语对于借入的汉字，或略加变化，或添加区别性符号，如贵州赫章彝文：

三　三 [sɯ˧]
五　五 [ŋɯ˧]
[illegible]　[十] 五 [ŋu˧]
[illegible]　八 [hi˧˥]
[illegible]　捌（“八”的大写）[hi˧˥]
[illegible]　白 [ṭhu˧˥]
[illegible]　[普通的] 水 [ʑi˩]
[illegible]　[河、海、洋里的] 水 [ʑi˩]
[illegible]　[淌] 水 [ʑi˩]

第一、二例“三、五”，采用汉文同义字“三、五”，不加变化。第三例“[illegible]”，采用汉文同义字“五”而略加变化。第四、五、六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采用汉文同义字“八、白”而略加变化。第七、八、九三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采用汉文同义字“水”的草书而略加变化①。

凉山彝文借用同义字的体系里，包括篆隶真草各种来源的

① 汉文“水”的草书，晋王羲之作“[illegible]”，唐张旭作“[illegible]”。

字，一般都有所变化。例如：

一 [tshɿ˨˩] （<汉文“一”）
二 [ȵi˨˩] （<汉文“二”）
三 [sɔ˧] （<汉文“三”）
四 [l(ɿ)˧] （汉文“四”）
五 [ŋɯ˧] （<汉文“五”）
六 [fu˥] （<汉文“六”）
七 [ʂɿ˨˩] （<汉文“七”）
八 [hi˥] （<汉文“八”）
九 [gu˧] （<汉文“九”）①
十 [tshi˧] （<汉文“十”）
百 [ha˧] （<汉文“百”）
千 [tu̠˧] （<汉文“千”）
写 [bu̠˧] （<汉文“写”）
白 [tɕhu˧] （<汉文“白”）
鱼 [hɯ˧] （<汉文“鱼”）
水 [ʑɿ˧] （<汉文“[illegible]”——水的草书）

各地彝文的字数，互不相同。一般的说，由于彝文是一种音节文字，字数受到彝语音节数的制约，因此，凡表达语言音节的性质较强的则常用的基本字较少，凡同音字同义字在同一形体基础上分化得越厉害或者重文别体较多的，则常用的基本字也较多。据初步统计：四川喜德李子乡彝语，共有1102个音节，而凉山最常用的基本字，除去重文别体，只有几百字。

彝文形体，有地域性差异。四川凉山彝文近似篆书；云贵彝文，在篆、隶之间。书写时，云贵多作长方横卧形，四川凉山多

---

① 古文字“九”作[illegible]，[illegible]，见金石2，8—9。

作长方直立形。①。同一字形，云贵与凉山约呈90度的方位差异。彝文笔划，繁简不一。一般常用字，一至七划不等。彝文是有名的“左翻”②、“左行”书，其行款：四川凉山彝文一般尚保持横列左行的传统书写习惯，但晚近因受汉文书写方法的影响以及逐字逐句对照注解汉字的需要，也有横列右行的。云贵彝文的行款与凉山不同，一般是直列右行。晚近在汉文直行书写方法的影响下也有直列左行的，但不常见。

彝文大多数基本字都有好些个重文别体，形成一字多形的现象。如四川凉山彝文 [pi˧]“念[经]”，谚语 pi˧ tɕho˥ ha˧ ȵ(i)˦ tsi˧，就说它有一百二十个重文别体。云南禄劝彝文 [ɣa˩]“鸡”、贵州大方彝文 [fu˧]“杀，孵”，都有不少重文别体。此外，彝文还有一字多音的现象。大多数是声韵母相同(少数声韵母相近)而声调不同的几个音节用同一个字形来表示。

彝文里除使用句号，叠字符号和段落符号外，一般不使用其他标点符号。云贵彝文经书上常见的句号有“ ”、“△”、“○”、“▲”等。分段符号和起段符号，多作花月虫鸟或其他图案形。为了书写简便、经济，使用叠字符号已成为彝文书写上的普遍习惯。四川凉山彝文用 和 作前后重叠的符号。如： 写成 或 。云贵彝文表示前后重叠的符号是 ， ，就是凉山 的横卧形。在凉山彝文里还有一个 ，作上下横行或左右直行里位置相当、字形相同的叠字符号用，如：

上行：……

下行：……

可写成

① 四川小凉山少数民族地区如雷波、峨边也有写作长方横卧形的。

② 贵州《大定县志·风土志》：（彝字）“文字左翻倒念”。

彝文自元朝以来应用日广。明朝水西安氏①宣慰使司时期，贵州就有人传授彝文和利用彝文从事著述，现在保留在贵州各地的彝文文献有一部分出在这个时期。贵州大方城关小学罗甸水西铜钟彝文（明成化二十一年）②，云南禄劝记凤氏土司家系的《摩崖》，贵州大方记安氏土司事的《千岁衢碑记》，（明嘉靖年间产物），是现在可能看到的较早的彝文文献。

彝文文献的内容，包括历史传说、地理、风水、医药、诗歌、格言、谚语、天文、历法、理学、占卜、宗教祭祀等。有木刻本和石印本，但绝大多数是手抄本。据初步了解：贵州、云南民间收藏的彝文经书，数量很多。四川凉山的经书，数量较少。彝文名著有叙事长诗《阿诗玛》[a̠˧ʂi˧ma˧]（宜良）③、《古代战争故事》[ma̠˥tʂhə˧ mu˧bɤ˧]（禄劝），医药、历法、政教汇集[ȵe˩ nɯ˩ su˧]（禄劝）等。特别突出的在云南有哀牢山麓双柏县发现的彝文医药专书，系明嘉靖四十五年作品，内容涉及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皮肤等科，包括54个病种，87个处方，324味中药。其立方配药都富有彝族特色。在贵州有长达三十七万字的彝经《西南彝志》。在四川凉山有彝文名著《梼杌》④[n̥ɯ˧ɣo˧]、《教经》[m̥a˥m̥(u)˧]、《妈妈的女儿》[a˦mo˧ n̥i˦zɯ˧]等。解放后，在党的重视和关怀下，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和地方民族学院、贵州毕节专署民委会彝文翻译组、四川民委会、凉山州编译局等）已先后展开彝文文献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

① 水西，土司名。明代贵州宣慰司，由安氏世袭宣慰使。其辖境大部分在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通称水西宣慰。

② 参考马学良、陈英《贵州彝族文物考》，见《文物》1982年4期。

③ 有凉山彝语译本《[illegible]》，凉山彝族自治州编译局，1982年9月。

④ 或译《勒俄特衣》。

作。有些彝文著作，如《阿诗玛》、《西南彝志》以及凉山彝区流行的三大名著等，已先后译成汉文。

综合上述，可知彝文在发展、保存和传播彝族文化上都有重要作用。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历史条件下，彝文主要掌握在少数彝族上层、笔摩（巫师）和少数民间艺人手中，广大人民群众识字的很少。1966年以前，原四川省语委、凉山州语委配合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在凉山六县二十多个乡（公社）的调查统计表明：1956年民主改革前彝族农村中识彝文的人数只占2.75%。

二、彝族原有文字的整理和规范

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和实验，开始于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彝文工作队缺乏经验，在拼音字母的设计上，缺乏与《汉语拼音字母》取得一致的预见性，采用了一些拉丁字母以外的新字母。1957—1958年，为了追求与《汉语拼音方案》看齐，多次座谈修改，影响了彝族群众的信心。后来又受“直接过渡”风的影响，拼音文字的研究、实验和试行工作，便停顿了下来。但是，在实验过程中，选定了凉山彝语的基础方言、标准音，基本完成了一个彝语拼音方案，培养了一批语文教学骨干。这一切都为四川规范彝文的诞生准备了条件。1958年凉山民主改革胜利完成后，随着社会的前进，山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彝族群众普遍需要代表本族语言的文字，以便迅速而有效地在生产、工作和学习中应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抢救文化遗产、整理古籍文献、发展民族文化等工作，都迫切要求人们掌握原有彝文。因此，自动学习原有彝文的人数越来越多，同时，有关整理、规范原有彝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附“彝文规范字表”在232页之后)

如上所述，原有彝文，历史悠久，对于发展、保持和传播彝

族历史文化，很有贡献。但是，在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缺乏科学的整理和规范，无论在教学或使用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如：字体繁难；重文别体很多；而有些音节，又有音无字；加以一字多音，各地读音不统一。因此难学、难用，社会交际功能不高。长期以来，云、贵、川彝文分别结合当地彝语方言发展，同源异流，各带浓厚的地域色彩。彝语六个方言区的人互相不能用彝语通话，自然也难用彝文进行书面交际。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单从彝文本身来看，由于：

（1）各方言区常用的基本字有所不同，如：

[illegible] [m̩(u)˧] 天 （贵州大方）

[illegible] [m̩(u)˧] 天 （云南禄劝）

[illegible] [m̩(u)˧] 天 （四川凉山）

（2）同一彝字，因讹变过甚，而面目全非，如：

[illegible] [ɬi˧] 四 （贵州大方）

[illegible] [ɬi˧] 四 （云南禄劝）

[illegible] [ɬ(ɿ)˧] 四 （四川凉山）

（3）因文字的来源不同（或借用汉字、或各地自制）而且互不相识，如：

[illegible] [hʊ˧] 百 （贵州大方，自制字）

[illegible] [ho˩] 百 （云南禄劝，自制字）

[illegible] [ha˧] 百 （四川凉山，借汉字“百”而稍变）

（4）基本字的重文别体互不相同，如：

[illegible] 贵州大方彝文“天”的别体

[illegible] 云南禄劝彝文“天”的别体

[illegible] 四川凉山彝文“天”的别体

（5）字形相同而音义不同，如：

[illegible] 禄劝“死气沉沉” [(ɕi˧)bʌ̠r˩(mo̠)˩]、

ꀀ　凉山“龙”［l̥(u)˧］

ꀁ　大方“鸡，上”［ɣʌ˧］，ꀂ凉山“红”［n̥i˧］

ꀃ　大方“（汗）毛”［mu˩］，ꀄ凉山“裙子”［mbo˧］

（6）字义相同而字形、字音不同，如：

ꀅ　［nʌ˧］　看（贵州大方）

ꀆ　［na̠˩］　看（云南禄劝）

ꀇ　［nɔ˧］　看（四川凉山）

（7）各方言同音字和一字多义的内容互不相同，而用字之法（同音假借）相同，导致各地彝文的分歧越来越大。如：

ꀈ　贵州大方彝文“翅”［dʊ˩］，原来还有“后”，“可能”等义，通过同音和音近关系，又假借为“脚迹”［dʊ˥］，“癸”［dʊ˧］等。

ꀉ　云南禄劝彝文“翅”［du˩(la̠)˥］，原来还有“通洞”，“脚迹”等义，通过同音和音近关系，又假借为“后”［du˥］，“遗迹”［du˥du˩］，“有关”［du˧ dʐʊ˧］，“地洞”［mi˥du˧］，“扫帚”［du˩］，“（一）堆”［du˩］等。

ꀊ　四川凉山彝文“翅”［du̠˧］，原来还有“出”，“（做）完”，“（吃）过”等义，通过同音和音近关系，又假借为“激怒”［du̠˧phɿ˧］，“木杈”［du̠˦dʑe˧］等。

云、贵、川彝文长期结合当地方言土语发展的结果，形成了这些根本分歧。如果说历史上彝族曾经有过共同的文学语言，原有彝文本是代表这种共同语的超方言的文字，则当前彝文已失掉它的超方言的性质。因此，1956年12月，在成都举行的彝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上，各省彝族代表一致认为：从云、贵、川彝族居住和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出发，凉山彝族的文字问题最为迫切，需要尽先帮助解决。1974年，根据“文化大革命”以来彝族

群众的要求和1956年成都会议精神，四川省民委彝文工作组开始对彝族原有文字进行科学的整理和规范。其目的是为了克服彝文本身的缺点和使用中的混乱现象，在字形，读音、书写，使用（包括标点符号的使用）和新词术语等方面，都树立明确、固定、统一的标准，使彝文全面而确切地代表凉山彝语，为社会主义服务。彝文工作组在整理和规范工作中，坚持和贯彻了下述三个基本原则：①

（1）坚持了群众路线，做到群众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彝文工作组采取边调查、边研究、边试点、边修改的方法，分别深入到凉山、西昌等共1个市、23个县、44个区、91个公社、110个大队、285个生产队，作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了多方面的意见，并分别在喜德等八个县进行了试点。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二十多年来中国科学院彝语工作队、民族学院，各级民委和语委对彝语文进行的调查研究，重申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以圣乍（ʂɿ˩ndʐa˧）话为基础方言，并在1958年12月“新彝文”修订方案基础上确定了“彝语拼音符号”。对于那些群众意见尚不完全一致的问题，如舒唇音问题，横书立书及行、草问题，新词术语的拟订和新借词的语音形式问题，音变问题等，则采取谨慎态度，留待实践检验和总结。

（2）坚持了精简和便于学习、使用的原则。喜德彝语，除舒唇、重音等音节不计外，一般有1,102个音节。这次整理、规范彝文，根据表达音节的需要，精选了819个规范字，精简掉七千多个重文别体。精选规范字时，特别着重于笔划简单、书写方便的教育学原则。据统计，《彝文规范字表》上的819字，

① 此下参考《彝文规范试行方案五讲》（《彝文工作资料选编·第一辑》1976年6月凉山州语委编印）编写。

平均每字 3 — 5 划。次高平调字主要在中平调字基础上标“⌒”表示，不另设专字，也是为了精简字数，同时又照顾了没有次高平调的义诺（ʑi˧nɔ˧）话地区的群众学习方便。

（3）坚持了表音的原则。原有彝文属于音节文字的类型。这次整理、规范，肯定了彝文表音的进步性，排除了影响彝文体制不纯的因素，否定了把彝文整理规范成象形表意文字的错误主张。又采用一套同汉语拼音方案靠拢的拉丁字母的“彝语拼音符号”，既便于注音正字，又便于彝族人民学习汉语文，也有利于在一定条件下走世界文字的共同的拼音方向。

1975年12月，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了《彝文规范试行方案》。通过几年在凉山彝区试教的检验，规范彝文效果良好。一般不识彝文的彝族干部和群众，通过一个多月的集中学习，便可以基本上达到脱盲要求；彝族利用规范彝文学习汉语文，汉族利用规范彝文学习凉山彝语，效果也很显著。因此，规范彝文受到四川彝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普遍欢迎。

1980年，《四川彝文规范方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施行后，①凉山彝族自治州从州、县、到区、公社和生产队，层层建立了推行规范彝文的领导机构，配备了专职干部525人，同时，生产队夜校教师也投入这一工作。就群众扫盲来说，到1983年11月止，全州有 2 个县（喜德、昭觉）、240个公社、1,863个大队和4,544个生产队完成了扫盲任务，还有 3 个县（金阳、越西、西昌）也即将完成扫盲任务。据了解，凡是脱盲的地方，彝族社员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为了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果，现在全州又创办了业余高小班500多个，农民文化技校400多所（班）。编译出版的扫盲课本、业余高小语文、数学和民间故事、史诗、

① 详国务院（1980）国函字70号文件。

科普读物等达180多万册。

群众扫盲的方式多种多样，除组织专门的扫盲班和在生产队夜校结合扫盲外，还采取其他有效方式进行扫盲。以盐源县白乌公社为例，该社从1981年起，就建立了农民教育领导小组，配备专职的扫盲干部，建立了一整套扫盲措施。1982年还专门培训了250人的扫盲骨干，建立的扫盲夜校达到78所，又充分发挥共青团和民兵组织的作用，在全社掀起了学习规范彝文的热潮。现在，夜校毕业生都能阅读《凉山报》（彝文版）和一些科普读物。

在群众扫盲运动的基础上，规范彝文先后进入四川彝区各级民族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①。中央和川、滇两省的民族学院也开办了彝文班、彝文文献班。凉山州的编译局、教育局正有计划地编译出版学校使用的各种彝文教材和科普、政治读物。

几年来，在中央、省、州的关怀和重视下，四川规范彝文不仅在文教科研方面广泛应用，也为彝族的民族区域自治积极服务。现在，许多重要文件和布告，都译成彝文本下达或公布；州里还办起了《凉山报》（彝文版）和《凉山文艺》杂志；省、州和中央有关科研机构还积极编译出版彝语文工具书和文学读物。所有这些，为提高彝文教学质量，巩固彝文教学成果，及推进彝区的“四化”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上所述，在解放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云、贵、川原有彝文长期分别结合当地方言土语发展，结果形成了文字形体、文字体系的分歧，使原有彝文失掉了它的超方言的、“韪书”的性质。时至今日，六个方言区当然难于共同使用一种未经科学整理规范的文字。这是1956年12月在成都举行的彝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

① 据悉，云南民族学院彝语班、丽江地区小凉山彝区的某些公社和小学，也在采用四川规范彝文进行教学。

会上各省彝族代表一致主张尽先帮助解决凉山彝族文字问题的根本原因。现在凉山规范彝文已初见成效，怎样帮助云贵彝族统一规范原有彝文，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统一规范云贵原有彝文，实质上必然牵涉到云贵彝语的规范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必须从云贵彝语彝文的实际出发，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据了解，目前阻碍云贵各方言用彝语彝文进行口头和书面交际的，主要是文字形体及方言词汇的差异。怎样从这种实际出发，为云贵彝文树立明确的、固定的、统一的规范，从而导致一种超方言的云贵彝文的诞生，是有关单位和全体彝语文工作者正在奋力以赴的一个目标。

彝文规范字表 [illegible]

		b	p	bb	nb	hm	m	f	v	d	t	dd	nd	hn	n	hl	l	g	k	gg	mg	hx	ng	h	w	z	c	zz	nz	s	ss	zh	ch	rr	nr	sh	r	j	q	jj	nj	ny	x	y	调号
i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 / p
i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 / p
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 / p
uo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 / p
o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 / p
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 / p
u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 / p
u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y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 / p
y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词汇附录

	四川 （喜德）	云南 （南涧）	贵州 （大方）
天	mo˧m̩(ɿ)˧	mṳ˩dṳ˥	m̩(u)˧
太阳	ho˧bu˧	ɑ˥mṳ˩ɣɯ˥	n̩(i)˩dʑy˧
月亮	ɬo˩bo˩	xɑ˧ba˧	ho˨˩bo˩
星星	m̩(u)˧tɕɿ˧	tɕe˥	tɕa˧mo˧
雷	m̩(u)˧tsɿ˧	mṳ˩ɣu˩	m̩(u)˧dzɿ˧
云	m̩(u)˧ti˧	ɑ˥mṳ˩ti˥	tie˧
风	m̩(u)˧ɬ(ɿ)˧	ɑ˥mṳ˩ɕi˥	m̩(u)˧hi˧
雨	m̩(u)˧ha˧	ɑ˥mṳ˩hɑ˥	m̩(u)˧ho˧
雪	vo˧	vɑ˩	vu˧
水	ʑɿ˧	ɣɯ˥	ʑi˩
冰	ndʑo˥	pĩ˧	vu˧ȵi˩
雾	m̩(u)˧hɔ˥	tshɑ˩mṳ˥	m̩(u)˧nɒ˩˨
霜	hi˧tɕhu˧	mṳ˥fu˥	ȵi˩˨
露	tʂɯ˥	tɕy˩ɣɯ˥	tsɿ˥
雹子	dzi˧	vɑ˩	vu˧lo˩
地（天地）	m̩(u)꜔dɯ˧	mi˥	mi˧
河	ʑɿ˩mo˩	lu˥tʂɑ˧	ʑi˩mo˩
海	ʂu̠˧	xɑi˩	xɯ˩mo˩
湖	ʂu̠꜔fu̠˧	xɑi˩tsɿ˧	xɯ˩
池塘	ʑɿ˩thi˧	ɣɯ˥py˧	ʑi˩xɯ˩

井（井水）	ʑɿ˧dʑu̱˧（天然的） ʑɿ˧khi˥lo˧ （人工的） ʂo˥ʑi˧tɕɿ˧（借汉）	ɣɯ˥du̱˩	ʑi˩du˧
沟（水渠）	ʑɿ˧ga˧	ɣɯ˥khɑ˩	tɕɔ˧lɔ˧
山	bo˧	khu̱˥dʐʅ˩	bɯ˩
田（水田）	ʈʂhɯ˧m̥(u)˧	te˥mi˥	tə˧
地（旱地）	ndi˩m̥(u)˧	mi˥	mi˧
平原（坝子）	dʑo˩pa˥	mi˥ta˩pi̱˩ pa˥tsɿ˧	ndi˩
土（干土）	tsa˧（天然的） sɿ˧tɕo˦（人工挖来的）	n̥(ɿ)˥tshɿ˩	ɲi˧˩m̥(u)˥
泥（稀泥）	pa˩ne˩	n̥(ɿ)˥hu˩	ɲi˧˩tɿ˥
洞（山洞）	va˥dʑu̱˧	khu̱˥du̱˥	fa˧˩du˧
窟窿	dʑu˧ɬ(u)˧	khu̱˥du̱˥	du˧lu˧
金子	ʂɿ˧	ɕe˥	ʂə˧
银子	tɕhu˧	fu˥	ʈhu˧
铜	dʑɿ˧	gɯ˩	dʑi˧
铁	ʂɯ˧du˧	xy˥	xɯ˩
钢	ka˧	kɑŋ˧	xɯ˩tsa˧˩
锡	ʈʂho˥	ɕi˧˩tsɿ˩	tɕhi˧˩pɔ˧
石头	ɬ(u̱)˧ma˥	ka˥lo˧	lɔ˧mo˩
沙子	m̥(u)˦ʂɿ˧	xa˩ʂa˧	lɔ˧xa˧mo˧
煤	tsa˧si˧	mei˩thɑŋ˥	lɔ˧na˧
火	m̥(u)˩tu˥	a˥to˩	m̥(u)˧tɔ˥
烟（炊烟）	m̥(u)˧ku˧	ʑĩ˧	m̥(u)˧kɯ˧
东	bu̱˦du̱˧	tuŋ˧fɑŋ˧phu˧ɕi˥	fi˥

西	bu˧dʑi˧	ɑ˥mṳ˩ɣɯ˥ɣu˥-phu˧ɕi˥ ɕi˧faŋ˧phu˧ɕi˥	ɬɔ˧˩
南	ʑɿ˦m̩(ɿ)˧	naŋ˩faŋ˧phu˧ɕi˥	ɣɔ˧˩
北	ʑɿ˦vu˧	pe˧˩faŋ˧phu˧ɕi˥	khua˩
前面	me˩le˧	u˩de˩ɕi˥	ʈhu˥bɔ˩
后面	ɣa˧nɔ˧	k͡e˥i˩ɕi˥, kɑ˥dṳ˧	nɔ˧bɔ˥
左边	la˦vɿ˧	ve˩ɕi˥	fə˧
右边	la˦ʑi˧	ʐɑ˥ɕi˥	xi˥
旁边	tɕi˧bu˧	ba˩ta˧ɕi˥	pha˩bɔ˥
上面	tho˥tɕo˩	ka˩ɕi˥, mṳ˩ɕi˥, phe˥ɕi˥	gɯ˧˩fa˥
下面	o˥tɕo˩	o˩ɕi˥, ti˩ɕi˥	gɯ˧˩tɔ˥
里面	khu˧tɕo˦	tɕhy˧ɕi˥	ɣɔ˧˩bɔ˥
外面	hi˧tɕo˦	i˥ɕi˥	di˥bɔ˩
时候	thɯ˧	ʂɿ˩xeu˥, thɑ˩sɿ˩	thu˥
年	m̩(u)˧khu˥（名词） khu˥（量词）	kho˩, thy˩（年龄） kho˩	khɔ˧˩
岁（他几岁）	khṳ˧, khu˥	kho˩	khɔ˧˩
今年	a˩m̩(ɿ)˧ʂṳ˧khu˥	tʂhɿ˩ni̱˧	tshɿ˩khɔ˧˩
去年	a˩he˥de˧khu˥	a˩ni̱˧	a˩ȵi˩khɔ˧˩
明年	ȵe˥hɔ˧de˧khu˥	na˩hi̱˩	na˥khɔ˧˩
前年	ʂo˧mo˧tshɿ˩khṳ˧	ʂɿ˧ȵi̱˧	sɿ˧ȵi˩khɔ˧˩
后年	ȵe˧hɔ˩de˧khu˥	nu˥ni˧	tshɯ˧ȵi˩khɔ˧˩
春	ȵi˦khɯ˧	tʂhuẽĩ˧thĩ˧	ɳe˧
夏	m̩(u)˧ȵi˧	ɕiɑ˥thĩ˧	sɿ˧
秋	m̩(u)˧tʂhṳ˧	tɕhieu˧thĩ˧	tshɔ˧

		tʂha˥la˥	
冬	ɱ(u)˧tshu˧	tɕhi˥ti͡˩a˥ṇ(ʅ)˧la˧	tshu˧
月（月份）	ɱ(u)˧ɬɯ˩	xa˧ba˧	ho˩
正月	ɱ(u)˧ɬɯ˩（马月）	ko˩xɯ̱˩la˧	lu˥ho˩
二月	ʑo˧ɬɯ˦（羊月）	ʐʅ˩ŋa˧	tha˩ɬo˩ho˧
三月	ȵu˥ɬɯ˩（猴月）	sa˧ŋa˧la˧	lɒ˧ho˩
四月	va˧ɬɯ˩（鸡月）	ɬ(ʅ)˧la˧	sə˧ho˥
五月	khɯ˧ɬɯ˩（狗月）	ŋa˩la˧	ɱ(u)˧ho˩
六月	vo˥ɬɯ˩（猪月）	kho˩la˧	hɔ˩ho˧
七月	he˧ɬɯ˩（鼠月）	xɯ˩la˧	ŋɔ˧˥ho˥
八月	ȵu˧ɬɯ˩（牛月）	hi̱˩la˧	ɣa˧ho˩
九月	la˥ɬɯ˩（虎月）	kṳ˧la˧	tɕhy˧ho˩
十月	thɯ˩lɯ˩ɬɯ˦（兔月）	tɕhi˥la˧	va˧˥ho˩
十一月	ɬ(u)˧ɬɯ˩（龙月）	tɕhi˥ti˩la˧	hua˧ho˩
十二月	ʂʅ˧ɬɯ˦（蛇月）	tɕhi˥ṇ(ʅ)˩la˧	ȵi˧ho˩
天（日）	ɱ(u)˧ȵi˩（名词）	hi̱˩ṇ(ʅ)˧	ȵi˩
	ȵi˩（量词）	ṇ(ʅ)˧	
今天	i˩ȵi˩	i˩ṇ(ʅ)˧	ɯ˩ȵi˩
昨天	a˩ndi˧hi˦	a˩ṇ(ʅ)˧	a˩ȵi˩
前天	ʂo˧mo˧tshʅ˩ȵi˩	ʂʅ˧ṇ(ʅ)˧	sʅ˧ȵi˩
明天	ɱ(u)˩ʂʅ˧ȵi˩	ɑ˩dʑy˥ṇ(ʅ)˧	a˩ŋgɯ˩ȵi˧
后天	tsha˧pho˥ȵi˩	tsha˥phĩ˧	tshɯ˧ȵi˩
初一	dɔ˧tshʅ˩ȵi˩	di̱˧thi̱˩	da˧thi˥
初二	dɔ˧ȵi˩ȵi˩	di̱˧ṇ(ʅ)˩	da˧ȵi˥
初三	dɔ˦sɔ˧ȵi˩	di̱˧sa˥	da˧sɯ˧
初五	dɔ˦ŋɯ˧ȵi˩	di̱˧ŋa˩	da˧ŋɒ˧
初十	dɔ˦tshi˧ȵi˦	di̱˧tɕhi˥	da˧tshɯ˧

十一日	dɔ˧tshi˦tsɿ˧ȵi˩	tɕhi˥ti˩n̩(ɿ)˧	tshɯ˩ti˧
十五日	dɔ˧gɔ˧ di˩hi˦	tɕhi˥ŋa˩n̩(ɿ)˧	tshɯ˩ŋɔ˧
十六日	ʑɿ˧tshɿ˩ȵi˩	tɕhi˥kho˩n̩(ɿ)˧	tshɯ˩tɕhɔ˩˧
三十日	ʑɿ˧gɔ˧ di˩hi˦	sa˧tɕhi˥n̩(ɿ)˧	sɯ˧tshɯ˧
白天	m̩(u)˧ȵi˩mo˩	mu̠˩lo˧khɯ˥ɕi˥	m̩(u)˧ȵi˩
早晨	ʂɯ˧tɯ˦mo˩	ny͡˨˦y˥ɕy˥	xɯ˧xɯ˥
中午	ma˥ɬo˩mo˩	dza˥ʑi̠˧dza˩tha˩	ndzɔ˧dzu˧thu˥
夜里	khɯ˥thɯ˧mo˩	mi˥khɯ˩ɕi˥	sɯ˩pi˧ha˧
现在	a˩m̩(ɿ)˧	ɕe˩sɿ˩	a˩mie˩
从前	a˩he˥mo˩	a˩n̩(ɿ)˧ʂɿ˧n̩(ɿ)˧	a˨˦ɣɯ˥thu˥
今后	a˩m(ɿ)˧thɿ˧-hi˧, tshɿ˧ɣa˧	tʂhɿ˥pho˧ko˩-pe͡˥a˥	gɯ˩˧do˥
牛	lɯ˧	a˥n̩(ɿ)˩	ȵi˧
水牛	ʑɿ˦ȵi˧	vu˥n̩(ɿ)˩	o˥ȵi˧
黄牛	nɔ˧ȵi˧	a˥n̩(ɿ)˩	nɯ˥ȵi˧
马	m̩(u)˧	a˥mu̠˩	m̩(u)˧
猪	vo˥	a˥vi̠˩	va˩˧
羊	tʂhɿ˥ ʑo˧ （山羊绵羊总称）	a˥tʂhɿ̠˩	tshe˩˧
山羊	tʂhɿ˥	a˥tʂhɿ̠˩	tshe˩˧
绵羊	ʑo˧	a˥ʐu˥	ho˩
狗	khɯ˧	a˥khɯ˩	tɕhy˧
猫	a˦ȵe˧	a˩ni˥	a˧mie˥
兔子	a˩ɬɯ˩	tha˧la˧	a˧ɬo˥
龙	l̩(u)˧ ʂɿ˦ko˧（有角，有鬃，彩色的）	lu˩	lɔ˧
象	li˩	xa˧	xɔ˩

老虎	tsho⊦dzɯ˧la˥mo˩	la˩pa˩	lu˥
熊	ɣo˧		ɣɯ˩
		dzɑ˥pha˩la˩ (人熊)	
豹	zɿ˥	zɿ˩pa˩	ze˨˩
野猪	vo˥ȵi˧	i̠˩vi̠˩	va˨˩ȵi˥
猴子	a˧ȵu˥	a˥mo˩	ŋɔ˨˩
狼	la˥mo˩	tɕhe˩laŋ˩	tɕhy˧ȵi˥
	vi˧ (豺)	ɑ˥khɯ˩vi˥pa˩	vi˩ (豺)
水獭	ʂo˧	ɣɯ˥ɑ˩ni˥	sɿ˧(ʑi˩sɿ˧)
老鼠	a⊦he˧	a˥ha˧	hua˧
鸡	va˧	a˥ʑi̠˧	ɣa˧
公鸡	va˧pu˧	a˥ʑi̠˧fi˥pa˩	ɣa˧phu˧
母鸡	va˧ma˥	a˥ʑi̠˧ma˧ko˧ (生过蛋的)	ɣa˧mo˩
		a˥ʑi̠˧mɑ˧phe˩(未生过蛋的)	
鸭子	e˧	a˩i˧	bə˥
鹅	o˩	ɑ˥ny˥	ŋɔ˩
鸽子	thɯ˩ɬ(ɿ)˧m̩(u)˧	ɑ˩pɯ˥mɯ˩	dɯ˩tɕy˧
野鸡（雉）	ha˧ (尾长)		ŋa˧tɕi˧
	ʂu˧ (尾短)	ɑ˥ʂu˩	
鸟	he˧tsɿ˧	a˥ɳ̩(ɿ)˧	ŋa˧
老鹰	pa˧ʑi˧	ɑ˥dʑy˥	ʈa˨˩
乌鸦	a⊦dʑi˧	a˥ni̠˧ba˧	a˧na˧
喜鹊	a˧tʂa˥	a˥tʂa˩	a˧tsa˥
燕子	ʐɿ˧ʂɿ˧bu⊦ɬ(u)˩	ɑ˥py̠˧	a˧khɔ˩
麻雀	khɯ˧dʐa˧	dʑe˥mu̠˩	a˧ŋa˧
蝙蝠	he˧ɬ(u)˩		ɖɿ˩vu˧
蛙	ɔ⊦pa˧	u˥pa˩ɳ̩(ɿ)˥tʂɿ˧	pu˥tsa˩

鱼	hɯ˧	ɑ˩	ŋɔ˧
蛇	bu˧ʂɿ˧	lɑ˧ɕe˥	bu˧sə˧
蜜蜂	sɿ˧dʑi˧	bɑ˩	ɖu˧
蝴蝶	bu˩ɬ(u)˩	vi˩lu˧	bu˩lu˩
蜻蜓	tshe˧	dʑe˩mu̩˩dʑe˩-kha˧lo˧	bu˧tshɿ˩vu˧
蟋蟀	bu˧ɕo˥lo˥	bɯ̠˩tsɿ˩	nɔ˧tse˥
螳螂	a˦phu˧ʑo˧-ɬ(u)˥mo˩	bɯ̠˩tʂɿ̠˩a˥ʂa˧-la˧	hɔ˩mo˩ɬɔ˧˥
蚱蜢	tʂa˧pu˧	tɕe˥fu˥	pha˩mbi˩
蚂蚁	bu˥vu˩	bɑ˩ʐo˧	bu˧va˥
蜈蚣	va˧ʑɿ˦ɬ(ɿ̠)˧	ʂa˥ɕi˥	va˧˥ʑi˩tsho˩
蜘蛛	bu˧ɳi˩mo˩	ɑ˩ɣu˥li˩ɑ˧	bu˩ɳa˩mo˩
臭虫	tʂho˥tʂho˩	mɑ˥ɕi˥	tsho˥tsho˩
跳蚤	khɯ˧ʂɯ˧	khɯ˩ɕi˥	tɕhy˧ɕi˧mo˥
虱子（衣服上的）	tsho˦ʂɯ˧	ɕi˥	ɕi˧mo˥
苍蝇	ʑo˦m̩(u)˧	bo˧ɕe˥	bu˧tɕhe˧, hɔ˩m̩(u)˧
蚊子	bu˧zɯ˧	ɣu˥pi˩	bu˧tɕhi˩
蚯蚓	tsa˧dzɯ˧bu˩di˧	ɑ˥di˥li˥	bie˩die˩
水蛭（蚂蟥）	mbi˥		ve˧˥
蛆	bu˧ɬ(u̠)˧zɯ˧	xo˧	bu˧
虫	bu˩di˧	vi˩	bu˧
蛋	tɕhi˩	fu˧	ndo˥
翅膀	du̠˦du̠˧	du̩˥li̠˩	do˩la˧˥
毛	ɳe˧	tɕhy˥	m̩(u)˩（较细的毛） tshɯ˩（较粗的毛）

爪	ɕɿ˫si˧	khɯ˥tɕi˧l̠i˧	da˧˩
蹄（马蹄）	kha˧（马蹄）		kho˩
	bi˥（牛、羊、猪…蹄）	by˩	
角	o˧fu˧	khʉ˥	o˧tɕhi˧
尾巴	phu˩ʂu˧	me˩phe˩	mo˩so˧
树	sɿ˧bo˧	sʅ˧dzɿ˥	se˧
松树	thɯ˧bo˧	thu˩dzɿ˥	thɒ˧dʑe˩
杉树	zu˩bo˧	a͡˥ʑi˧la˧te˥dzɿ˥	sɔ˧˩
柳树	ho˩ʂɿ˧	ɣɯ˥mʉ˩dzɿ˥	ʑi˩dʑu˧
竹子	ma˧	va˩dzɿ˥, ma˥-dzɿ˥, …	mo˧do˧
竹笋	ma˩m̩(ɿ)˥	va˩mʉ˩bɯ̠˧	mɔ˧me˥
稻子	tʂhɯ˧	tɕhi˥	tshɿ˩
小麦	ʂa˧	ʂa˥	zo˩mo˩
高粱	kɔ˧la˧	mʉ˩lu˩	so˧mo˧
玉米	po˫ku˧	a˥ʂa˥	ʑe˥mie˧
甘薯	a˫m̩(u)˧	me˩	mə˧
马铃薯	ʑa˩ʑo˥	ʑaŋ˩ʑy˥	ʑa˩ʑy˥
芋头	ʑu˩tho˩	tʂho˧	ɳɖɿ˧
甘蔗	ma˫dʑi˧	kaŋ˧tʂɿ˥	bo˩tshɿ˧
花生	lo˩xa˫sɿ˧	lo˩ti˥suŋ˧	xua˧sin˧
棉花	sa˫lɯ˧	sa˥la˩	sɔ˧lɔ˧
苎麻	m̩(u)˩		m̩(u)˩o˧
	tʂu˩m̩(u)˩（皮白）	dzɿ˩（火麻）	
豆子	nʉ̠˧ma˧	a˥no˧	nɔ˧
瓜	kɔ˧	a˥phy˩	bə˥lə˧

南瓜	ne˩ka˧	ɑ˥phy˩	bə˥lə˧
黄瓜	xɔ˩kɔ˧	ɕe˩tɕe˩	bi˩kue˧
茄子	a˦n̥e˧ŋgɯ˩tsɿ˧	ɣɑ˥zɿ˧	tɕhɔ˧ba˩
蔬菜	ha˧pi˥vo˩bo˧	ɣu˩	ɣo˥
白菜	po˩tshi˥	ɣu˩fu˥	ɣo˥
萝卜	vo˩ndzi˧	ɣu˩tɕhi˥	ɣo˥phie˩
葱	ɣo˧thu˧	ʂɿ˩thu˩	tshɔŋ˥
蒜	ka˧si˧	khɯ˩ɕy˥	kɯ˧sɯ˧（大蒜） sɔ˩phu˧（小蒜）
姜	tɕhi˧phɿ˧	tʂhu˩	tshu˧phie˧
辣椒	ʂa˧dzi˥	la˩˧tsɿ˩	xɯ˩tsə˧
水果	sɿ˧dza˧˧(u̱)˧ma˧	ʂuei˩ko˩， sɿ˧ɕe˩	se˧mo˧
桃子	sɿ˩vo˧	ɕe˩lu˩	ɕe˩vu˧
柿子	n̥i˧bu˧	mʉ˩be˥	sɿ˥xua˧
萄葡	n̥i˧mo˩sɿ˩ɣo˧	phu˩thɑo˧	ɲ(i)˧ndzu˧e˥
烟	ʑi˦tɕhi˧	ʑĩ˧phi˩ɕe˥	ʑe˧t̪hu˧
草	zɿ˧， bu˥（庄稼地里生长的野草）	ʂɿ˩ku˩（野草）	sɿ˧
菌子	m̥(u)˧	ɕiɑŋ˧ɕyĩ˥，mʉ˥	m̥(u)˧pa˥
种子	ɬ(ɿ)˩	hɑ˥ʂɿ˩	sɿ˥mo˩
根	ndʑi˩pa˧	tɕi˧	tshɯ˩
茎	da˦da˧（树茎） zɿ˩du˧（草茎）	gu˩tʂɑ˧	ɣɯ˧
叶子	tɕhi˦tɕhi˧	sɿ˧phi̱˩	se˧t̪hu˧
树枝	sɿ˧lo˥	pha˩li̱˩	se˧ka˩˧

芽（种子芽）	ni˧bu˧	bɯ̠˧	mi˨˩be˨˩（发芽）
核（果核）	a˦tɕu̠˧	se˧ni̠˧	ʈu˧
花	ve˦ve˧	ɣa˥lu˧	ve˧lo˩
穗子	ŋi˧	ny˥	nɯ˧
刺	tʂhu˧	a˥dʑy˩	dʑi˥
身体	ko˩po˧	gu˥tʂhʅ˩	gɯ˩kɔ˧
头	i˧tɕhi˧	u˩dy˥	o˧gu˥
额头	ɲi˥thi˧	no˩tho˧	na˧bo˩
头发	ɔ˧ɳe˧	u˩tɕhy˥	o˧tshɯ˧
辫子	ɔ˧tɕɿ˥	u˩tɕhy˥phi˩	o˧pi˧
脑髓	o˧no˥	no˩	o˧nɔ˧ʈu˧
脸	kha˧ɳɔ˧	pho˩mi˧，phu˩	ʈhu˥na˩
眉毛	ɳo˧m̥o˧	mi̠˧tsɿ˥tɕhy˥	na˧m̥(u)˧
眼睛	ɳɔ˧dzɿ˩	mi̠˧ɕe˩	na˧du˧
眼泪	ɳɔ˧bɿ˧	mi̠˧dzɿ˥ɣɯ˥	na˧ɳɖie˧
鼻子	ŋa˩bi˥	na˥khu̠˧	nɔ˧mo˥
耳朵	ŋɯ˩po˧	na˩pu˥	lɔ˩pɔ˧
嘴	kha˩phi˥	kha˩phy˩	mi˨˩pu˩
嘴唇	mi˩pu˩	mu̠˩la˧phi˩	mi˨˩ndʑi˩
牙齿	dʐʅ˧	ɕy˩	dzə˩mo˩
舌头	ha˧ne˧	la˥	ɬo˧
胡子	m̥e˩tsɿ˥	mu̠˩tshɿ˧	bu˩tsho˥
脖子	ku˩li˧	lu˥ka˩tsɿ˧	lie˩ba˩
喉咙	li˩thi˩	ɕe˩ɳ(ʅ)˩ku˩lu˩	tɕhɒ˧thɔ˩
肩膀	le˦ba˧	li̠˩phaŋ˩dzɿ˧	la˨˩bɯ˩
手	lo˥	li̠˩phi˧	la˨˩
胳臂	ɬo˩bo˩tɔ˧sɿ˧（上臂）	li̠˩ao˩kaŋ˩tsɿ˧	la˨˩vu˧（上臂）

	ɬo˩bo˩ (下臂)		la˩˧ɣɯ˧ (下臂)
手指	lo˥tɕɿ˧		la˩˧tsɿ˧
指甲	lo˥si˧	li̠˩ku˩se˩	la˩˧sɯ˧kɔ˧
胸脯	ŋɔ˧mo˩	n̥(ɿ)˧du˥ka˥	ne˧tu˧
脊背	kɯ˩tɯ˩	ka˩tu˧	bɯ˩gɯ˧
乳房	a꜔ne˧	a˥tʂʅ˧pi̠˧	tsɒ˩˧mo˩
肚子（腹部）	i˩mo˩	ɕi˩py˥	ɣɔ˩˧mo˥
腰	dʑu˥sɿ˩	dzo˩	dzɔ˩˧
脚（自踝以下）	tɕi˧ɕɿ˧	khɯ˥pi̠˧	tɕhi˧pha˧
腿	bu̠˧le˧ (大腿)		bɯ˩pha˧ (大腿)
	ɕɿ˧li˧ (小腿)	pha˩phi̠˧	tɕhi˧ɣɯ˧ (小腿)
腋下	e˥vu̠˧	li̠˩ka˩n̥(ɿ)˥du̠˥khu̠˧	la˩˧dʑo˩thɔ˥
皮肤	ndzɿ꜔ʂɯ˧	gɯ˥tʂu̠˩	ndʑi˩
骨头	vu˩du˧	u˩da˥	xɔ˩ɣɯ˧
筋	gu˧ʑi˧	gu̠˩tʂa˧	dʑu˧
血	sɿ˧	sɿ˩	ɕi˧
胃	hi˥	ɕi˩͡a˧ko˧	lɒ˧
肾（腰子）	o˧	di˥ɕe˩	he˩˧mo˥
肠子	vu˧	ni̠˩vu˥	vu˩
心	he˧ma˥	mu̠˧ma˧	ne˧mo˩
肝	si˩	dzɿ˩sɿ˩	sə˧
肺	tshʅ˩mo˩	tshʅ˩fu˩	tɕhi˥
胆（苦胆）	tɕɿ˧	kɯ˥	tɕi˧
膀胱	i꜔po˧	se˩n̥(ɿ)˩pi˩	so˥pho˩
汗	ku˩	tɕe˩ɣɯ˥	kə˥
鼻涕	ŋ̊a˧ndzu̠˧ʑɿ˧ (清的)	ny˩	nɔ˧tɕhi˥
	ŋ̊a˩bi˥	ny˩tɕhi˩	

痰	xa˩ʑ˧˧	ti̠˩kha˩	ti˥vɒ˩˧
口水	o˩ʑ˧˧	ɣɯ˧tʂa˧	ti˥ʑi˩
奶	a˧ne˧	a˥tʂ˧˧	tsɒ˩˧ʑi˩
屎	tɕh˧˧	tɕhi˩	ţhi˧
尿	z˧˧	z˩	ʑi˧
疮	ma˧ɣa˧	ʑe˩	bɔ˧mo˧
脓	ndʑi˧	dz˥	ɳɖe˩
天花	ma˩ma˧a˧vu˥	ɣa˥lu˧	ɣa˧ɳ̊i˥
疟疾	phe˧	na˥pha˩	khue˧
人	tsho˧	tshu˥	tshɔ˩
男人	za˩bu˧zɯ˧	ʐu˧pa˧	zu˧ʑɔ˧
女人	a˩m̥(ɿ)˧zɯ˧	ma˩ny˥ɣu˩	ɳ̊i˥nɯ˧
老人	mo˩su˧	tshu˥mu˩	m̥(u)˥su˧
青年男子（未婚的）	su˧ɬi˥	sɿ˥li˩pa˩	zu˧ɬa˩˧
青年女子（未婚的）	ɕɿ˩ɬe˧	sɿ˥li˩ma˧	mə˧ɬa˩˧
儿童	a˧ʑi˧	a˥ni˥za˩	a˧ŋa˥
朋友	tɕho˩po˩	zɿ˩ne˥	tsho˥pa˩
敌人	bu˧dʑi˧	ti˩ʐẽĩ˩	dʑi˩pa˧
主人	vi˩si˧	tʂu̠˩ʐẽĩ˩	ɕe˩phu˧
客人	di˩vi˩	ɕi͡˥li˩	su˧ʑye˥
瞎子	ŋɔ˧bi˥（一般的） ŋɔ˧dzɿ˧（清光瞎）	la˧te˥	na˧dʑi˧
聋子	lo˧bo˧	na˩bu˩	bɒ˧
哑巴	ʑe˧pa˧	za˩mɯ˥	m̥(u)˩˧
疯子	tsho˧vu˧	the͡˩a˩pa˩	tshɔ˩vu˧

跛子	tɕhe˧pe˧	khɯ˥pha˧	tɔ˧pe˧
木匠	sɿ˧tsɿ˥ɬ(ɿ)˥ku̱˧˥	mu˩tɕiaŋ˥	se˧ɣe˨˦phu˥
主席	tʂu˧ɕɿ˩		tsu˧ɕi˩
总理	tso˧ni˧		tsɔŋ˧li˧
部长	pu˩tʂa˧		pu˨˦tsaŋ˧
县长	ɕi˥ki˧		ɕan˨˦tsaŋ˧
书记	ʂu˧tɕɿ˩	ʂʮ˧tɕi˥	su˧tɕi˨˦
社长	ʂɯ˩tʂa˧		se˨˦tsaŋ˧
社员	ʂɯ˩ʑe˩		se˨˦ʑyan˩
党员	ta˧ʑe˩	taŋ˩yĩ˩	taŋ˧ʑyan˩
团员	tha˩ʑe˩	thuaŋ˩yĩ˩	huan˩ʑyan˩
同志	tho˩tʂɿ˩	thuŋ˩tʂɿ˥	thɔŋ˩tsɿ˨˦
干部	ka˩pu˩		kan˨˦pu˨˦
群众	xo˥phu˧		tɕhyn˩tsɔŋ˨˦
官	si˩pho˧	dzɿ˩	tso˥
兵	mo˥	pĩ˧	ma˨˦
工人	ɬ(ɿ)˥ku̱˧	kuŋ˧ʐẽĩ˩	kɔŋ˥zin˩
农民	lo˩mi˩	luŋ˩mĩ˩	go˧ɬɔ˨˦m̩(u)˩phu˥
医生	ʑi˦sɯ˧	ʑi˧sẽĩ˧	no˩ŋgu˩phu˥
老师	m̥a˥mo˩	tɕiao˥sɿ˧	su˧m̩(u)˥tɕhe˩
学生	zo˦zɯ˧	thi͡˩u˩dzu͡˥a˩pa˩	xɔ˩ba˩
代表	ta˩pe˧	tai˥piao˩	te˨˦piɒ˧
模范	m̩(u)˩fa˩	mo˩faŋ˥	mɔ˩fan˩
英雄	za˧khɔ˧	ʑĩ˧ɕiuŋ˩	ʑin˥ɕɔŋ˩
民族	tsho˧tshu˦	mĩ˩tshu˩	min˩tshu˩
汉族	he˧ŋga˥	xa˩pa˩	sa˧phu˥

彝族	nɔ˧su˧（古称ni˩）	la˩lo˩ɣa˥ly˥， la˩lo˩pa˩ （巍山一带的）	ȵi˥phu˥
祖父	a꜔phu˧	ɑ˩pɑ˥	a˧bɯ˧
祖母	a˧ma˥	a˥ni˧	a˧da˧
父亲	a˩bo˧（引称） a꜔ta˧（对称）	ɑ˥ti˧ ɑ˥ti˧	a˧ba˧
母亲	a˩mo˩（引称） a꜔mo˧（对称）	ɑ˥mɑ˧ ɑ˥mɑ˧	a˧ma˧
伯父	pha˥vu˧（引称）	ta˥ti˧	a˧ve˥
伯母	mo˩ȵi˧（引称）	ta˥mɑ˧	a˧mo˥
叔父	pha˥vu˧（引称）	ɑ˥ʂu̥˨˩	a˩va˩
叔母	mo˩ȵi˧（引称）	ɑ˥ʂẽĩ˩	a˩mo˩
姑父	o˧ȵi˧（引称）	ku̥˧ti˧	ʑɔ˨˩phu˧
姑母	a꜔bo˧（引称）	ku̥˧mɑ˧	a˧ȵi˧
舅父	o˧ȵi˧（引称）	tɕieu˥ti˧	a˩ɣə˧， a˩ɣɯ˩
舅母	a꜔bo˧（引称）	tɕieu˥mɑ˧	a˩ɬa˨˩
姨父	pha˥vu˧（引称）	ʑi˩ti˧	a˧ve˥
姨母	mo˩ȵi˧（引称）	ʑi˩mɑ˧	a˧mo˥
岳父	o˧ȵi˧（引称）	ʐu˩phɑ˩	a˧ve˥（与姨父同） ʑɔ˨˩phu˧（与姑父同） a˧ɣɯ˧bɯ˧ （妻生子后所称）
岳母	a꜔bo˧（引称）	ʐo˩mɑ˧	a˧mo˥（与姨母同） a˧ȵi˧（与姑母同） a˧phu˩ （妻生子后所称）

哥哥	vɿ˥vu˧（弟引称）	ɑ˥kɑ˧	a˧ko˧
	ɱa˩tsɿ˥（妹引称）	phɑ˩mʉ˥	
姐姐	vɿ˥mo˩（妹引称）	zɿ˩mɑ˧	a˧nɯ˧
	ȵi˩mo˩（弟引称）	ny˩mɑ˧	
弟弟	i˦ʑi˧（兄引称）	ne˥zɑ˩	ɲe˩ba˧
	ɱa˩tsɿ˥（姐引称）	zɿ˩mɑ˧	
妹妹	ɲe˧ma˥（姐引称）	ne˥mɑ˧	tsho˩kho˧
	ȵi˩mo˩（兄引称）	ny˩mɑ˧	
丈夫	sa˥vu˧	u˩dʑe˥	zu˧ʑɔ˧
妻子	ɕɿ˩mo˩	mɑ˩ny˥	tɕhi˥
儿子	zɯ˧	zɑ˩	zu˧
女儿	a˩m̩(ɿ)˧	ɑ˩ny˥	mə˧
儿媳	zɯ˧ɕɿ˩mo˩	khɯ˩mɑ˧	tshe˨˦tɕhi˥
女婿	a˩m̩(ɿ)˧ sa˥vu˧	mi˩ɣu˥	a˩mə˧ɕi˥ɣɯ˩
侄子	zɯ˧ndu˧（引称）	zɑ˩dʉ˥	zu˧ndu˧
侄女	a˩m̩(ɿ)˧ndu˧（引称）	ʑe˩me˩dʉ˥	a˩mə˧ndu˧
孙子	ɬ(ɿ)˧ʑi˧	ɬ(ɿ)˩pa˩	ɬi˧ba˩
孙女	ɬ(ɿ)˧ma˥	ɬ(ɿ)˩mɑ˧	ɬi˧mə˧ba˩
房屋	ʑi˧kɑ˧	hi˥	hie˩
家	i˦ko˧	hi˥	ʑi˨˦（一家，两家，……） ŋo˩bɔ˥（我家）
墙壁	tsa˧phu˦	lu˥di˧	ndzɔ˩bu˧
柱子	zɯ˧bo˧	zɿ˥kʉ˥	ʑe˩mo˩
梁	bu˩ko˧		ɖo˩
门	i˩kho˧	ɑ˥tɕhe˩	hie˩ŋgo˧
窗户	se˦ɳɔ˧	ɑ˥kha˩du˩	bɯ˩ŋgo˩
石灰	ha˩tsa˧	ʂɿ˨˦xuei˧	lɔ˧ɳɔ˨˦

砖	tsa˧ɔ꜔pa˧	ua˩tʂuaŋ˧	tsuan˥
瓦	ŋgu̱꜔l̩(u̱)˧	ve˩, ve˩phi˩	va˩phu˥
板子	sɿ˧phi˩	ti˩phi˩	se˧phu˥ʈa˩
钉子	ʂɯ˧khi˧	tĩ˧tsɿ˧	xɯ˩dʑi˥
城	l̩(u̱)˧	tʂhẽĩ˩ʂɿ˥	lo˩m̩(u)˧
村寨	ba˩ka˧	kha˧	lo˩
庙	bu̱˧ʑi˧	ɣɯ˥sa˥hi˥	bɔ˧hie˧
坟墓	ti˩bo˧	mo˩be˥	mi˧xɔ˧ tsɿ˧bɯ˧（坟堆）
粮仓	tsha˧ʑi˧	ha˥ɕe˩tshaŋ˧khu̱˥	tsa˧
菜园	xo˧gu꜔	tshai˥yĩ˩, tɕhy˥	ɬi˥go˧
圈（牛圈）	lɯ˧xo˧	by˥	ȵi˧ndzɔ˧
窝（鸟窝）	he˧tsɿ˧ khɯ꜔khɯ˧	khɯ˥ty˥	ŋa˧tɕhy˧
头巾	ɔ˧the˧（男用） ɔ˧fa˧（女青年用）	la˥ba˩	o˧se˧du˧
帽子	ɔ˩l(u̱)˧	u˩tsɿ˩	o˧khɔ˧
斗笠	ɬ(u)˥bu˩	na˩ho˧	khɔ˧lɔ˧
耳环	ŋɯ˩po˧ va˧gu̱˧	na˩ɣu˩	nɯ˩lu˩
手镯	lɔ˥gu̱˧	li̱˩ɣɯ˥	la˩˧dʑo˩
手表	ʂo꜔pe˧	piɑo˩	sɯ˧piɒ˧
戒指	lo˥pi˧	ʂeu˩ku˧	la˩˧nə˥
衣服（上衣）	i˧ti꜔	pha˥tshɿ˩	ɬɔ˩˧
袖子	i˧ti꜔lo˥	pha˥li̱˩	la˩˧do˥
蓑衣	ʂo˧bo˧	i˥by˥	gu˩tɕi˧
裤子	ɬa˥	la˩	ɬu˥
裙子	mbo˧（百褶裙） mba˧dʑo˧（无褶裙）	 thuŋ˩tɕhuẽĩ˧	sa˩˧xɯ˩

裹腿	ɕɿ˦ʑɔ˧	khɯ˥ɕy˧	tɕhi˧ndɒ˧
鞋	ɕɿ˦ȵe˧	khɯ˥ni̠˧ (布鞋)	sa˧ɕi˧
袜子	va˩tsɿ˧	khɯ˥thu̠˩	tɕhi˧hie˩
蚊帐	bu˧lo˩du˧	vẽĩ˩tʂaŋ˥	bu˧tɕhe˧tɕo˧lu˧
被子	i˥po˩	la˩ba˩	ʑi˨˩mbɯ˧
席子	ɕɿ˩tsɿ˧	gɯ˥fu˩	dze˧tɕhe˧
枕头	o˧khu˩	ʐɿ˩ka˩du̠˥	o˧ŋgɯ˧lu˧
布	m̩(ɿ)˧sɿ˧	me˥	mi˧mi˧
绸子	tɕe˧tʂɿ˧	ɣɯ˥pu˧	sɿ˥mə˧ (绸)
		ɣɯ˥pu˧	po˧ (缎)
			kɯ˩tɯ˥ (绫罗)
米	tʂhɯ˧, tɕhu˧	dza˩kha˥	dzo˩thu˧
面粉	ʂa˧mo˦	ʂa˥mu̠˧	m̩(u)˩
饭	dza˧	dza˥	dzo˩
粥	dza˦ho˧	dza˥hu˩	dzo˩tsa˨˩
油	tshɿ˧ (动物油)	tɕhe˥	tsha˧ (动物油)
	ʑo˩ʑɿ˧ (植物油)	ʐu˥ɣɯ˥	mi˧ (植物油)
盐	tshɯ˧	tsha˩bo˧	tshu˧ba˩
肉	ʂɯ˧	xa˩	fu˧
菜（饭菜）	tshi˧du˧	ɣu˩	tshɯ˧lu˧
汤（菜汤）	ʑɿ˧	ɣɯ˥ba˧	ɣo˥ʑi˩
酒	ndʐɿ˧	dʐɿ˥	ndzɿ˩
面条	ʂa˧m̩(ɿ)˥	kua˥mĩ˥	so˧tɕhe˧
茶	la˥ (茶)	la˩phi̠˩	tɕi˧du˧
	la˥po˩ (泡在茶杯里的茶叶)		
	la˥tɕhi˧ (茶叶)	la˩phi̠˩	
	la˥tɕɔ˧ (茶水)		
	la˥ʑɿ˧ (茶水)		

糖	şa꜔dʑi˧	şa˥ba˩	tshʅ˧tshʅ˥ sə˧ɖu˧（麻糖）
细糠	tşhɯ꜔phu˧	tɕhi˥phe˩nu˩	khue˧tɕhe˧
粗糠（谷壳）	tşhɯ꜔ko˧	phe˩	khue˧na˧
食（猪食）	vo˥dza˧	(a˥vi˩)dza˥	va˨˩dzo˩
斧头	vi˧mo˩	a˥tsho˧	xɯ˩tshɔ˩
刀	do꜔m̩(ʅ)˧	a˥tha˩	dzə˥xɯ˩
镰刀	he˥gu̱˧	lĩ˩tao˧	a˧khɔ˥
锄头	tsʅ˥mo˩	tɕi˩ma˧	tshʅ˩pha˩
犁	sɿ˧gu˥	sɿ˧ɣo˩	se˧gɔ˨˩
耙	gɔ˧	tɕi̱˧	lu˥tɕa˧
牛轭	la˧ta˧	la˩ti˩ɹuaŋ˧taŋ˧	lie˧kɔ˧
机器	tɕʅ˧tɕhʅ˩	tɕi˧tɕhi˥	tɕi˧tɕhi˨˩
拖拉机	thɔ˧la˧tɕʅ˧	tho˧la˧tɕi˧	thɔ˧la˧tɕi˧
织布机	ʑe˥he˧	tşʅ˩pu˥tɕi˧	ɣa˨˩dʑi˧
锤子	la˧thu̱˧	xuaŋ˥tşhuei˩	də˧du˩
锯	ʐʅ˥şu̱˧	ɣɯ̱˩tɕy˧	tsɯ˩
针	ʑi˥	ʑy˩	ʑi˨˩
线（缝衣用）	ɕi꜔ndʑi˧	khɯ˥tşa˧	tɕhe˩
绳子	dʑu˥ho˩（几股搓成） tɕi˩po˩（可以拴东西的）	pa˧tɕe˧	tsa˧
枪	ŋa˩tşho˥	tɕhiaŋ˧	tɔ˨˩pho˩
炮	ta˥tşho˥	phao˥	tɔ˨˩pho˩mo˩
子弹	şa꜔thu̱˧	tsʅ˩taŋ˥	mbe˧mo˧
弓	xo˥	kuŋ˧	tɕa˨˩
箭	hi˧	ma˩za˩	ŋgə˧
棍子	thɯ˩bu˩	me˥tu̱˥	du˩de˨˩

鞭子（马鞭子）	m̩(u)˧tɕɿ˥du˧	pĩ˧kaŋ˩	m̩(u)˧nɔ˩du˩
鞍子（马鞍子）	m̩(u)˧ɣa˥	a˥mu̥˩aŋ˧tsɿ˧	m̩(u)˧ɣo˩
簸箕（簸米用）	a˧gu˥zɯ˧	ma˥ma˧	xɔ˧mo˥
筛子（细的）	a˦tɕi˧	ma˥kɯ˥	la˧˥tɕo˧na˧tɕhe˧
磨	tɕhe˧˧(u̥)˧	ɣu˧du̥˥	lɔ˧tshu˧
碓	bo˩tshi˧	tɕhi˥ɣɯ˥du̥˩	bɯ˩sɯ˩
箩筐	kha˧khɔ˧, lo˩tu˧	phy˥（大）, ty˥ko˧lo˧（小）	kha˧do˧ （背东西用）
锁	ndʐu̥˧pho˩	sa˧thu̥˩	ndzɔ˧pho˩
钥匙	ndʐu̥˧pho˩ pho˩du˧	phɯ˥du̥˥	ndzɔ˧pho˩du˩
扫帚	ʑe˦sɿ˧	gɯ˥sɿ˧	sɒ˧du˧
锅（炒菜的）	xɯ˦dʐɿ˧	a˥tɕhe˥	xɯ˩la˧˥
盖子	kha˧ʑe˧, tɕɔ˩ʑɔ˧（锅盖）	kai˥tsɿ˧	pie˥lu˩
桶	ʑɿ˦pu˧	ɣɯ˥thu̥˩, ɣɯ˥ta˩	ʑi˩po˧（装水用）, la˧˥ŋge˥ （挑水用）
脸盆	dʑɿ˧phi˩（铜盆）, kha˧ŋɔ˧tshɿ˧phi˩（洗脸盆）	phu˩tshɿ˩lu˩	thu˥tɕhi˧fe˧
菜刀	tshi˥to˧	a˥tha˩ba˩	po˧˥tɒ˧
碗	tʂɯ˩zɯ˧	dza˥phi˩	di˧
筷子	dʐu˩	a˥dʐu˧	dʑu˩
盘子	pha˩ndzɿ˧	phaŋ˩tsɿ˧	phan˩tsɿ˩
杯子	pi˦tsɿ˧	tʂha˩pei˧	kɔ˧ba˥
瓶子	phi˩ndzɿ˧	be˥	phin˩tsɿ˩
桌子	tʂu˩tsɿ˧	tsɿ˥tsɿ˧	dzɯ˧thɯ˧
椅子	ʑi˦tsɿ˧	ʑi˩tsɿ˧	khɒ˧lu˧
凳子	po˩ti˧	di˥du̥˥	se˧phu˥

床	i˥go˧	dʑy˩tsɿ˧	dʑi˧
梯子	dɔ˧tsi˩	di̠͡˧o˩	da˧dzɯ˧
箱子	khɔ˧bo˩	ɕiɑŋ˧tsɿ˧	tɒ˧˥
镜子	ȵi˥ŋgo˧du˧	tɕĩ˥tsɿ˧	ʈhu˥ɣe˩
梳子	ɔ˧kɯ˥	u˩pɯ˩tɕi̠˧	o˧kɯ˥
剪子	ȵe˧ta˧	tsɿ˩tɑ˥	tshe˧˥ȵi˥
刷子	ʂɔ˩tsɿ˧	ʂuɑ˧˥tsɿ˧, dzɑ˥mʉ̠˥gɯ˥sɿ˧	suɑ˩tsɿ˩
肥皂	fɯ˩tsɔ˩	tshɑo˩piɑo˧	ʑi˩tsɿ˩
电话	te˩xɔ˩		tian˧˥xuɑ˧˥
灯	tɯ˧	tẽĩ˧	tɔ˧˥xɔ˥
电灯	te˩tɯ˧	tĩ˥tẽĩ˧	tian˧˥tin˥
蜡烛	la˧tʂu˧	la˩tʂʉ̠˧˥	la˩tsu˩
火柴	ʑa˩xo˧	ʑɑŋ˩xo˩	xɔ˧tshe˩
漆	tɕɿ˧	tɕhi˧˥, tɕe˩（野生的）	tɕi˧
柴	sɿ˧	sɿ˧	ʈo˧lo˧
肥料	ɕɿ˧pi˥	khɯ˩, fei˩liɑo˥	tɕhi˧
粪	ɕɿ˧	khɯ˩	tɕhi˧
灰（草木灰）	khu˩ɬa˧	khʉ̠˩tshɑ˥, xo˩xuei˧	kho˥m̩(u)˩
路	ga˩mo˩	gɑ˥mɑ˧	dʑo˩
铁路	thi˩l̩(u)˩		thie˩lu˧˥
公路	ta˥ga˧	gɑ˥mɑ˧	kɔŋ˥lu˧˥
桥	dzi˧	ɣo˩dʑy˥	thɯ˧
车子	tʂhɯ˦tsɿ˧	tʂhe˧	tshu˧
火车	xo˦tʂhɯ˧		xɔ˩tshe˧

汽车	tɕhɿ˨˩tʂhɯ˧		tɕhi˧˥tshe˧
船	ɬ(ɿ)˧mo˦	tʂhuaŋ˨˩	ɬie˧
飞机	fi˧tɕɿ˧		ɖɿ˨˩tɕi˧
集市（圩场，街子）	tɕe˧ʂa˥	dʐɿ˧	tɕhi˧
商店	ʂa˧te˨˩	phu˥tsɿ˧	saŋ˧tian˧˥
钱	dʐɯ˧mo˨˩	gɯ˨˩phi˨˩	dzɔ˧˥phu˥（泛称） ʈhu˧ba˥（纸币）
价钱	phu˧	fi˨˩	phu˧
银行	ʑi˨˩xa˨˩	ʑĩ˨˩xaŋ˨˩	ʑin˨˩xaŋ˨˩
利息	ɬ(ɿ)˥tshi˧	by˥	li˧˥ɕi˨˩
工资	ko˧tsɿ˧	kuŋ˧tsɿ˧	vu˧phu˧
工分	ko˧fi˧	kuŋ˧fẽĩ˧	kɔŋ˥fiŋ˥
纸	thɯ˨˩ʑɿ˧	thi˨˩u˨˩	tho˨˩ʑi˧
自来水笔	ka˧pɿ˨˩		kaŋ˥pi˨˩
铅笔	ʑe˨˩pɿ˨˩	tɕhĩ˧pi˧˥	ʑan˨˩pi˨˩
墨	ma˧ndza˧	me˧˥	me˨˩
墨水	ma˧ndza˧ʑɿ˧	me˧˥ʂuei˧	me˨˩sui˧
字	bu̱˧ma˧	thi˨˩u˨˩tsɿ˥	su˧na˧, tsi˥nʌ˧mʊ˧
书	thɯ˨˩ʑɿ˧	thi˨˩u˨˩pẽĩ˨˩	su˧phe˧
信	ɕi˨˩	ɕĩ˥	fi˧su˧
歌	tʂha˥ho˨˩	ko˧	go˨˩
民歌	mi˨˩ko˧	mĩ˨˩ko˧	tɕho˨˩go˨˩
故事	bu˧du˧ŋ̊ɯ˧ɣo˧	kʮ˥sɿ˥	ɣɯ˨˩mba˧
电影	te˨˩ʑi˧	tĩ˥ʑĩ˧	tian˧˥ʑin˧
球	tɕho˨˩	tɕhieu˨˩	phi˨˩tɕhɯ˨˩
旗子	pho˧bo˧	tɕhi˨˩tsɿ˧	phe˧

唢呐	sa˨˩ȵa˧		mɔ˧he˥
锣	mo˨˩lɯ˧	lo˨˩	tɕo˧
鼓	ko˧dzi˧	kṳ˨˩	dʑe˨˩mo˨˩
钟（敲的钟）	tʂo˧	tʂuŋ˧	tso˧
药	bu˥tshɿ˧	ne˧tshɿ˨˩	me˧tɕhi˧
话	do˨˩（说"话"）	ɣɑ˥ly˥，ʂɑ˨˩	do˥
	ho˨˩（彝"话"）	ɣɑ˥ly˥	
声音	fu˧dzi˧	ɕi̱˨˩	tɕhɒ˧
力气	ɣɯ˧	ɣɑ˨˩	vu˧
胆量	ta˧ndzɿ˨˩	mṳ˧mɑ˧	tan˨˩liaŋ˧˥
事情	sɿ˥tɕhi˨˩	sɿ˥tɕhĩ˨˩	ɳo˥
姓	ɕɿ˥	ɕĩ˥	xɯ˥
名字	m̥i˧	mĩ˨˩tsɿ˥	mie˧
东西	to˧ɕɿ˧	dʑy˨˩dʑe˥ku˥	ku˨˩dza˧
梦	e˥mɔ˨˩	ʐɿ˨˩mĩ˧	ʑi˧˥ma˥
影子	bu̱˦ʑɿ˧	ɑ˥ɣɯ˧	ɣe˧
神	sɿ˧si˧	ni˨˩	ɕe˨˩
鬼	ȵi˥tshɿ˧	ni˨˩	lo˨˩
国家	ko˨˩tɕe˥		kue˨˩tɕa˥
政府	tʂɯ˨˩fu˧		tsin˧˥fu˧
人民公社	ʐɯ˨˩mi˨˩ko˥ʂɯ˨˩	ʐẽĩ˨˩mĩ˨˩kuŋ˧ʂe˥	zin˨˩min˨˩kɔŋ˧sa˧˥
共产党	ko˨˩tʂha˧ta˧	kuŋ˥tʂhaŋ˨˩taŋ˨˩	kɔŋ˧˥tshan˧taŋ˧
共青团	ko˨˩tɕhi˧tha˨˩	kuŋ˥tɕhĩ˧thuaŋ˨˩	kɔŋ˧˥tɕhin˥thuan˨˩
人民	ʐɯ˨˩mi˨˩	ʐẽĩ˨˩mĩ˨˩	zin˨˩min˨˩
工人阶级	ko˧ʐɯ˨˩tɕe˧tɕɿ˨˩		kɔŋ˥zin˨˩ke˥tɕi˨˩
共产主义	ko˨˩tʂha˥tʂu˧ʑi˨˩	kuŋ˥tʂhaŋ˨˩-tʂṳ˨˩ʑi˥	kɔŋ˧˥tshan˧tsu˧-ʑi˧˥

社会主义	ʂɯ˩xo˩tʂu˧ʑi˧	ʂe˥xuei˥tʂʮ˩ʑi˥	sa˩˧xui˩˧tsu˧ʑi˩˧
政治	tʂɯ˩tʂʅ˩		tsin˩˧tsʅ˩˧
经济	dʐɯ˧tɕi˩		tɕin˥tɕi˩˧
文化	ɣo˩xo˩		ɣun˩xua˩˧
教育	ho˩m̥a˥		tɕɒ˩˧ʑu˩
卫生	ɣo˩sɯ˧		ɣui˩˧sin˥
革命	ki˩mi˩		kie˩min˩˧
运动	ʑi˩to˩		ʑyn˩˧tɔŋ˩˧
政策	tʂɯ˩tshi˩		tsin˩˧tshe˩
总路线	tso˦˨(u)˩ɕe˩		tsɔŋ˧lu˩˧ɕan˩˧
思想	ŋo˩˨(u)˧	di˩（动）， sʅ˧ɕiaŋ˩（名）	ndi˥mbɯ˩
觉悟	ŋo˩dʑi˧	tɕyo˩ɣu˥，di˩bi˧	tɕɔ˩vu˩˧
报告	do˩thi˧		pɒ˩˧kɒ˩˧
办法	tɕi˦pho˧		pan˩˧fa˩
任务	m̥(u)˧du˧		zin˩˧vu˩˧
优点	ʑo˦te˧	ʑeu˧tĩ˩	ʑɯ˥tian˧
缺点	tɕhi˩te˦	tɕhye˩˧tĩ˩	tɕhye˩tian˧
错误	li˧ʑo˥	dʐʅ˥，tʂha˧（走"错"）	ʑa˩˧
整风	tʂɯ˦fo˧		tsin˧fɔŋ˥
态度	the˩tu˩	thai˥tʮ˥	the˩˧tu˩˧
经验	ndʐa˧dʐʅ˩	tɕĩ˧ʑĩ˥	tɕin˥ȵan˩˧
计划	ʼndʐa˧ɕi˦	di˩，tɕi˥xuɑ˥	tɕi˩˧xua˩˧
意见	ʑi˩tɕe˩	ʑi˥tɕĩ˥	ʑi˩˧tɕan˩˧
技术	kɯ˥˨(u)˧	tɕi˥ʂʮ˩˧	tɕi˩˧su˩
工厂	kɯ˥ʑi˧		kɔŋ˥tshaŋ˧
工业	kɯ˥ȵo˩		kɔŋ˥ȵe˩

农业	mo˧ȵo˩		lɔŋ˩ȵe˩
学校	ɕo˩tha˩		ɕo˩ɕɑ˧˩
民主	mi˩tʂu˧		min˩tsu˧
自由	da˧dʑu˦		tsɿ˧˩ʑɯ˩
和平	xo˩phi˩	xo˩phĩ˩	xɔ˩phin˩
平等	dʑɿ˧ʑɿ˦	phĩ˩tẽĩ˩	phin˩tin˧
看	hɯ˩	i˥	na˧
看见	ɣɯ˩mo˧	mu˥	mɔ˩
闭（闭眼）	ŋɔ˧dzɿ˩m̩(1)˧	tshɿ̠˧（闭眼）	na˧me˧
		tshɿ˩（闭门）	
听	ŋa˧	ne˥，pa˧gɑ˩（听见）	dʑu˧
吃	dzɯ˧	dzɑ˩,du˥（鸡吃食）	dzu˧
喝	ndo˧	du˥	ndɔ˩
咬	ɕi˥	tho˧（蛇、鼠咬）	tɕhi˧˩
		kho˩（狗咬）	
嚼	ŋgɯ˧	ɣɑ˩	ŋgu˧
舔	ʑo˥	la˩	le˧˩
含	mo˧	mu̠˥	mə˧
啃（啃骨头）	ɕi˥	kho˩	xa˧˩
吞	ȵi˩ndo˧	thuŋ˧dzɑ˩	ndɔ˩
咽	ȵi˩	ɣ̃u˥	ndɔ˩
吐（吐口水）	pa˥	tshɿ˩，phi̠˩（吐血）	ti˥
呕吐	ndʑe˧	phi̠˩	gɔ˧˩
吹（吹火）	m̥o˧	mu̠˧（吹火，吹笛）	mɒ˧
		tʂha˧（风）	
说	hi˩	bi̠˧，thy˥	hɯ˥
读	pi˧，thu˧	dzu˥	ɣɯ˩

喊	ku˧	kʮ˥	khu˧dʑi˧
闻（嗅）	ni˧	ny˩	bi˥nɯ˧
拿（拿书）	si˩	vu˥	ʑu˩，tɒ˧
拍（拍桌子）	tɕɔ˧		ʈa˧（用掌） də˧（用拳）
握（握刀把）	zi˩	kɑ˧，tso˧	tɒ˧
摘（摘果子）	ɕe˧	tsha˧，vu˥ （摘棉花）	xa˩˧
搓（搓绳子）	vi˥	va˩	ve˩˧
撕（撕纸）	ʂʅ˧	ʂʅ˧	xə˧
拧（拧毛巾）	ʂʅ˥	ʂʅ˩	sɒ˩˧
拾（拾起）	ŋgu̠˧	ɣo˧	kə˧
捉（捉鸡）	ʑu˧	vu˥	ʑu˩
扔（丢掉）	tʂʅ˩	lo˧	ŋgɯ˩
撒（撒种子）	ɬ(ʅ)˩	ʂʅ˩	sʅ˥
掷（掷石头）	ku˩	lo˧	ŋgɯ˩
伸（伸手）	dʐɯ˩	dʑi˧	tshʅ˩
拉（向前拉）	ŋgo˧	ɣu˥	ŋgɔ˩
推	di˩	dy˩（推人） ɣu˧（推磨）	di˥
抱（抱小孩）	tɔ˧	ti̠˧	ta˧
踢	pe˧	tʂha˧，pi̠˧（牲口踢人）	ɳdɔ˧
跪	ba˧tsɿ˧ɱ̩(u)˫- ku˧ti˧	gɯ˩te˥	kɯ˧
踩	tu˥	khɯ˧	ɳa˧
跳	tɕhe˧	pa˧	pe˧
站（站立）	hi˥	hy˩	hi˩˧

跨（跨小沟）	tɕhe˧	pho˧	tshə˥
骑（骑马）	dzɿ˧	dʑe˩	dzə˧
走	ga˦ʂu˧	ɕy˩	sɯ˧
跑	po˥	gɯ˩, la˧	tha˩
坐	ȵi˧	di˥	ȵi˩
背（背小孩）	pɿ˩	mɑ˥	ba˧
钻（钻进洞里）	ndʐɿ˧	dy˩	ɳɖɒ˧
跌（跌倒）	va˥dʑi˩	ly˩tsɿ˩	də˧
爬（虫在地上爬）	ndʐu˧	to˧	da˧
靠（人靠在树上）	hi˧	khɑo˥	tɯ˥
住（住在家里）	i˥	hi̱˩	dzɔ˩
休息	ɕɿ˦nɯ˧	nɑ˩	nɒ˧
睡	i˥	ʐɿ˩da˩	ʑi˧˥
醒（睡醒）	i˥ȵi˧	xa˩	ȵi˥(ʑi˧˥ȵi˥)（睡醒）
做（做工）	m̩(u)˧	mṳ˥	m̩(u)˩
劳动	ȵo˩bo˩	lo˩mṳ˥	ɳo˥ve˧
修理	de˦m̩o˧	ɕieu˧li˩	ŋgu˩
连接	dʑɿ˧tso˥	lĩ˩tɕie˧˥	tsa˧˥
炼钢	ka˧tɕɿ˧	kɯ˥, lĩ˥kɑŋ˧	xɯ˩tsa˧˥tshɒ˧
打铁	ʂɯ˦dzɿ˧		xɯ˩də˧
搬（搬椅子）	tɔ˧	ɣu˥, paŋ˧	ndzɿ˩
抬（两人抬）	tɕhɿ˧	py˩	tshə˩
扛	(de˧le˦ba˧)tɕe˧	py˩	va˧˥
犁（犁地）	mo˧	mɑ˩, ɕi̱˩（犁生地）	khə˥
耙（耙地）	gɔ˧	tɕi̱˧	tɕa˧
挖（挖洞）	ndu˧	kṳ˩	ndu˧
种（种菜）	tsɿ˧	khɑ˧	tə˧

浇（浇菜）	ʂa˧	ɕy˩	xɯ˥
割（割稻）	ʑʅ˥	ɣɯ˩	ɣe˨˩
砍（砍树）	khe˧	kha˧, xɑ˥（砍柴）	thɔ˧
劈（劈柴）	ndze˧	tɕhe˩	xə˧
拔（拔草）	tʂʅ˧	tʂʅ˧	tse˧
放牧	ɬ(u)˥	lo˩	ɬɔ˨˩
喂（喂鸡）	ho˧	tʂɑ˩, tu˧（喂小儿奶）	hɔ˧
阉（阉公鸡）	gu˥	mɯ˩	sʅ˩
牵（牵牛）	si˩	sʅ˧	ɕe˩
织（织布）	tʂhʅ˩	(me˥) tʂʅ˨˩	ɣa˨˩
量（量布）	ndʐa˧	pi˩	ndza˧
买	vʅ˧	ve˥	va˩
卖	vu˩	li˩	vu˥
数（数东西）	vu˩	gu˥	ɣɯ˩
算（计算）	so˥	di˩	tsa˧
秤（秤东西）	tɕi˩	tshʅ˥	dʑɔ˩
教	m̥a˥	tsu˧	m̥(u)˥
学	zo˧	dzu˥	sɔ˧
写	bu˧	va˧	ŋgo˧
擦（把字擦掉）	sʅ˧	khu̱˧	ndʑɒ˧
改（改正）	de˧pu̱˧	kai˩(tʂẽĩ˥)	the˨˩（改变） the˨˩tho˧（修改）
贴（贴标语）	n̥o˥	na˩	n̥ɒ˧
煮	tɕo˥	tɕi̱˩	tsa˨˩
炒	ɬ(u)˧	lu˥	ɬu˧

蒸	ɲi˧	ku̥˩	ɲi˧
烤（烤衣服）	ko˧	tsɑ˥	kɔ˧，ɬi˧˩（抗）
烤（烤火）	ko˧	ku˥	kɔ˧
杀（杀鸡）	tɕhɿ˧（杀鸡） si˥（杀牛、山羊、猪等）	 ɕi̱˩	se˧˩
切（菜）	ɣo˧	(ɣu˩)da˧	tshɔ˧
剁（肉）	thu̱˧		dze˧
刮（猪毛）	ɲe˧ɬ(ɿ)˧	ko˧	tɕɔ˧
剪	ɲe˧	da˧，tɕhe˩（剪羊毛）	tshe˧˩
扎（用针扎）	ŋgu˥	tʂa˧˩(tʂẽĩ˧)	ŋgɒ˧˩
插	tʂha˧	tɕhi˥te˥（插秧）	tshɔ˧
磨（磨刀）	tɕi˥	ɕe˩	sə˧
磨（磨米）	vu˥	ɣu˧	phu˥
簸（簸米）	khi˥	phɯ̱˩	khua˧˩
舀（舀水）	khi˥	kho˩	khɯ˥
穿（穿衣服）	ga˥	i̱˩，dy̱˩（穿鞋）	ve˧˩
戴（戴帽子）	ndi˥	kho˧	di˧˩
脱（脱衣服）	ɬ(ɿ)˥	ɬ(ɿ)˩	ɬɔ˧
卷（卷衣袖）	ɬ(ʅ)˧	kha˧	le˧
洗（洗手）	tshɿ˧	tshɿ˩	tɕhi˧
洗（洗衣服）	tshɿ˧	tshɿ˩	tɕhi˧
洗澡	ko˩po˧tshɿ˧	gu̥˥tʂhɿ˩tshɿ˩	bɯ˩gɯ˧tɕhi˧
剃（头）	tɕhu̱˧	(u˩dy˥)tsho˧	tshɔ˧
染（染衣服）	ho˩	(phɑ˥tshɿ˩)ʐɑŋ˩	ho˥
补（补衣服）	du˥	na˩，phɑ˥gu̥˥dʑi˧	pu˩
梳（梳头）	kɯ˥	(u˩dy˥)pɯ˩	ku˥

编（编辫子）	tɕɿ˥	phi̠˩	tsa˧˩
铺（铺床）	kho˧	khu˩	khɒ˧
扫（扫地）	sɿ˧	sɿ˧	sɒ˧
开（开门）	pho˩	fu˧	pho˩
揭（揭开盖子）	pho˩	vu˥khai˧,de˩khai˧	lə˥
放（放置）	tɕhʅ˩	ta˩	tu˧
挂（挂在墙上）	ti˥	tiao˥tụ˥	tshə˥
解（解绳结）	phu˧	phɯ˥	ʈhʅ˥
放（把鸟放走）	thi˩	phy˩	ʈhʅ˥
包（包糖）	the˧	thy̠˧	thi˧
捆	tɕhʅ˥（捆动物）	pi̠˩	ndɒ˧
	ʂa˧（捆柴草）	so˩	
装（装进袋里）	tsi˩	tɕe˧	ndi˧
塞（塞在洞口）	tshʅ˩	tshʅ˩	tɕhi˥
埋（埋物）	mbo˩	ty˩	ɯ˥
藏（把东西藏起来）	mbo˥	ɕy˥tụ˥	va˧˩
挑选	si˧	ɕi˥	sɯ˧
堆（堆积泥土）	bo˧	khụ˩	pɯ˧
钉（钉钉子）	ndzi˧	tĩ˥	ɳɖɒ˧˩
点（点灯）	tu˥	to˩	tɔ˧˩
要（我要这个）	kha˧	ɭ(ʅ)˥	fe˧（我要去）
		ŋa˥（将要）	lɯ˩（我要一个）
得（得到）	ɣɯ˩	ɣa˧	ɣu˩
收（收起来）	ʂo˧	ɕy˥,tʂaŋ˥xa˥（收账）	so˩
遗失	ɬi˧ndo˧	lo˧tshʅ˩	ŋə˥
寻找	ʂɯ˩	tʂa˧	so˧
用（使用）	zi˧	ʑy˩	vi˩

玩耍	gɯ˩	ɣɑ˧	ndʑe˧
赢	ɣɯ˧	ɣɑ˩	vu˧so˧
输	a˩ɣɯ˧ （打输） tɕhɿ˧ （赌输）	ʂʮ˧ tshɿ˩	ɖɿ˧
唱歌	tʂha˥ho˩tʂha˥	ɣɑ˧ （唱山歌）， mʮ˥ （唱牛曲）	go˩
跳舞	pe˦tɕhe˧	thiɑo˥vu˩	pe˧，ʈhɯ˧
过年	khu˥ʂɿ˧	ko˩xɯ˩tɕhi˥， ko˩xɯ˩mʮ˥ （在别人家过）	khɔ˧˥xe˧
打猎	khɯ˧si˧	kʮ˩dʑy˩de˩(a˩)	ȵi˥ŋga˧˥
包围	lo˩	pɑo˧uei˩	ndɯ˩
射	mbe˧	ba˧	mbe˧
中 （射中）	zo˩	ɣɑ˧，me˧	zɔ˩
问	ŋa˧	ne˥i˥	(do˥)no˧
答	do˩pʮ˧	po˧	(do˥)tshə˥
借 （借钱）	hɯ˧	pɑ˥，ɑ˩ （借物）	ŋɒ˧
还 （还钱）	sʮ˧	tʂaŋ˥sɿ˥，ty˥	tɕho˥
送	ʂa˧ （送客） si˩ko˧bɿ˦ （送东西）	xɑ˥	xo˩
嫁	ɕɿ˩	u˩dzɑ˩	fo˧
娶	ʑu˧	tsɿ˥	khɯ˩
告诉	hi˩ko˦kɯ˧	na˩ka˩	ʈo˥
帮助	lɔ˥pɔ˩	gɑ˧	la˧˥pa˥
救 （救人）	gu˩tshɿ˧	tɕieu˥	tɕɯ˧˥
医治	bu˥tshɿ˧to˩de˧	(nɑ˥)ɣu˧	ŋgu˩
发 （发工资）	fa˥	fa˩，tsa˩ （发芽） nɑ˥ （发病） phɯ˧ （发摆子）	fɯ˧

分（分配）	mbi˧	by˥	fɯ˧
欠	bu˩	vi˧	bu˩
赔偿	tse˧	di˥	tɕho˥
等候	la˧hɯ˦	lu˧	ho˩
遇见	dzi˧	dzɿ˥thu̠˧	phu˥，dʑɔ˩˧ phu˥
骂	tsɿ˥	khɑ˩，xu˩	khu˧
打架	dʑɿ˦ka˧	teu˥，gu̠˧（牛斗），tho˧（鸡）	a˩dʑe˧ndu˩
打（打人）	ndu˩	de˩，ti˩（用拳头打人）	ndu˩
逃	gu˩ɬ(ɿ)˧	gɯ˩xɑ˥	thə˩dɿ˥
追（追上）	ŋgo˥m̥(ɿ)˧	tʂu̠˩	nɔ˩
赶（驱逐）	ŋgo˥	ɣa˩（赶牛马）tʂu̠˩（驱逐）	ŋga˩˧
抢	ɬ(u)˩（一般的）ɬ(ɿ)˥（有组织的抢劫）	fu˧	khe˧
剥削	pha˧phɿ˧	po˩˧ɕyo˩˧	pɔ˩ɕye˩
偷	khu˧	khu̠˩	khɯ˧
骗	phi˥	li̠˧	no˥
笑	ʑɿ˩ʑɿ˧	ʑe˥	ɣə˩
哭	ʑi˧ŋo˦	ŋu̠˥	ŋɯ˧
爱（爱小孩）	ŋgu˧	thu˩	ndʑu˧
喜欢（喜欢唱歌）	he˧vu̠˧	n̥(ɿ)˧nɑ˥	gɯ˩
相信	do˩ndʑɿ˩	ɕiɑŋ˧ɕĩ˥	dʑe˩
知道	dɯ˧dʑi˧	sa˩	sə˥
懂	sɿ˩	sa˩	sə˥
猜	ke˧	di˩	tsa˧hɯ˥

记得	ʂu˥	xa˩da˥	khə˧
忘记	a˩ ʂu˥	ma˩ xa˩	ma˩ khə˧
想（思考）	ŋo˩	di˩	ndi˥
生气	kɔ˧lɔ˧m̩(u)˥	xɑ˩ku̠˩	ne˧ʑi˧
恨	ndzu̠˧	xẽĩ˥	ne˧dzɔ˧
怕	tɕe˧	go˧	dʑɔ˧
敢	pu˥	pɯ˩	kui˧
会（会做）	kɯ˥	e˥	kɒ˧˥
是（这是什么）	ŋɯ˧	ŋɑ˥	ŋɯ˩
不是（这不是我的）	a˩ ŋɯ˧	mɑ˩ ŋɑ˥	ma˩ ŋɯ˩
有	dʑo˧	dʐu˥	dzɔ˩
没有（我没有书）	a˩ dʑo˧	mɑ˩ dʐu˥	ma˩ dzɔ˩
来	la˧	lɑ˥, li˥	li˩
去	bo˧（一般的）	ʑi˥	ʑɯ˩
	li˧（向上去）		
	ʑɿ˧（向下去）		
回	pu̠˧	ty˥, dʑy˧	ga˧˥li˩（回来）
		po˧（回答）	gɯ˥ʑɯ˩（回去）
到	ɕi˧	tɕhi˥, kɑ˧（一年到头）	khɯ˧
过（过河）	ŋga˧	ɣɯ˥tɕy˩	gɯ˥
经过	ŋga˧	ko˩	ɖɒ˧
上（上山）	li˧	di̠˧	da˧
下（下山）	ʑɿ˧	gɑ˥ti˩	za˧˥
出（出去）	du̠˧	do˧ʑi˥	dɔ˧
		do˧thi̠˩ʑi˥	
进（进来）	vu̠˧	dy˩	ɳɖɒ˧
退	ndʐɯ˩	ʐʅ˧	thui˧˥

在	dʑo˧ (动物) dʐu̱˧ (无生物) dzu̱˧ (植物)	dʑi̱˧ tɕe˧，ȵ(ɿ)˥ (在容器中)	dzɔ˥
晒 (晒太阳)	ko˧	(ɑ˥mu̱˩tshɑ˥) ly˩	ɬi˩˧
下雨	m̩(u)˧ha˧dʑi˩	hɑ˥	
刮风	m̩(u)˧ɬ̱(ɿ)˧phu̱˧	tʂha˧	m̩(u)˧ho˧
打闪	m̩(u)˧tsɿ˧ɬi˥	ɑ˥mu̱˩bɑ˩	mɒ˧
打雷	m̩(u)˧ku˧	mu̱˩ɣu˩de˩	ɬi˩˧tsa˥ndʑe˧ m̩(u)˧dzɿ˧te˧
流 (水流)	ʑɿ˧	ʑi̱˩	bɯ˥
溢	mbɿ˥	pi˩	bu˥
浮 (浮在水面)	bu˧		bu˩
裂开 (墙裂开)	pɔ˧	bi̱˩，ka˩ku˥ (裂缝)	xə˧
倒塌	dʑɔ˧	by˩	də˧
缺 (碗缺了一个口)	kha˩tɕho˥	kha˩	pha˥
滚 (石头滚)	mbo˧	ly˩	bɯ˧
旋转	tɕo˧	tʂu˥	bi˩
掉 (掉在地上)	tshi˧……ndo˩	tɕi˧，tɕhi˥ (果子从树上掉下)	ba˩dɿ˥
断 (绳子断了)	le˦ge˧	tɕhi̱˧	gue˧
破 (罐子破了)	ndʑe˧	tsa˧bi̱˩ (破裂) tɕhi˩ (打破)	pha˥
浸 (浸种子)	tsɿ˧	ti̱˧	te˧
漏 (水桶漏水)	ʑɿ˧	do˧	ʑi˩
滴 (水往下滴)	tshi˧		dzɯ˩
沸	ŋgɯ˧	(ɣɯ˥)tsɿ˥ba˧	ua˩

变（蛹变蛾）	dʑi˩tɕho˥	pĩ˥	the˨˩
生（生孩子）	ʑu̱˧	ka˩, hu˥ tɕhy˩（兽类生子）	ʑɔ˧
长（长大）	ʑu̱˧	ʑe˩	ʑɔ˧
病（生病）	na˧	na˥	no˩
发抖	ȵe˩vu̱˧	tɕhi˩	bi˩nɯ˩
肿	vu˩	phy̱˩	phi˨˩
死	sɿ˧	xɯ˥	ɕi˧
飞	dʑi˧, vo˧（盘旋）	by˥	ɖɿ˩
吠	vo˥	lu̱˧	tɕhi˨˩
啼（公鸡啼）	ku˧	vi˥	mbu˩
生（生蛋）	tɕhi˩	fu˧	ndo˥
孵	vu̱˧	mu̱˩	fɒ˧
发芽	ni˧bu˧ǂ(1̱)˧	tsa˩	bi˨˩
开花	ve˧	vi̱˧	ve˧
结果	ma˧ndi˥	dʑe˩	di˨˩
枯（树叶枯了）	gu˧dʑi˦	gu̱˧	dʑu˩
烂（瓜果烂了）	tʂhɿ˩dʑi˩	hu˩	tshɿ˥
跃进	ʑɔ˩tɕi˩		ʑɒ˨˩tɕin˨˩
节约	ʐo˦tɕɿ˧	tɕie˨˩yo˨˩	tɕe˩ʑɔ˩
生产	sɯ˧tʂha˧	ʂẽĩ˧tʂhaŋ˩	sin˥tshan˧
建设	tshu̱˦de˧		tɕan˨˩se˩
发展	phi˩dʐɯ˧		fa˩tsan˧
提高	tɕhɿ˩a˧m̥(u)˧		thi˩kɒ˥
开始	[m̥(u)˦]ko˧	mu̱˥tu̱˥	khe˥sɿ˧
管理	ʻtɕu˧m̥o˦	kuaŋ˩li˩	kuan˧li˧
互助	dʑɿ˧lɔ˥pɔ˩	ga˧di˩hi˧	fu˨˩tsu˨˩

合作	dʑɿ˧ŋguɯ˦m̩(u)˧	xo˨˦tso˨˦	xɔ˩tsɔ˩
团结	ndzi˧n̥i˧		thuan˩tɕe˩
开会	mo˩ŋguɯ˩		khe˥xui˨˦
讨论	dʑɿ˦˧(ɿ)˧		thɒ˧lin˨˦
选举	ɕe˦tɕu˧		ɕyan˧tɕy˧
领导	ʂɿ˩		lin˧tɒ˨˦
动员	ʼtu˦tsɿ˧		tɔŋ˨˦ʑyan˩
号召	ku˦tʂɿ˧		xɒ˨˦tsɒ˨˦
宣传	thi˧xo˦		ɕyan˥tshuan˩
拥护	ʑo˦fu˩		ʑɔŋ˧fu˨˦
保护	po˧si˧m̩(u)˧	za˧mu̥˥	pɒ˧fu˨˦
表扬	tʂu˦pɿ˧	piɑo˩ʑɑŋ˩	piɒ˧ʑaŋ˩
解放	phu˧thi˩	kɑi˩fɑŋ˥	ke˧faŋ˨˦
胜利	ɣuɯ˧dʑi˩	ɣɑ˩	sin˨˦li˨˦
失败	ɣuɯ˧a˩dʑi˩	ʂu̥˧（打架失败） pi˥ma˩pha˩（事败）	ɖɿ˧
土改	thu˦ke˧	thu̥˩kɑi˩	thu˧ke˧
翻身	tho˥du̥˧	fɑŋ˧ʂẽĩ˧, zɿ˩guɯ˥ pho˧（睡觉翻身）	fan˥sin˥
批评	pa˧m̥a˥	phi˧phĩ˩	phi˥phin˩
检查	tʂha˩de˧	tɕĩ˩tʂha˩	tɕan˧tsha˩
反对	le˦phu̥˧	fɑŋ˩tuei˥	ʈhu˥phɔ˧
斗争	hi˧ŋguɯ˦	teu˥tsẽĩ˧	tuɯ˨˦tsin˥
消灭	gi˥tshɿ˧	ɕiɑo˧mie˨˦	ɕɒ˥mie˩
侵略	ʼŋgu̥˦se˧	tɕĩ˧nyo˨˦	tɕhin˥n̥ɔ˩
大	a˦ʑɿ˧	ʑe˩	ɣə˧
小	e˥tsɿ̥˧	u˥，nu˩（年纪小）	ba˩

高	a˧m̩(u)˧	mu̟˥	tɕhɔ˨˩m̩(u)˩
低	i꜔m̩(u)˧	ni˥	tɕhɔ˨˩ɲe˨˩
深（水深）	a˧m̩(u)˧	ni̠˨˩	ɳa˩˧
浅（水浅）	i꜔di˧	ba˨˩	dɯ˨˩
尖（笔嘴很尖）	thɔ˧	khu̟˥tɕhy˥	tsɿ˨˩
圆（球很圆）	ma˧li꜔pu˧	u˨˩ly˨˩	vie˨˩
方（桌子是方的）	ɬ(ɿ)˧bo˨˩thi˧	faŋ˧	faŋ˧
长	a˧ʂo˧	ʂɿ˥	ɕe˧
短	i꜔ʂo˧	ny˨˩	di˧
粗（粗大）	a˧fu˧	ny˥͡y˨˩sɿ˨˩	tɕhi˧
细（细小）	i꜔tshi˧，i꜔fu˧	tshɿ˥（棍子细） dzɿ˥（筛子细）	tɕhe˧
厚	a˧tu˧	thu̟˥	thu˧
薄	i꜔bo˧	ba˨˩	bu˧
宽	a˧dʑɿ˧	khuaŋ˧	ɖa˧
窄	i꜔dʑɿ˧	tse˩˧	ɣɒ˧
远	ga˧ʂo˧	ʂɿ˥	vɯ˧
近	ga꜔ɲi˧	ne˨˩	ne˧dɯ˧
多	a꜔ɲi˧	khu˥	ɳɒ˧
少	i꜔ɲi˧	ma˨˩ɕi̠˨˩	nə˧
直（棍子很直）	dʐo˨˩	tʂɿ˩˧	dzo˥
弯（棍子弯）	la˨˩gu˥	ɣo˨˩	gɔ˩˧
横（横在路上）	dʑu˥tɕo˧	ve˥ɳ(ɿ)˥da˧la˧	vɔ˧
竖	dʐo˨˩	tʂɿ˩˧	ndʑe˨˩
平（路很平）	ndʑo˧	ta˨˩pi̠˨˩	dɔ˨˩
陡（山很陡）	pho˧ɕɿ˧		tɯ˧
正（帽子戴得正）	dʐo˨˩	tʂẽi˥	ndʑe˨˩

歪（帽子戴歪了）	dʐɿ˥	ʂɿ˩	ʂɿ˧
轻	ʑo˦so˧	lu˥	lɔ˩
重	a˦ɬ(ɿ)˧	ɬ(ɿ)˩	li˧
硬	a˦kɔ˧	ɕe˥	kha˧
软	i˦nu˧	nu˩	nɒ˧
亮（房子很亮）	bo˩lo˧	ba˧	bo˩
暗（房子很暗）	nɔ˧dzɿ˥	i˥ma˩mu˥	ɣe˧
晴	m̥(u)˧tsha˧	ti̠˩	tshɔ˩˧
阴	m̥(u)˧ŋ̊o˧	ti˥	dɯ˩
红	a˧ŋ̊i˧	ɳ(ɿ)˥	nɯ˩
黄	a˧ʂɿ˧	ɕe˥	sə˧
蓝	a˧vu˥	ɑ˩ɳ̊(ɿ)˥tʂɿ˧	ȵi˩
白	a˧tɕhu˧	fu˥, vi̠˧	ṯhu˧
黑	a˦nɔ˧	ni̠˧	na˧
绿	a˥ɬo˩	ɑ˩ɳ̊(ɿ)˥ɣu˩	ho˥
花（布是花的）	a˦bu̠˧	bo˧	kua˧, dʑi˥
稠（粥很稠）	po˩	thu̠˩	ne˧
稀（粥很稀）	ʑɿ˧dʑi˧ma˧la˧ku˥	ɣu˥	ndza˩
满	dʑi˩	dzɿ˧	d̠ie˩
美丽	ndʐa˥	me˩	ndzu˥
丑	a˩ndʑa˥, di˧	hi˥	du˩
胖	ɣo˦pu˧	tshɿ˥	tshu˧
肥（肉肥）	tshu˧	tshɿ˥	tshu˧
瘦（肉瘦）	gɯ˦dʑi˧	(xa˩)ni̠˩ dʑy˥（牲口瘦）	sɿ˩
瘦（人瘦）	gɯ˦dʑi˧	la˧gu̠˧	sɿ˩
干净	bo˦ʂo˧	xu˥	o˧dʑa˥

脏	bo˧a˩ʂo˧	n̥(ɿ)˧tsɿ˥	mi˥dʑa˧
老（人老）	a˥mo˩	mu˩	m̥(u)˥
老（菜老）	tsɿ˧kɔ˧	l̥(ɿ)˥	m̥(u)˥
年轻	khu˥thi˧ a˧ʂɿ˥	thy˩nu˩, thy˩u˥	ɬa˩˧
嫩（菜嫩）	i˦nu˧	nu˩	nɒ˧
好（东西好）	xɯ˧	me˩	ȵo˧
坏（东西坏）	a˩ xɯ˧	phi̠˧	ma˩ no˧
快（走得快）	ndʑi˧	mo˩˧	tɕɔ˧
慢（走得慢）	a˩ ndʑi˧	ɑ˩ dʑe˩dʑe˩	li˧
干（衣服干）	a˧vu˧	fe˧, ɑ˩fe˧thi˥, gṳ˩	fa˩
湿（衣服湿）	a˦dzi˧	tʂhɿ˩	ndza˩
新	a˧ʂɿ˥	xɯ̱˩	xe˩˧
旧	a˦li˧	u˧l̥(ɿ)˥	ɬɯ˧
生（生肉）	(ʂɯ˧)dzi˧	dzɿ˩	dzə˧
熟（熟肉）	(ʂɯ˧)m̥i˩	mi˧	mie˩
快（刀快）	thɔ˧	thi̠˧	pi˩
钝（刀钝）	a˩thɔ˧	ly˧	bi˩˧
早（来得早）	ʐɿ˧	ni̠˩	sə˧
迟（来迟了）	ȵe˥	mɑ˧	ɖə˥
真	vu˧dʑi˧	tʂẽĩ˧	dʑe˩
假	vu˧a˩dʑi˧	tshɿ˩n̥(ɿ)˥pi˥, tɕiɑ˩	ma˩dʑe˩
贵	phu˧dʑo˧	kha˧	phu˧kha˧
便宜	gɯ˩a˩dʑɿ˦	phĩ˩ʑi˥	phu˧lə˩
容易	gɯ˩a˩dʑɿ˦	le˥	bi˧
难	ɣɯ˧	ʂa˩	ma˩bi˧
松（绑得松）	a˩ ndʑɿ˧	suŋ˧	ʈɔ˩
紧（绑得紧）	ndʑɿ˧	tɕĩ˩	tɕi˩

热（天气热）	tsha˧	tshɑ˩	tsho˩
冷（天气冷）	ŋgo˧	gu˥，dʑi̱˧ （水、饭冷）	dʑa˧
暖和	tsha˦ɬɔ˧	ly˥	mə˧
凉快	ŋgɔ˦tʂʅ˧	gu˥	tshe˩˧
酸	tɕi˧	tɕi˥	tsɿ˧
甜	tɕhɿ˧	tʂhʅ˥	tshɿ˧
苦	khɯ˧	khɑ˩	khu˧
辣	ndzɿ˧	phi˥	phie˩
咸	tshɯ˧khɯ˧	khɑ˩	khu˧
香（花香）	ni˧ho˦sa˧	ɕe˥ny˥	ɳe˧
臭	ni˧ho˦a˩sa˩	tʂhʅ˩ny˥	bɯ˧nɯ˧
	tʂhʅ˩ni˧（肉腐臭）	by˩ny˥	
腥（鱼腥）	dzi˧ni˧	dzɿ˩ny˥	dzə˧bɯ˧nɯ˧
饱	mbu̱˧	bo˧	mbɔ˧
饿	mi˥	mɯ̱˩	me˩˧
渴	(ʑɿ˧)sɿ˥	sɿ˩	se˩˧
累（疲乏）	dʑi˦to˧	u˩xɯ˥	thi˥
痒	ʑi˧	dzɿ˧	ʑu˧
痛	na˧	na˥	no˩
聪明	o˧bu˧	gɯ˧	ne˧ʑi˧（心灵）
愚蠢	zɯ˧kɯ˧	mɯ˥	o˧
勤	ʼndʑi˦pha˧	sa˩di̱˩	vu˧khɒ˧
懒	ndʑe˥ʑe˧	lɑŋ˩	o˥lɯ˩
高兴	kha˥	dʐu˥di̱˩	gɯ˩
穷	su˦ʂa˧	ʑe˥ʂa˩	su˧
富	su˧ga˥	bu̱˧	bɔ˩

光明	bo˩lo˧	ba˧,a˩ba˧khṳ˥	kaŋ˥min˩
光荣	o˧ȵi˥ bɔ˩lɔ˧lɔ˧	kuaŋ˧ʐuŋ˩	kaŋ˥ʐɔŋ˩
伟大	kɯ˧a˩mo˩	uei˩ta˥	ɣui˧ta˧˩
正确	tse˧	tʂẽi˥tɕhyo˧˩	tsin˧˩tɕhɔ˩
幸福	dʑo˧sa˧	ɕĩ˥fu˧˩	ɕin˧˩fu˩
勇敢	pu˥ndi˥	ʐuŋ˩kaŋ˩	ʐɔŋ˧kan˧
积极	tɕɿ˩tɕɿ˩		tɕi˩tɕi˩
先进	ʼme˩ndi˥		ɕan˥tɕin˧˩
落后	ɣa˦tshi˧	lo˩xeu˥	lɔ˩xɯ˧˩
反动	fa˧to˩		fan˧tɔŋ˧˩
一	tshɿ˩	tʂhɿ˩, ti˩（十“一”）	tha˩
二	ȵi˩	ȵ(ɿ)˩	ȵi˥
三	sɔ˧	sa˧	sɯ˧
四	ɬ(ɿ)˧	ɬ(ɿ)˧, ɬ(ɿ)˥	ɬi˧
五	ŋɯ˧	ŋa˩	ŋɒ˧
六	fu˥	kho˩	tɕhɔ˧˩
七	ʂɿ˩	xɯ˩	ɕi˥
八	hi˥	hi̠˩	he˧˩
九	gu˧	kṳ˧, kṳ˥	kɯ˧
十	tshi˧	tɕhi˥, tɕi˥（二“十”）	tshɯ˩
十一	tshi˦ tsɿ˧	tɕhi˥ ti˩	tshɯ˩ ti˧
十二	tshi˧ ȵi˦	tɕhi˥ ȵ(ɿ)˩	tshɯ˩ ȵi˥
十三	tshe˦ sɔ˧	tɕhi˥ sa˧	tshɯ˩ sɯ˧
二十	ȵi˩tsi˧	ȵ(ɿ)˩tɕi˥	ȵ(i)˩tsɯ˧
二十一	ȵi˩tsi˧ tshɿ˦	ȵ(ɿ)˩tɕi˥ tʂhɿ˩	ȵ(i)˩tsɯ˧ thi˥
百	ha˧	ha˥	ho˩
千	tṳ˧	tṳ˥	to˧

万	va˥	vaŋ˥	mi˩
亿	tshɿ˩va˥va˥		yo˧˥
零（一百零五）	si˧ni˩	lĩ˩	ȵi˧
第一	tshɿ˩ ma˧ ma˦su˧	ti˥ʑi˧˥	ti˧˥ʑi˩
第五	ŋɯ˧ ma˧ ma˦su˧	ti˥u˩	ti˧˥vu˧
第八	hi˥ ma˧ ma˦su˧	ti˥pa˧˥	ti˧˥pa˩
半（一半）	gu̠˦pha˧	ʑe˩pe˩（一大半）	pha˩
		paŋ˥，ka˧ʂɿ˧（"半"路）	
个（一个人）	ma˧（1—2人）	mɑ˥，tʂhɿ˩mɑ˥	ʑɔ˩
	ʑɔ˧，ʑɔ˩（三"个"人以上）		
个（一个碗）	tɕi˧	tɕe˩，tʂhɿ˩tɕe˩	lɯ˧
棵（一棵树）	bo˧	dzɿ˥，tʂhɿ˩dzɿ˥	dʑe˧
只（一只鸡）	ma˧	khɯ˥，tʂhɿ˩khɯ˥	tɕhe˧
把（一把刀）	tɕhi˥	pa˩	ʈhɿ˩
条（一条绳子）	tɕi˧	tʂɑ˧，tʂhɿ˩tʂɑ˧	tɕhe˧
根（一根棍子）	tɕi˧	khɯ˥，tʂhɿ˩khɯ˥	tɕhe˧
粒（一粒米）	ma˧		mo˧
滴（一滴水）	tho˥		mo˧
件（一件衣服）	gu˧	kho˧，tʂhɿ˩kho˧	ʈhɿ˩
双（一双鞋）	dzi˩		dzɯ˩
庹（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	li˧	phai˩	lɯ˩
拃（拇指和中指张开的长度）		thy˥	thɯ˩
	tɕhu̠˧（拇指和无名指张开的长度）		
	ho˧（拇指和食指张开的长度）		
寸	tshɯ˩	tshuẽĩ˥	li˩
尺	tʂhɿ˩	tʂhɿ˧˥	tshɿ˩

亩	mo˧	mu˩	m̩(u)˧
升	ʂɿ˧	ɕy˥	ɕe˧
斗	mo˥	ty˧	tu˩
两（一两银子）	ʑo˩	lu˩	sa˩
斤	tɕi˩	tɕi˥	tsɿ˩
元（一元钱）	ma˧	yĩ˩	kɔ˧
我	ŋa˧	ŋa˥	ŋo˩
我们	ŋo˩ɣo˦	o˩	ŋo˩xɯ˧
咱们	ni˥ŋo˩	o˩	a˧ɕi˥
你	nɯ˧	n̩(ɿ)˥	na˩
你们	no˩ɣo˦	n̩(ɿ)˧tsa˧	na˩xɯ˧
他	tshɿ˧	u˧	thi˩
他们	tsho˧ɣo˦	u˧tsa˧	thi˩xɯ˧
自己	tsɿ˥tɕe˧	ka˥ka˧	ʑɔ˩ʑɔ˧
别人	su˥tsho˧，su˧	sɿ˥	so˩
这	tshɿ˦	tʂa˥tʂhɿ˥ma˥	tshɔ˧˥
这里	thi˥ko˧	tʂu˥ku˥	tshɔ˧˥kɔ˧
那	a˧di˥	na˥tʂhɿ˥ma˥	ɯ˥
那里	a˧di˥ko˧	e˧˥ku˥	ɯ˥ko˧
谁	kha˦di˧	a˩sa˩	a˧ɕe˧
什么	ɕi˦	a˥tsa˥	mɯ˧lɯ˧
哪	khɯ˩	a˩sa˩	sa˥
哪里	kha˥ko˧	o˧˥	sa˥na˧
多少	khɯ˩ɲi˦	a˩ta˥n̩(ɿ)˩sɿ˩	kho˩ɲo˩
刚才	a˩m̩(ɿ)˥si˩	a˩ʂu˧	a˩mie˧˥
先（先去）	me˩le˧	u˩de˩	o˧nda˧
后（后去）	ɣa˦	i˩ɕi˥	nɔ˧bɔ˩

立刻	hi˥dʑo˧	mo˧˦，la˥ɣu˧	li˩khe˩
常常（常常来）	dɯ˧dɯ˧	kha˥tɕhi˥kha˥tha˩	ba˧de˩
慢慢（慢慢走）	e˦za˧e˦za˧	a˩dʑe˩dʑe˩	li˧li˧
快快（快快走）	hi˥dʑo˧dʑo˧	la˥͡u˩sɿ˧	tɕɔ˧tɕɔ˥
很（很小）	dʑɿ˧（位于"小"的重叠式之间）	me˧˦	ndzu˧
最（最大）	lo˩（位于"大"的重迭式之间）	kha˥(ʑe˩)	ndzu˧ɣɔ˧
都（大家都来）	dʑɿ˧kɯ˦	li˥	kho˩
也（他也去）	ɲi˧	mi˥͡i˩	ɲi˧
再（明天再来）	hi˧ʑi˩	tse˧˦	də˧ ɕi˧（再吃一碗）
一定（我一定去）	a˩ndʐɿ˧	khẽĩ˩tĩ˥	ʑi˩tin˧˦
不（他不来）	a˩	ma˩	ma˩
别（别去）	tha˥	tha˩	tha˩

后　记

彝语、彝文的调查研究，解放前王力先生、闻宥先生和傅懋勣、马学良、高华年等同志，都进行过不少工作，发表过一些论文。解放初期，在党的关怀、领导及彝族人民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川康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的同志们先后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调查搜集了彝语、彝文材料，并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后来又进行了多次补充调查研究。本简志是我们参加彝语工作队调查研究并参考上述调查材料写成的。

本简志的编著工作开始于1959年，1963年底完成初稿。全部编著工作由陈士林在边仕明、李秀清帮助下完成。1964年—1966年，在所内征求意见并送请室、所组织审查后，进行了两次修订。第二次修订上报的审定稿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1978—1979年由陈士林、李秀清在过去编写资料、审查意见和草稿的基础上进行改写；边仕明主要负责补充、复核凉山彝语资料及一部分修订工作。文字部分是根据近年来调查研究的新成果及四川推行规范彝文的新情况写成的；方言部分增加了概述各省彝语方言的内容。

本简志是在傅懋勣同志组织领导下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蒙彝语组陈康、纪嘉发、武自立三同志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趁此，谨向上述各位同志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彝语分布辽阔，内容丰富。我们曾作了些调查研究，但还很不全面深入，又限于水平，因此，这本简志一定会有许多疏漏和错误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著　者　1984年4月